民國廿二年三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一元
（實價不折不扣外埠酌加寄費）

"開明國文讀本參考書"
〔第二册〕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編者 王伯祥

發行者 杜海生 上海福州路八十五號

印刷者 美成印刷公司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

總發行所 開明書店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八五號 電報掛號七〇五四

分發行所 開明書店分店 漢口中山路 廣州惠愛東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長沙南陽街

例言

本參考書與開明國文讀本相輔而行，務期便於讀者之自修及教師之參考，舉凡教學上應行注意之各事項靡不具備。其內容之演進，悉依讀本之程度，大要已詳讀本編輯要旨之第二、第六兩項中。今專就本參考書所包蘊之各事項，分別說明如左：

（一）解題　凡選文之來歷，作者之傳略，俱詳爲指陳，其題蘊有需釋解者，並爲內容提要以繫之。

（二）詮釋　凡人、地、事、物之考證及說明，字、詞、語、句之訓詁及解析均屬之。尤特別注意於古人古地、古書籍三者：於人必詳其仕履及生平大概，俾了然於當時之環境；有史傳可稽者，並詳其所在之卷第，以便查核。於地，必詳其所在與當時隸屬之區域，間亦及其沿革大略，然後比照今地，使無舛錯。於書籍，必詳其撰人、篇次及內容；其有注釋疏解之別本者，並爲詳陳，俾資探索。

（三）敷演　凡文體之說明，文義、文情之闡發，前後照應之關聯，以及文法、文章風格、文章流變等討究事項均屬之。其間所舉例證，充量援用已讀之文，偶或另行示例，要亦爲隅反之助，俾讀者練習

時留作自由採擷之地耳。

(四)參證　凡關於相類或相反之文篇可以互資取證者，每列目於此，或竟酌錄比照之。俾讀者有左右逢源之樂，而教師亦收相得益彰之效。

(五)習問　爲教學以後之總練習。凡應行解答或討論之問題，文言白話之互譯，練習作文之命題，反覆紬演之圖表等均屬之。

上述五項，除第四項不每篇必具外，餘均一一備列，無或缺失。

又本參考書之取材，除多數古籍外，於時賢黎錦熙君之國語文法，楊樹達君之詞詮，陳望道君之修辭學，發凡，章衣萍君之作文講話，夏丏尊、劉薰宇兩君之文章作法多所取資。例得附加聲明，並志感謝。

編者識。二十一年七月。

目錄

雪晚歸船……俞平伯 一
兩個掃雪的人……周作人 七
生機……沈尹默 一〇
我的新生活觀……蔡元培 一三
眞州遊桃花塢記……王源 一八
揚州清明……張岱 二三
寄小讀者七……冰心 三一
談風……上下古今談 三九
大家都放起風箏來呵……孫福熙 五一
寶玉題園……紅樓夢 奚
明湖居聽書……老殘游記 七七
烏篷船……周作人 八八

陌上桑……古辭　九七
蠶兒和螞蟻……葉紹鈞　一〇四
賣布謠……劉大白　一一四
插秧女……陳文述　一二〇
返鉶記……徐自華　一二四
費宮人傳……陸次雲　一三一
張萱四景宮女畫記……元好問　一四三
圖畫……蔡元培　一五四
建築……蔡元培　一六一
美文……周作人　一六七
藝術與現實……夏丏尊　一七四
景陽岡……水滸　一八三
大鐵椎傳……魏禧　一九四
諸葛亮舌戰羣儒……三國演義　二〇一
赤壁之戰……通鑑　二三七

赤壁懷古……蘇軾 二四一
金陵懷古……薩都剌 二四四
非攻……墨子 二五一
西門豹治鄴……史記 二六〇
理信與迷信……蔡元培 二七〇
讀書與求學……伏園 二七六
籃球比賽……葉紹鈞 二八四
棹歌……朱湘 二九〇
九牛壩觀角觝戲記……彭士望 二九七
記過合浦……蘇軾 三一二
好的故事……魯迅 三一八
蒼蠅……周作人 三二四
雨前……羅黑芷 三三四
賣汽水的人……周作人 三四三
苦熱……王維 三五一

雪晚歸船

俞平伯

日來北京驟冷，談談雪罷。怪膩人[1]的，不知怎麼總說起江南來。江南的往事可眞多，短夢似的一場一場在心上跑着；日子久了，方圓的輪廓漸磨鈍了，寫來倒反方便些，應了豈明[2]君的「就是要加減兩筆也不要緊」這句話。我近來眞懶得可以，懶得筆都拿不起，拿起來費勁，放下卻很「豪燥[3]」的。依普通說法，似應當是才盡，但我壓根兒[4]未見得有才哩。

淡淡的說，疏疏的說，不論您是否過癮，凡懶人總該歡喜的。是那一年上，您還記得否？您家湖上的新居落成未久。牠正對三台山[5]，旁見聖湖[6]一角。曾於這樓廊上一度看雪，雪景如何的好，似在當時也未留下深沈的影象，現在追想更覺茫然。——無非是勞粉鹽花之流罷，卽使於才媛嘴裏依然是柳絮。[7]

然而H君[8]快意於他的新居，更喜歡同着兒女們游山玩水，於是我們遂從「杭州城內[9]」翦[10]湖水而西了。於雪中、於明敞的樓頭凝眸覽[11]對，卻也儘多佳處。皎潔的雪、森秀的山，並不曾孤負[12]我們來時的一團高興。且日常見慣的巒姿，[13]一被積雪覆[14]着，驀地[15]添出多少層疊來，宛然新生的境界，彷彿將完工的畫又加上幾筆皴染[16]似的。記得那時H君就這般說。

靜趣最難形容，回憶中的靜趣每不自主的雜以淒涼，更加難說了。而且您必不會忘記，我幾時對着雪裏的湖山，悄然神往呢。我從來不曾如此偉大過一回，眞人面前不說謊。圍雪爲球，擲得一場胡塗[17]倒是眞的。有同嬉的L爲證。

以擲雪而L敗，敗而襪溼，等襪子烤乾，天已黑下來，於是回家。如此的清游可發一笑罷？瞧瞧今古名流的游記上有這般寫着的嗎？沒有過！——惟其如此，我纔敢大大方方的寫，否則馬上[18]閣筆，「您另請高明！」

畢竟那晚的歸舟是難忘的。因天雨雪，云卻悠然的雙槳討[19]了一隻大船。大家伙兒[20]上船之後，牠便扭扭搭搭晃蕩起來。雪早已不下，尖風卻颯颯[21]的，人躲在艙裏。天又黑得眞快，灰白的雪容，一轉眼鐵灰色了，雪後的湖浪沈沈，拍船頭閒歇地汩然[22]而響。旗下營[23]的遙燈漸映眼朦朧黃了。那時中艙的板桌上初點起一支短短的白燭來。燭焰打着顫，以船兒的欹傾，更搖搖無所主，似微薄而將向盡了。我們都擁着一大堆的寒色，悄悄地趁殘燭而覓歸。那時似乎沒有說什麼話，卽有三兩句零星的話，誰還記得清呢。大家這般草草的回去了。

解題

俞平伯，現代詩人兼散文作家，歷任北平北京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他本名銘

衡，以字行，浙江德清人，僑居蘇州、杭州很久。著作極富，詩集有雪朝（與朱自清、葉紹鈞、郭紹虞、鄭振鐸、周作人、徐玉諾、劉延陵等合著），冬夜、西還、憶等散文集有劍鞘（與葉紹鈞合著），雜拌兒、雜拌兒之二、燕知草等，此外散見於各大雜誌的隨筆如緝茫、燎衡室雜記等也不少，而紅樓夢辨一書尤爲一般愛好紅樓夢者所激賞。這雪晚歸船即選自燕知草，所記的乃是他在北平回憶杭州的一片段。

詮釋

【怪膩人】「膩」粘也。「膩人」有沾惹不能脫灑之意。「怪膩人」是很不能脫灑也。[2]【豈明】即前册中小河與喫茶的作者周作人。[3]【豪燥】快速也。是蘇州一帶的口語。[4]【壓根兒】根本從頭之意。是北平一帶的口語。[5]【三台山】杭州西湖上的山。[6]【聖湖】即杭州的西湖。它三面環山（東面即杭縣城，今面湖的城垣已拆去，城西逕與湖接了），所有谿谷諸水便匯而爲湖，周凡三十里。湖上有白堤、蘇堤、楊堤等界畫着，遂有外湖、裏湖、後湖等分別。風光明媚，爲中國有數的名勝所在。它的別名很多，有錢塘湖、上湖、西子湖等稱，而以明聖湖的名稱爲較古。這里所說的「聖湖」便是明聖湖的省稱。[7]【柳絮】柳花既實之後，其種子上帶有叢毛，隨風墮落，茸散如絮，故謂之「柳絮」。晉王凝之妻謝道韞聰明有才辯，嘗內集雪驟下，叔父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見晉書列女傳。後人因稱女子之能文詞者爲有「詠絮之才。」這里說「才媛嘴裏依然是柳絮」正是使的此典。[8]【H君】近人作文，對於地名或人名每喜用它羅馬

字拼音的第一個字母來表示，而不直寫本名。例如稱上海爲「S市」，南京爲「N城」。此處的「H」和下文「同嬉的L」便同此例。9【杭州城內】便指今杭縣城內新市場迤東、迤南、迤北各地。10【翦】破也。「翦湖水而西」，言自城內掉舟而西，劃破湖面以逕赴湖上的新居也。11【蹔】同「暫」，不久也。12【孤負】謂以好意相待而受者不能相當以爲報也，猶俗云「對不起」也。作「辜負」。13【嬝娜】峯巒的姿態，所謂「山容」也。14【覆】蓋也；籠罩也。讀如否去聲（ㄈㄨˋ）。15【驀地】副詞，猶言忽然。「驀」讀如脈（ㄇㄛˋ）。16【皴染】即畫家使用的所謂皴法。畫家既鉤成山石輪廓，更欲顯其脈理及陰陽向背，則用皴法。唐李思訓爲小斧斫皴，稱爲「北宗」；王維爲雨點皴，稱爲「南宗」。此外又有披麻、解索、荷葉筋、卷雲等皴法。「皴」音逡，趨均切（ㄘㄨㄣ）。17【一塌糊塗】即北方口語之所謂「稀糟」。18【馬上】便是立刻。19【討】雇也。寧波、紹興一帶稱雇車爲討車，雇船爲討船。20【伙兒】同伴也。「大家伙兒上船」猶言大家一同上船也。21【漸漸】形容風聲的。22【汩然】形容浪聲的。「汩」讀如骨，右旁从「曰」，與从「日」的汨字讀如密者不同。23【旗下營】即新市場。當清朝時候，那邊本是杭州將軍率同八旗駐防兵丁屯紮的所在。故特築一座子城以與外邊分隔，俗稱旗下營。及民國建立，撤去子城，並將面臨西湖的一段城垣拆除，闢做新市場。

敷演

此爲追述前情的敍述文，全文凡分六段。第一段，寫他因北京的驟冷而想起了雪，因談雪而陡然

喚起從前在南方的憧憬來。第二段，接寫那年H君的西湖別莊初成，他曾在樓廊上一度看雪。第三段，便寫他與H君同兒女們由城內特到別莊賞雪，日常見慣的巍峩竟宛然成了新生的境界。第四段，插寫靜趣的難求，因而直說他們團雪爲球，擲得一場胡塗。第五段，寫擲雪爲戲的景況。第六段才着意描寫這一次的雪晚歸船：先寫船的晃蕩；次寫船外的風聲、浪聲和雪容的轉變，並及旗下營的遙燈；次寫入晚船中燭燄的打顫；末寫大家擁着寒色，悄悄地趁殘燭而覓歸。於是這值得戀念的回憶便躍然紙上了。

第一册的末了，已講完動詞的分類，現在應當順着序次，進述「形容詞的分類」。形容詞大體可分四類：用來區別實體事物的性質、形狀或程度的，叫做「性狀形容詞」；用來區別實體事物的數目或分量的，叫做「數量形容詞」；用來指示實體事物的所在或範圍的，叫做「指示形容詞」；用來詢問實體事物的種類、性狀或數量的，叫做「疑問形容詞」。這些形容詞的用法，除用作正式的區別詞或實體詞的附加語外，還可以用作述語或補足語。（用作述語時，便算是述說詞；用作補足語時，便是述語的一部分。）

今請先述性狀形容詞。就它所表示的內容，可再別爲四種：

（甲）表性質的　例如：

懶人　新居　歸船　胡塗蟲　寒天

(乙)表形體的　例如：

方圓的輪廓　尖刀　長長的臉　高樓　斜徑

(丙)表狀態的　例如：

白燭　皎潔的雪　森秀的山　紅花　綠水

(丁)表程度的　例如：

短夢　深沈的影象　一團高興　尖風　殘燭　(多數合成「複字名詞」)

性狀形容詞每多由別種詞類轉變而成的，例如：

由名詞轉成的：

鹽花　柳絮　禽獸行……(比喻性狀)

磁妾　板桌　燭燄……(表示質料)

書房　茶樓　酒館……(複字名詞)

由動詞轉成的：

算盤　走狗　跑鞋……(複字名詞)

懸泉　落日　沸湯

習問

一形容詞大體分幾類？

二性狀形容詞的內容可再分幾類？

三. 試分析雪晚歸船的內容，那幾處是實寫？那幾處是陪襯？那幾處是隨便點綴？

四. 試指出下列各性狀形容詞的種類：

沸湯　雜貨商　長隄　舞鶴　危樓　沈痾

兩個掃雪的人

周作人

陰沉沉的天氣，

香粉一般白雪，下的漫天遍地。

天安門[1]外白茫茫的馬路上，

全沒有車馬蹤跡；

只有兩個人在那里掃雪。

一面儘掃，一面儘下；

掃淨了東邊，又下滿了西邊；

掃開了高地，又填平了坳地。

粗麻布的外套上，已經積了一層雪，

他們兩人還只是掃個不歇。

雪愈下愈大了；
上下左右都是滾滾的香粉一般白雪。
在這中間，彷彿白浪中浮着兩個螞蟻，
他們兩人還只是掃個不歇。
祝福[2]你掃雪的人！
我從清早起，在雪地裏行走，不得不謝謝你。

解題

作者已見第一册小河的解題，這詩從雪朝中選來。

詮釋

[1]【天安門】是北平舊皇城的正門，卽明朝的承天門，在中華門內，東西長安門之中。五闕上覆重樓九間。前環金水河，跨石梁七，卽外金水橋也。門前爲廣場，東出東長安門爲東長安街，西出西長安門爲西長安街，廣闊平直，綠樹夾路，實是北平城內的模範道路。[2]【祝福】咒詛之對，有頌禱獲福之意。初見於易林的「王母祝福，禍不成災」一盛行於基督教士東來，翻譯所謂聖經之後。

數演

這是記述馬路上掃雪人的語體詩，凡分四節。第一節，寫大雪紛紛之下的馬路上，車馬早已絕跡，只有兩個掃雪的人。第二節，寫掃雪人的儘掃與大雪的儘下，他們外衣上已經罩了一層雪，還是奮鬬着儘掃不歇。第三節，寫大雪越下越利害，直把兩個掃雪的人包圍住，竟像白浪中浮着的兩個螞蟻了，但他們仍是儘掃不歇。第四節，直寫作者對於這兩個掃雪人的感謝，順申祝福之意。使我們讀了之後不但眼前湧現着兩個在大雪之下的馬路上掃雪的清道夫，而且音節自然，一毫不覺得生拗和做作。原來它的用韻是錯列而非平列的，它的第一節，首用「氣」「地」相叶，隔了一行，又換「跡」「雪」相叶；以下便以第二節第三行的「地」與第三節第三行的「蟻」和第四節第二行的「你」間隔相叶，並以第二節第四、五兩行的「雪」「歇」與第三節第二、四兩行的「雪」「歇」間隔相叶，仍與第一節的「氣」「地」和「跡」「雪」遙應。所以能彀這樣地流轉而自然。

習問

一．下列的許多性狀形容詞都是合於前篇敷演中所述及的幾個條件者，試分別指點出來：

陰沈沈的天氣　香粉　白雪　白茫茫的馬路　馬路　高地　坳地　粗麻布的外套　一層雪　白浪　清早　雪地

二．試改譯兩個掃雪的人爲一篇記述文。

三．「全沒有車馬蹤跡」的「車馬」是否形容詞？抑另有解答？

生機　沈尹默

枯樹的殘雪，漸漸都消化了；
那風雪凜冽[1]的餘威，似乎敵不住微和的春氣。
園裏一樹山桃花，[2]他含了十分生意，密密的開了滿枝。
不但這裏桃花好看，到處園裏，都是這般。

刮了兩日風，又下了幾陣雪。
山桃雖是開着，卻凍壞了夾竹桃[3]的葉。
他的嫩紅芽，更殭了發不出。
人人說天氣這般冷，草木的生機恐怕都被挫折；
誰知道那路旁的細柳條，他們暗地裏卻一齊換了顏色。[4]

解題

沈尹默，浙江吳興縣人，歷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河北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國立北平大學校長。他

本字君默，（以字行，不名）以从古寫，遂署作「尹默」。著有秋明集。其它也有散見於報章雜誌的。這生機便採自新青年。

詮釋

[1]【凜冽】嚴寒貌。[2]【山桃花】卽山胡桃，爲落葉亞喬木，產於山地。高至二三丈。葉爲奇數羽狀複葉，有短柔毛。花單性，雌雄同株。實爲核果，多肉少仁；內殼甚厚；仁可供食或榨油。[3]【夾竹桃】常綠灌木，高丈餘。葉作箭鏃形，質厚，輪生。夏月開紅花類杜鵑，間有白花。根葉似竹而不勁。性有毒。[4]【換了顏色】謂柳條由萎黃而轉爲嫩綠也。

敷演

前面讀過一文一詩，都講到雪：一是賞覽雪後的湖山，一是直詠雪中的勞作。它們所含的趣味雖各不同，而饒有寒冷蕭索之感則二者之間沒有什麼大異。這詩也提到雪，卻偏從積雪的餘威之下尋見了草木的生機來，頓覺回春向暖，另換一個境界。全詩分兩節，意義一貫，以山桃花的開放，夾竹桃的殭芽，及柳條的暗中換色，顯示着生機的吐露；而用韻則截然兩般。第二節凡五行，每行末一字「雪」「葉」「出」「折」「色」叶韻，自是常格。第一節則除了末行首句的末字「看」與末句的末字「般」叶韻外，幾乎全無韻迹，祇就語音的自然，以第二行的末字「氣」與第三行第二句的末字「意」和第四行第二句的末字「裏」相與調整口語而已。

性狀形容詞已經前述，茲當述數量形容詞。數量形容詞再分兩種：一是「定數詞」，二是「不定數詞」，請先講定數詞。定數詞在用法上又可約做三項：

（一）計數法　例如：

額定四十人。……附在名詞之上
僧四，客一，童一，卒一。……附在名詞之下　不帶量詞

自視六尺軀不如一杯酒。　附在名詞之上
刮了兩日風。……
插架圖書三萬軸。……　帶量詞
白璧一雙。……　附在名詞之下

（二）序數法　例如：

第二册第三篇。……附名詞前
拿破崙第三。……附名詞後　標「第」字

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　附名詞前
他是三嫂的二哥。……

朋友篇解題見本書第一册頁二四〇。　省「第」字
關羽傳在三國志卷三十六。……　附名詞後

(三)分數法　例如：

中國人口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
恩遽上言，不盡什一（十分之一）……
這事秖有萬一希望。（萬分之一）……
我所敬愛者，也有七八九……
三分人材七分裝……

先標「母數」，省略「母數」（但母數限於「十」）

數詞中計數常用「兩」字，序數常用「二」字；故「二月」與「兩月」可以不混。又一切計數常帶量詞；序數如帶量詞，必標「第」字：這也是習慣上免除混淆的自然法。在此應當順便一提，讀者須注意及之。

習問

一．數量形容詞分幾種？其中的定數詞又可約分幾項？

二．試把生機譯成散文。

三．試就雪晚歸船、兩個掃雪的人和生機所寫到的雪的境界，比較它們的異同。

我的新生活觀　蔡元培

什麼叫舊生活？是枯燥的，是退化的。什麼叫新生活？是豐富的，是進步的。

舊生活的人，是一部份不作工又不求學的，終日把喫着嫖賭作消遣。物質上一點也沒有生產精神上也一點沒有長進。又一部份是整日[2]作苦工，沒有機會求學。身體上疲乏得了不得，所作的工是事倍功半；精神上得過且過。豈不全是枯燥的麼？不作工的人，體力是逐漸衰退了；不求學的人，心力又逐漸委靡[3]了；一代傳一代，更衰退，更委靡，豈不全是退化的麼？

新生活是每一個人每日有一定的工作，又有一定的時候求學。所以製品日日增加，還不是豐富的麼？工是愈練愈熟的，熟了出產必能加多；而且「熟能生巧」，就能增出新工作來。學是有一部份講現在作工的道理；懂了這個道理，工作必能改良。又有一部份講別種工作的道理；懂了那種道理，又可以改良別種的工。從簡單的工改到複雜的工；從容易的工改到繁難的工；從出產較少的工改到出產較多的工。而且有一種學問雖然與工作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學了以後，眼光一日一日的遠大起來，心地一日一日的平和起來，生活上無形中增進許多幸福。[4]這還不是進步的嗎？

要是有一個人肯日日作工，日日求學，便是一個新生活的人。有一個團體裏面的人，都是日日作工，日日求學，便是一個新生活的團體。全世界的人都是日日作工，日日求學，那就是新生活的世界了。

解題

「生活」是泛指人的一切飲食起居動作等樣法而言，「生活觀」便是對於種種生活樣法的見解。這篇所言，在比較生活觀的新舊，當然側重在新的方面。選自蔡孑民先生言行錄。作者已見第一册，彫刻的解題。

詮釋

[1]【退化】本是生理學的名詞，謂器官的本能和構造作用因不應用而喪失或退步，如男子的乳房是。一般的解釋，不論人的智識能力以及其它一切有機組織，若是停滯不進而漸漸消滅，都叫做「退化」。[2]【整日】與終日略同，謂自朝至暮一個整天也。[3]【委靡】頹廢貌，不能振作也。[4]【幸福】便是幸運和福氣。

數演

這是一篇釋解「新生活」的文字。凡分四段：第一段，以新生活與舊生活並舉，先比較出一是進步，一是退化。第二段，釋解舊生活的不合理，所以枯燥而退化。第三段，釋解新生活的合理，所以豐富而進步。第四段，說新生活的要件只在人人作工，人人求學。於是前三段的含義都已發明，而新生活的重要也就不言而喻了。

數量形容詞的定數詞已如前述，茲當進述不定數詞。就這不定的範圍，又可分做兩項：

(一)餘數不定　例如：

十餘個白種人的武裝兵士。

巖高者二百餘尺，可受三千許人。

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二）全數不定　例如：

三兩句零星的話……

地上堆了五六寸厚的白雪……　估其量

追惟一二彷彿如昨……

碎作千塊萬塊……　形其雜　用定數詞示不定數

五花八門……

敬仰他的何止千萬……！　言其多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

衆軍漢看那天時，四下裏無半點雲彩……

有懇諸位，請量力捐助義勇軍……

多日不見，思念殊深……　不定的複數詞

不知賺了若干人的眼淚……

馬首無數山……

好些人都這樣思……

「全數不定」的那一項，尚有許多應當說明的地方，請在此順說一下：

（甲）用定數詞來表示不定數的，不必限於「千萬」或「百十」，在古籍中，每用定數的「三」來表示多於一、二的不定數，用定數「九」來表示單數中很大的不定數。說詳本書第四册第三十七篇汪中的釋三九上。

（乙）估量的不定數詞每有用「來」字附在量詞或數詞之後的。例如「十來個人。」「一丈來高。」「斗來大的金印。」但這「來」字在中南各地的普通方言裏，有時也可改作「把」字的。例如「尺把長的刀子。」「萬把銀子算得什麽！」

（丙）不定的複數詞往往用一「些」字（或「些須」「點兒」「些個」）它的用法甚活，用處也很多，彷彿是一個表不定複數的「冠詞」。例如「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使些小費。」「若有些須短缺工夫，便做不成。」「喝點兒酒趕趕寒氣。」「這事情有些個不好辦。」那「有些個」的「些個」冠在短語「不好辦」上，「有」字便作述語。若把「有些個」作爲不定稱的指示代名詞，則語意有別了。又「些須短缺工夫」若作「短缺些須工夫」語意也有分別。若不把「有」字當述語，則「有些須」可以看作副詞。

（丁）「些」字既可作不定複數的冠詞，那麼常用的「個」字也就可以當它是一個「單數的冠詞。」例如「我爲這事，竟沒個主張。」「他不像個好人。」「我有個提議，請大家不要購買仇貨。」這些「個」字便不像平常表個體名詞的量詞了，所以可說是冠詞。

習問

一．不定數的數量形容詞再分幾項？試舉例來說明它。

二．試作一釋解文，剖析舊生活的內容。

三．在一般文章或口語中，用定數詞表示不定數的甚多，試就所知者任舉若干例。

眞州遊桃花塢記　王源

去[1]眞州[2]城東十里，有桃花塢。[3]彌望[4]數里，水沄沄[5]曲曲，映岸上花色盡赤。甲子[6]三月，吳君萬子招予遊。深入三里許，展席[7]竹林中。竹皆拱把，[8]高三四尋，[9]駢翳[10]日光不得下。青山隱隱竹林外。李花[11]如積雪。而北隔清溪數十步，皆桃花，淺深紅相間，霞鋪雲蔚[12]橫天半。把酒徜徉，[13]顧而樂之。

時同遊者七人；酒酣，各浮白[14]起立，繞林而歌。俄而風起，林木聲謖謖，[15]雲冥冥[16]以西行。乃罷酒，踏歌歸登舟。烏啼林靜，乃復相攜入中林，倚樹根、藉卉[17]而坐。望平蕪墜[18]落日如車輪，孕烟曳紫，[19]光

鬱鬱[20]射桃花，蔵鞿[21]搖漾，翛然[22]有世外之想。[23]嗚呼武陵如可求，[24]扁舟散髮長往，[25]躬耕[26]養親，即沒世不見知，[27]吾又何怨乎！

解題

王源字崑繩，一字或菴，清康熙時大興（順天府附郭首縣，今爲河北屬縣，移治北平城南三十五里之黃村）籍舉人。少喜任俠談兵。從寧都魏禧（詳後大鐵椎傳解題）游，爲古文規橅秦漢。晚歲與蠡縣（今河北屬縣）李塨（字剛主，號恕谷，康熙舉人，官通州學正。博學工文辭，師博野顏元，又從蕭山毛奇齡論樂律。其學以實用爲主，解釋經義，多與宋儒立異，大抵本之顏氏。有大學稽業、易詩春秋四書傳注、李氏學樂錄、瘳忘編、習齋年譜、恕谷後集）師事顏元（字渾然，號習齋。明末父戍遼東，沒於關外，元家貧，百計覓骨歸葬，世稱孝子。清順治中補諸生，旋棄去，主講肥鄉漳南書院。其學主於忍嗜慾，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國家之用。實爲清初講求實用之學之實踐派。有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後德清戴望輯爲顏氏學記）學禮甚篤。而自負經世學益堅，客遊四方以終。有易傳、評春秋三傳、兵論、平書、或菴文集等。此文即錄自集中。

詮釋

1【去】離也。2【眞州】在五代南唐時爲迎鑾鎮。宋即其地置建安軍，升爲眞州，賜名儀眞郡。元爲眞

州路，尋復爲州，治揚子。明改州爲儀徵縣，省揚子縣入之，卽今江蘇儀徵縣。[3]【桃花塢】「塢」本作「隖」，山阿也。「桃花塢」則滿植桃樹之山阿，因花時之絢爛而得名也。[4]【彌望】「彌」，滿也。「彌望」卽極目所至之意。[5]【沄沄】水流轉貌。[6]【甲子】爲康熙二十三年，當西元一六八四年。[7]【展席】分布坐位也。古人席地而坐，人占一席；後遂以坐位爲席。[8]【拱把】兩手張指圍合曰「拱」，「把」則一握也。此言拱把，卽指林中之竹或盈拱或盈把也。[9]【尋】八尺也。[10]【駢翳】「駢」是並立，「翳」是遮蔽。[11]【李花】李樹之花。李爲落葉亞喬木，高丈餘。葉卵圓而長。春日開花，色白五瓣，實圓，全熟則赤，味略酸。[12]【霞鋪雲蔚】「鋪」，張布也。「蔚」，草木茂盛貌。「霞鋪雲蔚」，便是說這淺深紅相間的桃花好像霞光那麼布列，雲堆那麼厚積也。[13]【徜徉】逍遙貌，猶吳語所謂「寫意」。[14]【浮白】戰國時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若不盡，爲浮大白。」於是不仁舉白浮君。是「白」爲酒盃，「浮」乃罰人飲酒也。後遂以乾盃爲浮白，未必寓罰矣。此處所言，卽乾盃之意。[15]【謖謖】峻挺貌，以狀風聲之勁。「謖」，疏屋切，音縮（ㄙㄨㄛ）。[16]【冥冥】晦暗貌。[17]【藉卉】「藉」，薦也，襯也。「卉」，草也。「藉卉而坐」便是以卉爲茵，坐在草上也。[18]【擎】舉也。「平蕪擎落日」，言一片草原托住一顆落日也。[19]【氛烟曳紫】言車輪那樣的落日包孕着烟霧而縈帶着紫光也。[20]【鬱鬱】茂盛貌。[21]【葳蕤】讀如威綏，草木葉垂之貌。[22]【翛然】飄疾貌。「翛」一讀如宵。[23]【世外之想】卽出世之思，所謂隱遁也。[24]【武陵如可求】晉末陶潛託意隱遁，撰桃花源記，謂武陵之桃花源爲世外之境，自避

秦遁入以來，不知有漢與魏、晉也。此言「武陵如可求」，即謂陶記之境如實現則必前往隱遁耳。[25]【散髮長往】「散髮」謂解除簪組，「長往」謂一去不返，即所謂世外之想也。[26]【躬耕】身親耕作也。[27]【沒世不見知】謂終身不爲人知也。

數演

此文先述眞州城東之桃花塢，記其彌望數里，水映岸花盡赤，爲第一段。次述往遊之概，記竹林中之陰翳，竹林外之青山與李花，而尤着意在隔溪數十步之桃花，爲第二段。復次述遊時之感想，記林聲霞色與踏歌啼鳥相應答，遂油然起隱遁之思，爲第三段。全篇雖敍遊踪，而主旨實在描寫塢中桃花之盛與竹、李、溪、山、雲、霞點綴之趣，故仍當以記述文目之。

前述數量形容詞竟，當賡述指示形容詞。指示形容詞有「近指」「遠指」「承前指」「不定指」（或「虛指」）「統指」「列指」「別指」等七種，今分別列舉如次：

（甲）近指　即用指示代名詞之近稱附加於所指示之名詞上；單數用「這」或「此」，複數用「這些」或「此等」。例如：

這人　此書　這枝筆　此事　這樣的情形……單數

這些人　此等情形　這麼（們）樣的書……複數

用作單數時常帶量詞而省去上面表示單數的數詞「一」或加形尾「的」

(乙)遠指　卽用指示代名詞之遠稱附於名詞之上;單數用「那」或「彼」,複數用「那些」或「彼等」。例可準前列近指者類推。

(丙)承前指　卽指示代名詞承前稱之領位。但「他」(當「他的」講,或逕作「他的」)字之外兼可用「這」「那」等字;文言卽用「其」字。例如:

他那(「他的那個」之省)理由很是,他這(「他的這個」之省)辦法不妥。

其人可愛,其言可畏。

(丁)不定指(或虛指)　將以領起主語,不附它位者,用「有」及「有些」(複數)。例如:

有些人對我說,「有責任到你身上來了。」

其有說者不知或知而不言者,用「某」或「或」。例如:

某君在某地演講某項問題。

或曰「然」或曰「否」。

(戊)統指　卽以概指全體者,用「一切」「所有」「凡」「大凡」等。例如:

一切不如人。

用盡所有的辦法都通不去。

(己)列指　卽以列指個體者,用「每」「各」。例如:

每天都得作工。
各盡其能。

(庚)別指　即另外指點現說事物以外之事物者用「旁」「旁的」「別」「別的」「其餘」「其它」「此外的」等。例如：

別的事只好讓旁人來管。
專心壹志，不及其它。

習問

一. 指示形容詞分幾種？試各繫例句來顯示它們。
二. 指示形容詞與指示代名詞的區別何在？
三. 試就所歷之境撰爲遊記，應側重景物的描寫。
四. 就本册讀過的幾篇中輯出指示形容詞，試再加以種別之分。

揚州清明　張岱

揚州[1]清明，[2]城中男女畢出，家家展墓；[3]雖家有數墓，日必展之。故輕車駿馬，[4]簫鼓畫船，[5]轉折再三，不辭往復。[6]監門小戶，[7]亦攜殺核[8]紙錢，走至墓所。祭畢，席地飲胙。[9]自鈔關、南門、古渡橋、天

寧寺、平山堂一帶，[10]靚粧藻野，[11]袨服縟川。[12]是日，四方流寓[13]及徽商、[14]西賈、[15]曲中名妓、[16]一切好事之徒，無不咸集。[17]長塘豐草，走馬放鷹；[18]高阜平岡，鬬鷄蹴踘；[19]茂林清樾，劈阮彈箏。[21]浪子相撲；[22]童稚紙鳶；[23]老僧因果；[24]瞽者說書；[25]立者林林，[26]蹲者蠢蠢。[27]日暮霞生，車馬紛沓。[28]宮門淑秀，車幕盡開；[29]婢媵[30]傭歸，山花斜插。臻臻簇簇，[31]奪門而入。[32]余所見者，惟西湖春、[33]秦淮夏、[34]虎邱秋[35]差足[36]比擬。然彼皆團簇一塊，如畫家橫披；[37]此獨魚貫雁比，[38]舒長且三十里焉，則畫家之手卷[39]矣。

南宋張擇端[40]作清明上河圖，[41]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42]而余目盱盱[43]能無夢想！

解題

張岱字宗子，號陶庵，明末山陰（浙江紹興府附郭縣，今幷入紹興縣）人。一說，四川劍州（今劍閣縣）人，僑居錢塘（浙江杭州府附郭縣，今幷入杭縣）。入清後「無所歸止，披髮入山，駴駴爲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窒不敢與接。」（見夢憶自序）著有石匱書、娜嬛文集、於越三不朽圖贊、西湖夢尋、陶庵夢憶等。石匱書成，藏於娜嬛山中，岱頗自喜，因更名石公，號蝶庵居士。據邵廷采思復堂集的遺民傳，石匱書後爲谷應泰所得，遂采入明史紀事本末云。夢憶初刻於秀水金忠淳的研雲甲編，既又刻入伍

崇曜的粵雅堂叢書，今人俞平伯又重加標點，付樸社印行。此篇即從俞點本節錄的。

詮釋

[1]【揚州】隋置揚州於江都，尋改爲江都郡。（非泛指古九州之揚州）入唐爲南兗州，改爲邗州，尋復爲揚州，既而改廣陵郡，後又復爲揚州。宋時爲揚州廣陵郡。元時爲揚州路。明始改爲揚州府，領江都等縣。清因之，屬江蘇省。民國廢府存縣，并甘泉於江都，初隸淮揚道，今直屬江蘇省。其地在長江北岸四十里，當運河的西岸，舊爲淮南鹽業所萃，百年以前，繁華甲於宇內，聲色之盛，爲舉世所豔稱。今則商力凋敝，迥非昔比，而鹽業尚足支持，兩淮鹽運使仍駐於此。有長途汽車路直達江岸，與南岸的鎮江相聯絡。

[2]【清明】爲陰曆三月節，當陽曆四月五日或六日。[3]【展墓】展拜先塋也。因舉行祭掃，故亦稱「掃墓」。[4]【輕車駿馬】都是陸上的濟勝之具。[5]【簫鼓畫船】爲陳飾華麗兼具樂伎的遊舫。[6]【往復】便是往回。[7]【盬門小戶】「盬門」謂徒隸之家，「小戶」則尋常編戶之民也。[8]【殽核】「殽」與「肴」通，有骨之熟肉也。「核」，乾果也。一說，豆實曰殽，籩實曰核，見詩賓之初筵「殽核維旅」傳，是以盛器不同而別之也。今總稱菜肴爲殽核。[9]【飲胙】古禮，祭畢飲供神酒，謂之「飲福」，言受神之福蔭也。「胙」，祭肉，祭畢，與祭者均分之，亦稱「受胙」。此言「飲胙」實兼飲福與受胙，大家共啖祭品也。[10]【鈔關……一帶】鈔關在江都南門外，爲水陸要衝，故嘗於此設關稽征。南門、古渡橋都是江都城的熱鬧市口。天寧寺在城北天寧門外，在東晉時爲謝安別墅，安帝義熙中（四〇五——四一

八）有梵僧佛馱跋陀羅尊者譯華嚴經，請於司空謝琰，卽其地建興嚴寺。至宋徽宗政和中（一一一一——一一一七），改今名。平山堂在城西北五里蜀岡上，宋仁宗慶曆間（一〇四一——一〇四八）郡守歐陽修建。負堂而望，江南諸山拱列簷下，故名。清聖祖康熙時（一六六二——一七二二）重建，兩次南巡，嘗再至其地。

11【靚粧藻野】「靚粧」粉黛粧飾也。「靚」明豔也，亦與「靜」通。「藻」飾也。「藻野」謂粉黛之粧照耀於原野也。

12【袨服縉川】「袨服」盛服也。「縉川」謂盛服招展，映川成華采也。「縉」儒欲切（ㄖㄨˋ），繁采飾也。

13【流寓】別於土著而言，客居其地之人也。

14【徽商】徽州籍的商人。當時的鹽商多徽籍。

15【西賈】山西幫的客商。他們多設票號、錢莊，爲當時金融機關的操縱者。

16【曲中名妓】勾欄中有名的妓女也。

17【咸集】「咸」皆也；畢也。「集」會也；聚止也。

18【走馬放鷹】本是騎獵的玩意兒，所謂走馬逐兎，放鷹捕鳥也。此則指踏青遊戲之一種，與上文連綴見意，蓋謂走馬於長塘，放鷹於豐草之間也。

19【鬬雞蹴踘】俱遊戲之具。「鬬雞」謂以雞相鬬，古有築臺以供雞鬬者；「蹴踘」卽今之踢球。「踘」通作「鞠」，毛丸也。此亦與上文連綴見意，蓋謂在高阜之上鬬雞，在平岡之地蹴踘也。

20【清樾】兩木交蔭爲「樾」。「清樾」便是林中幽靜的所在。

21【劈阮彈箏】「阮」是「阮咸」的省稱，相傳爲晉阮咸所作，乃琵琶屬樂器之一種，形如今月琴，而有長頸十三柱。奏阮咸者手勢如劈，故彈阮亦稱「劈阮」。「箏」亦樂器之一種，古用十二絃，後爲十三絃。有彈箏、搊箏兩種，今皆失傳。因話錄說「秦人鼓瑟，兄弟爭之，破而兩箏之名自此始」，則箏形乃如半瑟耳。

此亦與上文連屬謂在茂林清樾之下劈阮彈箏也。[22]【相撲】互撲鬬力也。此言浪子，是無賴漢之打架矣。[23]【紙鳶】俗稱「鷂子」，順風高縱引長線以挽之，所謂「放鷂子」，春日兒童之樂事也。[24]【因果】本佛家語，謂所作者爲因，所受者爲果；種善因則得善果，種惡因則得惡果。其實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乃自然之理，佛家借以說法，遂寓勸戒之深意矣。「老僧因果」，卽指老僧在稠人廣衆中講說因果勸人也。但江湖鬻技之流有擊小鼓與竹板相節而唱說故事者，亦謂之「說因果」。[25]【說書】江湖貿食之徒於神廟、茶肆講說故事者，俗謂之「說書」。大別有二：說講戰爭故事如三國、水滸者，爲「評話」；用絃索彈唱傳奇小說如西廂、三笑者，爲「彈詞」。[26]【林林】衆多貌。[27]【蠢蠢】和集也。見詩螽斯「宜爾子孫蠢蠢兮」傳。[28]【紛沓】繁複貌。[29]【車幕盡開】舊時男女之防極嚴，在所謂上流社會，此風尤甚，每宅眷乘車過市，必垂幕自掩，使內外不相窺。惟清明掃墓順作郊遊時，乃得略爲解放，捲簾眺矚，故此處言「宦門淑秀車幕盡開」也。[30]【婢媵】「婢」是女奴。「媵」讀如孕，古之從嫁者，所謂妾媵也。[31]【臻臻簇簇】「臻臻」，齊集貌。「簇簇」，叢列貌。[32]【奪門而入】古者，城門以時啓閉，其禁令甚嚴，既下鍵，非至其時，任何人不得開。常例，日出而啓，向晚便閉。前云「日暮霞生」，是城門將閉矣，故車馬紛沓，大家要爭先奪門而入也。[33]【西湖春】西湖已見前雪晚歸船詮釋(2)「聖湖」條。西湖景色，四季俱佳，而春尤勝，故以「西湖春」標其勝概也。[34]【秦淮夏】秦淮源出江蘇溧水縣東北，西北流，合諸水經今首都東南由通濟水門入城，橫貫城中，西出三山水門，沿城西西北入大江。河爲秦

時所鑿，故名。其首都城中一段，濱近釣魚巷者尤有名，舊時歌樓畫舫，環集於此。夏夜月上，簫鼓不絕，最令人流連弗忍去。故張岱以「秦淮夏」稱之。但河水失於疏導，汚臭不能供飲，除徽逐聲色外，殊不足與西湖抗行也。35【虎邱秋】虎邱在江蘇吳縣西北七里，一名海涌山。泉石奇勝，上有浮屠，登眺則全城在目，爲蘇州遊賞勝地。春秋佳日，士女雲集，而尤以深秋木落，西南諸山俱得豁現眼前時爲更盛。畫家有以「虎邱秋色」爲畫題者，故張岱云然。岱別有虎邱中秋夜一文在夢憶中。36【差足】勉強湊數也。37【橫披】亦稱橫幅，爲立軸之橫畫者。38【魚貫雁比】言如游魚那般連貫，飛雁那般排比也。39【手卷】橫幅之長者，只可舒卷，不能懸挂，故每裝成一卷軸，便展觀焉。40【張擇端】字正道，南宋東武（今山東諸城縣）人。幼讀書，游學京師。後習繪事，尤嗜舟車市橋郭徑。別成家數。41【清明上河圖】所繪皆汴京士女野景，爲世所盛稱。明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卒謚「文正」）爲文典雅流麗，工篆隸書，著有懷麓堂集、詩話、燕對錄等）有專篇記述其事，圖名由是益著。42【西方美人之思】詩簡兮：「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傳謂思得賢人而治，有想望不得之意，張語本此。但連上屬下通看，——上云「追摹汴京」，下云「余目盱盱能無夢想」，——則實有故國之思矣。43【盱盱】張目貌。

數演

此亦是記述文，除中間節去部分外，凡分三段。第一段，寫清明日揚州居人之盡情出遊，其事則自

輕車駿馬、簫鼓畫船以至席地飲酢，其地則自鈔關、南門、古渡橋、天寧寺以至平山堂，極再三轉折不辭往復之致。第二段，寫是日趕集之盛與遊賞之繁，所謂「立者林林，蹲者蟄蟄，」「魚貫雁比，舒長且三十里，」可以想見之。第三段，因景物之如畫，追想及於張擇端之清明上河圖，遂不禁動故國之思。統覽全篇，清明日之揚州既宛然在目，而餘情悠然復使人緬想不置，是誠名手之妙文矣。

性狀形容詞、數量形容詞及指示形容詞皆已講過，自當順述疑問形容詞。此類詞從所問之方面看，應再分三種：

(甲)普通的（不帶量詞），即「甚麼」（「什麼」「甚」）「何」「誰」（專屬人用）等。例如

他爲甚麼事故不來？

此爲何物？

你問的是誰家？

他到什麼地方去？

你要什麼時候才來？

在習慣上，凡問「地方」的，可以省去疑問詞幷地方字樣，改用代名詞「那里」；問「時間」的，可以省去疑問詞幷時候字樣，改用副詞「多咱」或「多會兒」。又疑問形容詞用在句子中間，若是直述的口氣，便不能認爲疑問的意義而隨便加以問號。例如吳藹所謂「到啥山砑啥柴」（「啥」本是統

括一切疑問的）實在只是不定或虛指的形容詞，不能算是普通的疑問形容詞了。學者不可不知。

（乙）選擇的（必帶量詞）即「那」（或「哪」）例如：

那一本書是你的？

你的朋友是那一位？

那個人是他的哥哥？

前述關於「地」或「時」的詢問，有時可用「那」代「甚麼」，但除此以外，這「那」和「甚麼」在用法上是不能通融的。如「那家店」改作「甚麼家店」竟不成一句話；即使改作「甚麼店」，固然成話，可是所問的範圍和意義又大不相同，選擇的語意便無形消失了。

（丙）數量的（常帶量詞）即「幾」「幾何」「幾多」「好多」「多少」「若干」等。例如：

疑問形容詞究有幾種？

這班學生共有多少人？

你們有幾位願意同行？

從這里到那邊究有若干里路？

他在北平住過幾時？

在習慣上，凡問「地」數，可改用副詞「多遠」；問「時」數，可改用副詞「多久」或（「好久」）

疑問形容詞和前述的指示形容詞，彼此常用的「這」「那」「甚麼」等字，與代名詞是共同的，它們的分別全在用法上：代實體的是代名詞，不代實體而退爲附加地位的便是形容詞。例如「那人是誰？」那人的「那」便是指示形容詞，「誰」便是疑問代名詞。又如「此爲何物？」這「此」便是指示代名詞，何物的「何」便是疑問形容詞。凡此，都是我們應該切實注意的。

習問

一．試撰一文，描寫自己家鄉任何節日的熱鬧。

二．疑問形容詞凡分幾種？它們的分別何在？

三．試就從前讀過的各篇中分別輯出指示代名詞、疑問代名詞、指示形容詞和疑問形容詞來。

寄小讀者七　冰心

親愛的小朋友：

八月十七的下午，約克遜號[1]郵船[2]無數的窗眼裏，飛出五色飄揚的紙帶，遠遠的拋到岸上，任憑送別的人牽住的時候，我的心是如何的飛揚而悽惻！[3]

癡絕的無數的送別者，在最遠的江岸僅僅牽着這終於斷絕的紙條兒，放這龐然大物，載着最重的離愁，飄然西去！[4]

船上生活，是如何的清新而活潑，除了三餐外，只是隨意遊戲散步。海上的頭三日，我竟完全回到小孩子的境地中去了，套圈子，拋沙袋，樂此不疲，過後又絕然不玩了。後來自己回想很奇怪，無他，海喚起了我童年的回憶，海波聲中，童心[5]和遊伴都跳躍到我腦中來，我十分的恨這次舟中沒有幾個小孩子，使我童心來復的三天中，有無猜暢好[6]的遊戲！

我自少住在海濱，卻沒有見過海平如鏡，這次出了吳淞口，[7]一天的航程，一望無際盡是粼粼[8]的微波，涼風習習，[9]舟如在冰上行。過了高麗[10]界，海水竟似湖光，藍極、綠極，凝成一片。斜陽的金光，長蛇般自天邊直接到欄邊人立處。上自穹蒼，[11]下至船前的水，自淺紅至於深翠，幻成幾十色，一層層、一片片的漾了開來……小朋友，恨我不能畫，文字竟是世界上最無用的東西，寫不出這空靈的妙景！

八月十八夜，正是雙星渡河之夕，[12]晚餐後獨倚欄旁，涼風吹衣，銀河一片星光，照到深黑的海上。遠遠聽得樓欄下人聲笑語，忽然感到家鄉漸遠。繁星閃爍着，海波吟嘯着，凝立悄然，只有惆悵。

十九日黃昏，已近神戶，[13]兩岸青山，不時的有漁舟往來。日本[14]的小山多半是圓扁的，大家說笑，便道是「饅頭山」。這饅頭沿途點綴，直到夜裏，遠望燈光燦然，已抵神戶，船徐徐停住，便有許多人上岸去。我因太晚，只自己又到最高層上，初次看見這般璀璨的世界，天上微月的光、和星光，岸上的燈光，無聲相映，不時的還有一串光明從山上橫飛過，想是火車周行。[15]……舟中寂然，今夜沒有海潮音，靜極心緒忽起：「倘若此時母親也在這裏……」我極清晰的憶起北京來；小朋友，恕我，不能往下再寫了。

冰心八二十一九二三，神戶。

朝陽下轉過一碧無際的草坡，穿過深林，已覺得湖上風來，湖波不是昨夜欲睡如醉的樣子了。——悄然的坐在湖岸上，伸開紙，拿起筆，擡起頭來，四圍紅葉中，四面水聲裏，我要開始寫信給我久違[16]的小朋友，小朋友猜我的心情是怎樣的呢？

水面閃爍着點點的銀光，對岸意大利花園[17]裏亭亭層列的松樹，都證明我已在萬里外。小朋友，到此已逾一月了，便是在日本也未曾寄過一字，說是對不起呢，我又不願！

我平時寫作，喜在人靜的時候，船上卻處處是公共的地方，艙面欄邊，人人可以來到。海景極好，心胸卻難得清平。我只能在晨間絕早、船面無人時，隨意寫幾個字，堆積至今，總不能整理，也不願草草整理，便遲延到了今日。我是尊重小朋友的，想小朋友也能尊重原諒我！

許多話不知從那裏說起，而一聲聲打擊湖岸的微波，一層層的沒上雜立的湖石，直到我蔽膝的氈邊來，似乎要求我將她介紹給我的小朋友。小朋友，我眞不知如何的形容介紹她！她現在橫在我的眼前，湖上的明月和落日，湖上的濃陰和微雨，我都見過了，眞是儀態萬方。[18]小朋友，我的親愛的人都不在這裏，便只有她——海的女兒，能慰安我了。Lake Waban 諧音會意，我便喚她做「慰冰」。每日黃昏的遊泛，舟輕如羽，水柔如不勝槳。岸上四圍的橘葉，綠的、紅的、黃的、白的，一叢一叢的倒影到水中來，覆蓋了半湖秋水，夕陽下極其豔冶，極其柔媚。將落的金光，到了樹梢，散在湖面。我在湖上光霧中低

低的囑咐他，帶我的愛和慰安，一夜和他到遠東[19]去。

小朋友！海上半月，湖上也過半月了，若問我愛那一個更甚，這卻難說。——海好像我的母親，湖是我的朋友，我和海親近的在童年，和湖親近是現在。海是深闊無際，不着一字，她的愛是神祕而偉大的，我對她的愛是皈心低首[20]的。湖是紅葉綠枝，有許多襯託，她的愛是溫和嫵媚的，我對她的愛是清淡相照的。這也許太抽象，[21]然而我沒有別的話來形容了！

小朋友，兩月之別，你們自己寫了多少母親懷中的樂趣，可以說來讓我聽聽麼？——這便算是沿途書信的小序，此後仍將那寫好的信，按序寄上，日月和地方，都因其舊，「弱遊」[22]的我，如何自太平洋東岸的上海[23]繞到大西洋東岸的波司頓[24]來，這些信中說得很清楚，請在那裏看罷！

不知這幾百個字，何時方達到你們那裏，世界眞是太大了。

冰心十，十四，一九二三，慰冰湖畔，威爾斯村。

解題

這是寄小讀者通訊的第七篇。作者已詳見第一册。

詮釋

[1]【約克遜號】本是美國故總統 Jackson 的譯音。美國的郵船每多取歷屆總統之名以爲船名的。

[2]【郵船】便是航行大洋的大汽船，並非專遞郵件的船隻也。因爲設備完妥，凡一切供張的器具都齊全，有如古代的郵館，所以有郵船之稱。[3]【飛揚而悽惻】爲着壯遊方始，此心當然「飛揚」；但親友臨別，卻又不免惹起無名的悽惻了。[4]【西去】自上海取道日本，渡太平洋以抵美國，分明向東前進；此云「西去」，似乖常理。但美國地處西半球，習慣上向稱爲「極西」，與東亞各地的稱做「遠東」相對；雖郵船的航程爲了地圓的關係而取捷徑東行，可是拗不得這習慣，總說是向極西去呢。[5]【童心】童年的心情，所謂「孩子氣」也。[6]【無猜暢好】謂絲毫沒有猜嫌而十分通暢也。[7]【吳淞口】在江蘇寶山縣東南，當黃浦、吳淞兩江合流入海之口，爲上海的咽喉。清光緒六年（西元一八八〇）因中德條約關係允外人的輪船可以在此碇泊，淞滬鐵路由此南行，直達上海北站，故今爲京滬路的支線。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自開爲商埠。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復因計畫開港，重整前規的緣故，特設商埠局於此，旋廢。十五年（一九二六）歸入「淞滬商埠區域」。十六年（一九二七）明定爲上海特別市的一部，正式脫離寶山縣的管轄。今仍爲上海市的一區。附近南石塘和獅子林都有礮臺，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一二八事變後，爲日軍的侵略部隊所破壞。[8]【粼粼】水面微皺貌。[9]【習習】和舒貌。[10]【高麗】卽朝鮮，已見第一册無聊消遣詮釋(14)。[11]【穹蒼】罩籠四野的青天也。[12]【雙星渡河之夕】便是陰曆的「七夕」，已見第一册寄小讀者二十三詮釋(14)「雙星渡橋」條。民國十二年的七夕爲陽曆的八月十八，故云然。[13]【神戶】爲日本大商港之一，在瀨戶內海的北岸。

它背後靠着京都，東南鄰接大阪，實是個衝要的所在。14【日本】在我國之東，太平洋的西北隅。它本是個島國，所領大小島嶼凡五百餘，而以本州、四國、九州三大島爲根據。近世以來，增入北海道、千島、琉球、臺灣、庫頁島南部和朝鮮全部，勢力遂雄視東亞。它的民族以倭族（自稱大和）爲主要，宗教以佛教爲最廣，文化自古由我國輸入。當中古至近世之初，政權率操於將軍（藩閥之長）之手，叫做「幕府」。迨明治即位，始收回政權，建立君主立憲政體。近則軍閥橫行，政潮迭起，竟以侵略的政策爲政爭的武器呢。15【周行】大道也。此則作環走或循軌解。16【久違】久不見面之謂。17【意大利花園】意大利式的花園也。18【儀態萬方】已見第一册雕刻詮釋(18)。19【遠東】即東亞各地，亦稱「極東」，詳可參第一册喫茶詮釋(21)和本篇詮釋(4)。20【皈心低首】「皈」與「歸」同，本出佛典。佛家有三皈，即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此處所言，蓋謂對母愛是低首歸心，像佛家所謂的皈依也。21【抽象】與「具體」相對而言。具體亦稱「具象」，謂物之具有形象者。抽象則由各殊之形象抽出其共同之點，綜合起來以成虛擬之象也。此處所謂「太抽象」，實有「太傀儡」的意思。22【弱遊】謂不大出遊也。23【太平洋東岸的上海】上海明明在太平洋的西岸，此言東岸，想由水北爲陽之例致誤耳。下言波司頓在大西洋東岸，其誤正同。24【波司頓】爲"Boston"的譯音。其地乃美國麻薩朱塞特州(Massachusetts State)的首邑，位在海灣內一個半島上，港灣極良，商業隆盛，是美國第五大都會。又有大規模的圖書館及文學上的諸項設備，實爲彼土的文學淵藪。

這里包有報告行程的通信兩件，一是從日本神戶發的，一是到了美國波司頓發的。前一件述說她自上海動身後航海的情形和船上的生活，雖飽覽海天景色，終以去國遠行不免觸起鄉思與離愁。後一件述說她到達慰冰湖畔後的生活，極意描寫湖上的景色與她最近的心情，眞有「舟輕如羽，水柔如不勝槳」之概。所以前者可說是敍述文，後者可說是記述文。

前一件分六段。第一段，敍約克遜號的出發和紙帶飄揚下的別緒。第二段，敍岸上送別者的癡情，終於挽不住載着離愁的海船飄然遠引。第三段，敍船上的生活，使她鉤動童年的回憶。第四段，敍吳淞口外直過高麗境界的海色，竟是文字所寫不出的空靈妙景。第五段，敍途中適遇七夕，對着銀河的一片星光，忽然感到鄉思。第六段，敍船近神戶的景色；在天上星月的光與岸上燈火的光無聲相映裏，在寂然停止着沒有海潮音到耳邊的船裏，使她「心緒忽起」，「極清晰的憶起北京來。」

後一件分七段。第一段，寫悄坐湖岸，在四圍紅葉中，四面水聲裏，開始寫信的情狀。第二段，寫當時湖上的環境與逗起寫信的心情。第三段，申說一個月來不曾寄過一字的原因。第四段，極寫慰冰湖的風景，把那秋水夕陽，說得引人欲醉。第五段，寫她對於湖的愛好直同好友，並把湖與海量來比象，徵友愛與母愛。第六段，說她將把沿途寫好的信按序寄給受信者，同時希望受信者也把兩月以來想到的或受到的寫出來寄給她。第七段，歎書信到達的延遲，竟有世界太大的幻想。

形容詞的分類前已述過，但尚有幾件關於形容詞研究的問題，應當附帶討論或說明它。今先說形容詞與語尾「的」字的關係。這在文言，大概不必添加「的」字，所以不大成爲問題；在語體文裏卻大有講究，不可不注意及之。凡形容詞，除了指示和疑問的一部分外，大都可以添加一個語尾「的」字。但有不必添加的，也有必要添加的。大抵不必添加與必要添加的原因不外下列的四項：

（一）習慣上有熟詞與非熟詞；非熟詞應當添加，熟詞便無須添加了。例如「青山」「紅樹」「長街」「小船」是熟詞，無須加「的」，已經明白；又如「這般璀璨的世界」「亭亭層列的松樹」不是熟詞（非熟詞），如不加「的」，便難成詞。

（二）以語句的整齊、調節、流利爲標準，而定添加與否。這要看前後語句的自然，才可定奪，讀者宜就平日讀過之文細心體會，茲不示例。

（三）如一個形容詞的附加成分太多，便有添加「的」字的必要。例如「一篇長得很的演說詞」，形容詞「長」有附加的副詞「得很」，便須加「的」，否則不成詞。又如「十二分的情意」，形容詞「十二」有附加的量詞「分」，也須加「的」，否則意義便不甚切合了。

（四）添加與否，意思往往不同，所以尤當斟酌情形而定其加否。例如「這樣東西」是直指當前的事物；若作「這樣的東西」便是形容它的性狀了。

又由它詞轉成的形容詞，凡與實體詞合成複字名詞的，其間都不須加「的」字。如「板桌」「落

日」等，當然不須作「板的桌」「落的日」的。但有時也有加「的」的需要。如名詞用成修飾性時，（即形容詞性的領位）其下必加「的」字；單純的散動詞用作形容詞時，其下也往往加「的」字。前者，例如「平民的文學」；後者，例如「過去的光陰」。這樣的「的」字，我們也都可以看作形容詞的語尾。

習問

一．記取這兩通書信中着意描寫景色的語句。

二．形容詞與語尾「的」字的關係怎樣？

三．形容詞後加添「的」字或不加添「的」字，有沒有可指的理由？

談風　上下古今談

王小姐[1]正將空氣講得津津有味，忽聽得船頭上一片聲響。老郭[2]回過頭去一看，馬上立起身來，對着黃興發[3]同曾兆榮[4]道，「我們纔要講風，卻眞正引出風來，趕緊去收拾篷桅繩索。」黃、曾二人聽了，也立刻站將起來；三人飛跑了過去。頃刻，他們三人又同着許多水手跑過來，將這邊客人搭篷露宿的地方，加起帆布的橫篷，四面將繩索扣緊。

黃興發道，「東北角上掛起龍來，看來這場風雨，定然不小。」全船的客人，彼時一齊三三兩兩，聚

在船邊，向東北角上望去，果見一片黑雲，下面雲腳筆齊，[5]一縷灰白色的龍尾直望海面垂下。說時遲，來時快，還不曾看見那龍尾垂近水面，風腳早已掃到，船身直顛的顛將起來。衆人站立不定，發一聲喊，大家四散奔逃；有向艙中房間裏躲去，有向人堆裏坐定。須臾，太陽光裏得影跡全無，滿天昏黑，電光不住的亂抽，雷聲連接的響着，太太小姐們都駭得面面相覷，不敢出聲。……

接着大雷、大風，下了一場大雨，把那隻海晏[6]輪船，顛了三點多鐘，弄得個個睡倒。卻可喜風雨剛剛過去，船就平了下來。一邊篷上的雨水，還滴個不住；一邊太陽又掛在山東海上，耀出晚晴天氣的光彩。船上的水手，又各處揩抹，忙一個不歇。

這一天的上午，本來微微有些悶熱，經過了這場大雨，天氣涼爽了許多。等到喫過晚飯，范翰林[7]又去尋朋友閒講。大家也因風大浪大的時節，睡倒了半天，此時雖月黑無光，然而雨過天青，滿天的星斗，[8]都光彩異常，個個不覺得有甚困倦。賈老二[9]同春桃[10]走到船邊，尋着了北斗星，正在那裏指手劃腳的談論。潮州[11]老郭卻跟着中艙的僕人，來把油燈掛起，特地指引他掛在王小姐一班人坐地的去處。隨卽黃輿發同曾兆榮也各自拈了一個煙斗，[12]且吸且走的跑了過來。

黃輿發直向繼英道，「王小姐，你見多識廣，才剛[13]的掛龍，又是爲什麼緣故爲什麼天上要下雨，又必定要龍到海裏去取水呢？」此時大家除了看星，卻對着一盞半明半暗的玻璃油燈，睡思又一點沒有，正無聊得利害，聽見這幾個水手又來開着話箱，料定這一回必然把風雲雷雨講個明白，所以大

家興致百倍又團團的聚將下來

錢小姐[14]是本來攜了路菜。[15]在這一邊同繼英同喫晚飯，喫完了晚飯，早已談講了半天的文墨。現在黃興發出了這個「掛龍」的題目，他也正願考究。先是張少雲[16]插口道，「掛龍的事情，我們生長在北方，很少遇見，今天居然親眼看到，眞是三生有幸。[17]但是書上常說神龍見首不見尾，又俗傳龍頭上有兩道長鬚，名叫『無礙』，遇土開土，遇石開石，是一件善於取水的好東西。爲什麼今天掛龍，偏又單單拖着長尾，不見他的龍頭呢？」黃興發道，「掛龍是一年裏頭終得遇見幾回；向來是拖着龍尾，從不曾看見龍頭。」

繼英笑道，「龍是一條巨大的壁虎，在古時候是極平常的一條東西，不過現在很少就是了。至於我們畫在龍旗上、做在龍袍上的形狀，這是畫畫罷了。你們但看衙門裏照壁上的獅子，什麼繡花上的麒麟，都同現在的活獅子、活麒麟似是而非，就可見得龍是格外隨意亂畫，影響也畫得很少的。龍不龍，橫豎不關我們現在要講的說話，我們可慢講。若說才剛看見的一股雲氣，拖到水面，俗語叫做『掛龍』，又叫做『龍取水』，簡直一龍也不龍，這不過是一陣旋風。」黃興發道，「原來如此，那糟極了，我什麼也不相信，惟有這件事情，卻受愚了半輩子。」

繼英道，「你道什麼叫做風呢？風並不是什麼另有一種質料，不過是空氣動着罷了。空氣如何會動呢？因爲空氣遇着了熱，他就發脹起來，向上面散去；這邊脹散了許多熱空氣，那邊的冷空氣卻補了

進來。正像村莊上看戲，一班人剛剛擠了出去，又一班人卻跟手[18]擠了進來，擠出、擠進，不是滿戲場動個不歇麼？這正同空氣裏颳風是一個意思。還有，戲場裏擠滿了，不過幾個人出去，幾個人進來，自然不過覺着小小動搖。這就是小風的道理。若許多人擠出、擠進，並且有幾個不規矩的人[19]夾在裏面，故意推來、推去，推過來、推過去，推得腳頭都站不住，飛快似的，那就全戲場混亂得一個不可開交。這就是大風的道理。所以風的大小，全看着空氣變換的快慢。空氣變換的快快慢慢，可以把一種驗風的器具驗着。從最慢到最快，分開無風、小風、大風、風暴，分成一十二等。我們現在也不必細講，且把十二等裏面提出幾等，據我們眼睛看了差不多估量得出的，拿來講一個大段。譬如你看見那邊六七丈地方，有棵楊柳，看見他微微一動，你把自己手上的脈息按着，跳了八九跳，方纔看見近身的楊柳，也微微一動，那就見得空氣在一秒鐘裏頭止走七八尺，一點鐘止走了十五六里，這就叫做『無風』。那邊六七丈外頭的楊柳一動，脈息三跳，這邊的楊柳也就一動，是空氣一點鐘要走五十里光景，叫做『小風』。六七丈外頭的樹頭剛剛動過，脈息一跳，這邊的樹頭已經跟了動着，這就見得空氣一點鐘要走一百四五十里，便可以叫做『大風』。然而還有脈息一跳，那邊樹頭動了兩動，這邊跟着了也動兩動，那彼時的空氣，一點鐘竟走二百四十里，這就叫做『風暴』。甚而至於脈息一跳，各處樹頭幾幾乎同時動起三四動，空氣在一點鐘裏面竟走過三百里。這種大風暴，必然船也吹翻，屋也吹倒，樹也拔出。這種暴風，止有福建、廣東的海裏，在七八月裏才有，青上叫做『颶風』。若好像剛才的大風，俗名叫做『龍陣風』，恐

怕還走不到二百四十里一點鐘。」

黃興發道，「空氣的變動，還是隨意變動的呢？還是各有緣故的呢？」

繼英道，「不是才剛說過麼？因爲一處的空氣，遇了熱脹散了，然後別處的冷空氣過來補數，方才生出變動。這種冷熱變動的事情，共有三個緣故：第一個，因爲地球上有一定的地段，常常分着冷熱；好比地球的腰箍圈[20]上，一年四季太陽常在那裏跑來跑去，所以他的空氣，刻刻脹熱了，向着上面又向南北散去；於是北極[21]的冷空氣，從北邊補將過來，成了北風。卻因地球一點鐘嘓哩嘓哩[22]向東邊轉着三千里，風是一點鐘止有走一兩百里的本事，追不上他，被他留了下來，就成了一個東北風的形狀。還有南極的冷空氣，也從南邊補將過來，成了南風，也因爲追不上地球，成了東南風的形狀。這一股東北風，一股東南風，除了另有非常的緣故，卻一年到頭，吹一個不歇。他們在那裏吹着呢？大都東北風是從腰箍圈北面一千四百里起，直向北邊，又是四千四百里，所有福建、廣東的地面，直到印度洋[23]北段佛祖爺爺[24]生身的地方，都在那裏吹着。東南風是從腰箍圈南面六百里起，一路向南三千多里，都吹着這一樣的風。這兩股風恰恰都在海上行船的地面，於西洋人買賣有益，所以他們喚他爲『貿易風』。爲什麼近着腰箍圈，這貿易風不大覺着呢？那就因爲這邊北風吹過去，那邊南風吹過來，兩邊相抵。腰箍圈上的旋風，卻多得利害。旋風的道理，關乎今天的龍取水，我們細細再講。現在講那第二個發風的緣故，非但關着地段，並且還關着節氣。冬至太陽跑去了南邊，熱氣南邊散得更多，北邊但有冷氣送出，

就成了東北風。一到夏至，太陽跑來了北邊，南邊的冷氣送過來得利害，於是就改了西南風。這種冬天是東北風，夏天是西南風，書上叫做『信風』或者叫做『候風』。因爲一到時節，劃板[25]的馬上改着。信風、候風，都是說依了時候很有信實的意思。信風吹着的地面，據我們住在腰箍圈北邊的人講起來，卻在貿易風的北面。什麼淮北、江南[26]的地方，正二月吹着定期的東北風，六七月吹着定期的西南風，大都就是這個信風。到了秋天，信風是西南吹着，貿易風是東北吹着，并且加了各地氣候上變出來的怪風，起了大大的旋風，就成了大大的風暴。福建、廣東的海面上，才剛說有一種颶風，差不多就因着這個緣故生起。這兩個緣故生出了貿易風同信風，這都是有定的常風。還有第三個緣故，就生出了無定的短風。地方種種不同：有近着高山的，有靠着平原的，也有連着大沙漠的，有接緊大海大湖的，所以雖然離開地球的腰箍圈同是這個里數，兩處的天氣可以冷熱大不相同，并且地方的容易受熱或者容易見冷，也各各不同。因此熱氣在北邊，冷氣在南邊，就成了南風；熱氣在西邊，冷氣在東邊，就成了東風；熱氣忽東、忽西，冷氣忽南、忽北，風勢就可以變換一個不止，每每三天、五天吹起幾種短風，或者一天之內也可以換風數次。風的有雨、無雨，我們停一回兒再講，現在且總括一句：大都從乾地吹過來的就雨少；從溼地吹過來的就雨多。」

黃興發道，「那麼旋風是怎樣生出來的呢？」

繼英道，「旋風就包括在才剛所講過的三個緣故之內。因爲風的來路方向各各不同，偶然關涉

了地方的冷熱不勻，四面都起出風來，弄了一個東西南北，你壓過來，我壓過去，就成了旋風。大都書上叫做『羊角風』的，差不多是這麼一類的怪風。有力量很利害的旋風，大都是驟然之間，幾種大風湊成，這就是腰箍圈上常常發出的大風暴，同了福建、廣東的颶風。也有氣勢不大，相持很久的旋風，這種就叫做風勢不定，是天變的預兆。[27]實在空氣是已經旋成功了一個鴨蛋圈兒，佔着的地面，有一兩百里的，也有八九百里的。在鴨蛋圈起首邊上的時節，彼時就必定顯出許多天變的怪象，或者太陽同月亮先帶着暈圈，慢慢的山頭迷糊，慢慢的滿天溼雲；於是到了旋風的中心，漸漸下起小雨；直要風大、雨大，很很的下過一陣，鴨蛋圈移過，天氣清涼了許多，天色也高爽起來，再復還了一種常風，就變成乾潔的氣候。兩種旋風之外，還有一種臨時旋風。這種臨時旋風，大都生在風勢平靜之後，中間忽有一處地面，或水、或陸，熱氣偏勝，冷氣四面壓將攏來，就成了一個急旋的局面。才剛我們遇着的龍取水，就是這種旋風遇在海上，因此先成了無數溼雲，旋起一個圓蓋；遠看了好像筆齊的一線兒掛着，圓蓋下旋起一條螺尾，中間含着很多的雨水，慢慢旋將下來。大家就隨意亂說，叫做龍尾。旋到水面，一面水在中心灌下，一面海上溫煖的波濤，隨着風勢，在螺尾的外面升將上去。比時螺尾卻將中心的雨水放完，挾着海水，掃往上面。他的發洩已經來不及再旋螺尾；止好將一陣急雨散發開來。當時空氣非常之亂，故還擦成了大雷、大電，這就是才剛的情景。還有內地起出的臨時小旋風，也是一個道理。所以起旋風的時候，常常在上午。彼時地皮受得太陽光很足，偶有一處受得更足，彼處一縷空氣忽然脹起，冷氣卻從四

面裏來，左牽右扯，一時便扭做一團，就變了一團旋風。」

解題

上下古今談一名無量數世界變相，凡四卷二十回，是一部演義體的科學小說。它借着義和團運動時一個逃難京官的小姐在回南海輪上的談話，把自然現象隨口描寫出來，很深切而且淺近地說明了一切。這一篇便從此書第十六回「熱空氣南北揚風威，溼灰塵陰晴寫雲物」中選錄出來，所謂談風，只是它的上半回。

此書的作者是現代思想家吳敬恆。敬恆初名朓，字稚暉，號朏庵，江蘇武進縣人。他本是革命的先進者，歷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新舊著作都甚富，上海各書店每多輯錄他的文字印爲不同的集子以貿利的，想見風行之廣。此上下古今談爲民國成立前的作品，據他的自序，這不過是前編，尚有六千年中國史談將續演以爲後編呢。但至今沒有見到。

詮釋

【王小姐】卽書中的主人翁王繼英。她是一位廣東京官吏部主事王英號曼卿的單生女兒，因曼卿是個開通的人物，教女極有道理，所以她年紀雖不過一十二歲，卻已讀得上通天文，下知地理。那時義和團正在北京鬧得烟霧騰天，曼卿便被會館中一個已經辭歇的廚子老李所陷，團中人卽認他是二

毛子，擄去殺害。繼英幸得老僕鄺亞四的報信，便同塾師避到她父執范翰林家中。過了幾天，便隨着范翰林一家設法逃到天津，附海輪回南。這一番話便在船上所發。（見第一回）

[2]【老郭】是海晏輪船上的水手，廣東潮州人。所以下面又有「潮州老郭」之稱。（見第八回）潮州詳後（11）。

[3]【黃興發】是鄺亞四的同鄉，廣東香山縣（今中山縣）人，也在海晏船上當水手，他到過的歐美大埠着實不少。（見第一回）

[4]【曾兆榮】與黃興發同鄉，又同在海晏當水手，航海的經驗也差不多。（見第一回）

[5]【筆齊】言雲腳平直，像筆畫的那樣截齊也。

[6]【海晏】招商局的海輪之一。從前行駛北洋，往來上海、天津一帶；現在改駛南洋，往來上海、溫州等處。

[7]【范翰林】名素行，別號介庵，福建漳州府（今龍溪縣）人，與王曼卿爲同年好友。自曼卿遇害，他也存案不住，便帶同家眷和王繼英等回上海去。（見第一回）

[8]【星斗】就是星宿的總名，因爲斗宿最著，故混稱「星斗」。

[9]【賈老二】名天義，是往來通州（今河北通縣）、天津的船老板。那時正載着范翰林等一夥人到天津，因想遠遊，便跟着范翰林等同上海輪。（見第一回）

[10]【春桃】是范翰林家婢女，范夫人在福建原籍帶她到北京的。（見第一回）

[11]【潮州】在晉爲義安郡。梁時在其地兼置東揚州，後改瀛州。陳時州廢。隋初罷郡，尋分置潮州，後復爲義安郡。唐復爲潮州，尋改潮陽郡，又復潮州。宋爲潮州潮陽郡。元置潮陽路，明爲潮州府。清因之，治海陽縣。民國廢府，改海陽爲潮安縣。

[12]【煙斗】便是吸外國板煙的烟咀。

[13]【才剛】便是指恰恰過去的一會兒。

[14]【錢小姐】名婉，是一位天津候補知府的女兒，原籍四川綿竹縣，已經三世居住在江蘇的

蘇州。她生長名門，七歲起，就請了教讀先生，隨着哥哥等在公館裏讀書。讀到一十三歲，穿了裙子，方才出學。詩云子曰的書本，讀的也就不少，只是太相信聖經賢傳，見識與王小姐大不相同。這時她正十八九歲，也因世亂，隨了母親嫂嫂等避難回家。在海輪上遇到王小姐，起初不很信她的話，後來便越說越投契起來。（見第二回）　15【路菜】旅行中隨身帶着的菜肴，以備不時之需的。　16【張少雲】山西祁縣人，是王繼英塾師馮國元字伯始的表兄。他做的乾果鋪生意，通州、天津等處都有分鋪，一條通州道上，車夫船戶都認識張掌櫃是一個誠實的經紀人。所以王繼英等的能穀逃到天津，還虧馮伯始先找到了他。他與伯始兩表兄弟，都是獨身，便都跟了范翰林等同行南遊。（見第一回）　17【三生有幸】唐李源與圓澤善。圓澤將亡，約十二年後杭州相見。源後詣餘杭赴約，有牧豎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見廿澤謠。此三生石相傳在今浙江杭縣下天竺寺後山上。後世遂以有緣爲「三生有幸」，言如在三生石上見到舊精魂也。　18【跟手】便是隨即之意。　19【不規矩的人】指有意擠軋，希圖扒竊或其它不正當事情的人。　20【地球的腰箍圈】便是赤道。　21【北極】便是地軸的北端，地球自轉時不動的一點也。與下文的「南極」對舉。　22【嘓哩嘓哩】也作「骨碌骨碌」，轉動之狀。　23【印度洋】在亞洲之南，非洲之東，南與南冰洋相連，東以南洋羣島與太平洋接通。　24【佛祖爺爺】便是佛教的創始者釋迦牟尼。他的生身地方即今印度。　25【劃板】南方口語，一定之謂也。　26【淮北江南】指今江蘇、安徽一帶。　27【預兆】事前示現的徵驗。

這是敍述體的科學談話，全文凡分三大段。第一大段敍海船的遇風，又分四小段：一，寫王繼英正與衆人談話，風暴忽至，水手們忙着收拾篷桅繩索；二，寫東北上黑雲起處，大風已到，須臾太陽匿迹，雷電交加，船身直顚，把太太小姐們駭得面面相覷；三，寫暴風兩經過三小時後便平息了，夕陽依舊挂在海上，耀出晚晴的光彩；四，寫當天晚上星斗下的談說，引起下文來。第二大段敍王繼英的鬬龍，又分三小段：一，寫黃興發提出暴風雨前的「挂龍」問題向王繼英質疑，大家都聚攏來聽講；二，寫張少雲的插嘴和黃興發搭腔，總以爲龍取水是眞的，可是見尾不見首，不免懷疑；三，寫繼英的談龍，說明龍是古昔時代的生物，此時早已絕迹，所見「挂龍」的白光是旋風捲動的水柱，實在並無所謂龍這東西在這裏隱現。第三大段說明風的起因和種類，又分五小段：一，寫繼英演講風的起來全在空氣遇熱而脹的流動，並引戲場上看衆的擁進擠出來設譬，遂把風度的大小種類一起說明；二，寫黃興發動問空氣變動的規則；三，寫繼英的答案，她把地球緯度與風向的關係說明，於是貿易風、恆風、無定的短風的發生規則便依次說明了；四，寫興發再問旋風的成因；五，寫繼英回答發生旋風的緣故，便把從前書上說起的羊角風和颶風、龍捲等等說個暢快。這樣一大篇談話，竟把自然界氣象的大概很淺顯地述說明白，誠所謂「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了。

上回講的形容詞語尾「的」字外，還須注意形容語（或句）和準介詞「的」字的關係。凡由

散動詞結合它種詞類而成的短語，常可作性狀形容詞用；（這類短語便是形容語）但必用一「的」字連結到名詞上去，才可顯示。這類的「的」字便不是語尾而該叫作「準介詞」了。（可參看第一册第一九〇頁登泰山記的敷演）可是遇到慣用的熟詞，有時也可省去「的」字的。例如「涼拌豆腐」「生燒羊肉」等，便無須在「豆腐」和「羊肉」之上再加「的」字。

這種由散動詞轉成的形容語，就散動詞所結合的詞類，可約爲三種：

（一）帶賓語或補足語的。例如：

教書的先生。
像人的猴子。
有道德的人。

（二）附有副詞或副詞語、副詞句的。例如：

偶然產生的現象是靠不住的。
幹不了的事情還是及早放手的好。
健得打得殺老虎的人怎麼一病就沒了！

（三）附有助動詞的。例如：

他具有能毅獨立研究的能力，實是一個可敬的學者。

習問

一、怎樣用法的「的」字可叫做準介詞？

二、散動詞轉成的形容語，就它所結合的詞類看，可約做幾種？

三、試用談話體作一短文，說明一件自然現象。

四、把談風的內容試列成一表。

大家都放起風箏來呵

孫福熙

一樣的懊悶，一樣的亂世昏昏，走到露天下，我覺得有點兩樣。

太陽用了黃酒的顏色曬在我的手上，飽喝了酒似的，我熱炎炎的醉起來了。挺出胸膛，我仰頭想笑，天上一陣鈴聲，抑揚回旋，蘭花香那樣的柔和，胰子水泡[1]那樣的光潤，天上樂園[2]中諸神奏的合使我知其好而不知其所以好[3]之故。一陣鴿子潔白的映在青天前，光輝閃閃的飛過。

在這天空中，我的心靈輕鬆的飄蕩，我注意，我又記憶，在這天空中是應該有什麼東西可尋的不錯，畫家見到的畫柳枝時應該多抹些顏色了，因爲嫩芽漸漸的飽滿，遠望過去，枝條顯得很濃厚了。不錯，什麼人都覺得的，風已脫去冰雪做的稜角了。紅紅的太陽，暖暖的空氣，鬧營營的聲音與輕飄飄的心，不錯，這種一切都趕我到回憶放風箏的路上去了。

人類相互親密起來的時候是如此可以感激而且如此無以感激的先得我心[4]的，當你看了天氣而記憶風箏的時候，街巷口市場中早已滿布着，預備你的應用了，隨你要什麼大小的，隨你要什麼形像的，隨你要什麼文什麼顏色的，而且大多數不是你想像所及的，都可以得到。您瞧瞧，多麼好！老鷹的，彩蝶的，白鬍子老人的，飄着輕服，駕着雲霧，如此窈窕，如此仁慈，更如此縹緲的天仙的，您瞧瞧，多麼好！

我記得，我很愛「絲鷂」，這是用絲放的風箏。每年遊禹王廟[5]回來的船中，船浮在四面是水的地方，淡青的稽山[6]異樣柔和的浮在綠水上，水與山的分界處是一帶金黃的菜花。在這背景中，父親拏出「絲鷂」，放寬細絲，眞聰話，這輕飄飄的小鷂擺着，跳着，點着頭，撲着翼子，吐吐[7]的飛遠去了。父親讓我嘗嘗放鷂的滋味，我拏着說，「曼曼[8]重的。」

後來我自己也放風箏，這總是老鷹在天上打圈，用了尖利的聲音，一一丫丫的叫[9]的時候，園中綠草地上，撒滿黃色小花的蒲公英[10]與紅色小花的紫雲英[11]的時候，又隨處生着正是紹興風味的薺菜[12]與馬蘭頭[13]踏過的時候，陣陣放出香味，與喫時一樣。我就在這草地上放風箏。可是，擎了線想放他高去而急跑着的時候，屢次絆倒的；人是跌倒了，風箏卻不立刻跌下來，他軟軟的嬉笑我，勾着頭看我爬起來。我累[14]了，風箏丟在家裏，出去走走，河埠頭[15]常有人在洗蚶子，[16]聽到這ㄙㄚㄙㄚ的聲音。小鵝如松花黃的棉團，丁一又丁一又的叫着，公鵝浮在水面，雪白的身子映出橘色的胖頭，說錯了，

這是他的清亮的高唱引起我們的注意。一點也不謊，春是由他嘴裏喊出來的春聲送來的，他的腳掌撥動起來，波浪如油，濃厚的浪[17]出花紋。這時節，仰頭看見滿天的各種風箏，有如蝴蝶國中有了最大的跳舞會。

想到蝴蝶，我就揀定買這隻彩蝶罷。賣風箏的拔下帽邊插着的竹絲，給這風箏配上三條線，我就拏來可以放了。

大家都放起風箏來呵，讓他們如人的會集，更比人親密。

解題

風箏是附在紙鳶本身之上或所繫長線之上的迎風作響的東西，大都用薄篾張成弓狀，有類古代之箏，故名。後來習用既久，不附風箏的紙鳶也被以風箏之名，二者便漸漸地混同了。這大家放起風箏來呵的作者已見第一册紅海上的一幕的解題。這文便從北京乎中錄出。

詮釋

[1]【胰子水泡】卽兒童們吹着玩的肥皂水泡。[2]【樂園】出創世記，猶一般的所謂天堂也。[3]【知其好而不知其所以好】謂神妙難得索解也。[4]【先得我心】謂與我心相合也。[5]【禹王廟】在浙江紹興縣東南十五里之宛委山，祀大禹。距廟五里有禹井，相傳爲禹藏書之所，亦稱禹穴。[6]【稽山】卽

會稽山，爲宛委諸山之主峯，在紹興縣東南十三里。7【吐吐】越中口語，延引貌。8【曼曼】南方口語，猶文言所用的「頗」字；「曼曼重」便是「頗重」。9【一一丫丫的叫】近人作文，每喜用國語注音字母來做說話的語尾或其它的象聲。前者例如「花兒」，後者例如這裏象鷹叫的「一一丫丫」和下面象洗蚶子的「ㄙㄚㄙㄚ」及象小鵝叫的「ㄒㄧㄡㄒㄧㄡ」。10【蒲公英】一名黃花地丁，多年生草，野生甚多。葉由根叢生，羽狀分裂，有鋸齒下向。早春葉叢抽花莖，斷之有白汁。頂開黃花，爲舌狀花冠，有冠毛。苗可入藥。嫩葉可食。11【紫雲英】越年生草，野生。葉似皂莢之初生。莖臥地，甚長。葉爲複葉。春暮開花，爲蝶形花冠，色紅紫，間有白者，略如豆花，列爲繖狀。結實成莢。12【薺菜】蔬類植物，到處產生。葉在下部者羽狀分裂，在上部者有缺刻，嫩時可食。老後莖高尺餘，花四瓣，色白。實扁平三角形，中有細子。13【馬攔頭】即馬蘭，蔬類植物，田野自生。春日生苗，葉爲長卵形，端尖，甚粗糙，有大脈三條，鋸齒甚深。入夏高二三尺，開紫花。14【累】疲乏也。15【河埠頭】河邊拾級取水的所在，或用土築，或用石砌。各地稱謂不同，有叫「踏步」的，有叫「河梯」的，也有叫「踏渡」的。16【蚶子】蚌屬。殼厚而硬，略成三角形，面有縱線突起，如瓦楞，故俗稱「瓦楞子」。殼外色淡褐，內色白。肉色赤，可食。大者謂之「魁蛤」。又一種縱線不甚高，外黑褐色，時有茸毛附着者，俗稱「毛蚶」。17【浪】此處爲動詞。「濃厚的浪出花紋」，即濃厚地波盪出花紋也。

這文分九節，可約做三段：一、二、三、四節爲一段。五、六節爲一段，七、八、九節爲一段。第一段，寫暖陽陽的春氣和天空中的鴿鈴促起作者童年放風箏的回憶。第二段，寫市場上種種色色的風箏與作者童年初放風箏的滋味。第三段，寫作者着意放風箏時的背景。老鷹在天空打圈，「蝴蝶鷂」聚成了蝴蝶國的最大跳舞會，遍地生着蒲公英與紫雲英，又時時聽到河邊的洗蚶子聲和松黃棉團般的小鵝的叫聲，這是何等的境界。如此引人興奮的寫法，實是一篇很好的記述文。

前述幾個關於形容詞的問題外，還有作述語用的形容詞（或形容語）和作補足語的形容詞（或形容語），不能不連帶述說一下。今先說前一種。這一種的用法實是語體句法上的特點，就是述語直接可以用形容詞。例如「山高月小」「源遠流長」「水深火熱」是。那些形容詞「高」「小」等，在實質上或句法的結構上實在不是靜性的區別詞，乃是動性的甚至含有動態的述說詞。（也可屬之於述說詞內的同動詞。）又因爲它的前、後都可添附助動詞，（如「頭髮快要白了」「孩子大了」等）更可證明它們不但在句法結構上是動性，便在實質的意義上也含有變轉的動態了。至於散動詞所成的形容語，試就前述的三種，從句中截取出來，各把「的」字除去，改爲在它下面的名詞的述語，則結果是這樣：

第一種「先生教書」等，概成動詞的主動式；

第二種「事情幹不了」等，多成被動式；

第三種「學者可敬」等，大都作說明用。

凡此，我們必宜留意

習問

一．形容詞（或形容語）作述語用時，它的意義是否變更？

二．試就前已讀過的文章中酌錄幾個作述語用的形容詞（或形容語）來。

三．各就童年愛好的玩藝試作一記述文或釋解文。

寶玉題園　紅樓夢

這日賈珍[1]等來回[2]賈政[3]說，「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4]已瞧過了；只等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匾額對聯的。」賈政聽了，沉思一會，說道，「這匾對倒是一件難事。論理，該請貴妃[5]賜題纔是。然貴妃若不親觀其景，亦難懸擬。[6]若直待貴妃遊幸[7]時再請題，偌大[8]景緻，若干庭榭，無字標題，任是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9]在旁笑答道，「老世翁[10]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個主意：各處匾對，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如今且按其景緻，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來，暫且做出燈匾對聯懸了，待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聽了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看去，只管題了；若妥便用；若不妥，再將雨村[11]請來，令他再擬。」衆人笑道，「老爺今日一擬定佳，何必

又待雨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於花鳥山水題詠上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12]於這怡情悅性文章上，更生疏了。縱擬出來，未免迂腐古版，[13]反使花柳園亭因而減色，轉沒意思。」衆清客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舉所長；優則存之，劣則刪之，未爲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逛逛。」說着，起身引衆人前往。賈珍先去園中知會衆人。

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秦鍾，[14]憂傷不已，賈母[15]常命人帶他到新園中來戲耍。此時方纔進去，忽見賈珍來了，向他笑道，「你還不快出去？一會子老爺來了！」寶玉聽了，帶着奶娘小廝們，一溜煙[16]就出園來。方轉過灣，頂頭撞見賈政引着衆客來了，躲之不及，只得一旁站了。賈政近因塾師稱讚他專能對對，[17]雖不喜讀書，偏有些歪才；[18]所以此時便命他跟入園中，意欲試他一試。寶玉未知何意，只得隨往。剛至園門，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旁邊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門閉了，我們先瞧外面再進去。」賈珍命人將門關上。賈政先看那正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銅瓦泥鉚脊，[19]那門欄窗櫺，俱是細雕時新花樣；並無朱粉塗飾，一色水磨。[20]磚牆下面，白石臺階，鑿成西番花樣。[21]左右一望，皆雪白粉牆，下面虎皮石[22]隨意亂砌，自成紋理，不落富麗俗套，自是歡喜。遂命開門。只見一帶翠嶂擋在面前，衆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來，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衆人都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23]焉能想到這里！」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石嶙峋，[24]或如鬼怪，或似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斑駁，或藤蘿掩映，其中微露羊腸小徑。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徑遊去，回來由那一邊出去，方可

偏覽。」說畢，命賈珍前導，自己扶了寶玉，逶迤走進山口。擡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25]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賈政回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妙？」衆人聽說，也有說該題「疊翠」二字的；也有說該題「錦嶂」的；又有說「賽香爐[26]」的；又有說「小終南[27]」的：種種名色，不止幾十個。原來衆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才，故此只將些俗套來敷衍。寶玉亦知此意。賈政聽了，便回頭命寶玉擬來。寶玉道，「常聞古人云：『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雕今。』[28]況此處並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之處，不過是探景一進步耳。莫如直書古人『曲徑通幽』[29]這舊句在上，倒也大方。」衆人聽了，讚道，「是極妙極！二世兄[30]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31]的。」賈政笑道，「不當過獎[32]他。他年小的人，不過以一知充十用，[33]取笑罷了，再俟選擬。」

說着，進入洞來，只見佳木蘢蔥，奇花爛灼，[34]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瀉於石隙之下。再進數步，漸向北邊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35]雕甍繡檻，[36]皆隱於山坳樹梢之間。俯而視之，則清溪瀉玉，[37]石磴穿雲；[38]白石爲欄，環抱池沼。石橋誇港，獸面銜吐。[39]橋上有亭，賈政與諸人到亭內坐了，問「諸公以何題此？」衆人都道，「當日歐陽公[40]醉翁亭記云，『有亭翼然，[41]』就名『翼然』罷。」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須偏於水題爲稱。[42]依我拙裁，歐陽公句『瀉於兩峯之間』，意用他這一個『瀉』字。」有一客道，「是極，是極！竟是『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鬚尋思，因叫寶玉也擬一個來。寶玉回道，「老爺方纔所說已是；但如今追究了去，似乎歐陽公題釀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此泉也用

瀉字，似乎不妥。況此處既爲省親別墅，亦當依應制[43]之體，用此等字，亦似粗陋不雅，求再擬蘊藉[44]含蓄者。」賈政笑道，「諸公聽此論何如？方纔衆人編新，你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寶玉道，「用『瀉玉』二字，則不若用『沁芳』二字，豈不新雅？」賈政拈鬚點頭不語。衆人都忙迎合，稱讚寶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付七言對來。」寶玉四顧一望，機上心來，乃念道：

繞隄柳借三篙翠，
隔岸花分一脈香。

賈政聽了，點頭微笑，衆人又稱讚個不已。

於是出亭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觀覽。忽擡頭見前面一帶粉垣，數楹修舍，[45]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衆人都道，「好個所在！」於是大家進入。只見進門便是曲折遊廊，街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間房舍，兩明一暗。裏面都是合着地步打的床几椅案。從裏間房裏又有一小門出去，卻是後園，有大株梨花並芭蕉，又有兩間小小退步。後院牆下，忽開一隙，得泉一脈，開溝僅尺許，灌入牆內，繞街緣屋而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道，「這一處倒還好。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讀書，也不枉虛生一世。」說着，便看寶玉，嚇的寶玉忙垂了頭。衆人忙用閒話解說。又二客道，「此處的匾，該題四個字。」賈政笑問那四字。一個道是「淇水[46]遺風。」賈政道，「俗。」又一個道是「睢園[47]遺跡。」賈政道，「也俗。」

賈珍在旁說道，「還是寶兄弟擬一個來。」賈政道，「他未曾做，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可見就是個輕薄人。」衆客道，「議論的極是，其奈他何。」賈政忙道，「休如此縱了他。」因命他道，「今日任你狂爲亂道，先說出議論來，方許你做。方才衆人說的，可有使得的否？」寶玉見問，便答道，「都似不妥。」賈政冷笑道，「怎麼不妥？」寶玉道，「這是第一處行幸之所，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做？」賈政道，「難道『淇水』『睢園』不是古人的？」寶玉道，「這太板了，莫若『有鳳來儀』[48]四字。」衆人都閑然叫妙。賈政點頭道，「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蠡測』[49]矣。」因命再題一聯來。寶玉便念道：

寶鼎茶閒煙尚綠，
幽窗棋罷指猶涼。

賈政搖頭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來。

一面走着，忽見青山斜阻。轉過山隈[50]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牆。牆上皆用稻莖掩護，有幾百枝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裏面數楹茅屋，外面卻是桑榆槿柘，[51]各色稚樹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52]青籬。籬外白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53]轆轤[54]之屬。下面分畦列畝，[55]佳蔬菜花，一望無際。賈政笑道，「倒是此處有些道理。雖係人力穿鑿，而入目動心，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我們且進去歇息歇息。」

說畢，方欲進去，忽見籬門外路旁有一石，亦爲留題之所。衆人笑道，「更妙，更妙！此處若懸匾待題，則田舍家風，一洗盡矣。立此一碣，[56]又覺許多生色；非范石湖[57]田家之詠，不足以盡其妙。」賈政道，「諸公請題。」衆人云，「方纔世兄云，『編新不如述舊。』此處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58]爲妙。」賈政聽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好，只是還少一個酒幌，明日竟做一個來。就依外面村莊的式樣，不必華麗，用竹竿挑在樹梢頭。」賈珍應了，又回道，「此處竟不必養別的雀鳥，只養些鵝、鴨、鷄之類纔相稱。」賈政與衆人都道，「妙極！」賈政又向衆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村名，須用虛的方可。」衆客都道，「是呀！如今虛的卻是何字樣好，大家想想。」寶玉卻等不得了，也不等賈政的命，便說道：「舊詩有云，『紅杏梢頭掛酒旗』，[59]今莫若且題以『杏帘』[60]在望』四字。」衆人都道，「好一個『在望』，又暗合『杏花村』的意思。」寶玉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唐人詩云，『柴門臨水稻花香』，[61]何不用『稻香村』的妙。」衆人聽了，越發同聲拍手道，「妙！」賈政一聲斷喝，「無知的業障！你能知道幾個古人，能記得幾首舊詩，敢在老先生前賣弄。你方才那些胡說，也不過是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認眞了。」

說着，引衆人步入茆[62]堂。裏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淨。賈政心中自是歡喜，卻瞅[63]寶玉道，「此處如何？」衆人見問，都忙悄悄的推寶玉，教他說好。寶玉不聽人言，便應聲道，「不及『有鳳來儀』多矣。」賈政聽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爲佳，那裏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

書之過。」寶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常云『天然』，此二字不知何意？」衆人見寶玉牛心，[64]都怪他獃癡不改。今見問「天然」二字，衆人忙道，「別的都明白，如何天然反不明白。天然者，天之自成，而非人力之所爲也。」寶玉道，「可又來！此處置一田莊，分明是人力造作而成。遠無隣村，近不附郭；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過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爲其地，非其山而強爲其山，即百般精巧，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喝命拉出去；纔出去，又喝命回來，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寶玉只得念道：

新漲綠添溪葛處，
好雲香護采芹人。

賈政聽了，搖頭道，「更不好。」

一面引人出來。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荼蘼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入「薔薇院」，出「芭蕉塢」。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潺，出於石洞，上則蘿薜[65]倒垂，下則落花浮蕩。衆人都道，「好景，好景！」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衆人道，「再不必擬了，恰恰乎是『武陵源』[66]三字。」賈政笑道，「又落實了，而且陳舊。」衆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舊舍』四字也罷。」寶玉道，「越發過露了。『秦人舊舍』說避亂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漵』四字。」賈政聽了道，

「更是胡說！」

於是賈政進了港洞，又問賈珍有船無船。賈珍道，「採蓮船共四隻，座船一隻，如今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從山上盤道亦可以進去。」說畢，在前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溶蕩蕩，曲折縈紆。池邊兩行垂柳，雜以桃杏，遮天蔽日，眞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渡過橋去，諸路可通，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那大主山[67]所分之脈，皆穿牆而過。賈政道，「此處這一所房子，無味的很！」因而走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羣繞各式石塊，竟把裏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且一株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腳；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階；或如翠帶飄颻，或如金繩蟠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粟；咏香氣馥，非凡花之可比。賈政不禁道，「有趣！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薜荔藤蘿，那能有此異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衆草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茝蘭，這一種大約是金蓉；那一種是金蓉草，這一種是玉蕗藤；紅的自然是紫芸，綠的定是青芷。想來那離騷文選[68]所有的那些異草，有叫着什麼蘼蕪、薔蕁的，也有叫做什麼紫綸、絳紺的，還有什麼石帆、水松、扶留等樣的，見於左太沖[69]的吳都賦；又有叫什麼綠蓮的，還有什麼丹椒、蘼蕪、風連，見於蜀都賦。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的喚差了，也是有的。」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嚇得寶玉倒退，不敢再說。

賈政因見兩邊俱是超手遊廊，便順着遊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廈，連着捲棚，四面出廊。綠窗油壁，更比前清雅不同。賈政歎道：「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香矣。此造卻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衆人笑道：「莫若『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此四字，其聯云何？」一人道：「我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道是：

麝蘭芳靄斜陽院，
杜若香飄明月洲。

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引古詩「蘼蕪滿院泣斜陽」[70]句。衆人云：「頹喪，頹喪！」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評閱。」念道：

三徑香風飄玉蕙，
一庭明月照金蘭。

賈政拈鬚沉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擡頭見寶玉在旁不敢作聲，因喝道：「怎麼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寶玉聽了，回道：「此處並沒有什麼闌麝、明月、洲渚之類。若這樣著迹說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着你的頭叫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寶玉道：「如此說，則匾上莫若『蘅芷清芬』四字，對聯則是：

吟成荳蔻詩猶豔，

睡足茶蘼夢也香。」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71]不足爲奇。」衆人道，「李太白[72]鳳凰臺之作，全套黃鶴樓，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起來，方纔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尤幽雅活動。」賈政笑道，「豈有此理！」說着，大家出來。

走不多遠，只見崇閣巍峨，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闌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73]賈政道，「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麗了些。」衆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尚節儉，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不爲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現出一座玉石牌坊，上面龍蟠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衆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寶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來，倒像在那裏行過的一般，卻一時想不起那年月的事了。賈政又命他題詠。寶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於此了。衆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作難逼迫，着了急，或生出事來倒不便。遂忙都勸賈政道，「罷了，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明日題不來，定不饒你。這是第一要緊處所，要好生作來。」說着，引人出來。

再一觀望，原來自進門至此，纔遊了十之五六。又值人來回，「有雨村處遣人回話。」賈政笑道，「此數處不能遊了。雖如此，到底從那一邊出去，也可略觀大概。」說着，引客行來。至一大橋，水如晶鑑一般

弁入。原來這橋便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賈政因問道，「此閘何名？」寶玉道，「此乃『沁芳源』之正流，卽名『沁芳閘』。」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

於是一路行來：或清堂，或茅舍；或堆石爲垣，或編花爲門；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賈政皆不及進去。因半日未嘗歇息，腿酸腳軟。忽又見前面露出一所院落來，賈政道，「到此可要歇息歇息是了。」說着，一徑引入。繞着碧桃花，穿過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俄見粉垣環護，綠柳週垂。

賈政與衆人進了門，兩邊盡是遊廊相接；院中點襯幾塊山石。一邊種幾本芭蕉；那一邊是一株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金縷，葩吐丹砂。衆人都道，「好花，好花！海棠也有，從沒有見過這樣好的！」賈政道，「這個叫做『女兒棠』，乃是外國之種。俗傳出女兒國，故花最繁盛，亦荒唐不經之說耳。」衆客道，「畢竟此花不同。女兒之說，想亦有之。」寶玉道，「大約騷人韻士，以此花紅若施脂，弱如扶病，近乎閨閣風度，故以女兒命名。世人以訛傳訛，都未免認眞了。」衆人都道，「領教，妙解！」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下榻上坐了。賈政因道，「想幾個什麼新鮮字來題？」一客道，「『蕉鶴』二字妙。」又一個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衆人都道，「好個『崇光泛彩』！」寶玉也道，「妙！」又說，「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可惜？」寶玉道，「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內。若說一樣遺漏一樣，便不足取。」賈政道，「依你如何？」寶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美。」賈政搖頭道，「不好，不好！」

說着，引人進入房內。只見其中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原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74]或歲寒三友；[75]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76]或博古，[77]或萬福；[78]或萬壽；[79]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玉的。一槅一槅：或貯書，或設鼎；或安置筆硯，或供設瓶花；或安放盆景。其槅式樣：或圓，或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壁；眞是花團錦簇，玲瓏剔透。倏爾五色紗糊，竟係小窗；倏爾彩綾輕覆，竟如幽戶。且漏牆皆是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摳成的槽子，如琴、劍、爐、瓶之類，俱懸於壁，卻都是與壁相平的。衆人都讚道：「好精緻，難爲怎麼做的。」原來賈政走了進來，未到兩層，便都迷了舊路。左瞧也有門可通，右瞧也有窗間隔；及到眼前，又被一架書擋住；回頭又有紗窗明透，門徑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了一起人，與自己形像一樣，卻是一架玻璃鏡。轉過鏡去，一發[80]見門多了。賈珍笑道：「老爺隨我來，從此門出去，便是後院；出了後院，倒比先近了。」引着賈政及衆人轉了兩層紗櫥，果得一門。

出去，院中滿架薔薇；轉過花障，只見清溪前阻。衆人詫異道：「這水又從何而來？」賈珍遙指道：「原從那閘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山坳裏引到村莊裏，又開一道岔口，引至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裏，仍舊合在一處，從那牆下出去。」衆人聽了，都道：「神妙之極。」說着，忽見大山阻路，衆人都迷了路。賈珍笑道：「隨我來。」乃在前引導。衆人隨着，由山腳下一轉，便是平坦大路，豁然大門現于前面。衆人都道：「有趣，有趣！搜神奪巧，[81]至於此極！」

於是大家出來。

解題

紅樓夢亦名石頭記，一稱金玉緣，是一部最傑出的章回體的言情小說。前八十四回爲清乾隆時（西元一七三六——一七九五）曹霑（號雪芹，乃通政使江寧織造曹寅之孫）所撰。後四十回爲道光時（一八二一——一八五〇）高鶚（號蘭墅）所續。舊說，其書影射康熙時（一六六二——一七二二）權相明珠家事，書中的主人翁賈寶玉，便是指的明珠之子納蘭成德。也有說這是影射清初宮禁事的。但都很牽強，並無實據。近人又有說這書是曹霑自己敍述其家隆盛時的事實，故能描寫逼眞，到如此的。可詳看胡適紅樓夢考證和俞平伯紅樓夢辨。（紅樓夢風行後，一般人多以寶玉不能與黛玉終合爲憾，續作甚多。但大都筆墨凡劣，實在沒有配得上原書的合作。）

這里所選的是它的第十七回。回目：「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榮國府歸省慶元宵。」（近來上海坊賈競事翻印，加以標點，輒因那時大觀園之名尚未取得，便隨手改作「園工竣試才題對額。疑心重負氣剪荷包。」其實是不當如此竄改的。）這正采的上半回，便是賈府爲元妃蓋造省親別院落成時，賈政履勘園工，撞見兒子寶玉，便命他隨入試題各處匾聯的一大段。

詮釋

[1]【賈珍】是寶玉的從兄，賈赦之子。他那時正主辦園工。[2]【回】是回話，習慣上多用於卑輩對尊輩的時候，有稟告之意。[3]【賈政】是賈赦之弟，賈珍之叔父，寶玉之父。[4]【大老爺】指賈赦。賈赦在西府是老大，故幼輩和婢僕等都稱之爲「大老爺」。下面「只等老爺瞧了」的「老爺」卽指對面聽回話的賈政。[5]【貴妃】賈政的大女兒元春選入宮中，册爲貴妃。此時正將奉旨歸省，故賈府籌備供張，修建園林以爲起居之別院也。[6]【懸擬】空想也。[7]【遊幸】帝王時代以天子所至爲幸，故一般稱帝后的到臨爲「幸」，出遊便爲「遊幸」。[8]【偌大】猶言「這樣大的」，帶矜重語氣。[9]【清客】幫閒湊趣的門客也。這里便指詹光、程日興一流人。[10]【老世翁】西席或門客對東家的稱呼。[11]【雨村】卽賈雨村。雨村名化，字時飛，湖州人，曾中過進士，做過一任知縣。因案革職，便在林如海家處館，教他的女兒黛玉。後來黛玉母死，他又伴送黛玉到京，與賈政認了本家。賈政十分照應他，先謀復官，做了一任應天府；後又入京引見，另謀京職。這時他正在京，故賈政有此言。[12]【案牘勞煩】言爲官中簿書期會之事所煩擾也。[13]【古版】便是陳舊呆板。「版」通作「板」。[14]【秦鍾】是賈珍兒媳秦可卿的弟弟，與寶玉很好，那時秦鍾剛死，所以寶玉常常思念他。[15]【賈母】是賈赦、賈政的母親，姓史氏，所以也稱史太君。[16]【一溜煙】狀一行人之疾走，言如一股煙那樣地溜過去也。[17]【對對】本是從前考究做詩賦時代的預備工夫，先由塾師出一上聯，令生徒屬對下聯，字面及平仄都須顧到。由一字至幾多字不等，有長至數十字者；但塾中練習時大率以七字爲限。這里上一「對」字是動詞，卽屬對之意。

下一「對」字是名詞，卽所答的對句也。18【歪才】凡是不正當的才情和本領便叫「歪才」，例如訟師的刀筆，神奸巨騙的手法等都是。但這里的並沒有那樣嚴重的意義；不過在傳統的眼光中有些不以爲然而已。19【銅瓦泥鈆脊】舊時屋脊，講究者多用特製環洞式的瓦接連覆蓋，做成泥鈆那樣的圓渾，俾兩面瀉水出簷，不致滯澀。這樣造法，就叫「泥鈆脊」。所謂「銅瓦」便指這種環洞式的瓦；除了幾處古建築如山西五台山顯通寺的銅殿等外，一般都用陶製，很少是銅製的。所以銅瓦也多寫作「筒瓦」的。20【一色水磨】凡門窗以及一切竹木器具，用細工磨光，望去一汪如水者，謂之「水磨工」，非用水磨研也。「一色水磨」言全部雕花門窗俱用水磨，絕不加以髹飾也。21【西番花樣】當時對歐洲各國泛稱西番，所謂西番花樣便是歐式的圖案，正和圓明園中的一部分相像。22【皮虎石】便是不加琢治的大小石片，用來隨意鬬成不規則的花紋，以鋪砌庭院者。23【邱壑】本指墳起之邱陵和低凹之窪谷，取其奇突之意以與平凡對舉。故此處借爲才思解。24【峻嶒】石骨顯露貌；高峻貌。25【鏡面白石】人造的摩崖，卽琢平大白石之一面，用備鑿上題字者。26【賽香爐】江西廬山有香爐峯，極著名，故清客見此人造摩崖，獻議題此三字也。27【小終南】終南山卽南山，爲秦嶺之主峯，在陝西長安縣西五十里。這里所謂「小終南」，用意殆與「賽香爐」相當。28【編新不如述舊刻古之終勝雕今】這本是句警惕無知妄作的老古話，其意蓋謂與其編新雕今而不當，不如述舊刻古之反爲現成而妥適也。後來一般的經驗掩過了一般的理信，於是這取巧的方法遂成了守舊頑固者的

口號了。29【曲徑通幽】出唐詩人常建的五言律詩：「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詩題是破山寺後禪院（寺在江蘇常熟縣虞山，今稱興福寺）。30【二世兄】寶玉排行第二，（有哥哥賈珠早死）故一般稱做「寶二爺」，而來清客遂以「二世兄」呼之也。31【讀腐了書】並不是說書本爲人所讀腐，實是說人爲讀書所腐，即今所謂腐化也。32【過獎】過度的激獎也。33【一知充十用】謂以一知半解當十足的應用也。34【爛灼】光耀貌。35【飛樓插空】言高樓騰矗，似將插入天空也。36【雕甍繡檻】極言飛簷欄檻之華飾。37【瀉玉】言溪水澄瑩流動時有如碧玉瀉過也。38【石磴穿雲】言磴道曲折隱現，有如穿入雲堆也。39【獸面銜吐】言石橋上鑿一螭頭之類，泉水即由其口瀉出也。40【歐陽公】指歐陽修，詳第三冊秋聲賦解題。41【有亭翼然】與下文「瀉於兩峯之間」句同爲醉翁亭記中語。「翼然」一覆罩貌。蓋取詩「鳥覆翼之」之義。42【稱】當也。43【應制】與應詔義同。唐、宋人詩，標題多有稱應制者，皆奉和上韶及奉命而作者也。多頌揚語。後世因謂此類文字爲「應制體」。此處言「當依應制之體」，即謂該當帶頌揚語氣也。44【蘊藉】亦作「醞藉」，含蓄也。此處與含蓄連用，則別有溫雅之誼矣。45【修舍】猶言精舍，雅潔之房屋也。46【淇水】源出河南林縣東南，臨淇鎮東北流，經淇陽合淅河，折東南流，經湯陰至淇縣，入衞河。述異記：「衞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是也。」此處因竹院題匾，故取的述異記的典故，所以說「淇水遺風」，並不是實指淇水也。47【睢園】

卽梁苑，在河南開封城東南，爲漢梁孝王遺跡。此處卻使用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尊；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之典。仍泥住綠竹，故云「睢園遺跡」也。[48]【有鳳來儀】書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疏云，「簫韶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凰來而有容儀也。」此處卽用其義。[49]【管窺蠡測】漢書東方朔傳；「以管闚天，（闚通窺）以蠡測海。」「管」是竹管，「蠡」是瓠瓢，言在管中窺天，所見當然不大；用瓠瓢酌海，所測當然難深也。故後世以此四字爲淺見陋識的比喻。[50]【山隈】曲折之山坳也。[51]【橦柘】「橦」卽木橦，落葉小灌木，高七八尺。葉爲卵形，三裂互生。夏秋之交開花，五瓣短柄，如蜀葵，色紅白紫皆備，朝開暮落。人家多種之以爲藩籬。「柘」爲落葉灌木，產北地。幹疏直，木裏有紋。葉厚而尖，稍硬於桑葉，亦可飼蠶。實如桑葚而圓。樹皮煎汁，可染黃赤色。[52]【溜】順也。此有行列誼。「兩溜青籬」謂兩行青籬也。[53]【桔槔】汲水之具，以橫木懸於木架之上，一端懸汲水之桶，一端懸重物，以省汲引之力。一般呼南方水田所用戽水之車（有用手搖，有用腳踏，有用牛挽）亦曰桔槔。[54]【轆轤】亦汲水之器，以軸置於木架之上，一端懸重物，一端貫長轂，上懸汲水之斗。並有曲木，用手轉之，引取汲器，以省力者也。[55]【分畦列畝】謂設有經界阡陌，規成有行列的田畝也。[56]【碣】短碑也。[57]【范石湖】名成大，宋吳縣人。已附見第一册蔬園雜詠解題中。田家詩卽在石湖集內。[58]【杏花村】唐杜牧清明七絕，「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這裏所謂古人已經道盡而欲直書此三字者，便指此詩。[59]【紅杏梢頭掛酒旗】正是描狀

杏花村酒家之妙句。[60]【帘】讀如簾，酒家市招也。即酒旗。[61]【紫門臨水稻花香】唐監察御史許渾詩句，一作「野門臨水稻花香」。[62]【茆】通作「茅」，「茆堂」不用瓦蓋之草堂也。[63]【瞅】不正目而視也。[46]【牛心】亦作「牛性」，謂執拗的癖性也。[65]【蘿蔖】「蘿」是蘿蔔，一名芜蘭，多年生蔓草，野生。莖纏絡於它物。葉爲長心臟形，端尖，葉柄甚長，對生。夏日葉腋抽花軸，開小白花，瓣之內面淡紫色，有白毛。實長二三寸，子附白毛如白絨，可以代綿作褥，故俗呼「婆婆鍼線包」。莖可束物。「蔖」是蔖荔，常綠灌木，蔓生。莖長數尺。葉橢圓。花細，隱於花托中。實上銳下平如杯。內空，色紅曝乾擣碎，可作涼粉。亦名「木蓮」。下文所舉異草的等等名色，多屬蔓生植物，故特於蘿蔖詳之，後不覩縷。[66]【武陵源】即取晉陶潛桃花源記意，故下有「秦人舊舍」之題。詳見前眞州桃花塢記詮釋（2）「武陵如可求」條。[67]【大主山】即堆疊假山之主阜。[68]【離騷文選】「離騷」本是楚辭之祖，亦即楚辭中的一篇，故後人每以騷概楚辭，稱做楚騷。此處便指楚騷，詳可參看第一册王冕的少年時代詮釋（14）「楚辭圖」條。「文選」是一部最有名的詩文總集，梁昭明太子（蕭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天監中〔五〇二——五一九〕立爲皇太子，年三十一，先武帝卒，謚「昭明」。統爲人仁孝，士庶翕服；又好學善憶，著述甚富，除文選外，有文集及文章英華等）撰集。所選爲秦漢三國以下各朝之詩文，凡六十卷。唐高宗顯慶中（六五七——六六〇）李善（江都人，官宗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除潞王府記室參軍，爲涇城令）受曹憲（亦江都人，仕隋爲祕書學士，遂於小學。唐太宗以弘文館學士召，不至，即其家拜

朝散大夫。憲以昭明文選授諸生，所撰音義，爲當時所重。年百餘歲卒）文選之學，爲之作注。至玄宗開元六年（七一八），呂延祚復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人共爲之注，進於朝。故世傳文選有李善注本及五臣注本。南宋以後多合刻之，稱「六臣注文選」。69【左太沖】名思，晉臨淄（今山東臨縣）人。博學，兼善陰陽之術。作齊都賦，一年乃成。復作魏蜀吳三都賦，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偶得一句，即便疏入。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及賦成，張華歎美之，於是豪富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晉書卷九十二「文苑」有左思傳。下文所言吳都賦、蜀都賦，各爲三都賦中之一。70【蘼蕪滿院泣斜陽】蘼蕪，即江蘺，爲香草之一種。詩意淒涼，故下云「頹喪」也。71【書成蕉葉文猶綠】爲舊對聯之上聯，下聯云「吟到梅花句亦香」。此處寶玉所題之聯，腔格全套此，故其父云然。72【李太白】即唐詩人李白，已見第一册把酒問月解題。白登金陵鳳凰臺七律，「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邱。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崔顥（汴州人，與李白同時）黃鶴樓七律，「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兩詩極相似，崔詩又先爲李白所賞，故此處言「全套」也。73【金輝獸面彩煥螭頭】「獸面」即門上銅製之獸環，刻爲獸頭以銜巨環者。「金輝」云者，言此獸面閃耀着金光也。「螭」讀如癡，龍屬，古人彫刻多仿其形以爲飾。「彩煥螭頭」云者，言飾屋脊之螭頭煥發光彩也。74【流雲百蝠】舊時圖案之

一，用流動之雲爲背景，勻布一百個蝙蝠於其上也。諧音爲「流運百福，」所以取吉祥口讖者。[75]【歲寒三友】便是松、竹、梅三者交互成文之圖案也。[76]【集錦】亦稱[錯]錦，便是隨意取得種種不同樣的花紋，[錯]合而成新穎的圖案也。[77]【博古】那摹繪古代的鐘鼎彝器之形以爲裝飾之圖案也。[78]【萬福】亦裝飾圖案，卽以連接之卐字紋爲背景而布蝙蝠於其上者。[79]【萬壽】其背景與前者同，惟易蝙蝠爲圓形之壽字或長腳形之壽字耳。[80]【一發】亦作「益發」，猶言「愈加」也。[81]【搜神奪巧】謂悉將神妙精巧之點羅致在一起也。

數演

這是敍述文，敍述賈政領着一班淸客遊園，故意要試他兒子寶玉之才，特地命他隨處題匾擬對的事。全篇凡分十六節。第一節，敍園工落成，賈珍請賈政莅勘工程，並預擬匾對。第二節，敍賈政一行人進園，遇見寶玉，便命他隨侍左右；先見大門內的迎面翠嶂，大家議題不決，便由寶玉題「曲徑通幽」四字。第三節，敍進入山洞後的別一境界，一帶淸溪之上跨以石橋，橋上建亭；寶玉題亭匾爲「沁芳」楹聯爲「繞隄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脈香。」第四節，敍出亭過池，到一個修竹掩映的院落；寶玉題主屋之匾爲「有鳳來儀」，聯爲「寶鼎茶閒煙尙綠，幽窗棋罷指猶涼。」第五節，敍轉過山隈後到一所泥牆茅舍，桔槔菜畦的去處；旁道樹石爲留題之所，衆人雜題未決，寶玉題以「稻香村」三字。第六節敍步入草堂後的議論，寶玉言詞滔滔，賈政責令題聯；寶玉題云，「新漲綠添溶蕩處，好雲香護采芹

人。」第七節，敍走出草堂後轉過山坡，到一個蘿蔔倒垂，水聲潺潺的所在；大家擬題未定，寶玉說，「莫若『蓼汀花漵』四字。」第八節，敍大家從山上盤道進去，到一所異草擁繞的院落；寶玉引經據典地解釋，賈政把他喝住。第九節，敍進入正廈後的歎賞，諸客紛題聯額，賈政遂命寶玉擬題；寶玉題額爲「蘅芷清芬」，題聯爲「吟成荳蔻詩猶豔，睡足茶蘼夢也香。」第十節，敍走到正殿前面的玉石牌坊下，賈政正擬題名，寶玉卻鉤起從前的夢境，心緒不屬；所以賈政命他題詠，他竟回答不來。第十一節，敍遊了十之五六，因賈雨村差人來回話，便從那一邊出去；行過大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寶玉乃題名爲「沁芳閘」。第十二節，敍賈政等一路行來，途經各處，俱不及進去，因半日勞頓，思欲尋一歇息之所，便穿過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瞥見又一院落。第十三節，敍進入院屋後談論院中的芭蕉與海棠；賈政又想題字，衆人隨題「蕉鶴」或「崇光泛彩」，寶玉卻直題「紅香綠玉」四字。第十四節，敍院屋中的布置和裝飾都與別處不同；轉過一架玻璃鏡後，又繞了兩層紗櫥，便得通到後院之門。第十五節，敍出門後見滿架薔薇，清溪前阻，衆人走時，方詫水從何來，忽見大山擋路，賈珍引導着由山腳下一轉，便見先前進園的大門。第十六節祇一句，便是說得門之後大家走出園來。如此瑣屑的經過，經這樣層次井然的寫述，讀的人便恍如身歷其境了。

形容詞用作述語的，前已講過，茲當接講形容詞用作補足語的。原來作述語用的形容詞或形容語，有時在它上面接一個同動詞，它便退爲連帶成分的補足語了。例如：

這座山是高的。

那孩子眞是肥白可愛。

你的面色好像蒼老些了。

這些句子的語意，體會起來便與那直接把形容詞作述語的不同；但這些句子的補足語本是述語的一部分，所以叫做連帶的成分，並非獨立於述語之外的。我們須得辨認明白。又這里所說，只是形容詞作主語的補足語爲同動詞所帶；尙有一種是外動詞所帶的，在全句的成分上也稱補足語。但那一種不是補足主語，乃是說明賓語的。可參看本書第一册第六九頁至七二頁記大同武州石窟寺的敷演。

習問

一. 形容詞作補足語用的，與直接作述語用的有何分別？

二. 試在前讀各文中尋出形容詞（或形容語）用作補足語的例子來。

三. 試將寶玉題園節約爲一短篇。

四. 就寶玉題園所敍述到的園林處所，試搆作一簡圖。

明湖居聽書 老殘遊記

老殘從鵲華橋往南，緩緩向小布政司街走去。一擡頭，見那牆上貼了一張黃紙，有一尺長、七八寸

寬的光景。居中寫着「說鼓書」三個大字；旁邊一行小字，是「二十四日明湖居」。那紙還未十分乾，心知是方纔貼的，只不知道這是甚麼事情，別處也沒有見過這樣招紙。一路走着，一路盤算。只聽得耳邊有兩個挑擔子的說道，「明兒白妞說書，我們可以不必做生意，來聽書罷。」又走到街上，聽鋪子裏櫃檯上有人說道，「前次白妞說書，是你告假的；明兒的書，應該我告假了。」一路行來，街談巷議，大半都是這話。心裏詫異道，「白妞是何許人？說的是何等樣書？爲甚一紙招貼，便舉國若狂如此？」

信步走來，不知不覺，已到高陞店口。進得店去，茶房便來問道，「客人用甚麼夜膳？」老殘一一說過；就順便問道，「你們此地說鼓書是什麼頑意兒？何以驚動這們[1]許多的人？」茶房說，「客人，你不知道：這說鼓書，本是山東鄉下的土調，用一面鼓，兩片梨花簡，[2]名叫『梨花大鼓』，演說些前人的故事，本也沒甚希奇。自從王家出了這個白妞、黑妞姊妹兩個——這白妞名字叫做王小玉，此人是天生怪物；他十二三歲時，就學會了這說書的本事。他卻嫌這鄉下的調兒沒甚麼出奇，他就常到戲園裏看戲。所有甚麼西皮、二簧、梆子[3]等腔，一聽就會唱；甚麼俞三勝、陳長庚、張二奎[4]等人的曲子，他一聽也就會唱。仗着他的喉嚨要多高有多高，他的中氣[5]要多長有多長。他又把南方的甚麼崑腔、[6]小曲種種的腔調，都拿來裝在這大鼓書的調兒裏面。不過二三年功夫，創出這個調兒。竟至無論南北高下的人，聽了他唱書，無不神魂顛倒。現在已有招子，明兒就唱。你不信，去聽一聽就知道了。只是要聽還要早去；雖是一點鐘開唱，若到十點鐘去，便沒有坐位。」老殘聽得也不甚相信。

次日，六點鐘起，先到南門內看了舜井，[7]又出南門，到歷山[8]腳下看看相傳大舜昔日耕田的地方。及至回店，已有九點鐘的光景，趕忙喫了飯，走到明湖居，纔不過十點鐘時候。那明湖居本是個大戲園子，戲臺前有一百多張桌子。那知進了園門，園子裏面已經坐的滿滿的了，只有中間七八張桌子還無人坐，桌子上卻都貼着「撫院[9]定」「學院[10]定」等類紅紙條兒。老殘看了半天，無處落腳，只好袖子裏送了看坐兒[11]的二百個錢，纔弄了一張短板凳在人縫裏坐下。看那戲臺上，只擺一張半桌，桌子上放了一面板鼓，鼓上放了兩個鐵片兒，心裏知道這就是所謂「梨花簡」了。旁邊放了一個三弦子，半桌後面放了兩張椅子，並無一個人在臺上。偌大的個戲臺，空空洞洞，別無他物，看了不覺有些好笑。園子裏面頂着籃子賣燒餅油條的，有一二十個，都是爲那不喫飯來的人買了充飢的。

到了十一點鐘，只見門口轎子漸漸擁擠，許多官員，都着了便衣，帶着家人，[12]陸續進來。不到十二點鐘，前面幾張空桌俱已滿了，不斷還有人來。看坐兒的也只是搬短凳在夾縫中安插。這一羣人來了，彼此招呼，有打千兒[13]的，有作揖的；大半打千兒的多。高談闊論，說笑自如。這十幾張桌子外，看來都是做生意的人；又有些像是本地讀書人的樣子，大家都嘁嘁喳喳[14]的在那裏說閒話；因爲人太多了，所以說的甚麼話都聽不清楚，也不去管他。

到了十二點半鐘，看那臺上，從後臺簾子裏面走出一個男人：穿了一件藍布長衫，長長的臉兒，一臉疙瘩，[15]彷彿風乾福橘[16]皮似的，甚爲醜陋。但覺得那人氣味倒還沈靜；出得臺來，並無一語，就往半

桌後面左手一張椅子上坐下，慢慢的將三弦子取來，隨便和了和弦，彈了一兩個小調，人也不甚留神去聽。後來彈了一枝大調，也不知道叫甚麼牌子；[17]只是到後來全用輪指，[18]那抑揚頓挫，入耳動心；恍若有幾十根弦，幾百個指頭，在那裏彈似的。這時臺下叫好的聲音，不絕於耳，卻也壓不下那弦子去。這曲彈罷，就歇了手，旁邊有人送上茶來。

停了數分鐘時，簾子裏面出來一個姑娘，約有十六七歲，長長鴨蛋臉兒，梳了一個抓髻，[19]戴了一副銀耳環，穿了一件藍布外褂兒，一條藍布褲子，都是黑布鑲滾的，雖是粗布衣裳，倒十分潔淨。來到半桌後面右手椅子上坐下。那彈弦子的，便取了弦子，錚錚鏦鏦彈起。這姑娘便立起身來，左手取了梨花簡，夾在指頭縫中，便丁丁當當的敲，與那弦子的聲音相應；右手持了鼓捶子，凝神聽那弦子的節奏。忽羯鼓[20]一聲，歌喉遽發，字字清脆，聲聲宛轉，如新鶯出谷，乳燕歸巢。[21]每句七字，每段數十句，或緩或急，忽高忽低，其中轉腔換調之處，百變不窮。覺一切歌曲腔調俱出其下，以爲觀止[22]矣。

旁坐有兩人，其一人低聲問那人道，「此想必是白妞了罷？」其一人道，「不是，這人叫黑妞，是白妞的妹子。他的調門兒，都是白妞教的。若比白妞，還不曉得差多遠呢！他的好處，人說得出；白妞的好處，人說不出。他的好處，人學得到；白妞的好處，人學不到。你想幾年來好玩耍的，誰不學他們的調兒呢！就是窰子[23]裏的姑娘們，也人人都學。只是頂多唱一二句可到黑妞的地步；若白妞的好處，從沒有一個人能及他十分裏的一分的。」說着的時候，黑妞早唱完了，後面去了。這時滿園子裏的人，談談笑笑；賣

瓜子、落花生、山裏紅、[24]核桃仁的，高聲喊叫着賣滿園子裏聽來都是人聲。

正在熱鬧哄哄的時節，只見那後臺裏又出來一位姑娘，年紀約十八九歲，裝束與前一個毫無分別。瓜子臉兒，白淨面皮，相貌不過中人以上之姿，只覺得秀而不媚，清而不寒。半低着頭出來，立在半桌後面，把梨花簡丁當了幾聲，煞是奇怪！只是兩片頑鐵，到他手裏，便有了五音十二律似的。又將鼓捶子輕輕的點了兩下，方擡起頭來，向臺下一盼。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白水銀裏頭養着兩丸黑水銀。左右一顧一看，連那坐在遠遠牆角子裏的人，都覺得王小玉看見我了；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說。就這一眼，滿園子裏便鴉雀無聲，比皇帝出來還要靜悄得多呢！連一根針弔[25]在地下，都聽得見響。

王小玉便啓朱脣，發皓齒，唱了幾句書兒。聲音初不甚大，只覺入耳有說不出來的妙境：五臟六腑裏，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喫了人參果，無一個毛孔不暢快。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鋼絲，拋入天際，不禁暗暗叫絕。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尚能迴環轉折；幾轉之後，又高一層。接連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峯[26]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來峯削壁千仞，以爲上與天通；及至翻到傲來峯頂，纔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峯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27]三十六峯半中腰裏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從此

以後，愈唱愈低，愈低愈細，那聲音漸漸的就聽不見了。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不敢少動。約有兩三分鐘之久，彷彿有一點聲音從地底下發出。這一出之後，忽又揚起；像放那東洋煙火，一個彈子上天，隨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這一聲飛起，卽有無限聲音，俱來並發。那彈弦子的，亦全用輪指，忽大忽小，同他那聲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塢春曉，好鳥亂鳴，耳朵忙不過來，不曉得聽那一聲的爲是，正在撩亂之際，忽聽霍然一聲，人弦俱寂。這時臺下叫好之聲，轟然雷動。

停了一會，鬧聲稍定，只聽那臺下正座上有一個少年人，不到三十歲光景，是淮南[28]口音，說道「當年讀書，見古人形容歌聲的好處，有那『餘音繞梁，三日不絕』[29]的話，我總不懂。空中設想，餘音怎樣會得繞梁呢？又怎會三日不絕呢？及至聽了小玉先生說書，纔知道古人措辭之妙。每次聽他說書之後，總有好幾天耳朵裏無非都是他的書，無論做甚麼事總不入神；反覺得『三日不絕』這『三日』二字下得太少，還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30]『三月』二字形容得透徹些。」旁邊人都說道「夢湖先生論得透闢極了，『於我心有戚戚[31]焉』。」說着，那黑妞又上來說了一段，底下又是白妞上場。

這一段，聞旁邊人說叫做「黑驢段。」聽了去，不過一個士子見一個美人騎了一個黑驢子走過去的故事。將形容那美人，先形容那黑驢怎樣怎樣好法。待鋪敍到美人的好處，不過數語，這段書也就完了。其音節全是快板，越說越快。白香山[32]詩云「大珠小珠落玉盤」，可以盡其妙處。在說得極快的時候，聽的人彷彿都趕不上聽，他卻字字清楚，無一字不送到人耳輪深處，這是他的獨到。然比着前一

段，卻未免遜一籌[33]了。

這時不過五點鐘光景。衆人以爲天時尚早，王小玉必還要唱一段；不知只是他妹子出來，敷衍幾句，就收場了。當時一哄而散。

解題

老殘遊記和鵲華橋、小布政司街等名，已見第一册大明湖的解題。這篇記的是王小玉在濟南明湖居戲園說唱大鼓書事，選自該書第二回「歷山山下古帝遺踪，明湖湖邊美人絕調」的下半回，並第三回「金線東來尋黑虎，布帆西去訪蒼鷹」的一小段。正頂着第一册裏所選的大明湖中間只夾了一小段閒文。

詮釋

[1]【這們】這麼的或寫，山東口語便說「這們」或「這們子」。[2]【梨花簡】唱大鼓書時用來相擊的兩個半月形銅片也。這梨花簡本名犁鏵片，便是農器的碎鐵片，（一說卽是犁頭的尖鐵）原是農人唱農歌時隨便利用廢鐵片來相擊按拍或和歌的。後乃用工專製，且改用銅片了。（這篇後文一則稱「鼓上放了兩個鐵片兒」，再則稱「只是兩片頑鐵」，可見當時尚存舊樣。）今俗稱用梨花簡者爲「梨花大鼓」，其專用綽板者爲「京音大鼓」。[3]【西皮二簧梆子】俱現行平劇中的調子名。

【俞三勝陳長庚張二奎】俱當時演唱平劇的名伶。5【中氣】指說唱時使用的一股氣，所謂「丹田勁」也。6【崑腔】便是崑曲。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梁辰魚字伯龍，崑山人，雅擅詞曲。時邑人魏良輔能喉囀音聲，始變弋陽、海鹽故調爲崑腔。伯龍填浣紗記付之，是爲崑曲之始。」7【舜井】相傳爲帝舜微時奉父瞽瞍之命躬自穿鑿者。除濟南有舜井外，浙江上虞縣西北之百官及西南之象山、餘姚縣之歷山，嵊縣之舜皇山，江蘇無錫縣之舜山，山東濮縣之歷山，皆有舜井，實莫衷一是也。8【歷山】便是第一册大明湖詮釋（16）之千佛山。9【撫院】是當時省行政長官巡撫（俗稱「撫臺」）的衙門。巡撫照例帶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銜，故稱「巡撫部院」。這「撫院」便是它的省稱。10【學院】是當時學政的衙門。學政主管全省的科考歲試之政，各府州縣學的教官、生員俱歸它督察，故稱「提督學政」（俗稱「學臺」）。學政得專摺論劾，其權特重，故亦稱「學院」，示與督撫平行。清末廢學政，改置提學司，地位雖在布政、按察兩司之上，而受轄於督撫，體制乃大降了。11【看坐兒的】便是戲園中的侍者，專任兜攬及招待之責，在南方叫做「案目」。12【家人】隨從的僕人，非「家人婦子」之「家人」也。13【打千兒】即長跽，屈一膝半跪也。亦稱「請安」。14【嘁嘁喳喳】狀聽不清語句的閒話聲。15【疙瘩】亦作「疙疸」，皮膚有腫塊縱橫墳起也。16【福橘】便是皮色朱紅的橘子，以產於福建，故名。17【牌子】便是調子的名色，其意與詞曲的牌名略同。18【輪指】用五指一時輪彈也。其勢有似灑手，故俗稱「全灑」。19【抓髻】括髮於耳後，不施鴉髻而總把起髻也。此種梳法，蘇州一帶

叫做「一把掠（讀如連）」。[20]【羯鼓】本龜茲、高昌、疏勒、天竺部之樂，狀如漆桶，下承以牙牀，用兩杖擊之。見唐音癸籤。此處指大鼓書所用者，實秖用一根捶子也。[21]【新鶯出谷乳燕歸巢】鶯善鳴囀，燕語呢喃，俱以狀聲之宛轉悠揚者。「新鶯」「乳燕」俱是雛鳥，著此，益見鳴聲之清脆宛轉也。[22]【覷止】謂所見者盡善盡美，無以復加也。[23]【窰子】妓院也。「窰子裏的姑娘」便是妓女，故北方稱妓女爲「窰姐」。[24]【山裏紅】便是冰糖澆的山查串子，俗稱「糖葫蘆」。[25]【弔】墜也。不作懸掛及弔唁解。[26]【傲來峯】與下文的扇子崖俱是泰山東面的支阜。[27]【黃山】字內名山以「黃山」著者不下十數，此則指安徽歙縣西北之黃嶽也。其脈自贛、浙間之仙霞嶺來，主峯在太平與歙縣間，原名北黟山，唐天寶（西元七四二——七五五）後始改名黃山。浙西及歙、池、饒等地諸山皆其支脈，有天都、鉢盂等三十六峯（此外又有飛來、始信、石鼓三峯，亦有名），狀如削成，時有鋪海之奇。白雲四合，彌望如海，忽焉迸散，山高出雲外，天宇曠然，卽所謂黃山絕景雲海是也。山多松，燃松而取其煙炱，可製墨，故有「黃山松煙」之名。山中產朱砂頗盛；有溫泉，中含朱砂質；卽偶折松枝，中亦含赤色之朱砂也。[28]【淮南】泛指今江蘇淮、揚一帶，非古代之淮南郡也。[29]【餘音繞梁三日不絕】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櫩三日不絕。見列子湯問篇。[30]【三月不知肉味】論語述而：「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31]【戚戚】憂念也。[32]【白香山】名居易，字樂天，唐下邽（故城在今陝西渭南縣東北五十里）人。貞元中（德宗第三年號，當七八五——八〇四）擢進士

拔萃。元和初（憲宗年號，元年當八〇六）爲翰林學士，遷左拾遺。後以論執強鯁，罷拜左贊善大夫，出爲江州司馬，累遷杭、蘇二州刺史。文宗立（八二七）遷刑部侍郎。二李黨爭起，居易恥緣黨人升，乃移疾分司東都，以太子少傅進馮翊侯。會昌初（武宗年號，元年當八四一）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自稱香山居士。大中初（宣宗年號，元年當八四七）卒，謚「文」。傳列唐書卷一百六十六，新唐書卷一百十九。居易文章精切，尤工詩。初與元稹酬詠，號「元、白」，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六帖三十卷。其詩以長恨歌及琵琶行爲最著，下引之「大珠小珠落玉盤」，即琵琶行中之一句也。33【遜一籌】古計算用籌爲記，「遜一籌」便是較遜一等，俗所謂「差一個碼子」也。

數演

這是老殘遊記中最精彩的一段，凡分十二節。第一節，敍老殘在街頭見到牆上明湖居說鼓書的招帖，那帖兒雖是剛貼上去，而沿路挑擔子的小販和鋪子裏的夥計卻已三三兩兩地計議停業聽書了，老殘不免詫異。第二節，敍老殘回寓打聽茶房，茶房便把說鼓書的王家姊妹花——白妞和黑妞——的來歷和技能詳細告明他。第三節，敍次日早上老殘看了舜井等古跡，十點鐘光景便趕到明湖居，那時戲園子裏的坐位已經坐得滿滿，再看臺上的陳設，十分簡單，只有一張半桌，兩張椅子，一個三弦子，一面板鼓，二個鐵片兒，此外並無一人，不覺有些好笑。第四節，敍十一點鐘後坐客更加擁擠的情形，

有當地的官員和做生意人與讀書人，大家都嘰嘰喳喳地閒談。第五節，敍十二點半鐘開臺時先出彈弦子的人，由小調轉入大調，到後來全用輪指，着實好聽。第六節，敍停了數分鐘後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出來唱書，字字清脆，聲聲宛轉，老殘覺一切歌曲腔調俱出其下，以爲觀止矣。第七節，敍旁坐的兩人低聲談論，方知剛才唱的不是白妞而是黑妞，好的還在後邊；及黑妞唱完進去，園子裏依然雜起談笑，並夾着叫賣果物的喊聲。第八節，敍白妞上場的姿態和梨花簡的調弄，直已把滿園子的人鎮得鴉雀無聲，比皇帝出來還要靜悄得多。第九節，敍白妞唱書，極寫她聲音之妙，使腔之奇，直使滿場聽衆的神魂都被她攝吸住了。第十節，敍臺下正坐上一個少年人的贊歎，兼說黑妞又上來說了一段。第十一節，敍白妞重復上場唱了一段快板「黑驢段」，字字清楚，眞有「大珠小珠落玉盤」之妙。第十二節，敍園子裏收場的情形，只是黑妞出來敷衍幾句，白妞是再也盼她不到了。這樣歷敍到明湖居聽書的動因、事實和鑑賞，使頭緒較繁的一件經過情形說得明明白白，固然是一篇無懈可擊的敍述文；但這文的主旨所在乃側重於第九節和第十一節，刻意描寫白妞唱書的神情、聲調和體態，其餘只是襯託穿插之資，故就其重心說，實是一篇摹寫入神的記述文。

形容詞的分類和變化既如前述，茲當更述關於副詞的各事項。副詞爲用甚廣，就它應用的方面可分做六大類。用以表明動作的時間或緩急、久暫的，叫做「時間副詞」；用以表明動作的方位或遠近、高下的，叫做「地位副詞」；用以描寫或擬度一切動作或某種情況的性態的，叫做「性態副詞」。

用以表明一切動作的次數、範圍或某種情況的程度的，叫做「數量副詞」。用以否定實體詞以外的一切詞類的，叫做「否定副詞」。用以詢問關於動作或情況的時、數、原因等等的，叫做「疑問副詞」。這六類副詞非一時所能盡說，請俟後依次述明之。

習問

一、把形容詞的種類列成一簡明表。

二、副詞約可分做怎樣的幾類？

三、試分析本篇所涵的內容，那是主要的部分？那是襯託的部分？那是敍述經過的情形？那是着意描寫的處所？

烏篷船　周作人

子榮君：

接到手書，知道你要到我的故鄉去，叫我給你一點什麼指導。老實說，我的故鄉，眞正覺得可懷戀的地方，並不是那里；但是因爲在那里生長，住過十多年，究竟知道一點情形，所以寫這一封信告訴你。

我所要告訴你的，並不是那里的風土人情，那是寫不盡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會明白的，不必囉唆[1]地多講。我要說的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這便是船。你在家鄉平常總坐人力車、電車或是汽

車，但在我的故鄉那里這些都沒有，除了在城內或山上是用轎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兩種，普通坐的都是「烏篷船」，白篷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2]到西陵[3]去也有特別的風趣，但是你總不便坐，所以我也就可以不說了。烏篷船大的爲「四明瓦」(sy-menngoa)小的爲腳划船（划讀如uoa），亦稱小船。但是最適用的還是在這中間的「三道」，亦卽三明瓦。篷是半圓形的，用竹片編成，中夾竹箬，上塗黑油，在兩扇「定篷」之間放着一扇遮陽，也是半圓的，木作格子，嵌著一片片的小魚鱗，徑約一寸，頗有點透明，略似玻璃而堅韌耐用，這就稱爲明瓦。[4]三明瓦者謂其中艙有兩道，後艙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櫓，大抵兩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頭著眉目，狀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頗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則無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約可以使你直立，艙寬可以放下一頂方桌，四個人坐著打馬將，——這個恐怕你也已學會了罷？小船則眞是一葉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頂離你的頭有兩三寸，你的兩手可以閣在左右的舷上，還把手都露出在外邊。在這種船裏彷彿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時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著風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會船底朝天，發生危險，但是也頗有趣味，是水鄉的一種特色。不過你總可以不必去坐，最好還是坐那三道船罷。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電車的那樣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們那里的里程是很短，一里纔及英里三分之一），來回總要預備一天。你坐在船上，應該是游山的態度，看看四周物色，隨處可見的山岸旁的烏桕，[5]河邊的紅蓼[6]和白蘋，[7]漁舍，[8]各式各樣的橋，困倦的

時候睡在艙中拏出隨筆來看，或者沖一碗淸茶喝喝。偏門[9]外的鑑湖[10]一帶，賀家池、壺觴左近，我都是喜歡的，或者往婁公埠[11]騎驢去游蘭亭[12]（但我勸你還是步行，騎驢或者於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蒼然的時候進城上都挂著薜荔的東門來，倒是頗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靜，你往杭州去時可於下午開船，黃昏時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這一帶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記了。夜間睡在艙中，聽水聲櫓聲，來往船隻的招呼聲，以及鄉間的犬吠雞鳴，也都很有意思。僱一隻船到鄉下去看廟戲[13]可以了解中國舊戲的眞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動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覺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樂法。只可惜講維新以來這些演劇與迎會[14]都已禁止，中產階級[15]的低能人[16]別在「布業會館」等處建起「海式」[17]的戲場來，請大家買票看上海的貓兒戲。[18]這些地方你千萬不要去。——你到我那故鄉，恐怕沒有一個人認得，我又因爲在教書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談閒天，實在抱歉而且惆悵。川島[19]君夫婦現在俔山[20]下，本來可以給你介紹，但是你到那里的時候他們恐怕已經離開故鄉了。初寒，善自珍重，不盡。十五年一月十八日夜，于北京。

解題

這封信選自作者的澤瀉集。信中所講的是紹興一帶河道中行駛的烏篷船情形，並附近的名勝所在。

詮釋

[1]【囉唆】多言貌。[2]【夜航船】夜間開行的航船也。[3]【西陵】即今西興鎮，在浙江蕭山縣西二十里。舊名固陵，亦名敦兵城。後漢建安初會稽守王朗拒孫策於固陵，即此地也。六朝時謂之西陵牛埭。吳越時以陵非吉語，始改西興。其地濱臨運河，當水陸之衝，故市廛繁盛，遠近聞知也。[4]【明瓦】本是一種貝殼，上言「小魚鱗」實誤。[5]【烏桕】本稱烏臼，落葉亞喬木，高二丈許。葉卵形，端尖。夏月開小花，黃白色。秋末實熟，收其子製油，可爲肥皂及蠟燭之原料。子中之仁又可壓取清油，燃燈尤明。[6]【紅蓼】即水蓼，一年生草，生淺水中。莖紅褐色，葉狹長，（葉味辛香，古時取爲調味之用。）深秋開花，色白有紅暈，成穗下垂，至冬尚繁盛。[7]【白蘋】生於淺水的隱花植物也。四葉合或一葉，形如田字，故又名田字草。莖細長，入於地中。葉柄甚長，近根處有極堅之囊狀物，大如豆，中生胞子。[8]【漁舍】水濱漁戶所蓋之房舍也。[9]【偏門】紹興西南面之城門，本名常禧門。[10]【鑑湖】即鏡湖，一名長湖，又有太湖、慶湖等異稱，在紹興城南三里。此湖總納縣境三十六源之水，其初本通潮汐。漢永和時（順帝第三年號，當西元一三六——一四一）太守馬臻始環湖築塘瀦水，溉田至九千餘頃。唐開元中（玄宗第一年號，當七一三——七四一）祕書監賀知章以宅爲千秋觀，求周官湖數頃爲放生池。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故亦稱賀監湖。下文賀家池、壺觴等名，皆因此起。[11]【婁公埠】在紹興水偏門外西南三十里。[12]【蘭亭】在紹興縣西南二十七里，地名蘭渚。渚有亭，晉永和九年（穆帝年號，九年當三五三）三月三日，王羲之與太原孫統、孫綽、廣漢王彬之、陳郡謝安、高平郗曇、太原王蘊、釋支遁及己子凝之、徽之等四十一

人，修禊於此。義之爲作蘭亭集序，因以著稱。[13]【廟戲】卽古之社戲，鄉村廟落，每以歲時醵錢，招伶演劇酬神也。俗稱「廟臺戲」，以多在春日，又稱「春臺戲」。亦有以其爲江湖班子（俗呼「汆來班」）不足與城市戲園之班子相較，而鄙之爲「草臺戲」者。[14]【迎會】便是迎神賽會。[15]【中產階級】亦稱中間階級，別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而言，所謂「小資產」也。[16]【低能人】謂精神能力薄弱之人也。[17]【海式】卽上海式，有貶鄙語氣；內地人多以不中繩墨之事爲海式，蓋譏其野氣也。[18]【貓兒戲】純粹女伶扮演之戲也，亦稱「髦兒戲」。今則男女合演，單演之髦兒戲已絕不多見了。[19]【川島】姓章名廷謙，現代紹興人，著有月夜。[20]【俑山】在紹興道墟村，俗稱「青山」，離城約十餘里。

敷演

這封通信是告訴他的朋友到紹興去游覽的一種指點，凡分三大段。第一段只敍些接到來信詢問情形，因而作答的例話，與大體無甚關係。第二段又分四層：先說這信所述並非那邊的風土人情，而是一種很有趣的船；次說船的種類，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烏篷的又有大小之分；次說烏篷船的一般裝置；次說「三明瓦」與「腳划船」的比較；最好還是坐三明瓦的妥當。第三段又分五層：先說坐船不能性急，應當持遊山的態度，隨處賞覽岸旁的景色；次說紹興附近的名勝；次說往杭州去時最好坐夜船；次說僱船下鄉去看廟戲的饒有趣味，萬不要到「布業會館」那邊去看海式的貓兒戲；次說自己不能陪遊之故，且較熟的川島夫婦也恐早離故鄉，不能介紹。照題目看，像是釋解文；但要旨所在卻

並非專在說明烏篷船的一切，乃是描狀船面的裝置和艙位的寬窄，依然是記述文。且前後所述的也只是零碎的描狀，而非有始末進展可循；所以此篇只能算是頭緒較繁的記述文，並不能算是歷敍遊蹤的敍述文也。

時間副詞是表示有定時間的詞，如日子、月份、季節等，大都是實體詞；但在敍述句中，它們總在副位，且有一類專從「時間流」中區別某種動作的一個時限，或表動時的持續，或表動時的反復，實在沒有實體，專作副詞使用。所以歸入時間副詞中。這時間副詞就它所表時間的流行上可約做四種，即「過去時」「現在時」「未來時」「不定時」。今先述前三種：

（一）過去時　從最近到最遠的，列舉如次：

從前（以前）　先前　當初　起首（起初，起先）……例如：

從前他很用功，現在已大有成就了。

早就（早，早已）……例如：

看他滿臉風塵，早就知他是個老江湖。

本來　原來　向來（一向，素來）　從來……（都是表持續性的）例如：

本來他沒有領悟。

我向來沒有待虧人。

已經（已，已然，業已，業經）　曾經（曾，也曾）……

過　完（此由動詞轉成只可用在述語之後。「完」專對事，不是表時；現且附列於此）例如：

天色已經晚了。

他也曾讀過書提過考籃。

這案子業經辦完了。

剛才（剛，剛剛，剛剛，剛巧，才剛）　方0　才0，0　才（才纔）0　……例如：

他剛去，不知往那里了。

方才送書來的是不是他店裏的夥計？

你有信來約他，他纔去的。

這許多表過去時的副詞，其中有兼作實體詞用的，也有兼可作連詞用的。前一種用「0」號來表示，後一種用「0」號來表示。下同。

（二）現在時　表示現在的，列舉如次：

現在（現）　這會兒　此刻　如今（於今，現今）……

至今（專表持續性）……例如：

他至今還沒有領悟。

車馬齊備，此刻便行。

正在（正在正待）　恰好（恰）　恰巧……例如：

他正與敵接仗，在追擊中。

他好像在想什麼似的，究竟有沒有疑難的事？

快喫飯了，你還在睡覺，似乎太不像樣。

正待要走，恰好老兄見邀，我們同行罷！

上面所舉用「在」的例子，都帶有「在那里」的意思，兼可作地位副詞。

（三）未來時　從最近的到最遠的，列舉如次：

就0（這就，說——就——）例如：

老兄先請，小弟就來。

他是說做就做的，你別輕看了！

剛才又派人來請，只得就走。

將（將要，快要）例如：

治裝將發。

火車快要開了。

將來　後來　往後（以後，隨後，落後，嗣後）　等一等（待一會兒）……例如：

將來怎樣，等一等再說，你且先接受了這個。

從此（此後，自是）……（專表持續性）例如：

他從此一輩子不得翻身。

他此後恐怕更難領悟了。

究竟（畢竟）　終究（終歸，終於）　到底　末了　早晚……（重在表事變的流極，不以時限）例如：

他究竟擔負得下麼？

這樣亂幹，早晚要失敗的。

這事終於瞞不了你。

那般說法，他末了會喫虧的。

習問

一．烏篷船的主要部分在那裏？這部分可否製作一統系表？

二．時間副詞約分幾種？

三．試把表未來時的副詞，從最近的到最遠的各舉一例句。

陌上桑

古辭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

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系，[1]桂枝爲籠鉤；[2]頭上倭墮髻，[3]耳中明月珠；[4]細綺[5]爲下裙，紫綺爲上襦。[6]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7]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8]但坐[9]觀羅敷。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10]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

「羅敷年幾何？」

「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

使君謝[11]羅敷，「寧可共載不？」[12]

羅敷前致詞：

「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何用識夫壻，白馬從驪駒。[13]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

腰中鹿盧劍，[14]可值千萬餘。
「十五府小史，[15]二十朝大夫，[16]三十侍中郎，[17]四十專城居。[18]
「爲人潔白皙，鬑鬑[19]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20]
「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壻殊。[21]」

解題

陌上桑一樂豔歌羅敷行，亦有截取首句謂之曰出東南隅篇者。晉崔豹（惠帝時太傅，字正能）古今注，「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故城在河北今縣西南十里，俗呼趙王城）人，有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漢郡，地當山東舊青州府以北至濟南府東境。治千乘縣，故城在今山東高苑縣北二十五里）王仁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乃止。」宋郭茂倩樂府詩集采入第二十八卷，列爲「相和歌辭」之「相和曲」。下注「古辭」。後書「右一曲，魏晉樂所奏。」是明出漢代民歌，不知誰某演成此豔詩也。其後模倣者甚多，即就樂府詩集論，列其後者有楚辭鈔（下署如此，似後世之集句）魏武帝、魏文帝、吳均、王臺卿、王筠、亡名氏、李白、常建、陸龜蒙之陌上桑，鮑照、梁簡文帝、姚翻、吳均、劉邈、沈君攸、陳後主、張正見、賀徹、傅縡、郎大家宋氏、劉希夷、李彥暐、王建之採桑，傅玄、張正見之豔歌行，蕭子範、顧野王、高允之羅敷

行，陸機、謝靈運、沈約、張率、蕭子顯、陳後主、徐伯陽、殷謀、王褒、盧思道、蕭撝、李白、李賀之日出東南隅行凡四十二篇。可見模擬之盛，實千古豔歌之祖也。是篇即依樂府詩集本錄出。

詮釋

1【籠系】桑籃上之絡繩也。「籠」即桑籃。2【籠鉤】採桑時用以攀鉤桑枝，行路時用以擔荷桑籠者。3【倭墮髻】一作「髮髻」，狀如堆雲下墜之髮髻也。4【耳中明月珠】即珠璫，言耳環飾珠，光彩有如明月也。5【紺綺】「紺」本爲淺黃色之帛，「綺」則細綾也。二字連用，是淺黃色之綾矣。與下文「紫綺」對舉，尤顯。6【上襦】「襦」即今之短襖。「上襦」與上文「下裙」對舉，謂上身穿着紫綾襖也。7【幘頭】通作「綃頭」，亦名「綃紗」，所以束髮使上者。以上四句與下文「畔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兩句，俱極寫羅敷之豔，見之者皆出神忘形，無可奈何。故行貨的不覺卸下擔子，捋鬚呆看；少年人不覺脫帽出神，忘其禿露綃紗；耕土的與鋤地的皆因貪看羅敷，竟忘了他們的農具也。8【來歸相怨怒】言耕鋤之人歸來後因忘其農具相抱怨也。9【坐】緣也，因爲也。10【五馬立踟躕】「五馬」承上「使君」（漢時稱太守爲府君，刺史爲使君，又奉命出使者亦稱使君）而言，謂其儀從有五馬也。（漢制，太守駟馬而已，其有加秩中二千石者乃右驂，故以五馬爲太守之美稱。此則泛指儀從，未必確有五馬，且使君之稱亦未必確指太守或刺史也。）「踟躕」猶言徘徊，狀其爲豔所奪，一時竟不忍走過也。11【謝】遜詞啓請亦曰「謝」。12【寧可共載不】挑逗之詞，謂可否同車而去也。13【白馬從

驅駒」「驅駒」逸詩篇名，其辭曰，「驅駒在門，僕夫具存。驅駒在路，僕夫整駕。」意蓋謂從騎也。「白馬從驅駒」言其夫跨坐白馬，並有許多從騎擁護也。14【鹿盧劍】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見漢書雋不疑傳晉灼注。今大劍木首，其狀猶似此。15【府小史】謂仕州郡爲小史也。「十五」指年齡，下同。16【朝大夫】謂入朝爲大夫也。17【侍中郎】卽侍中，在漢本爲加官，分掌乘輿服物，與中官俱止禁中，爲天子親近之臣。魏晉以後，遂爲門下省之長官。18【專城居】謂方面大員，言其權力爲一城之主也。古州牧、太守等多有是稱。19【鬚鬚】猶髭貌。「鬚鬚頗有鬚」俗所謂「小鬍子」也。20【盈盈……府中趨】「盈盈」輕步貌；「冉冉」緩行貌。「公府」卽謂州牧、太守之公署，非必專指京師之三公府也。21【殊】特殊也。「皆言夫壻殊」猶云「大家都說我的丈夫特別漂亮」也。

數演

這本是漢朝的民歌，在豔詩中實是無上上品。原分三解：自「日出東南隅」至「但坐觀羅敷」爲一解，自「使君從南來」至「羅敷自有夫」爲一解，自「東方千餘騎」至「皆言夫壻殊」爲一解。第一解寫羅敷出去采桑，她的美麗竟把見者的神魂都攝吸了去；前明湖居聽書中寫沿路挑擔子的小販和鋪子裏的夥計爲着白妞而計議停業聽書，便從這里脫化而成。第二解寫一位過路的官人要調戲羅敷，被她嚴詞謝絕。第三解便接寫她丈夫的仕履和體貌，頗帶矜誇的口吻，饒有滑稽之趣。那

是古人的分段法，其實細按起來，可分九段：第一段四句，（此處所謂「句」係從舊時讀詩的習慣，未可以今日嚴格的句讀繩之。）先提寫秦氏有女，指出羅敷之名。第二段八句，寫羅敷出外采桑的打扮；從桑籠，桑鉤寫起，連頭髻、耳飾、上衣、下裙都一齊點出。第三段八句，極寫看見羅敷的人的顛倒不能自持，竟致忘其所以，窮形極相。第四段四句，寫官人見她，不覺忘形，便遣隨侍的吏人打聽。第五段兩句，寫吏人的回話。第六段一句，寫官人追問年齡。第七段兩句，寫吏人的估計之詞。第八段兩句，寫官人自往挑逗。第九段二十二句，全是羅敷的答話，又分做四層：先說各有配偶，何用妄想；次說她丈夫的儀從與盛飾；次寫她丈夫的做官履歷，由府小史以至專城開府；次寫她丈夫的儀表與丰度，爲一般人所贊美。始末情由這樣地層次井然，實是一篇絕妙的敍述文，不過被以詩的形式罷了。

表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副詞已詳前，茲當續述可以通於這三個時間的時間副詞。此項副詞便是表「不定時」的，（卽前述時間副詞的第四種）從動作的性態與時的關係上，可再約做六項：

（甲）表綿延的——

常常（常，時常）　時時（隨時）……例如：

他對於打球是常常練習的。（持續性）

你能隨時讀書，隨時作筆記，一定會大有進步的。（反復性）

尋常（平常）……例如：

平常不肯努力，臨時自會慌亂的。

永遠（永久）　長久　始終　老是（老）……例如：

他永遠不肯努力，怕始終是不會領悟了。

那老在白紙上的小青蟲。

（乙）表◎恩◎促◎的——

不久　一會兒　一時……例如：

我不久就來。（未來時）

你此刻還可以坐一會兒。（現在的未來時）

我們恰好談了一會兒閒話。（現在的過去時）

他已經走了一會兒了。（過去時）

即刻（立刻，立即，隨即）　當下……例如：

即刻搖鈴開會，當下便有三十人出席。

臨時（臨）……例如：

他臨時出席，絲毫沒有預備話說。

毋臨渴而掘井！

暫且（暫時，權且，權時）　姑且　聊且（聊）……例如：

這事我們暫且不要管它。

你姑且試試看，這事或者要成功的。

聊以忘憂。

這些詞頭只表短促，並無恩遽之意，與上面幾項略異，我們須得注意才是。

（丙）表急進的——

快快地（快，快快，快點，快些）　趕緊（趕快，上緊）……例如：

這事得上緊辦，你須快去快快地走罷，天色不早了。

（丁）表漸進的——

慢慢地（慢，慢慢，慢慢點，慢些）　漸漸地　緩緩地　從容……例如：

慢慢地商議總有善法的。

時候尚早，何妨從容一談

（戊）表突起的——

忽然（突然，陡然，猛然，猛）　一旦　乍（剛一）　冷不防……例如：

他辛苦經營了數十年，一旦毀了。

近日天氣乍寒乍暖，大家須要留意衛生！

冷不防閃出一個黑影來，他便猛喫一驚。

(己)表偶發的——

偶然（偶爾）　有時　間或……例如：

我有時感覺氣悶，也偶爾出去走走。

他與我間或談到某項問題便縮住不說了。

習問

一．把這古辭譯作散體的敍述文。

二．表不定時的副詞共有幾項？試就讀過的各文中找例來說明它。

三．試作一時間副詞的統系表。

蠶兒和螞蟻　葉紹鈞

撒，撒，撒，像秋天的細雨聲。所有的蠶兒都在那里喫桑葉。他們也不辨辨滋味。只顧咬，只顧吞，好像他們生到世間來，惟有喫桑葉一件大事。

一會兒桑葉膩了些脈絡，蠶兒的灰白色的身體完全顯露，構成個蠕動的使人肉麻的平面。於是飼蠶人又把大批的桑葉蓋上去。撒，撒，撒的聲音又響起來，而且更響一點，像一陣秋風吹過，送來緊急的雨聲。

有一條蠶，蹲在竹器的邊緣，昂起胸部，擡起頭，一動不動，他獨個兒不喫桑葉。他將要入眠[1]了麼？他喫得太飽了麼？不，他正在那里思想。看他那副神氣，就像個沈默深思的思想家。

什麼事情只要能想，到底會弄明白的。

他開頭想自己生到世間來究竟爲什麼的，是不是專爲喫桑葉這一件大事。他查考祖先的歷史，看他們遇到些什麼。祖先是喫罷桑葉作成繭，被投到沸滾的湯裏；人們撈起那絲來製成光彩的衣裳。他便明白蠶兒生到世間來，唯一大事是作繭。喫桑葉並不是大事，只是一種方便；不喫桑葉作不成繭，爲要作繭故而先喫桑葉。想到這里，他灰心極了；辛辛苦苦一世工作，卻爲着那全不相干的「人」！他再不想喫桑葉了，只是昂起胸部，擡起頭，一動不動。

又一批新桑葉蓋到蠕動的使人肉麻的平面上，急雨似的聲響又播散開來。獨有他看都不看一看。

近旁有個細微的聲音招呼他道：「朋友，又是一頓新鮮的大餐[2]來了。你喫呀，客氣：會喫虧的。」

他不屑回轉頭去，罵道：「你們這班餓鬼似的東西，只曉得說喫呀喫呀！我飽得很，太飽了，不想喫。」

「你在什麼地方嗅到了更鮮美的東西麼？」一句話才說罷，那發問的小嘴連忙沿着桑葉的邊緣一上一下地咬嚼。

「更鮮美的東西！你們不能離開了口腹的事情而思想的麼；使我飽的是厭惡，是很深的厭惡。」

「你厭惡什麼？」

「我厭惡工作。沒有比工作更可厭的了，從今以後，我決意永不工作。剛才作成一個歌兒，唱給你聽聽。

什麼叫作工作！
沒意思，沒道理，
毫無所得，白費氣力。

我們不要工作，
看看天，望望地，
直到老死：落得省力。

但是同他對話的那條蠶兒不等聽罷他的新歌兒，就爬到另一張桑葉的背面去了。其餘的蠶兒全沒留心到有一位朋友不嗅桑葉的事。

什麼叫作工作！

沒意思，沒道理……

他一壁唱，一壁離開竹器的邊緣。既已決意永不工作，那何妨離開工作的場所；這些只曉得喫什麼也不明白的同伴又實在使他看着生氣；他從木架子爬下；一對對的腳移動得很快，這時他覺着離開越快越好。一口氣爬到室外的地面，聽不見同伴的喫葉聲了，他才停了腳；重又昂起胸部，擡起頭，開頭過那「看看天，望望地」的「不要工作」的日子。

忽然像針刺似的，尾部覺着一陣痛，身體不自主地扭曲一下。他連忙回頭看，原來是一個螞蟻。那螞蟻自言自語道，「不想還是活的。」

「你以爲我是死的麼？」

「你像掉在地上的枯樹枝一段，我以爲至少僵了三天了。」

「你說我的身體乾瘦麼？」

「不錯。你既然還是活的，爲什麼身體這樣乾瘦呢？」

「你知道我決心不喫東西了麼？」

「你碰到什麼倒楣的事情了，要想自殺，把自己餓死？」

「我厭惡工作。我看穿了喫東西只是關於工作的一種方便，所以不再想喫東西。小朋友，我有一

個新編的歌兒，唱給你聽聽。」

螞蟻聽蠶兒有氣沒力唱他的宣傳歌，忍不住笑起來，說道，「那里來的怪思想！你說不要工作，就差不多說不要你的生命，不要你的種族呢。」

蠶兒呆呆地看了螞蟻一眼，歎息道，「生命和種族，在我說來，也沒有什麼意思。滾沸的湯！一絲一縷完全被抽去！我想到這些，只見前面一團黑。」

「生了耳朵從沒有聽見過。你說出這樣的話來，大概你工作太多，神經有點昏亂了。我唱一個我們的歌給你聽聽，讓你清醒一下吧。」

「你也有歌兒？」

「我們個個都能唱歌。唱歌是我們精神的開花。」

螞蟻用觸角[5]一動一動地按着拍，他唱出下面的歌兒：——

我們讚美工作，
工作便是生命。
牠給我們豐富的報酬，
牠使我們熱烈地高興。
我們全羣繁榮，

我們各個欣幸。

工作工作！！——

我們永遠的歌聲。

螞蟻唱罷，哈哈大笑，又仰起頭胸部，擺動着腳，舞蹈起來。一壁問道，「怎樣？我們這歌比你那倒楣的歌兒光明得多吧？」

蠶兒揣想那小東西一定也是什麼都不知道的，同那些死守在竹器裏喫桑葉的同伴們一模一樣；不然，就想不透他這一團高興從那里來的。他問道，「難道沒有一鏟滾沸的湯等候在你們前面麼？」

螞蟻搖搖頭，「我們喜愛冷飲，那邊池蕩裏的清水是我們的飲料。」

「不是說這個，沒有『人』來抽你們的絲麼？」

「什麼叫做『人』，我不懂。」

蠶兒感到表白心意的困難。停頓了一會，轉換話頭問道，「難道你們的工作不是白做的麼？」

「你問這個麼？」螞蟻覺得驚奇，「世間那里會有白做的工作？」

「我的意思正和你相反，世間那里會有不白做的工作！」

「你不相信，只消看我們。我們的工作完全不是白做的，一絲一毫的氣力都貢獻給全羣，增加全羣的福利。」

「我想像不來如你所說那樣的事。我只知道全羣的結果是做煞斃的僵尸。」

螞蟻微覺不耐煩，「頑固的先生，同你說不明白的了。只有請你親眼看見我們的生活情形，才會使你相信我的話不是騙你。我此刻還有工作，要去找尋食物，不能陪你同去。帶了這封介紹書去吧。」說着，伸出前足，授過介紹書，這在人類，是要用了最好的顯微鏡才看得清的。

蠶兒接了介紹書，嬾嬾地說道，「謝謝你。我反正不想工作，停留在這里同到你們那里去看看都是一樣的。」

他們分別了。螞蟻匆匆地跑去，跑過一段路停住腳，向四圍探視，換個方向，又匆匆地跑去。蠶兒是不要不緊地爬行，好像每一個環節[6]移前一步都要停頓好久似的。

蠶兒爬行雖然慢，終於到了螞蟻的國土。他把介紹書遞給門前的守衛，就得到很優厚的招待。他們讓他參觀一切的工作，運糧食，開道路，造房屋，管孩子；又引他參觀一切的地方，隧道，[7]會堂，[8]育兒室，儲藏室。他如在另一天地間，只見他們起勁，努力，忙碌，歡快，眞個工作就是他們的生命。最後他們開會款待他，齊聲合唱先前那螞蟻唱給他聽的那個歌兒。

蠶兒聽到末了的「工作，工作！——我們永遠的歌聲。」忍不住滴下眼淚。他這才相信世間眞有不是白做的工作，螞蟻們的讚美工作確然有道理的。

從此他又明白自己厭惡工作同螞蟻讚美工作都有原由，彼此情境不同，對於工作的意念也就

不同了。——什麼事情只要能想，到底會弄明白的，何況他是一條思想家似的蠶兒。

解題

這篇的作者已見第一册沒有秋蟲的地方的解題。此卽其童話集古代英雄的石像中的一篇。

詮釋

[1]【入眠】指蠶的蛻變。蠶自初生至作繭時，必蛻皮數次，當蛻皮時，不食不動，其狀如眠，故叫做「蠶眠」。首次蛻皮叫初眠，二次叫二眠，三次叫三眠，末次叫大眠。[2]【大餐】暢好的一頓好喫也。俗稱歐美式的肴食也叫「大餐」。[3]【客氣】遜讓之謂，非理學家之所謂動客氣也。[4]【倒楣】吳語，謂不幸也。「楣」卽門楣，本是門上供立豎匾的兩根木頭，與所謂「閥閱」者相當。「倒楣」便是破家，故以爲不幸之喻。[5]【觸角】動物學名詞，節足動物之蝦、蟹、蜈蚣、各種昆蟲及軟體動物之蝸牛、田螺等之感覺器官也。[6]【環節】便指蠶體的一節。[7]【隧道】地下的道路，如礦山的運輸道及地下鐵道等都是。[8]【會堂】集會的廣堂也。

敷演

這是一篇敍述體的寓言，凡分十一大段。一、二兩節爲第一段，敍蠶兒的喫桑葉，只顧咬，只顧吞；到桑葉喫膩了脈絡之後，飼蠶人蓋上新葉，它們重又開始急雨般的大嚼。三、四、五節爲第二段，敍其中有

一條蠶獨個兒不喫桑葉，在那里想它生活的意義；想到先代的成例，只是作繭自縛，被人投入沸湯，抽絲作衣，所以灰心喪氣，不願再喫。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節爲第三段，敍又一批新葉蓋上，它的同伴招呼它喫，它卻鄙夷這班只顧喫的同伴，說出厭惡工作的道理而且唱個宣傳的歌兒力伸它自己的主張。十三節爲第四段，敍它同伴依然爬到另一張桑葉上去啃食，全沒留心它的歌詞，它便決心不作工，即刻離開原來的地方，一口氣爬到室外的地面，開始過它不要作工的日子。十四節至二十二節爲第五段，敍一個螞蟻認它是僵死的，特來咬它一下，因而互相交談；它竭力聲明自己的思想，並仍有氣沒力地唱歌，向螞蟻宣傳。二十三節至二十八節爲第六段，敍螞蟻聽了歌詞後的詫異，並還唱一個它們贊美工作的歌來駁正蠶兒的謬見。二十九節至三十七節爲第七段，敍蠶懷疑螞蟻的贊美工作是虛妄；它倆又對面質辨了多時。三十八、三十九節爲第八段，敍螞蟻爲要解除蠶兒的惑迷，特地寫了一封信介紹它親往蟻國一看情形。四十、四十一節爲第九段，敍蠶兒緩緩地行去，終於到了蟻國；它參觀了那邊一切的工作，眞如另一天地，只見它們忙碌歡愉的確工作就是它們的生命；末了它們還開會款待他，齊聲合唱先前那螞蟻唱給它聽的那個歌。四十二節爲第十段，敍蠶兒觀聽之後的感悟，不覺滴下淚來，這才相信世間眞有不是白做的工作。末了一節爲第十一段，借蠶兒的感悟，點醒蠶兒的厭惡工作與螞蟻的贊美工作都有原由，不過彼此情境不同，對於工作的意念也就不同罷了。

表一定的位置或方向的詞，大都是實體的，但它們也常在副位。在副位而沒有介詞介紹的，便與

副詞一樣；因此特表地位的副詞也就沒有專設的。一般用作地位副詞的便是常在副位的方位名詞和指示代名詞。如：

東　西　南　北　左　右　前　後　上　下　裏　外

（以上各詞常添附「方」「面」「邊」「頭」等字成爲複音詞）

中間（當中，居中）　底下　旁邊

等，本都是方位名詞；

這里　那邊

等，本都是指示代名詞。這些實體詞，只要上面不用介詞，便都可以看作地位副詞的。例如：

大江東去。（向東之意）

羣雁北至。（從北之意）

請這邊走。（靠這邊之意）

先生前頭走，學生後面行。（在前、在後之意）

可是除了實體詞外，也有一種由形容詞轉成的，如：

高高地　密切地　遠遠地……例如：

高高地站着一人。

遠遠地望見一縷白煙。

這已與不定時的時間副詞的性質一樣，近於表動作的性態了。

習問

一．試釋蠶兒和螞蟻的意義，作一段提要式的說明。

二．地位副詞是不是有特設專用的？如沒有，又怎樣來表示它的性質？

三．「一會兒桑葉賸了些脈絡，蠶兒的灰白色的身體完全顯露，構成個蠕動的使人肉麻的平面。」試指出這句中所有形容詞和副詞的種類。

賣布謠　劉大白

一

嫂嫂織布，
哥哥賣布。
賣布買米，
有飯落肚。
嫂嫂織布，

哥哥賣布。
弟弟褲破，
沒布補褲。
嫂嫂織布，
哥哥賣布。
是誰買布，
前村財主。
土布粗，
洋布細。
土布沒人要，
洋布便宜，
財主歡喜。
餓倒哥哥嫂嫂！

二

布機軋軋，

雄雞啞啞。
布長夜短，
心亂如麻。
　四更落機，
五更趕路：
空肚出門，
上城賣布。
　上城賣布，
城門難過：
放過洋貨，[1]
捺住[2]土貨。[3]
　沒錢完捐，[4]
奪布充公。[5]
奪布猶可，
押人[6]太兇！

「饒我饒我！」

「拘留所裏坐坐！」[8]

解題

劉大白初姓金名慶棪，字伯貞，浙江紹興人。辛亥革命後始復姓劉，更名靖裔，字大白，一署漢胄。歷任紹興師範、杭州一中教員，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國立浙江大學祕書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教育部次長兼代部務。民國二十一年（西元一九三二）二月十三日死於杭州。著有未見書室算稿、白屋文話及舊夢、郵吻、賣布謠、丁寧、秋之淚、再造等詩集。此賣布謠即第三種詩集的代表作。

詮釋

[1]【洋貨】外國的貨物也。此專指洋布。[2]【捺住】扣留也。[3]【土貨】本地出品也。此專指土布。[4]【完捐】便是納稅。[5]【充公】沒收入官，變賣移充公家費用也。[6]【押人】把人扣押起來，不放他自由也。[7]【饒我饒我】被押人的呼籲也。[8]【拘留所裏坐坐】城門警吏的回答之辭。「拘留所」便是警署中押人待審的處所。

數演

賣布謠兩首，實是代表民生疾苦的呼聲的，人們讀了，不禁引起前篇所述不願喫桑葉的那條蠶

兒這樣的感想。第一首四解：前三解都用織布賣布開端，以換米喫飯爲一解，便用「布」「布」「肚」相叶；以弟弟褲破無布可補爲二解，便用「布」「布」「破」「褲」相叶；以前村財主買布爲三解，便用「布」「布」「主」相叶；四解敍財主貪洋貨使宜而不買土布，於是織布的便不免挨餓了，用「細」「宜」「喜」及「要」「嫂」兩組各叶。第二首也分四解，承前村中財主不要買土布而來，故專寫上城求售之事：以夜短心急，織到雞啼爲一解，便用「啞」「麻」相叶；以黎明趕路，空肚上城爲二解，便用「路」「布」相叶；以城門吏放過洋貨，扣住土貨爲三解，便用「布」「過」「貨」「貨」相叶；以奪布充公，把人押在拘留所裏爲四解，便用「公」「兇」及「我」「坐」兩組各叶。

性態副詞分客觀的、主觀的兩種。今且先述客觀的性態副詞。凡某種動作有怎樣的性質或狀態，純粹從客觀方面描寫它，便要用客觀的性態副詞；這種副詞，大都由形容詞或動詞轉變而成。（一切形、動詞或語、句，都可轉作性態副詞。）若附加在述語前，常用「地」（也通作「的」，可參看本書第一册第八二頁古代英雄的石像之敷演又舊小說中每有作「價」的，應照古音讀ㄐㄧㄚ。）作語尾，帶着去修飾述語；若附加在述語後，便可用「得」（習慣上有時也作「的」）作語頭，領着去修飾述語。例如：

那十一個廂禁軍口裏喃喃吶吶地怨恨；兩個虞候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地搬口。

園裏一樹山桃花，他含了十分生意，密密的開了滿枝。

只對見面松林裏影着一個人在那裏舒頭探腦價望。

脫了當初滿樹是果實和葉子時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

一席話，說的他低頭無言。

但有一種由形容詞轉成的副詞，常直接附加於動詞之後。例如：

你把話說明白了，我們再作計較。

孔乙己睜大眼睛說，「你怎麼這樣憑空汚人清白。」

喫飽了飯沒事做，專門閒扯談。

又有一種轉成的疊字副詞，也常直接附加於所副的形容詞或其它副詞之後。例如：

這樣甜津津的味兒，的確值得回憶的。

唐玄宗實在是一個怪人，好好的要上什麼冷冰冰的廣寒宮。

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

又，名詞也可轉成這種副詞。例如：

果見一片黑雲，下面雲腳筆齊，一縷灰白色的龍尾直望海面垂下。

左右一望，皆雪白粉牆。

彼皆團簇一塊，如畫家橫披；此獨魚貫雁比，舒長且三十里焉，則畫家之手卷矣。

習問

一．試把兩首賣布謠聯綴起來，改作一篇短文。

二．客觀的性態副詞大都由那幾種詞轉成？

三．在白話文裏使用客觀的性態副詞有那幾樣的方式？

插秧女　陳文述

朝見插秧女，暮見插秧女。雨淋[1]不知寒，日炙[2]不知暑。兩足如鳧鷖，[3]終日在煙渚。

種秧[4]一畝寬，插秧十畝許。水淺愁秧枯，水深怕秧腐。高田已打麥，下田還種黍。四月又五月，更盼「分龍雨」。[5]襁褓[6]置道旁，有兒不暇乳。[7]

始信盤中飧，[8]粒粒皆辛苦。

解題

陳文述字雲伯，一字退盦，清錢塘（今浙江杭縣）人。嘉慶己未（四年，當西元一七九九）舉人官全椒（今安徽屬縣）知縣。復移官江蘇，垂二十年，凡郡縣延讞疑獄以千數計，多所全活。少學詩，博雅壯

麗，極似吳偉業。（詳後第三册圓圓曲解題）嘗以詩詞見知於儀徵（今江蘇屬縣）阮元。（字伯元，號芸臺，乾隆進士，道光時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傅。元歷官中外，所至以提倡學術自任：在史館，倡修儒林傳；在廣東，設學海堂；在浙江，設詁經精舍。又輯經籍纂詁，校刊十三經注疏，彙刻學海堂經解〔俗稱皇清經解〕等書。所著有揅經室集。卒謚「文達」）與無錫（今江蘇屬縣，京滬鐵路經之）楊芳燦（字蓉裳，官戶部，工駢文及詩，有吟翠軒初稿）齊名，一時謂之「楊陳」。著有頤道堂集、碧城仙館詩鈔、詩髓、秣陵集、西泠懷古集、仙詠、閨詠等書。此詩錄自頤道堂集。

詮釋

[1]【淋】以水沃之也。「雨淋」爲雨所沃也。[2]【炙】讀如織，炮肉也。从肉在火上，會意。引申有薰灼誼。「日炙」便是爲日所曬，有如薰灼也。[3]【鳧鷖】「鳧」讀如扶，卽野鴨；「鷖」讀如翳，卽鷗鳥：俱爲水禽。語本詩鳧鷖之「鳧鷖在涇」，言插秧女之兩足有如兩水禽也。故下文接言「終日在煙渚」。「煙渚」謂煙波迷離之淺渚也。[4]【種秧】與下文「插秧」不同。種秧便是播穀，聽其密生；插秧便是蒔稻，卽將密生之秧分開，勻插於水田中也。故一畝寬之秧可以分插爲十畝許之稻耳。[5]【分龍雨】吳越之俗，以五月二十爲「分龍日」，其日降雨，便謂之「分龍雨」。相傳分龍以後，其龍各有分域，雨暘往往隔一轍而異，因亦謂之「隔轍雨」。但分龍日各地少異，如池俗以五月二十九爲分龍，閩俗以夏至後爲分龍，卽見占候書。惟以五月雨爲分龍雨則各地皆然。[6]【襏襫】「襏」幅八寸，長一丈二尺，用以縛

小兒於背上者。「裸」爲小兒之被卽抱裙。故世以襁褓喻乳抱之兒。「乳」此作動詞用，謂以乳哺兒也。[8]【飧】「餐」之或體，與饔飧之「飧」並通。「盤中飧」卽盛在碗中之飯也。

數演

這詩記插秧女的辛苦勞作，背後也同樣地隱着賣布謠那般的呼聲。首先三韻述插秧女的終歲勞作，不間寒暑，兩足常浸水中。次五韻述插秧時的工作倍忙和盼雨望晴的心緒不寧，甚至把應該提抱的嬰兒也只得擱在路旁，無暇給他乳吸。末一韻點出粒食的艱難，實有無限同情之感。詩係古體，用的上聲韻，六「語」與七「麌」通押。首三韻全押六語；次五韻則「許」「黍」押六語，「腐」「雨」「乳」押七麌；末韻仍押七麌。

前述客觀的性態副詞，附加在述語之前的常用語尾「地」(或「的」)附加在述語之後的常用語頭「得」(或「的」)此在白話則然；在文言裏便沒有這樣的限斷，一般的習慣，每加一「然」字在後便得。但後面帶有「然」字的詞，並不限於副詞，形容詞也往往這樣的，我們於此，不能不加以切實的辨認。原來副詞與形容詞的分別，全看它附着的地位而不同：大概附着在述語前後的，便是副詞，如「蹶然起」「頹然倒」「听然大笑」「悠然入夢」和「泣下泫然」「奏刀騞然」「讀書琅然」「擲錢鏗然」等；附着在實體詞前後的，便是形容詞，如「赫然人也」「曙然叟也」和「秩序井然」「睿意盎然」等。若疊字用作附在述語之前的副詞或附在實體詞之後的形容詞時，則大都可以省略「然」字例如

山坳插一城，雉堞歷歷可數。

叩鐘者貌爽爽自得。

但竊竊語，莫敢款。

三人絮語間雜，刺刺不休。

投筆觸几。震震作響。

水沄沄曲曲。

俄而風起，林木聲謖謖；雲冥冥以西行。

光鬱鬱射桃花。

立者林林，蹲者蟄蟄。

小兒啞啞貓兒唔唔。

述語前的副詞

在實體詞後的形容詞

若用作附在述語之後的副詞或附在實體詞之前的形容詞時卻大都不能省略「然」字的。例如：

折紙戔戔然。

投筆擲帽丁丁然。

磨墨隆隆然。

撮藥包裹蘇蘇然。

在述語後的副詞

栩栩然胡蝶也。……
蘧蘧然周也。……

在實體詞前的形容詞

凡此，都是習用的慣例，（儘有例外，不能拘泥。）我們須得注意才是。

習問

一．下列各句中的疊字，那個是副詞？那個是形容詞？

始信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布機軋軋，雄雞啞啞。

燈火熒熒，每至夜分。

與人姁姁說村中語。

恭恭敬敬鞠躬。

二．在文言裏，形容詞與副詞的後面每加一個「然」字，怎樣分別它們的性質？

三．副詞或形容詞後面的「然」字，在怎樣的場合可以省略？怎樣的場合便不能省略？

返釧記　徐自華

丁未夏至，[1]予方居父憂，[2]在語谿親舍，[3]忽璿卿[4]自杭州來云，「將返越，[5]舉義矣。顧[6]餉紬，

將奈何？」予雖心以爲危，然義不能阻其行；[7]乃悉傾篋中物[8]納[9]之，曰：「持以贈卿，可乎？」君囅然[10]曰：「感姊厚貽[11]何以爲報！」遽脫雙翠釧[12]示予曰：「事之成敗未可知，此區區物畀[13]姊紀念何如？」予爲悚然，顧弗得卻，因相與涕泣，以「埋骨西泠[14]」舊約[15]相囑而別。

迨今思之，顯顯[16]若前日事；而璿卿殉國，[17]倏已二十周年矣。悲夫！

戊申[18]以還，[19]予既屢爲營葬，建祠湖上，又與秋社[20]同志創設競雄女校於滬，以資紀念。黽勉劬瘁，[21]凡十六年。

而君之女公子燦芝，學日有成，英英露爽，[22]不啻秋俠當年；[23]爰[24]悉以女校事務相委，[25]並舉釧而授之曰：「此汝母物，亦汝王氏聘禮中物也，而予爲之外府。[26]日月已邁，[27]今老且病，不完璧歸趙，[28]將欲奚爲！[29]子其寶之！見釧猶見汝母也。」燦芝曰：「諾！」

因書以爲返釧記。

中華民國十六年丁卯[30]季夏，[31]崇德[32]徐自華懺慧[33]書。

解題

此文錄自報章，所記爲作者與革命先烈秋瑾女士的生死交誼。作者的行誼里貫，讀本文自明，茲不贅述。

詮釋

[1]【丁未夏至】「丁未」爲清光緒三十三年（西元一九〇七）。「夏至」在二十四氣爲「五月中」，當陽曆六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2]【居父憂】謂喪父也。書說命：「王宅憂。」疏謂「王居父憂。」後遂謂遭父母喪曰「丁憂」。「丁」，當也。亦稱「丁艱」，其用尤有別：丁父喪曰「外艱」，母喪曰「內艱」，統稱曰「私艱」或「家艱」。[3]【語谿親舍】語谿即語兒溪，一名語兒中涇，又名沙塔塘，在浙江崇德縣東南一里，下入運河。其地爲春秋時吳棲兵之所，亦即越語之禦兒，越絕書之語兒鄉（亦作禦兒）也。「親舍」，父母之所居也。[4]【璿卿】秋瑾之字。瑾，浙江山陰（今紹興縣）人，別字競雄，適湘鄉（今湖南屬縣）王氏。赴日遊學歸，提倡女學甚力，且謀光復。邑人徐錫麟引爲同志。會丁未之夏錫麟在安徽起事，槍殺巡撫恩銘，瑾亦謀在鄉響應。事泄，爲紹興知府貴福所捕。鞫訊主名，惟大書「秋風秋雨愁殺人」一耳。貴福竟以具獄，斬之。[5]【越】本是浙江省的通稱，此則專指紹興而言。[6]【顧】助詞，作「但」字用。後文「顧弗得卻」之「顧」，與此同。[7]【義不能阻其行】謂本之光復大義，明知此舉雖危而不能阻其進行也。[8]【簪中物】即粧簪中物，謂金珠等首飾也。[9]【納】繳進之謂。此作「贈與」解。[10]【囅然】笑貌。「囅」，恥演切，音蕆（ㄔㄢˇ）。[11]【厚貽】優厚的賜予也。[12]【雙翠釧】「釧」，臂環也，俗稱「鐲子」。「雙翠釧」便是一雙翡翠製的鐲子。[13]【畀】音閉（ㄅㄧˋ），贈與也。[14]【西泠】一名西陵，亦名西林，在杭縣西湖孤山下，爲古西村曉渡處。今裏湖、後湖之界有西泠橋，即其處也。[15]【舊約】

從前曾相約也。「埋骨西泠舊約」，蓋作者與秋瑾曾有將來葬身西泠之約也。16【顯顯】猶言「明明」。17【殉國】便是爲國犧牲，指秋瑾被殺事。18【戊申】爲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19【以還】猶「以來」。20【秋社】卽作者與諸同志組織之社，專爲辦理秋瑾身後一切事務者。今西湖西泠之西有秋墓、秋祠，秋社卽附設祠內。上文稱「屢爲營墓」，亦自有其故。蓋秋瑾被殺之後，初葬浙鄉里，作者以踐西泠舊約，特爲營葬於西湖，旋以清吏阻難，遷徙未定，至民國成立，始確立秋社、秋墓於西泠橋西也。墓碑爲桐城吳芝瑛所書，題曰「鳴呼鑑湖女俠秋瑾之墓」。21【黽勉劬瘁】謂努力以赴事功，不辭勞苦也。22【露爽】豪爽之氣透露也。「英英」，丰姿颯爽貌。23【不啻秋俠當年】謂燦芝的英姿與當年的秋俠竟沒有什麼不同也。24【爰】因也。25【委】託付也。26【外府】本是古官名，主一國財貨之出納，猶今之財政部。此則借爲寄存財物之所解。27【邁】往也。「日月已邁」謂光陰已去。28【完璧歸趙】用戰國時趙國藺相如奉璧使秦，卒以口舌之辯持原璧還趙事。意卽物歸原主。詳見第三册廉頗藺相如列傳。29【奚爲】何爲也。30【十六年丁卯】「十六年」當西元一九二七，「丁卯」則其歲陽、歲陰也。31【季夏】六月也。四季各分孟、仲、季，孟夏爲四月，季夏是六月矣。32【崇德】本爲春秋越地，在漢爲由拳縣地。三國吳以後爲嘉興縣地。五代吳越始析置崇德縣。至清，改石門縣，屬嘉興府。民國初，以與湖南石門縣同名，仍改崇德，屬浙江錢塘道。今直隸浙江省政府。33【懺慧】作者之字。

敎演

此記分六節：第一節，敍丁未夏天秋瑾將返越舉義，過辭作者，作者傾篋助餉，秋瑾脫雙翠釧存念而別；第二節，作者自述追思二十年前舊事；第三節，述戊申以後十六年中，作者爲秋瑾營葬與學事；第四節敍秋瑾女燦芝成立，作者即以滬上女校相委，並述所以歸還翠釧之故；第五節，述作記之由；第六節，作者署名記末，並著作記歲月。凡秋瑾的行事，燦芝的繼志，與夫作者與秋氏的交誼，燦然俱明，本末並著，實是一篇有力的敍述文。若就本篇的中心人物看，秋氏固居主人翁的地位，而寫述方面卻兩邊俱到，頭緒又不止一個，故不能看作描寫秋氏的記述文。

純粹從客觀方面描寫某種動作有怎樣的性質或狀態，當使用客觀的性態副詞，前已述過。今當續說「主觀的性態副詞」。這種副詞的作用，便是從說話者的主觀方面去認定或揣度某種動作的性態，或非敍述動作而爲說明情形的述語的性態。此項副詞，字面上雖也由它種詞類轉變而來，但大都已成專用的副詞，數目且有限制。若就說話時意所偏重的方面看，可分「側重事物」和「側重心理」兩方面。茲請先述第一方面側重事物的。這一方面，可略分五項：

（甲）表眞確——

實在（實，其實）　的確（確，確實）　準（俗作「准」）　眞正（眞，眞是）……例如：

你招我們喫飯，他準可到的；確沒有忘記；我可實在有事分不了身，只得謝謝你的美意，不能奉陪了。

表必然的助動詞如「一定」「決」「斷」等也可用爲表眞確的副詞但它們究有分別不能混淆因爲助動詞實在就是主要動詞的一部分；副詞乃是對於實體詞外一切詞類的附加的成分。這是就定義上說，若就它的用法上說，也很有分別，原來述語若是外動詞或內動詞，這「一定」等詞加上去便是助動詞，如「這事可幹，我一定幹；」若述語是同動詞（或形容詞）這「一定」等詞加上去便是副詞，如「這事一定是幹得成的。」蓋同動詞（或形容詞）不是敍述動作而是說明情形的；既不是敍述動作，如何可以算是「助動」分明說的情形，當然可以稱「副」了。因此，我們不可不辨。

(乙)表趨勢(ㄕㄧˋ)——

自然（自）　當然　不用說（不消說）　就（卽）……例如：

這事不用說是弄糟了。

我自有相當的對付。

表當然的助動詞有時也能用爲這類的副詞。可準上例來分別它。此外又有含有不足意思的

只好　只得……例如：

他甘心墮落，只好聽他。

一時趕不上面談，只得寫信告他。

（丙）表歸着——

果然（果眞，果）　居然　竟（竟然）……例如：

叫人非常驚喜的，兩扇紅漆大門居然洞開着。

昨日看楓之約，他們果來，竟同遊了一日。

（丁）表事效（專用在語句之後，是由複句的縮約而成）——

才〔或纔，下同〕好（才對）　才是（才行）　就是（就得，便了）……例如：

他這事須那樣幹才好，現在暫且縮手罷！

論理，該請貴妃賜題纔是。

那事說過便了，你的事卻要好好的說才行。

（戊）表樣式——

如此　這麼（這們）　這樣（這般，這等）　那麼（那們）……例如：

如此說來，他是不會再去了。

你告訴他，這事須那麼幹！

習問

一　返鉶記的主要意思何在？

二. 試仿本書解題例，就本篇所述，草一徐自華的事略。

三. 主觀的性態副詞可分幾方面說它的第一方面又可分做幾項？

四. 表必然的助動詞每可用作表眞確的副詞，表當然的助動詞每可用作表趨勢的副詞其間分別何在？

費宮人傳

陸次雲

費宮人，[1]年十六，未詳其何地人，德容莊麗。[2]懷宗[3]請周后[4]命侍公主，[5]主絕憐之。宮人日上[6]憂流寇，[7]昌熾，未嘗不縈抱杞人憂[8]也。王承恩[9]者，懷宗之近侍[10]也，宮人私向之問寇警。承恩曰，「若居深禁，[11]何用知此？」宮人曰，「惟居深禁，不可不知而豫爲計也。」承恩奇之。寇愈熾，懷宗愈深，宮人問承恩者愈數。[12]承恩曰，「若何不詢諸他人，而惟予數數也？」宮人曰，「人皆泄泄，[13]孰是以君國爲意者。吾見公忠誠，故相問耳。」承恩益奇之曰，「若云豫爲計，計安出？」宮人曰，「設不幸，計惟有死；要不可徒死[14]耳。」承恩曰，「古人云，『使生者死，死者復生，生者不食其言，可謂信矣。』[15]若能之乎？」宮人曰，「請驗之異日。[16]」

有魏宮人者，年差[17]長於費，亦端麗，素與費善，聞其言曰，「卿計甚難。吾不能爲難者，當其時惟一死以伸吾志耳。」承恩並奇之。

甲申[18]三月十九日，李自成[19]破都城。王承恩走報帝，帝與后泣別；宮中之人皆環泣。后自縊；袁貴妃[20]亦自縊。帝拔劍刃[21]嬪妃[22]數人；召公主至，曰：「爾年十五矣，何不幸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刃，斷左臂，未死，手慄而止；隨與承恩至南宮，登萬歲山[23]之壽皇亭[24]自縊。帝居中而承恩右，承恩且從容拜命[25]而相隨於鼎湖[26]也。

時尙衣監[27]何新者，趨入宮見帝，不得見；公主仆地，他宮人悉散走。費宮人哭侍其側，相與救之而甦。[28]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偸生。且賊至必索宮眷，[29]我終難匿[30]也。」宮人曰：「請以主服賜婢，婢當詭賊以脫主。顧安所往乎？」何新曰：「國丈第[31]可也。」主授衣與婢，而泣與之別。新倉皇負主出。

李自成射承天門，[32]將入宮。魏宮人大呼曰：「賊人入內，我輩必受辱；有志者早爲計！」奮身躍入御河。[33]須臾，從之者盈三百；翠積脂凝，[34]河水爲之不流，而香且數日也。

費宮人目送[35]其死而還，服主服，匿甘井[36]中。賊鉤而出，見李自成，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自成見其豐豔，[37]心欲納之；而每陞御座，輒神搖目眩，見白衣人長數丈者在前立，又恍如帝之辟易。[38]於其左右也，心畏之而不敢；以賜其愛將羅姓者。羅於闖[39]衝陷，[40]攻取，居首功，故自成賜之以酬勳。羅甚喜。宮人曰：「闖命吾不敢違矣。然我，帝子也，爾能設祭祭先帝而祔[41]，從難太監王承恩於其側，從容盡禮，則從子矣。」羅更喜甚，從其請。宮人泣拜先帝畢，併拜承恩曰：「王公王公，爾能死而復生以驗吾言乎？吾將踐[42]平生言矣。」諸賊大張樂爲羅賀。羅痛飲大醉。入內，宮人亦具酒爲同牢卺，[43]又以大

觥[44]連飲羅。羅曰，「吾得子，欲草一疏謝闖王，而愧無人。」宮人曰，「是何難！我能之。君盍寢俟，我撰就語君也。」羅愈喜；陶然就臥，齁[45]如雷。宮人屏去侍女，挑燈獨坐。聞中外之籟[46]俱靜，於是以纖指挾匕首，睨羅賊之喉力刺之。羅頸裂，負痛躍起；屢仆屢躍而始僵。賊衆驚闢；[47]排闥[48]救之，已無及。時華燭尚明，衆見宮人盛妝端坐而無語，審視之，則已剄[49]粉項[50]而悠然逝[51]矣。聞[52]於自成，自成駭歎而禮葬之。遂以爲公主已死而不復索。

解題

陸次雲字雲士，清錢塘人。康熙時召試博學弘儒，未遇。後官江陰（今江蘇屬縣）知縣，有惠政。工詩，著有八紘繹史、繹史紀餘、荒史、峒溪纖志、湖壖雜記、北墅緒言、澄江集、玉山詞等。此傳即選自澄江集。

詮釋

[1]【費宮人】「宮人」亦號宮娥，爲宮女之通稱，舊時宮中侍奉之女子，給使令者也。費宮人姓費氏，與下文之魏宮人俱附見明史周后傳。[2]【莊麗】承上德容言，謂其德性莊重而容貌豔麗也。[3]【懷宗】名由檢，明光宗第五子。年號崇禎。即位之初，誅逐魏忠賢等，贈卹冤陷諸臣，頗振末季頹風。惟其時清已日強，屢爲邊患，而李自成、張獻忠等流寇又大肆縱橫，民不安枕，兼以求治太急，在位十七年間（西元一六二八——一六四四）易相至五十餘人，遂致朝黨日紛，卒坐淪胥。及自成陷京師，帝自縊於萬歲

山。弘光帝立於南京，謚帝爲「思宗」，又改謚「毅宗」。清乾隆時追謚爲「莊烈愍皇帝」。「懷宗」之謚，明史中已失載，以用清謚「莊烈」故也。按清睿親王（多爾袞）致明史督部（可法）書有云「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是此謚當爲清人入關之初徇明臣之意以予之者。故乾隆以前之人，行文多稱「懷宗」耳。

4【周后】性嚴愼，其先蘇州人，徙居大興。懷宗卽位，立爲皇后。崇禎末，京師陷，帝泣語后曰，「大事去矣！」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乃撫太子二王慟哭，遣之出宮。遂入室閤戶，先帝死。清順治初謚以「愍」。明史卷一百十四「后妃二」有周后傳。

5【公主】帝女也。漢時以帝女爲「公主」，帝之姑姊妹爲「長公主」。唐時帝姊妹爲長公主，帝姑爲「大長公主」。其後歷代因之。此處所言之公主，指懷宗女長平公主。公主年十六，選周顯尙主，將婚，以寇警暫停。城陷，帝入壽寧宮，主牽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劍揮斫之，斷左臂，越五日，主復甦。清順治二年（一六四五）上書言，「九死臣妾踢踏高天，願髡緇空王，稍申罔極！」清帝不許，命顯復尙故主。主涕泣，踰年病卒，葬廣寧門外。見明史卷一百二十一「公主」莊烈帝六女傳。

6【上】帝之尊稱，卽所謂「皇上」也。

7【流寇】便是此剿彼竄的賊寇，指李自成、張獻忠等。

8【杞人憂】從前杞國有人憂慮天將崩墜者，以爲天崩則身將無所寄託，竟致廢食忘寢。見列子天瑞篇。後世遂以「杞人憂天」喻無益之憂慮。亦省作「杞憂」。

9【王承恩】崇禎時爲司禮秉筆太監。李自成犯京師，帝命承恩提督京營。城陷，帝自縊，承恩亦從縊於其下。弘光時謚以「忠愍」。明史卷三百五「宦

官」有王承恩傳。10【近侍】親近侍從之人。11【若居深禁】「若」汝也爾也。已見第一册說居庸關詮釋（35。）下同。「深禁」深宮也。下文「惟居深禁」之「惟」不作僅字、但字解，當作「正因」解。12【數】讀如速，頻也；屢也。13【泄泄】怠緩悅從之貌。取朱熹解孟子「泄泄猶沓沓」誼。「泄」音曳（一）14【徒死】枉死也，猶俗稱「白死」。15【使生者死……可謂信矣】這是春秋時晉荀息對獻公的話，見公羊傳僖公十一年。獻公將死，問荀息：「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答「使死者反生，生者不媿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此處所引，取其意而略變其詞。16【異日】即它日，將來之謂。17【差】讀如次，略也，稍也。「年差長」言其年齒稍長也。18【甲申】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也。19【李自成】米脂（今陝西屬縣）人。幼牧羊於大姓艾氏，長充銀川驛（在米脂縣西北八十里）驛卒，鬬狠無賴，數犯法。崇禎初，從其舅高迎祥爲裨將。迎祥死，賊衆推爲「闖王」，其勢遂盛。時明廷方以防戍遼、瀋爲事，視流賊如癬疥，不甚措意。督師者如陳奇瑜、熊廷燦等，又皆主撫，故自成雖屢致窮蹙，然仆而復起，轉得四扇其燄以搖動中樞矣。既竄擾晉、豫、湖廣、巴蜀所過城邑，焚掠屠戮至慘。又陷鳳陽，焚皇陵。至是，明廷始大徵兵討賊，勢已蔓延不可制。崇禎末，自成遂稱王於西安，僭號「大順」。未幾，率衆東趨，所至皆破，竟陷京師。及吳三桂引清兵入關，自成西走，清兵追之，竄於九宮山（在湖北通山縣南八十里，與江西武寧縣接界），爲村民所困，自縊死。明史卷三百九之標目爲「流賊」，即收載李自成傳與張獻忠傳。20【袁貴妃】與周后相得，后縊死，帝命妃自縊。繫絕，久之蘇。帝拔劍斫其肩，妃卒不殊。清帝既

造中間調停一切也。「排解」謂排除疑難，解去糾紛也。170【比周以脅我】謂互相勾結以脅制我國也。171【要領】「要」，腰之本字。「領」，頸項也。要與領實爲人體最關緊要之部分，故以喻凡事之要點。今謂把握不住爲「不得要領」，本此。172【通商大臣關防】爲當時欽差辦理通商事宜大臣之印信。初秖在廣東設通商大臣，本係臨時性質；其後門戶洞開，遂定以兩江總督兼佩「南洋通商大臣關防」，直隸總督兼佩「北洋通商大臣關防」，因有南北洋之稱。「關防」之制，起於明初。據明人沈德符野獲編：「本朝印記，凡爲祖宗朝所設者，俱方印；後因事添設則賜關防。」而劉辰國初事略則謂「太祖因部臣及布政使用預印空紙作奸，事發，議用半印勘合行移關防。」因知關防本半印，故作長方形；後雖不再勘合，猶沿舊式也。173【攬越】攬權越職也。174【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今外交部之前身。英、法聯軍北犯，訂定北京條約後，我國始設此衙門以爲辦理對外交涉之機關。省稱「總署」。當時中朝猶尊大自若，故以「總理各國事務」爲名。及辛丑和約成立，外人竟要求廢除此稱，改設外務部，位在各部之上。175【無主之者】謂無專司對外交涉之人也。176【諷】有攛掇慫恿之意。177【七年】當西元一八五七年，歲次丁巳。178【不克】不勝也。179【己丑】據陳氏日曆推，是年五月無己丑，當作「乙丑」，爲十五日。180【瓊州鎮總兵】「總兵」爲武職之第二級，全稱當作「總兵官」，與今之中將相當。時制：於各省提督之下，分立若干鎮，每鎮置總兵官一人，故俗稱「鎮臺」。當時廣東提督所轄有雷瓊鎮，總兵官駐瓊州府，所屬分汛之大者，有雷州營參將，海安營遊擊，徐聞營守備，崖州營參將，儋州營

王，」即取闖江湖之義。李自成初從迎祥爲「闖將」，及迎祥死，羣賊推之爲闖王，其名遂顯；故一呼「李闖」，官書則稱之爲「闖賊」。此處之「闖」即指自成。40【衝陷】「衝」是衝鋒，「陷」是陷陣。41【祔】附祭也。42【踐】是實踐前言之謂，猶今所謂「履行」也。43【同牢卺酌】爲夫婦成婚之禮。古者夫婦成婚「同牢而食，合卺而飲。」「牢」是食案，「卺」是酒器。44【大觥】「觥」是酒器，本作「觵」，古以兕角爲之，故亦曰「兕觥」。後或用木或用純銅，惟存其形；今則盃行而觥廢矣。舊說觥容七升，故亦稱酒器之大者曰「觥」。45【齁】讀如吼平聲（厂又），鼻息之聲。46【籟】聲息也。47【驚闢】驚起撞門也。48【排闥】撞門而入也。49【剄】刎也；割也。50【粉項】指費宮人之頸。51【悠然逝】謂早已從容逝世也。52【聞】報知也。

敷演

是傳凡分六節。第一節寫費宮人之卓識與壯志：先敍宮人數向王承恩問寇警；次敍承恩奇而反詰，宮人竟以「設遇不幸、不可徒死」之心事相告；次敍承恩之激厲與宮人之矢志。第二節寫魏宮人之志節：先敍魏之年貌，及其與費之交誼；次敍魏志在一死免辱，不能若費之不可徒死以有爲；次敍承恩幷奇費、魏之烈。第三節寫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先敍城破之後懷宗與周后泣別；次敍周后與袁貴妃之自縊；次敍懷宗手刃嬪妃，並劍擊長公主未殊；次敍懷宗登萬歲山自縊於壽皇亭；次敍王承恩從容隨縊於帝右。第四節寫費宮人計脫長公主：先敍尙衣監何新入宮，與費宮人共救長公主使甦；次敍

公主虛賊將大索宮眷，雖偷生，必難幸免；次敍宮人之設計，易衣脫公主；次敍何新負公主送國丈第。第五節寫魏宮人之倡死：先敍李自成將入宮，情勢危急；次敍魏宮人大呼投河；次敍從死宮人之多。第六節寫賈宮人冒公主以謊賊，且求殺賊以伸志：先敍賈宮人目送魏宮人等之死，從容還內，服公主衣匿枯井中；次敍宮人被鉤而出，送見李自成，卽自稱公主以謊之；次敍自成心欲納主，而心神恫悅，有所畏而不敢，遂以賜其將羅姓；次敍宮人與羅虛與委蛇，要羅設祭先帝，祔承恩，從容盡禮，始可從；次敍羅一一從命，宮人乃泣拜先帝，並禱承恩驗其平生之言；次敍諸賊張樂爲賀，羅大醉入內，宮人復勸之狂飲，乃醉臥；次敍宮人屏去侍女，俟夜深人靜後以七首刺殺羅；次敍賊衆驚救不及，而宮人已端坐自刎；次敍自成得知，驚歎宮人之烈而禮葬之；次敍自成以公主已死，遂不復索。

凡傳記文字大都爲敍述體。但於其人之生平大節，必有生動的描寫，才能盡繪聲繪色之能事，而後使讀之者油然起可歌可泣之同情。故一篇好的傳記，其中必有幾處着意描寫傳主的性格、言辭或舉動的地方；如本篇的第一節與第六節便是。第一册第二三六頁神亭之戰的敷演裏說「一般文章的分類每把記述、敍述兩綱併稱做記敍文」，於此又得一確證，蓋生動的傳記實在分不清何處爲敍態演進的敍述，何處爲靜態描狀的記述也。又傳記每多附見之人，亦須來去分明，頭訖有着，前後固須照應，賓主尤宜劃清；如本篇第二節與第五節所寫之魏宮人便是。其中王承恩、何新雖亦居有相當的地位，惟究同懷宗帝后、公主及李自成等那樣的穿插其間，不過表明某種關係而已，不能看作附傳的

角色也。因此處初見體段完整的正式傳記，故略說如此，非謂一切傳記皆然，但大旨不外乎是。此後如遇同類文字，可彼此參照之。

主觀的性態副詞的第二方面是側重心理的，也可分做五項：

（甲）表決定——

橫豎（反正，左右）　左不過　索性　儘管　簡直（直）　敢則（敢情）……例如

橫豎是要破臉的，何必客氣！

刀來也要打，槍來也要打，左不過拚了這條命。

索性開戰罷，反正是免不了的；他們敢則早就預備了。（「敢則」有豈料本來如此之意）

這事當幹，儘管幹，簡直不用遲疑！

也罷　得（得了）——（獨立地用在句首）……例如：

也罷；我就拚一拚。……（表決心做）

得了，我不過隨便這麼說一句。……（含讓步意）

也罷；平平安安地過去了，何必再提！……（含知足意）

（乙）表發動——

特地（特，特意）　故意　有心……例如：

他有心要人家注意，特地穿了漂亮的衣服。

(丙)表徼幸——

幸虧（幸而，多虧，虧）　好在……例如：

好在彼此都是熟人，否則鬧翻了。

這事幸而沒有幹，還容易收場。

(丁)表相反——

偏（偏偏，偏要）　可（卻）　倒（到，倒反，顛倒，反倒）　反（反而）……例如：

他要出去逛逛，你偏坐着看書。

楊志問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你顛倒問。我等是小本經紀，那裏有錢與你。」

我們要是退縮，反而添了他們的氣燄；我們挺身直往，他們倒輭下去了。

(戊)表不變——

依舊（仍）　依然（依舊，也）　還是（還）　尙且（尙）……例如：

假如我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

他父親做醫生，他也做醫生。

他還沒有起身。

校書如掃落葉，仔細校過了三偏尚且有錯。（兼表讓步意）

表相反的「倒」「卻」等詞，它的用法很靈活，有時所表相反之意甚微，只是語氣之間有一點兒轉變罷了。例如：「話倒有一句的，我記不起了。」「你這樣說，我卻想起一個人來了。」我們須得注意！

參證

費宮人以弱女子手殲巨寇，雖所中未得元兇，卒以身殉，而浩志壯節，千百年後猶虎虎有生氣。故文家每以此爲題材，經心描述或吟詠之。除附見明史周后傳外，私家撰述之專傳自推此篇爲特作，而清初遺民外史（曹子清）虎口餘生（傳奇名，一稱表忠記，其書久佚，世傳惟梨園常演之數折，如探山、營閧、捉闖、借餉、觀圖、對刀、拜懇、別母、亂箭、守門、刺虎、刑拷、夜樂等，故一般人每以此本與不知誰某所作之鐵冠圖相混，——納書楹已沿其誤。但據傳奇彙考及近人王季烈螾廬曲談所考，則世俗流傳之詢圖、撞鐘分宮——即記懷宗殉國事——三折爲虎口餘生所不載，當是鐵冠圖之劇；如前舉各折，實不能概蒙以鐵冠圖之名也。）之刺虎，與乾隆時袁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唐人，少負才名。乾隆初試鴻博，報罷；旋成進士，改庶吉士，出知江蘇溧水、江浦、沭陽、江寧等縣，並著能聲。年甫四十，即告歸，作園於江寧小倉山下，曰隨園，以吟詠著作爲樂。世稱隨園先生。性通脫，好賓客，四方人士投詩文無虛日，享盛名者五十年。卒年八十有二，遺著甚富，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等。）之費宮人刺虎歌，尤爲人所傳誦弗衰者。今節錄刺虎及全鈔費宮人刺虎歌於後，俾資讀者參覽：

刺虎

〔滾繡球〕俺切著齒點絳脣，搵着淚施脂粉，故意兒花簇簇巧梳着雲鬢，錦層層穿着逈衫裙，懷兒裏冷颼颼七首寒光噴。俺佯嬌假媚妝癡蠢，巧語花言諂佞人；織纖玉手剜仇人目，細細銀牙啖賊子心。要與那漆膚豫讓爭聲譽，斷臂要離逞智能；拚得個身爲齏粉，骨化飛塵，誓把那九重帝主沈寃洩，四海蒼生怨氣伸，方顯得大明朝有個女佳人。

右寫宮人之苦心壯懷。

〔小梁州〕除下了翠翹寶髻耳瑤瑱，脫下了鳳袞偃蹇；俺把那金蓮兜紮鳳鞋跟，防滑褪，緊拴起繡羅裙。

〔么篇〕聽房櫳寂寂悄無人，但聽得戍漏頻頻。我戲戲着他瞇矇醉眼醒還昏，休驚魂心窩內寶刀掄。

〔快活三〕鋼刀上怨氣伸，銀燈下怨家隕。歎蒼天不佑，不能把巨寇刃，便便死向泉臺猶瞑目含餘恨。

右寫宮人之刺虎，（羅姓賊綽號一隻虎）深恨不克手刃元兇。

〔朝天子〕恁道謊陽臺雨雲，莽巫山秦晉，可知俺女專諸不解江泉韻。俺含羞酬語，搵淚擎樽，遇寃家難含忍。拚得個柳憔花悴可也，珠殘玉損早難道，貪戀榮華，忘卻終天恨！一任他碎骨粉身，一任他揚灰碾塵，今日個一劍歸泉，又又何必多磨吻！

右寫宮人殺虎後自刎前對賊中女侍之表白。

費宮人刺虎歌

九殿琴琴鳴戰鼓，萬朵花迎一隻虎。女兒中有有心人，詭說「儂家是公主。」公主姿容世寡雙，色

能伏虎虎心降，笑捋虎鬚向虎語，「洞房請解軍中裝。」一杯勸一杯，沈沈虎竟醉。「刃此小於菟，下報先皇帝。」紅燭千條徹帳光，白虹一道衝天氣。

習問

一．費宮人傳中何幾節爲主要表現的記述？何幾節爲事由經過的敍述？何幾節爲附帶的傳略？

二．側重心理方面的主觀性態副詞可再分幾項？

三．前返鈿記所述的秋瑾與費宮人的遭遇是否相當？試爲文比較說明之。

張萱四景宮女畫記 元好問

一轉角亭，[1]桷欄檻檻，[2]渥丹[3]爲飾，綠琉璃磚[4]爲地。女學士[5]三，皆素錦帕：[6]首南向者，綠衣紅裳，[7]隱几[8]而坐，一手柱頰，凝然有所思。其一東坐，素衣紅裳，按筆作字。西坐者，紅衣素裳，袖手凭几，昂面諦想，如作文而未就者。亭後來禽[9]盛開，一內人[10]不裹頭，倚欄仰看。凡裳者，皆有雙帶下垂，幾與裳等，但色別於裳耳。亭左湖石，[11]右木芍藥。[12]一素衣紅裳人翦花；一人捧盤盛之；一人得花，緩步回首，按錦帕，插之髻鬟[13]之後。此下一人，錦帕首，淡黃錦衣，紅裙，袖手而坐。並坐者吹笙；左二人彈箏，合曲；[14]右一人黃帽，如重戴[15]而無瀝水，[16]不知何物，背面吹笙；乃知錦帕有二帶，繫之髻鬟之後。一小鬟[17]前立按拍；一女童舞。一七八歲白錦衣女，戲指於舞童之後。吹笙者，紅衣素裳；箏色笛色板色，[18]素衣紅

裙。[19]已[20]上爲一幅。

一湖石，芭蕉竹樹，紫薇花[21]繁盛。花下二女，憑檻仰看，團花[22]藍紗映生衣，[23]紅繡[24]爲裙。並立者，白花籠，[25]紅紛中單。[26]三人環冰盤[27]坐：其紅衣者，顧憑檻看花者；二白衣相對。女侍二：一挈祕壺，[28]一捧茗器。四人臨池觀芙渠灩灩；[29]一坐砌[30]上；一女童欲掬水弄。操便面[31]者十一人，便面皆以青綠爲之。琵琶一，笙一，簫笛三，板一，聚之案上，二藤在杌旁。爲一幅。

一大桐樹，下有井，井有銀牀，[32]樹下落葉四五。一內人，冠髻，著淡黃半臂，[33]金紅衣，青花綾裙，坐方牀；牀加褥而無裙；一擣練杵，[34]倚牀下。一女使，[35]植[36]杵立牀前，二女使對立擣練；練有花，今之文綾也。畫譜謂萱取「金井梧桐秋葉黃」[37]之句爲圖，名長門怨[38]者，殆謂此耶？芭蕉葉微變，不爲無意。樹下一內人，花錦冠，綠背搭，紅繡爲裙，坐方牀。縐平錦[39]滿箱，一女使展紅繡託量之，此下秋芙蓉[40]滿叢，湖石旁一女童持扇熾炭，備熨[41]帛之用。三內人坐大方牀：一戴花冠，正面九分，[42]紅繡窄衣，藍半臂，桃花裙，雙紅帶下垂，尤顯然；一膝跂[43]牀角，以就縫衣之便；一桃花錦窄衣，綠繡襠，[44]裁繡段。[45]女二使掙[46]素綺；女使及一內人平熨之；一女童，白錦衣，低首熨帛之下，以爲戲。中二人，雙綬帶，[47]胸腹間繫之，亦有不與裙齊者。此上爲一幅。

一大堂，界畫細整，[48]脊獸獰惡，[49]與今時特異，積雪盈瓦溝，山茶[50]盛開，高出檐際。堂錦[51]亦渥丹，而楹楣間有青綠鋟雜之。堂下湖石一，樹立湖石旁，其枝柯蓋紫葳[52]也。堂上垂簾。二內人坐中楹，花帽

羃首，衣袖寬博，鉤簾[53]而坐，如有所待然。女使五人，二在簾楹間：一抱孩子；孩子花帽，綠錦衣；女使抱之，寒簾入堂中，眞態宛然；二捧湯液器；一導四內人外階。衣著青紅各異。三人所戴如今人蠻笠，[54]而有璃瑁班，[55]不知何物爲之。一內人，擁花帽，與前所畫同。一女使從後砌下。池水凍結，枯蒲[56]市[57]其中，凍鴨[58]並臥，有意外荒寒之趣。已上爲一幅。

人物每幅十四，共五十六人。

解題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金秀容（後魏所置縣，爲秀容郡治，故城在今山西忻縣西北五十里。齊周時郡廢。隋徙縣於九原故城，即省，即今忻縣治）人，系出後魏拓跋氏。七歲能詩。中興定（金宣宗第二年號，當西元一二一七——一二二一）進士第，仕至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詩文爲金源一代宗匠，晚年尤以著作自任，有遺山集、中州集、續夷堅志、唐詩鼓吹等。其事蹟附見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文藝」。其父元德明傳。此文所記，爲唐人張萱（京兆人，善畫人物，花蹊竹榭，點綴皆極妍巧，甚有名。）所畫春夏秋冬四景宮女圖，即載遺山集中。

詮釋

【轉角亭】謂畫幅之上僅露一亭之轉角處也。[2]【欄楹檻】「楹」，椽之方者。又屋角之斜枋亦曰

「桷」，「欄」欄楯，即闌干，此指簷下兩柱間之挂落。「楹」，堂室間之四經柱，此指亭子之縣柱。「檻」，軒窗下之檻，即扶手之欄。3【渥丹】厚塗赤色也。4【琉璃磚】磚之施釉者，猶今之磁磚。5【仕學士】宮人之有名位者，如才人之類。6【素錦帕】「素」是本色，「帕」是包頭。「素錦帕」白色織錦之包頭也。7【綠衣紅裳】上衣綠色，下衣紅色也。8【隱儿】「隱」倚也。「隱儿」便是憑儿，與下「袖手凭儿」之「凭儿」同。9【來禽】即林檎，落葉亞喬木，高丈餘。葉橢圓，有鋸齒。春暮開花，五瓣，色白，有紅暈。夏末果熟，形圓，味甘酸可食，俗稱「花紅」；北方謂之「沙果」，較大而甘美。林檎之名來禽，說者謂爲味甘熟則來禽；其實聲通假借，古人亦隨便說寫，秖以晉王羲之有來禽帖，遂著稱至今耳。10【內人】宮人之通稱，故「宮裝」亦稱「內家裝束」也。11【湖石】即「太湖石」，園林中疊之假山多用之。其石以多孔及皺紋爲貴，所謂選石要皺，要瘦，要透也。本爲太湖中石骨，浪激波滌，年久孔穴自生。惟多在深水中，故運致甚難。12【木芍藥】唐人呼牡丹爲「木芍藥」，以其花似芍藥而幹似木也。此處即指牡丹，崔豹古今注則謂「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有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爲牡丹，非也。」13【髻鬟】挽髮而束之於頂爲「髻」，環髮爲飾爲「鬟」。俗多以正垂腦後者爲髻，偏梳在側者爲鬟。14【合曲】和聲合奏也。15【重戴】以皂羅爲之，方而垂簷，紫裏，兩紫絲組爲纓，垂而結之頷下。唐人多尚之。所謂「重戴」者，蓋折上巾又加以帽焉。16【瀝水】即簷，此亦借爲帽簷。「如重戴而無瀝水」，謂形如重戴而無簷也。17【小鬟】婢也，亦稱「丫頭」。18【箏色笛色板色】謂箏、笛、板各如其

本色也。「板」即檀板，按拍所需，亦稱「綽板」。上文無「笛」，此忽見之，殆筆之誤歟？

19【素衣紅裙】此指吹笙者以外彈箏等人之服色也。20【已】與「以」通。古人行文，「已」與「以」每混用不分。

21【紫薇花】落葉亞喬木，高丈餘。樹皮極滑澤。葉橢圓形，對生。花紅紫或白，花瓣多皺襞，夏日始開，秋季方罷，故又名「百日紅」。22【團花】圓形花紋之圖案，如團龍、團鶴等。「團花藍紗」織有圓形圖案之藍色薄紗也。23【生衣】即裏衣。24【繢】結繒彩爲文也。「紅繢爲裙」蓋即紅色之褶襉裙。後文「展紅繢託量之」之「繢」則絲縷之屬，用以結縛者。25【籠】罩也。「白花籠」蓋白色飾花之籠衣，如今之所謂罩衫也。26【中單】即中衣，內著之裏衣也。27【冰盤】盛冰之盤，暑天用以驅熱者。

28【祕壺】承唾之唾壺也。29【芙渠鸂鶒】「芙渠」荷花之別名。「鸂鶒」亦作「鸂鶒」，一作「谿式」，似鴛鴦而稍大，羽五彩而多紫色，故又名紫鴛鴦。頭有纓，尾羽上翹如船柁。30【砌】階砌也。31【便面】扇也。上「操」字，執也。下「皆以青綠爲之」，謂扇上多以青綠色作畫也。32【銀牀】安置轆轤之井欄也。33【半臂】即下文之「背搭」，俗稱「背心」或「馬甲」，無長袖之衣也。34【擣練杵】「擣」同「搗」，擊也。「練」，熟絲也。「杵」，棒之屬。35【女使】女僕也。36【植】豎立也。37【金井梧桐秋葉黃】唐詩人王昌齡詩句。38【長門怨】樂府楚調名。樂府解題：「長門怨，爲漢武陳皇后作。后退居長門宮，愁悶悲思，令司馬相如作長門賦。帝見而傷之，復得親幸。後人因其賦而爲長門怨。張萱即以長門怨圖享大名，此處之秋景宮女圖似即此圖，故元氏云然。39【繒平錦】「繒」，絲織物之總名，

古謂之「帛」，漢謂之「繒」，故繒帛互訓。「平錦」，繒之一種。[40]【秋芙蓉】即木芙蓉，落葉灌木，高四五尺。葉掌狀淺裂，柄長互生。秋半開花，大而美豔，有紅白黃等色。蓮花本有芙蓉之目，故秋芙蓉亦稱木芙蓉，又稱木蓮。[41]【熨】讀如韻（ㄩㄣˋ），以火斗按布帛，使之平貼也。[42]【正面九分】謂正面微側，可見十分之九也。畫法本有正面、側面六分面、七分面、八分面等名色。[43]【跋】足後爲「跋」。此作動詞用，言以足抵牀角，翹起一膝也。[44]【襜】蚩淹切（ㄔㄢ），衣之蔽前者。猶今之「圍身」，亦稱「飯單」。[45]【繡段】猶言綢疋。[46]【掙】張緊也。[47]【雙綬帶】束衣之絲縧，雙飄下垂者也。[48]【界畫細整】言畫筆鉤勒十分精細與整齊也。[49]【脊獸獰惡】指屋脊兩端所飾之獸頭狀甚猙獰也。[50]【山茶】木名，產南方各省，雲南尤著名。葉如木樨，稍厚而硬，經冬不凋，又可作飲，故得茶名。花自十月開至二月，種類甚多，有單瓣、重瓣、紅白斑數色，皆美豔。其樹通常盆栽者高不過二三尺，在雲南則有高至二三丈者。[51]【堂錦】堂後之錦屏也。[52]【紫葳】一名淩霄花，蔓生木本。莖出氣根甚多，攀緣它物，高達數丈。葉爲羽狀複葉，有鋸齒。夏秋之間開花，赭黃色，瓣之下部連合成管狀。花有毒，但供觀賞頗佳。冬時不見花，故文中云「其枝柯蓋紫葳也」。[53]【鉤簾】捲簾施鉤挂住也。[54]【蠻笠】南方人所用之斗笠也。[55]【瑇瑁班】「瑇瑁」即玳瑁，已見第一册想飛詮釋（6）「玳瑁鑲邊的白雲」條。「班」與「斑」通。[56]【蒲】即菖蒲，生於水邊之多年生草也。葉有平行脈。花小，色淡黃，爲肉穗花序。有大小二種：大者長三四尺，氣味芳烈，葉上有脊如劍狀，亦稱「泥菖蒲」；小者高尺許，葉纖細，無中肋，謂之「細葉菖蒲」，亦稱「石

菖蒲。」（最纖細者長僅三四寸）此處所言「枯蒲」指大種菖蒲之已枯者。[57]【市】周布也。[58]【凍鴨】謂受寒凍之鴨，大有瑟縮之態者。

數演

此文分記四圖，圖各一大段，末附一段則綜計四圖人物者。前四大段各各獨立，實爲四個小篇；以每段起首都着一分項列款的數字「一」及煞腳著有「已上爲一幅」等條舉式的字樣，且最後附有綜計，這四單篇遂合入一型，（打成一整篇）而各自退居一部分的地位了。這是一個新的型式，凡竝舉不同的事物而使之聯爲一氣者，都可仿此。

四景明寫四季，而記敍事物各如本文，無待解析。今且把四圖所含之人數、狀態、位置及背景製表分別點清之：

三女學士	一以手支頤……	在亭前綠琉璃磚地上……	背景春天
	一按筆作字……		
	一昂面諦想……		
內人一	倚欄仰看來禽花	在亭後……	
又三人	一翦花……	在亭左右湖石木芍藥之間	
	一捧盤盛花……		

第一幅——十四人

- 一得花簪髻……
- 又四人
  - 一袖手坐……
  - 一並坐吹笙……
  - 二坐其左彈箏合曲……
- 一小鬟——前立按拍……
- 一女童——舞……
- 一七八歲女——戲指於女童之後

在幅之下方……

第二幅——十四人

- 二女——憑檻仰看紫薇花——在湖石竹樹芭蕉間花下
- 又一人——與看花者並立……
- 又三人
  - 一顧看花者……
  - 二相對視……

環冰盤坐……

- 二女侍
  - 一挈祕壺……
  - 一捧茗器……

侍立前三人旁……

- 又五人
  - 四臨池觀芙蕖鸂鶒……
  - 一坐砌上……
- 一女童——欲搦水弄……

背景夏天（其中執扇者十一人）

第三幅——十四人

一內人——坐方牀牀下倚搗練杵……

三女使

一植杵立牀前……

二對立搗練……

在井旁……

又一內人——坐縐帛箱旁之方牀……

又一女使——展紅縑託暈縐帛……

在樹下……

背景秋天

又三內人

一正面九分坐方牀……

一膝跋牀角就縫衣之便

一裁繡段……

一女童——持扇熾炭備熨帛……

在秋芙蓉叢外湖石旁

又一內人

共掙素綺平熨之……

又二女使

又一女童——低首熨帛之下嬉戲……

第四幅——十四人

二內人——鉤簾坐若有所待然——在大堂之中楹……

一小孩——被抱於女使……

五女使

二搴簾抱孩入內……

二捧湯液器……

在楹簾間……

一導引來人……

背景冬天

四內人——被導於女使……在外階……
又一內人——擁花帽從四人之後……
又一女使——正在下砌——在後階……

前述時間、地位、性態三類副詞竟，今當續述數量副詞。數量副詞又分「關於次數的」、「關於程度的」和「關於範圍的」三種。先說第一種。

關於次數的數量副詞可約做三項：

(甲)表一次——

一次　一趟（一盪）　一回　一番　一度　一遍……例如：

每天傍晚我必在空曠地方閒步一回。
這事我替你走一趟罷。

這項副詞常附在動詞之後。

(乙)表重複——

又　再（復，仍復）　也（亦）……例如：

他去了又來，仍復坐在那里。
他若再來侵擾，我也不能再容忍了。

作副詞用的「也」字最靈活，不必表重複：如上例所用，即可象看作連詞；有時緊貼着別的副詞，再無意義可說，便成了副詞的語尾，如「再也休想」「卻也有理」「倒也好看」有時簡直成了語助，與「啊」字一樣用法，如「你也要自己留心」「娘娘回宮去也」。凡此，都須看語氣如何而定，不能執着。

（丙）表多次——

幾次　多回　再三　屢次（屢屢，頻數）　往往　每每（每）　動輒（輒，動不動）……

例如：

我幾次訪他，每值公出，輒留一名片即行，不曾敍談。

凡一切有定數詞都可加在「次」「回」諸量詞之上，用作次數副詞。但成語中也有逕用有定數詞作副詞的，例如「一去不返」「三反四復」「七曲八彎」「千迴百折」等，但爲假喻之辭，多非確數。我們不可不細加體會。

參證

元氏此文，可謂記述圖畫景物的典型作品，在他前的只有唐韓愈的畫記，在他後的只有明宋濂的蘭亭觴詠圖記及黃淳耀的李龍眠畫羅漢記可以與它比肩；餘外就很少能够跟它抗顏的了。韓愈詳見後第四册張中丞傳後敍的解題。宋濂已見前第一册第一三二頁王冕的少年時代的參證。黃淳

耀字蘊生，號陶菴，嘉定（今江蘇屬縣）人。爲文原本六經，舉崇禎進士，歸後益研經緯。南都亡，嘉定亦爲清兵所破，淳耀偕弟淵耀縊於西城僧舍。門人私謚「貞文」。遺著有山左筆談、陶菴集等。畫記在昌黎集，蘭亭觴詠圖記在宋文憲公全集，李龍眠畫羅漢記在陶菴集，但皆見采於開明活葉文選，可取以參讀。

習問

一. 數量副詞凡分幾種？這幾種是怎樣分法的？

二. 次數副詞屬於副詞的那一類？它的本身又可約做幾項？

三. 就自己鑑賞所及的圖畫，試作一文來記述它的景物。

四. 作副詞用的「也」字，是否必用爲表重複的性態副詞？

圖畫

蔡元培

吾人視覺[1]之所得，皆面[2]也；賴膚覺[3]之助，而後見爲體。[4]建築、雕刻，體面互見之美術也。其有舍體而取面，而於面之中仍含有體之感覺者，爲圖畫。

體之感覺何自起？曰起於遠近之比例、[5]明暗之掩映，西人更益以繪影、寫光[6]之法，而景狀益近於自然。

圖畫之內容：曰人，曰動物，曰植物，曰宮室，曰山水，曰宗教，曰歷史，曰風俗。既視建築、雕刻爲繁複，而

又含有音樂及詩歌之意味，故感人尤深。

圖畫之設色者用水彩，中外所同也；而西人更有油畫，始於「文藝中興」[7]時代之意大利，迄今盛行。其不設色者，曰水墨，以墨筆爲濃淡之烘染者也；曰白描，以細筆鉤勒形廓者也。不設色之畫，其感人也純以形式及筆勢；設色之畫，其感人也，於形式筆勢以外，兼用激刺。

中國畫家自臨摹舊作入手；西洋畫家自描寫實物入手。故中國之畫，自肖象而外，多以意構；雖名山水之圖，亦多以記憶所得者爲之。西人之畫，則人物必有概範，山水必有實景；雖理想派之作，亦先有所本，乃增損而潤色[8]之。

中國之畫，與書法爲緣，而多含文學之趣味；西人之畫，與建築、雕刻爲緣，而佐以科學之觀察、哲學之思想，故中國之畫以氣韻[9]勝，善畫者多工書而能詩；西人之畫以技能及義蘊[10]勝，善畫者或兼建築、圖畫二術，而圖畫之發達常與科學及哲學相隨焉。中國之畫圖術，託始於虞、夏，[11]備於唐而極盛於宋；[12]其後爲之者較少，而名家亦復輩出。[13]西洋之圖畫術，託始於希臘，發展於十四、十五世紀，極盛於十六世紀。近三世紀，則學校大備，畫人夥頤；[14]而標新領異[15]之才亦時出於其間焉。

解題

此篇亦選自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詮釋

[1]【視覺】生理學名詞，物與目接所生之感覺也。物體之象映於眼底之網膜時，則激刺視神經而傳達於腦，遂生感覺。[2]【面】幾何學名詞，有長有廣而無厚者謂之「面」。[3]【膚覺】亦生理學名詞，即與外物相觸而生之感覺也。人類皮膚之末梢神經觸於外物，以所受激刺傳於大腦之神經細胞而生，故亦稱「觸覺」。膚覺又可略分數種：其所以知寒暖曰「溫覺」；知痛癢曰「痛覺」；知壓迫及物體之大小曰「壓覺」。[4]【體】亦幾何學名詞，有長有廣而又有厚者謂之「體」。[5]【遠近之比例】畫中有遠近法，即以長短、大小、疏密分遠近：近者長大而疏，遠者短小而密。[6]【繪影寫光】即以濃淡深淺之法繪寫物體之陰影，並表出所寫各部之光度也。與上文「明暗之掩映」正相應合。[7]【文藝中興】當中世紀之初，日耳曼蠻族侵入歐洲，古來希臘、羅馬之文化衰落達於極點。至十一世紀而漸漸興復；及十四世紀而大盛。西方史籍稱此時期爲"Renaissance"（亦譯作「文藝復興」）且用作中世史與近世史之分界焉。[8]【潤色】修正或加飾之謂。[9]【氣韻】指意境言，較爲抽象。[10]【義蘊】指理解言，較爲具體。[11]【中國之畫……始於虞夏】書益稷：「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孔傳：「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是「會」即繪畫之意。[12]【備於唐而極盛於宋】唐畫承六朝餘緒，崇古之風特盛，人物多釋道莊嚴相。及中葉而畫風一變，玄宗創畫墨竹，大小李將軍（思訓、道昭父子）作爲金碧山水（即青綠山水），王維作爲淡墨山水（即破墨山水），於是山水乃有南北兩

宗（大小李爲北宗，王維爲南宗。）畫馬又極盛，以韓幹爲代表。末葉以來，花鳥畫又大露頭角。凡我國各種重要之畫門，其時已皆裒然有集大成之勢。其後五代、宋畫之名家要無不以此爲崑崙而分脈焉。入宋後，置翰林圖畫院，景德、元豐間且累徵天下畫流。徽宗嗜畫尤篤，以畫試士，並敕撰宣和畫譜。高宗亦提倡備至，紹興內府收藏之富，史所豔稱，故當時院畫有館閣體。以此，我國畫學乃極盛於趙宋。

13【輩出】代有傳人也。14【夥頤】多也。史記陳涉世家：「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服虔云，楚人謂多曰「夥」，又言「頤」者，助聲之辭也。15【標新領異】謂不隨常規，務以新異爲標榜也。

數演

此爲釋解文。先說吾人對於圖畫之感覺，以圖畫與建築、彫刻相較，說明圖畫爲舍體取面而面中仍含體之感覺的美術。次說面中仍含體之感覺的道理在遠近之比例與明暗之掩映。次說圖畫內容分類之富，以其兼有音樂及詩歌之意味，故視建築、雕刻爲繁複，而感人尤深。次說圖畫有設色與不設色之別，而不設色者又有水墨與白描之分。次說中西畫家之入手方法不同，是以派別亦異。次說中西畫味之各擅及中西畫學發展之大概。凡六節，層層遞進，遂將圖畫之意義、方法、派別、源流一一釋解無遺矣。

關於程度的數量副詞可約做四項，今順次說明如下：

（甲）表估量——◎◎◎

幾乎　彷彿（似乎好像）　差不多　大約（大概，約略）……例如：

這時差不多快到十二點鐘，他大概是不來了。

多半　一半　有幾分　一點兒　稍微（略微）……例如：

他所經營的事業多半是可成的。但稍微覺得有幾分冒險。

(乙)表比較——再分「平比」與「差比」

(一)平比——

一樣　一般　似的（或「似地」）……例如：

她們站在面前一樣長短，像姊妹似的。

(二)差比——

更（更加，更見）　尤其（尤）　加倍（倍）……（附在述語前）

些（一點兒）　幾倍（或「幾等」「幾」字也可改用定數詞）　多……（附在述語後）

例如：

鴉片的毒害比酒更凶。

鴉片的毒害更凶。（省略所比的）

他高人一等。

你差一點兒（省略所比的）

雅片比酒毒得多。

比較地　較爲（較）……（在句中不需說出所比的）例如：

此地較爲安靜。

越發（越，愈，益發，一發）……例如：

寶玉道，「何不用『稻香村』的妙。」衆人聽了，越發同聲拍手道，「妙！」

王小玉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連詞的用法）

（丙）表極點——再分「極比」與「泛說」

（一）極比——

最　極*（極其，至）　頂（挺）　第*一　儘……例如：

史記在一般紀傳體的史書裏，創例最先，聲譽最著。

中國的出口貨，絲茶頂多。

以上用介詞（如第一例的「在」，或省去介詞如第二例）介出所比的範圍。

他這措辭極妙。

張君第一漂亮。

以上意有所比，無從指出範圍。

（二）泛說——

絕對的　非常*　格外　特別（特）　十分*　滿（漫）　很*　了不得（專後附）……例如：

這樣辦法，絕對的行不通。

他說話格外留神。

滿擬拜訪，因事未果。

張君很漂亮。

（丁）表過甚——，

太（忒）　過於（過）……例如：

他說得差了，你也忒認眞，連我們也喫你說了幾聲。

賈政笑道，「不當過獎。他年小的人，不過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罷了。」

前面所舉各詞，加有「*」號的，應特別注意。表差比的「多」如「雅片比酒毒得多」一語，也可作「雅片比酒毒多了」，但須知「多」字作比較副詞時是不單用的。又「極」「第一」「非常」「十分」「很」等，兼可附在述語後；但習慣上用法也稍有不同。如「他這措辭妙極」，「張君漂亮第一」，「他得意非常」（都是直接後附）「他得意到十分了」（「到」字領）「他得意得很」（「得」字領。「得」

或作「的」「得很」可作「之至」或「之極」解。他得意得了不得」（也是「得」字領）等，便須細玩它的語氣而參比其用法了。

這四項程度副詞，除（甲）項外，大多是用來修飾形容詞的，而其中（乙）項表比較的「平比」「差比」（丙）項表極點的「極比」便是「形容詞的三級比較法」。這在英文是變化形容詞的詞尾來表示的，在國語便全靠副詞的運用了。

習問

一．試將圖畫的內容製成一系統表。

二．表程度的數量副詞分幾項？其中那幾點用法便是形容詞的三級比較法？

三．試任作幾句，須運用副詞來表示形容詞的三級比較法。

建築　蔡元培

人之生也，不能無衣食與宮室。[1]而此三者，常於實用以外，又參以美術之意味。如食物本以適口腹也，而裝置又求其悅目；衣服本以禦寒暑也，而花樣常見其翻新；宮室本以庇[2]風雨也，而建築之術尤於美學上有獨立之價值焉。

建築者，集衆材而成者也。凡材品質之精惡，[3]形式之曲直，皆有影響於吾人之感情。及其集多數

之材，而成爲有機體之組織，[4]則尤有以代表一種人生觀。而「容體」[5]「氣韻」，與吾人息息相通焉。

吾國建築之中，具美術性質者，略有七種：一曰宮殿。古代帝王之居處，與陵寢[6]及其他佛寺道觀[7]等是也。率皆四阿[8]而重簷，上有飛甍，下有崇階，[9]朱門、碧瓦，[10]所以表尊嚴富麗之觀者也。二曰別墅。[11]齋齋、[12]邃館、[13]曲榭、[14]回廊，[15]間之以亭臺，映之以泉石，寧樸毋華，寧疏毋密，大抵極清幽瀟灑[16]之致[17]焉。三曰橋。疊石爲穹窿式，[18]與羅馬建築相類。惟羅馬人廣行此式，而我國則自橋以外罕[19]用之。四曰城。疊磚石爲之，環以雉堞，[20]隆以譙門，[21]所以環衛都邑也，而堅整之概有可觀者，以萬里長城爲最著。五曰華表。樹於陵墓之前，間用六面形，而圓者特多，冠以柱頭，[22]承以文礎，[23]頗似希臘神祠之列柱；而兩相對立，則又若埃及之方尖塔[24]然。六曰坊。所以旌表[25]名譽，樹於康衢[26]或陵墓之前，頗似歐洲之凱旋門。[27]惟彼用穹形，而我用平構，[28]斯其異點也。七曰塔。本諸印度，而參以我國固有之風味，有七級、九級、十三級之別，恆附於佛寺，與歐洲教堂之塔相類。惟常於佛殿以外，呈獨立之觀，與彼方之組入會堂結構者不同。

要之，我國建築既不如埃及式[29]之闊大，亦不類峨特式[30]之高騫。[31]而秩序謹嚴，配置精巧，爲吾族數千年來守禮法、尚實際[32]之精神所表示焉。

解題

此文亦自蔡孑民先生言行錄選出。

詮釋

[1]【宮室】本卽房屋之通稱，後以帝王所居爲「宮」，遂變爲特殊的名目。此處仍用本義。[2]【庇】遮蔽也；覆蔭也。[3]【牖】與「牖」「廳」並通，不精也。[4]【有機體之組織】生物之具備生活機能者叫做「有機體」。國家也能自由活動，且有發達衰亡諸現象，與有機體之生活情狀頗相似，故十八世紀之後，一般學者都承認國家爲有機體。因此，舉凡一切有生命象徵之聯絡組織都叫做「有機體之組織」。[5]【容體】猶言「款式」或「儀表」。[6]【陵寢】帝王之塚墓也。秦曰「山」，漢曰「陵」，故亦稱「山陵」。陵地置園設寢殿，故一稱「陵園」，或稱「陵寢」。[7]【道觀】道教徒奉祠之所稱「道觀」。[8]【四阿】若今四柱屋，見考工記「四阿重屋」注。一說「阿」棟也。四角設棟，是爲四注椁。見左傳「椁有四阿」疏引周禮鄭注。今宮殿寺觀之屋面皆四角設棟，四向落水，與普通屋面之多數前後落水者不同，是四注之說爲長也。若僅作四柱解，有時竟有通不過去處。[9]【飛甍崇階】「飛甍」卽屋脊及四角挑簷脊（所謂四阿）上之瓦飾，甃以鴟吻及獸頭者也。「崇階」卽殿堂前面之臺，有層級之階供升降。俗稱「露臺」。[10]【朱門碧瓦】「朱門」門髹朱漆也。「碧瓦」卽青綠色之琉璃瓦。[11]【別墅】爲園亭游息之處，亦稱「別莊」或「別業」，所以別於居恆寢處之所也。[12]【蕭齋】梁武帝造寺，命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後寺毀，惟此一字獨存。李約見之，買歸東洛，建一室以玩之，號曰「蕭齋」。

見唐李肇國史補。詞章中所用「蕭齋」「蕭寺」等字樣，當本此。後沿用爲蕭條之「蕭」，此處卽指齋軒而言，並無蕭條之意。13【邃館】幽深之館舍也。14【曲榭】曲折之水榭也。「榭」有四解：一爲有屋之臺，二爲無室之廟，三爲藏樂之所，四爲講武之所，分見禮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及左傳。但一般多以臨水之屋爲榭，（尤以支木臨水之上者爲多）蓋取第一解，謂自水上視之似臺上建屋也。15【回廊】彎環旁通之走廊也。16【瀟灑】清高絕俗貌。17【致】意態也，例如雅人深致。18【穹窿式】亦稱「拱門」，一稱「穹門」，上圓下方之建築式樣也。19【罕】少也。20【雉堞】城上之女牆也。已見第一册核工記詮釋（5）「雉」條。21【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遠者，卽城門上之譙樓。22【冠以柱頭】謂華表頂上另加雕飾之短石柱也。其花紋多取流雲式圖案。23【承以文礎】謂華表腳下另加雕飾之石礎也。其花紋多取海山式圖案。24【方尖塔】底部爲四方形，面爲三角形，斜向而上，至尖頂爲止，以其形如「金」字，亦稱「金字塔」。在埃及國者最著名，建於古代王墓之上，方底，每面廣七五六英尺，高至四八八英尺，至今遺跡尙存。它如希臘、意大利、墨西哥、印度諸國，亦有此項同類之建築物焉。25【旌表】卽表章。凡孝義貞節之人，古帝王每賜匾建坊以表異之，謂之「旌表」，故是項坊表亦稱「牌坊」。26【康衢】大路也。27【凱旋門】爲西洋紀功之建築物，極似我國之牌樓，本名"Triumphal arch"。有刻戰事功績者，如羅馬之君士但丁門、巴黎之紀功坊是。有刻名人事蹟者，如倫敦之訥爾遜門、紐約之華盛頓門是。28【平棖】別於上文「穹形」而言，謂不取穹窿式而用平直

式也，[29]【埃及式】主要的有祠廟、墳墓、方尖塔等，它的特點是闊大，建築上叫做"Egyptian Architecture"。[30]【峨特式】此種建築式樣出於歐洲古代的峨特族，盛行於十二世紀至十五世紀之間。它的特點爲尖頭、穹窿、控壁、束柱等。建築上叫做"Gothic Architecture"。[31]【高騫】聳拔貌。[32]【守禮法尙實際】「守禮法」指表示尊嚴名譽之宮殿、華表、坊、塔等。「尙實際」指切合實用之別墅、橋、城等。

數演

此篇凡分四節：第一節，說建築在美學上的價值；第二節，說建築實是代表一種人生觀的東西；第三節，說中國建築的種類，略分七類；第四節，說中西建築的比較。其體裁與圖畫略同，俱爲釋解文。

關於範圍的數量副詞可以約做五項：

(甲)表單獨——

僅僅（僅）　單（單，單獨）　只（秖，止）　不過　光……例如：

有一條蠶，……他獨個兒不喫桑葉。

(乙)表各別——

各　另　兩下裏　雙方……例如：

兩下裏情境不同，意念也就各別了。

(丙)表相互——

相*（互相，互交相）……例如：

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太史慈縱馬橫槍，直取孫策，策挺槍來迎，兩馬相交，戰五十合，不分勝負。

「相」字並不一定表相互的關係。如「不大相信」，「相煩通報一聲」和「實不相瞞」的「相」便都成了助動詞了。不可不注意。

（丁）表共同——

共（共同）　一同（同）　一起　一塊兒　一齊　一並（一併，並兼）……例如：

砌成基臺的全數石塊一齊開口，「馬上試給他看！我們就此拋開他吧！」

賈政喝命寶玉回來，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

（戊）表統括——

都（皆，俱）　全（完全，全體並）　盡（盡數）　儘（兼時間性）　統同（通同，統通）　一概（一切）　總（偏於主觀方面）……例如：

這些年來，他對於家事一切不管。

四面都是高山，並無別路可通。

這事與我並不相干。

他們的事，我並沒有知道。（以上三例的「並」是「全」字意，與表共同的一並不同。）

習問

一．把建築的第三段化成一個分類系統表。

二．試比較圖畫與建築的體段，作一短文說明之。

三．表範圍的數量副詞凡分幾項？

四．表相互的「相」和表統括的「並」有無異用處？試舉例以明之。

美文

周作人

外國文學裏有一種所謂論文，其中大約可以分作兩類。一批評的，是學術性的。二記述的，是藝術性的，又稱作美文。這裏邊又可以分出敍事與抒情，但也很多兩者夾雜的。這種美文似乎在英語國民裏最爲發達，如中國所熟知的愛迭生、[1]蘭姆、[2]歐文、[3]霍桑[4]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時高爾斯威西、[5]吉欣、[6]契斯透頓[7]也是美文的好手。讀好的論文，如讀散文詩，因爲他實在是詩與散文中間的橋。中國古文裏的序記與說等，也可以說是美文的一類。但在現代的國語文學[8]裏，還不曾見有這類文章。治新文學的人爲什麼不去試試呢？

我以爲文章的外形與內容，的確有點關係。有許多思想，既不能作爲小說，又不適於做詩，（此只

就體裁上說，若論性質則美文也是小說，小說也就是詩，新青年[9]上庫普林[10]作的晚間的來客[11]可爲一例，）便可以用論文式去表他。他的條件，同一切文學作品一樣，只是眞實簡明便好。我們可以看了外國的模範做去，但是須用自己的文句與思想，不可去模仿他們。晨報[12]上的浪漫談，以前有幾篇倒有點相近，但是後來（恕我直說）落了窠臼，[13]用上多少自然現象的字面，衰弱的、感傷的口氣，不大有生命了。我希望大家捲土重來，[14]給新文學開闢出一塊新的土地來，豈不好麼？

解題

此文選自作者的散文集談虎集。

詮釋

[1]【愛迭生】爲英國文人、詩人兼著作家Joseph Addison的譯名，亦作阿狄生。他生於西元一六七二年，死於一七一九年。著作極多，在我國最爲熟知的有文報搢華（Sir Roger de Coverley Papers）。

[2]【蘭姆】爲英國散文作家兼批評家 Charles Lamb 的譯名，亦作萊姆。他生於一七七五年，死於一八三四年。他的莎氏樂府本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在我國爲最著。[3]【歐文】爲美國著作家 Washington Irving 的譯名。他生於一七八三年，死於一八五九年。在我國最爲著名的作品是他的見聞雜記（Sketch Book）。[4]【霍桑】爲美國文學家 Nathaniel Hawthorne 的譯名，亦作霍爽。

他生於一八〇四年死於一八六四年。他的古史鉤奇錄(The Wonder Book)在我國爲最著。[5]【高爾斯威西】一作高爾斯華綏，乃英國現代小說家兼劇作家 John Galsworthy 的譯名。他生於一八六七年，現尚生存。[6]【吉欣】一作吉星，乃英國小說家 George Robert Gissing 的譯名。他生於一八五七年，死於一九〇三年。[7]【契斯透頓】爲英國現代作家 G. K. Chesterton 的譯名。他生於一八七四年。現尚生存。[8]【國語文學】便是所謂「白話文學」。因胡適有「國語的文學」一語，遂有此稱。[9]【新青年】是宣傳白話文運動的有力雜誌。本稱青年雜誌。五四運動之後改今早停。[10]【庫普林】爲俄國作家 Aleksandr Ivanovitch Kuprin 的譯名。他生於一八七〇年。初學陸軍，在役計七年，進至中尉。退職治文學，以小說決鬪得名。又有短篇生命之川、泥沼、馬盜等，都是佳作。[11]【晚間的來客】是庫普林的一篇抒情詩的小說，先經作者譯登新青年，後結集爲點滴之一篇，今收入空大鼓中。[12]【晨報】指當時北京的一種日報。[13]【窠臼】亦作科臼，猶言現成格式。故襲故蹈常者，謂之「落窠臼」。[14]【捲土重來】猶言傾其所有，謂席捲重來也。

數演

這篇文字分前後兩大段：前段說明美文在整個文學裏的地位和性質，指出中國古文裏的序記與說等也是美文的一類；後段說明美文的形式與作法，因而點清文章的外形與內容是的確有關係的。在前段裏雖也有批評現代國語文學的話，後段裏雖也有批評別人和伸他自己的主張與希望處，

然主旨所在還是偏於美文的說明，故不能看做議論文，而仍與前讀的圖畫建築一樣，同爲釋解文。

否定副詞不必分項，其常用的是：

不　沒有（沒，未，不曾）……例如：

天氣未及晌午，一輪紅日當天，沒半點雲彩，其實十分大熱。

人若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雖失意不苦。

該做的事沒有做完，便像有幾千斤重擔子壓在肩頭，再苦是沒有了。

其有表禁戒意思的，則每用

莫（勿，休）……例如：

公務重地，閒人莫入！

勿飲過量之酒！

早去早回，休教有失！

表禁戒意的副詞，除前例外，每用「不」字加在助動詞「必」「須」「可」「要」「得」或動詞「許」「准」之上以爲之。如「不必」（意最輕）「不須」「不用」「不可」（意較重）「不要」「不得」「不許」「不准」（意最重）。其語意固有輕重，同時便表示戒意的程度。

以上所列，乃是專附在動詞、形容詞或副詞的自身，乃至附在實體詞外一切詞的否定副詞。此外

尙有一種專用於對話時表示然或否的語氣的，便是「對話時的然否副詞」。這一種詞，可就「然」「否」兩面分做二項：

（一）表肯定——

是（是的，「然」）　對　不錯　可不是麼（可不是可不）……例如：

是的；他準來。

對了，我們應當一同奮鬪。

（二）表否定——

不是（不，「否」）　不對　不見得……例如：

不見得他那有這麼大的膽呢。

不；我不能跟他在一塊胡鬧。

這樣的或「然」或「否」，都是對於人家的話表示認可與不認可的意味：答「是」，便是「你說得是」之意；答「不是」，便是「你說得不是」之意。但國語裏然否的用法與英語的"yes""no"頗有異同。例如：

〔問〕他已經讀過史記麼？

〔答〕是，讀過了。

〔問〕他還沒有讀史記麼？

〔答〕是，沒有讀。（「是」可省，但不可答「不是。」）

因爲「是」與「不是」並非跟着問句裏邊肯定與否定的詞而加以決定，乃是對於問句全部的語氣而表示認否。故第二答句不能像英語那樣的用「不是。」但如問句中原有同動詞「是」字，答句中也可以跟着它。例如：

〔問〕你是學生麼？

〔答〕是。（「是學生」之意，卽用同動詞表然否。）

〔問〕你是軍人麼？

〔答〕不，我是學生。（卽「非也」之意。）

有時不能用「不是」來否認，要改用「沒有」才行。例如：

〔問〕你近來打球麼？

〔答〕是，我天天打球。（肯定，可用「是。」）

〔問〕你近來做文章麼？

〔答〕沒有。（否定，不可用「不是。」）

因爲「沒有」這個否定副詞可當作「不曾」講，所以此處可以這樣用。凡問句是指過去時的，便不

用能「不是」作否認的答詞。有時問句中原有「沒有」(或同動詞，或副詞)的，也可以跟着作答。例如：

〔問〕你有史記沒有？

〔答〕沒有。(承問句同動詞)

〔問〕你沒有讀過史記麼？

〔答〕沒有。(承問句副詞，與前「你近來做文章麼」的答例同式。又前「他還沒有讀史記麼」的答例也可照此改作。)

有時然否副詞竟全不適用。例如：

〔問〕你沒有讀過史記？

〔答〕讀過的。(但這類答意和問意相反而語意較促時，也可先用「不」字，表示否認。)

上列各問答例，須熟玩詳參，始可會其然否之意而得語氣之神。

習問

一．否定副詞中表禁戒意的，有常用的方式可循否？

二．然否副詞用於對話時，它的用法是否與英語的"yes""no"相同？

三．何謂美文？它在整個文學裏的性質和地位怎樣？

藝術與現實　夏丏尊

看見一幅畫得很好的花卉畫，我們常讚歎了說，這畫中的花和眞的花一樣。看見一叢開得很好的花卉，我們又常讚歎了說，這花和畫出的一樣。看小說時，於事情寫得逼眞的地方，我們常讚歎了說，這確是社會上實有的情形。在處世上，遇到複雜變幻的情事的時候，我們說，這很像是一篇小說。究竟畫中的花像眞的花呢？還是眞的花像畫中的花呢？小說像社會上的實事呢？還是社會上的實事像小說？這平常習用習聞[1]的言說中，明明含着一個很大的矛盾。[2]

這矛盾因了看法，生出了許多人生上重大的問題，例如王爾德[3]的認人生模仿藝術，就是對於這矛盾的一個決斷。我在這裏所要說的，不是那樣的大議論，只是想從這疑問出發了來把藝術與現實的關係，略加考察而已。

眞的花只是花，不是畫；但畫家不能無視[4]了現實的花，畫出世間沒有的花來。社會上的事象，只是社會上的事象，不是小說；但小說家不能無視了現實的社會事象，寫出社會上所沒有的事象來。在這裏，可以發生兩個問題：(一)現實就是藝術嗎？(二)藝術就是現實嗎？這兩句話，因了說法[5]都可成立。問題只在說的人有藝術的態度沒有？

那末甚麼叫藝術的態度？我們對於一事物，可有種種不同的態度。舉一例說，現在有一株梧桐樹，

叫一個木匠、一個博物學者、一個畫家同時去看。木匠所注意的大概是這樹有幾丈板可鋸或是可以利用了作甚麼器具等類的事項，博物學者所注意的大概是葉紋、葉形與花、果、年輪[6]等類的事項，畫家則與他們不同，所注意的只是全樹的色彩、姿態、調子、[7]光線等類的事項，在這時候，我們可以對於這梧桐樹，木匠所取的是功利的[8]態度，博物學者所取的是分別的態度，畫家所取的是藝術的態度。

我們對於事物，脫了利害、是非等類的拘縛，如實去觀照玩味，這叫做藝術的態度。藝術生活和實際生活的分界，就是這態度的有無，藝術和現實的區別，也就在這上面。從現實得來的感覺是實感，從藝術得來的感覺是美感。實感和美感是不相容的東西。實感之中，決無藝術生活；同樣，藝術生活上一加入實感，也就成了現實生活了。要說明這關係，最好的事例，就是近年國內鬧過許多議論的模特兒[9]事件。

在普通的現實生活中，赤裸裸不掛一絲的女子，不用說是足以挑撥肉感——就是實感，有傷風化的。但對於畫家，則不能用這常規的說法。因爲既爲畫家，至少在作畫的時候，是用藝術的態度來觀照一切，玩味一切，不會有實感的。至於普通的人們，不但見了赤裸裸的女性實體起實感，即見了從女體臨寫下來的，本來只充滿了美感的裸體畫，也會引起實感。就畫家說，現實可轉成藝術；就普通人說，藝術可轉成現實。

世間有能用藝術態度看一切的人，也有執着[10]於現實生活的人。不同一個人，也有有時埋頭[11]

於現實生活，有時脫離了現實生活而轉入藝術生活的事。畫家、文學家除了對畫布[12]就筆硯[13]以外，當然也有衣食上的煩惱和人間世上一切的悲歡，商店的夥友於打算盤的餘暇，也可有向了壁上的畫幅或是窗外的夕陽悠然神往的時候。只是有藝術教養[4]的人們，多有着玩味觀照的能力罷了。在有藝術教養的人，不但能觀照玩味當前的事物，且能把自己加以玩味觀照。譬如愛子忽然死亡了，這無論在小說家或普通人，都是現實的悲哀，都是一種的現實生活。但普通人在傷悼愛子的當兒，一味沒入在現實中，大都忘了自己，所以在傷悼過了以後，只留着一個漠然的記憶而已。小說家就不然，他們也當然免不了和普通人一樣，有現實的傷悼，但一方卻能把自己站在一旁，回着反省自己的傷悼，把自己傷悼的樣子在腦中留成明確的印象，寫出來就成感人的作品。置身於現實生活而能不全沈沒在現實生活之中，從實感中脫出了取得美感，這是藝術家重要的資格。藝術中所表出的現實，比普通人所經歷的現實，往往更明白更完善，因爲藝術家能不沈沒在現實裏，所以能把整個的現實，如實領略了寫出。藝術一面教人不執着現實，一面卻教人以現實的眞相，我們從前者可得藝術的解脫，從後者可得世相的眞諦。[15]這就是藝術有益於人生的地方。

西湖的美，遊覽者能得之，爲要想購地發財而跑去的富翁，至少在他計較打算的時候，是不能得的。裸體畫的美，有繪畫教養的人能得之，患色情狂[16]的人，是不能得的。眞要領略糖的甘味與黃連[17]的苦味，須於喫糖喫黃連時把自己站在一旁，咄咄地鼓着舌頭，去玩味自己嚥舌間的感覺。這時喫糖

和黃連的是自己，而玩味甘與苦的別是一自己，擺脫現實，才是領略現實的方法。現實也要經過擺脫作用，才能被收入到藝術裏去。

創世紀[18]中有這樣的一段神話：

耶和華上帝[19]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爲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耶和華上帝使他沈睡了。於是取下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耶和華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領到那人跟前，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他爲女人，因爲他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

這段神話，實可借了作爲藝術與現實的象徵的說明。如果把男性比喻作現實，那末女性就可比作藝術。女性是由男性的部份造成，但有一個條件，就是先要使男性沈睡；男性醒着的時候，就是上帝也無法從他身上造出女性來的。現實只是現實，要使現實變成藝術，非暫時使現實沈睡一下不可。使現實暫時沈睡了，才能取了現實的某部分作成藝術。因爲藝術是由現實作成的，所以我們見了藝術，猶如看見了現實，覺得這現實的化身，親切有味，如同「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一樣。

解題

夏丏尊本名鑄，字勉旃，浙江上虞縣人。爲現代教育家，兼長於文藝的賞鑑與批評。著有文藝論ABC、

文章作法（與劉薰宇合作）等譯有愛的教育續愛的教育綿被近代戀愛觀國木田獨步集芥川龍之介集（與魯迅等合譯）幸福的船（與胡愈之等合譯）等。其它散見於各雜誌的文字尚多，惟尚未結集。此文便從文藝論ABC錄出。

詮釋

[1]【習用習聞】「習」，熟也。「習用習聞」便是常用到、常聽到也。[2]【矛盾】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見韓非子難一篇。故後人取爲言語自相抵觸之喻。今更引申爲一切衝突或背繆解。[3]【王爾德】爲英國著作家 Oscar O' Flahertie wills wilde 的譯名。他生於西元一八五六年。在學校時便有文譽，所著童話、小說、論文集等俱有名，而他的成功卻在於劇本。其中少奶奶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一劇，尤爲著稱，我國也譯演多次。他嘗因事繫獄二年，出獄後以在英不能存身，前赴法國，遂以一九〇〇年困死於巴黎。[4]【無視】便是不見，有忽略之意。[5]【因了說法】謂各因說法的不同，猶云立場不同也。[6]【年輪】植物學名詞。凡雙子葉植物及裸子植物，其形成層層生長，至冬而停止；翌春更長。故新層、舊層之間，顯分界域。此界綫每年生一輪，即謂之「年輪」。以是，植物學家橫斷是等植物而驗其年輪，即可審知是等植物已經過若干歲月也。[7]【調子】指全盤配置的情調。[8]【功利的】謂其態度偏於崇尚急功近利的功利主義也。[9]【模特兒】爲"Model"的

譯音，亦作「模特兒」，便是畫家、雕刻家描繪或雕塑人體時，爲製作研究，放在眼前利用的人。也叫「模型」或「雛型」。自廣義言之，凡使用實際的人物事件，作爲文藝作品的模型時，這種實際人物事件也叫「模特爾」。一般人但以裸體女子之供繪畫對象者爲模特爾，實在是錯誤的，所以近年有許多無聊的爭議。[10]【執着】猶言沾滯，固執不化也。語出佛典。[11]【埋頭】本以喻勤讀，謂案上堆滿書籍，俯首其中而不起也。此借爲專心或認眞解，卽沈浸之意，俗所謂鑽在其中也。[12]【對畫布】謂油畫家，故稱「對畫布」。此處實承畫家而言。概括一切畫家。[13]【就筆硯】承文學家而言。「就」，接近也。

[14]【教養】亦稱素養，便是基本的學習。[15]【世相的眞諦】「世相」便是世態，謂世間一切之情狀也語亦出佛典。「眞諦」已見第一册運河與揚子江詮釋(7)。[16]【色情狂】病名，謂患者於色情特別興奮也。[17]【黃連】多年生草，野生。葉爲複葉，微類芹葉。早春出花莖長尺許，開小白花。結實，子色黃。根可入藥，甚苦。故世以喻悲苦事。產於四川雅州（今雅安縣）者良，故又曰「雅連」，亦曰「川連」。一種出波斯國者，根亦入藥，謂之「胡黃連」。[18]【創世紀】乃舊約聖書之首卷，記天地開闢，創造萬物，及亞當、諾亞與其子孫之事。西儒謂此書材料爲哀合數種而成者，故矛盾重複之處不免。但西方宗教之書莫古於是矣。[19]【耶和華上帝】本希伯來造物主神 Jehovah 之譯名，亦作耶火華，爲恆久自存之義。故教中尊之爲「上帝」。

數演

這與美文一樣地是說明抽象事物的釋解文。全篇凡分十段：第一段，以畫的花與眞的花，入情的小說與眞的社會事象相比況，引起藝術與現實的問題來。第二段，便從這問題說起，應當略加考察藝術與現實的關係。第三段，說畫家的畫花不能無視現實的花，小說家的撰著小說不能無視現實的社會事象；究竟現實就是藝術呢？藝術就是現實呢？各因立場來說，都說得通，只在說的人有沒有藝術的態度。第四段，用一個畫家、一個博物學者、一個木匠同對一株梧桐的看法，來說明藝術的態度是超越分別的態度與功利的態度的。第五段，說藝術與現實的分界就在藝術態度的有無；藝術的態度必須脫了是非利害等類的拘束，如實去觀照玩味那當前的事物：從藝術得來的感覺是美感，從現實得來的感覺是實感，實感中決無藝術的生活，藝術的生活如加入實感也就成了現實的生活了。第六段，就近年國內鬧過許多議論的模特爾事件來說明實感與美感的不同：有美感的，對現實可轉成藝術；懷實感的，藝術可轉成現實。第七段，說世間有用藝術態度看一切的人，也有執着於現實生活的人；同一個人也有有時埋頭於現實生活，有時脫離了現實生活而轉入藝術生活的事：惟有藝術素養的人常能了解現實的眞相而不爲現實所束縛。第八段，再申說實感與美感的差別，必擺脫實感才能發生美感；現實也要經過擺脫作用，才能被收入藝術裏去。第九段，引創世紀上帝取男人肋骨造女人的一段神話，隱示現實中可以抽出藝術來。第十段，明說實感不能消滅決無美感可言，正與上帝取男人肋骨造女人時必使男人沈睡一樣，蓋男人醒着，雖上帝也無法從他身上造出女人來的。這樣層層設譬，反

覆剖陳，便把藝術與現實相關的道理——藝術固然離不了現實，但執着現實而不能擺脫的決無藝術可言，——釋解得明明白白了。

前已講過五類副詞，卽表時間、地位、性態、數量和否定及對話時表然否的；茲當進述最後一類表詢問的疑問副詞。這一類副詞分五種，卽：（一）問時間，（二）問數量，（三）問原因，（四）問方法或情形，（五）表反推或感歎。請先述前三種：

問時間的疑問副詞約做兩項：

（甲）時期——

幾時　多早晚（多偺）　多會兒……例如：

你幾時來的？（甚麼時候之意）

（乙）時間——

好久　多久……例如：

你在北平住過多久？（多少時候之意）

問數量的疑問副詞不再分項，但都要加於一切表形體的性狀形容詞之上。其詞爲

多（多麼，多少）好　幾……例如：

這正布有多長多寬？

疑問副詞有幾種？

這里有應當注意的，便是「好」字。因爲「好」字用法更廣，引伸起來，不一定表疑問，也不限於數量，乃是對於形容詞或其它副詞更加一層濃厚的程度，並表贊歎的意味。如「好一個鐵血健兒！」「好大的架子！」「好容易把這事辦妥。」「前後堂燈燭齊明，好不輝煌！」等便是。其中尤應注意的，即「好容易」與「好不」。「好容易」已變否定，即「不容易」之意；「好不」卻不是否定，因爲把「好」來打消「不」，「好不」便變了「極其」之意了。

問原因的疑問副詞即表「爲甚麼」之意，稍重即表「做甚麼」之意。其詞爲

怎麼（做甚，怎的）　幹麼　爲何　何爲　何故　何以……例如：

你怎麼老是遲到？

他爲何不來？

你問他做甚？

美感與實感不能相容，何故？

習問

一、美感與實感不能相容，何故？

二、何謂現實生活？何謂藝術生活？

三、疑問副詞分幾種？

四、試就已讀各篇檢出十個表示詢問原因的疑問副詞來。

景陽岡　水滸

武松[1]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陽穀縣[2]地面。此去離縣治[3]還遠。當日晌午時分，走得肚中飢渴；望見前面有一個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門前上頭寫着五個字道，「三碗不過岡。」武松入到裏面坐下，把哨棒[4]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喫。」只見店主人把三隻碗，一雙箸，一碟熟菜，放在武松面前，滿篩[5]一碗酒來。武松拿起碗一飲而盡，叫道，「這酒好生[6]有氣力。主人家，有飽肚的，買些喫酒。」酒家道，「只有熟牛肉。」武松道，「好的，切二三斤來喫酒。」店家去裏面切出二斤熟牛肉，做一大盤子，將來放在武松面前，隨即再篩一碗酒。武松喫了道，「好酒！」又篩下一碗。恰好喫了三碗酒，再也不來篩。武松敲着桌子叫道，「主人家，怎的不來篩酒？」酒家道，「客官要肉便添來。」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來。」酒家道，「肉便切來添與客官喫，酒卻不添了。」武松道，「卻又作怪。」便問主人家道，「你如何不肯賣酒與我喫？」酒家道，「客官，你須見我門前招旗上面明明寫道『三碗不過岡。』」武松道，「怎地喚做『三碗不過岡？』」酒家道，「俺家酒雖是村酒，卻比老酒[7]的滋味；但凡客人來我店中喫了三碗的，便醉了，過不得前面的山岡去，因此喚做『三碗不過岡。』若是過往客人到此，只喫

三碗，更不再問。」武松笑道，「原來恁地；我卻喫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道，「我這酒叫做『透瓶香，』又喚做『出門倒；』初入口時，醇醲好喫，少刻時便倒。」武松道，「休要胡說，沒地[8]不還你錢，再篩三碗來我喫。」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篩三碗。武松喫道，「端的好酒！主人家，我喫一碗，還你一碗錢，只顧篩來。」酒家道，「客官休只管要飲，這酒端的要醉倒人沒藥醫。」武松道，「休得胡鳥說！便是你使蒙汗藥在裏面，我也有鼻子。」店家被他發話不過，一連又篩三碗。武松道，「肉便再把二三斤來喫。」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篩了三碗酒。武松喫得口滑，只顧要喫，去身邊取出些碎銀子，叫道，「主人家！你且來看我銀子，還你酒肉錢夠麼？」酒家看了道，「還有餘，還有些貼錢[9]與你。」武松道，「不要你貼錢，只將酒來篩。」酒家道，「客官，你要喫酒時，還有五六碗酒哩，只怕你喫不得了。」武松道，「就有五六碗多時，你盡數篩將來。」酒家道，「你這條長漢，傴或醉倒了時，怎扶得你住？」武松答道，「要你扶的，不算好漢。」酒家那裏肯將酒來篩。武松焦躁道，「我又不白喫你的。休要引老爺性發，通教你屋裏粉碎，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酒家道，「這廝醉了，休惹他。」再篩了六碗酒與武松喫了。

前後共喫了十八碗，綽了哨棒，立起身來道，「我卻又不曾醉。」走出門前來笑道，「卻不說『三碗不過岡。』」手提哨棒便走。酒家趕出來叫道，「客官那裏去？」武松立住了問道，「叫我做甚麼？我又不少你酒錢，喚我怎地？」酒家叫道，「我是好意；你且回來我家看抄白官司榜文。」武松道，「甚麼榜文？」酒家道，「如今前面景陽岡[10]上，有隻弔睛白額大蟲，[11]曉了出來傷人，壞了二三十條大漢性命。

官司[12]如今杖限獵戶[13]擒捉發落。岡子路口，都有榜文，可教往來客人結夥成隊，於巳、午、未三個時辰過岡；其餘寅、卯、申、酉、戌、亥六個時辰，不許過岡。更兼單身客人，務要等伴結夥而過。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時分，我見你走都不問人，枉送了自家性命；不如就我此間歇了，等明日慢慢湊得三二十人，一齊好過岡子。」武松聽了笑道，「我是清河縣[14]人氏，這條景陽岡上，少也走過了一二十遭；[15]幾時見說有大蟲。你休說這般鳥話來嚇我。便有大蟲，我也不怕。」酒家道，「我是好意救你；你不信時，進來看官司榜文。」武松道，「你鳥做聲！便眞個有虎，老爺也不怕。你留我在家裏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謀我財，害我性命，卻把鳥大蟲唬嚇我。」酒家道，「你看麼！我是一片好心，反做惡意，倒落得你恁地；你不信我時，請便自行。」一面說，一面搖着頭，自進店裏去了。

這武松提了哨棒，大着步，自過景陽岡來。約行了四五十里路，來到岡子下，見一大樹，刮去了皮，一片白，上寫兩行字。武松也頗識幾字，擡頭看時，上面寫道，「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夥成隊過岡；請勿自誤。」武松看了笑道，「這是酒家詭詐，驚嚇那等客人，便去那廝家裏宿歇。我卻怕甚麼鳥？」橫拖着哨棒，便上岡子來。那時已有申牌時分，這輪紅日，厭厭地相傍下山。武松乘着酒興，只管走上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見一個敗落的山神廟。行到廟前，見這廟門上貼着一張印信榜文；武松住了腳讀時，上面寫道，「陽穀縣示：爲景陽岡上新有一隻大蟲傷害人命，見今杖限各鄉里正[16]並獵戶人等行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

分，及單身客人，不許過岡，恐被傷害性命：各宜知悉。政和[17]年月日。」武松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轉身再回酒店裏來，尋思道，「我回去時，須喫他恥笑，不是好漢，難以轉去。」存想了一回，說道，「怕甚麼鳥！且只顧上去看怎地。」武松正走；看看酒湧上來，便把氈笠兒掀在脊梁上，將哨棒綰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岡子來。回頭看那日色時，漸漸地墜下去了。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武松自言自語道，「那得甚麼大蟲？人自怕了，不敢上山。」

武松走了一程，酒力發作，焦熱起來，一隻手提着哨棒，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踉踉蹌蹌，直奔過亂樹林來；見一塊光撻撻大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邊，放翻身體，卻待要睡；只見發起一陣狂風，那一陣風過了，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武松見了，叫聲「啊呀！」從青石上翻將下來，便拿那條哨棒在手裏，閃在青石邊。那大蟲又飢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撲。從半空裏攛將下來，武松被那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一掀，掀將起來。武松只一閃，閃在一旁。大蟲見掀他不着，吼一聲，卻似半天裏起個霹靂，震得那山岡也動，把這鐵棒也似虎尾倒豎起來，只一剪。[18]武松卻又閃在一邊。——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捉不着時，氣性先是沒了一半。——那大蟲又剪不着，再吼了一聲，一兜兜將回來。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雙手輪[19]起哨棒，儘平生氣力，只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定睛看時，

一棒打不着大蟲，原來打急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截，只拿得一半在手裏。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翻身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又只一跳，卻退了十步遠，那大蟲卻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去在一邊，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肷搭地揪住，一按按將下來。那隻大蟲急要掙扎，被武松儘氣力捺定，那裏肯放半點兒鬆寬。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眼睛裏只顧亂踢，那大蟲咆哮起來，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做了一個土坑。武松把那大蟲嘴直按下黃泥坑裏去，那大蟲喫武松奈何得[20]沒了些氣力。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揪住頂花皮，偷出右手來，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儘平生之力只顧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蟲眼裏，口裏，鼻子裏，耳朵裏，都迸出鮮血來，更動彈不得，只剩口裏兀自[21]氣喘。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哨棒，拿在手裏，只怕大蟲不死，把棒橛[22]又打了一回，眼見氣都沒了，方纔丟了棒。尋思道，「我就地拖得這死大蟲下岡子去。」就血泊裏雙手來提起，那裏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腳都酥軟了。武松再來青石上坐了半歇，尋思道，「天色看看黑了，儻或又跳出一隻大蟲來時，卻怎地鬬得他過？且掙扎下岡子去，明早卻去理會。」就石頭邊尋了氈笠兒，轉過亂樹林邊，一步步捱下岡子來。

走不上半里多路，只見枯草中又鑽出兩隻大蟲來。武松道，「阿呀，我今番罷了！[23]」見那兩隻大蟲，在黑影裏直立起來。武松定睛看時，卻是兩個人，把虎皮縫做衣裳，緊緊綳在身上，手裏各拿一條五股叉。[24]見了武松，喫一驚道，「你……你……你喫了豹狸[25]心，豹子肝，獅子腿，膽倒包著身軀？如何敢

獨自一個，昏黑將夜，又沒器械，走過岡子來？你……你……是人是鬼？」武松道，「你兩個是甚麼人？」那個人道，「我們是本處獵戶。」武松道，「你們上嶺來做甚麼？」兩個獵戶失驚道，「你兀自不知哩；如今景陽岡上，有一隻極大的大蟲，夜夜出來傷人，只我們獵戶也折[26]了七八個；過往客人，不計其數，都被這畜生喫了，本縣知縣著落當鄉里正，和我們獵戶人等捕捉。那業畜勢大難近，誰敢向前。我們爲他，正不知喫了多少限棒，只捉他不得。今夜又該我們兩個捕獵，和十數個鄉夫在此。上上下下放了窩弓藥箭[27]等他，正在這裏埋伏；卻見你大剌剌地[28]從岡子上走將下來，我們兩個喫了一驚。你卻正是甚人？曾見大蟲麼？」武松道，「我是清河縣人氏，姓武，排行第二。卻纔岡子上亂樹林邊，正撞見那大蟲，被我一頓拳腳打死了。」兩個獵戶聽得癡呆了，說道，「怕沒這話。」武松道，「你不信時，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跡。」兩個道，「怎地打來？」武松把那打大蟲的本事，再說了一遍。兩個獵戶聽了，又喜又驚，叫攏那十個鄉夫來。只見這十個鄉夫，都拿着鋼叉，踏弩，[29]刀槍，隨卽攏來。武松問道，「他們衆人，如何不隨你兩個上山？」獵戶道，「便是那畜生利害，他們如何敢上來。」一夥十數個人，都在面前；兩個獵戶叫武松把打大蟲的事說向衆人。衆人都不肯信。武松道，「你衆人不信時，我和你去看便了。」衆人身邊，都有火刀、火石，[30]隨卽發出火來，點起五七個火把。衆人都跟着武松，一同再上岡子來，看見那大蟲做一堆兒死在那裏。

衆人見了大喜，先叫一個去報知本縣里正，並該管上戶。[31]這裏五七個鄉夫，自把大蟲縛了，擡下

岡子來。到得嶺下，早有七八十人都閃將來，先把死大蟲攛在前面，將一乘兜轎[32]擡了武松，投本處一個上戶家來。那上戶里正，都在莊前迎接，把這大蟲扛到草廳上。卻有本鄉上戶本鄉獵戶三二十人，都來相探武松。衆人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武松道：「小人是此間鄰郡[33]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因從滄州[34]回鄉來，昨晚在岡子那邊酒店喫得大醉了，上岡子來，正撞見這畜生。」把那打虎的身分拳腳[35]細說了一遍。衆上戶道：「眞乃英雄好漢！」衆獵戶先把野味將來與武松把杯，[36]武松因打大蟲困乏了要睡。大戶便叫莊客打併[37]客房，且教武松歇息。到天明，上戶先使人去縣裏報知，一面合具虎牀，[38]安排端正，迎送縣裏去。

解題

水滸傳已見第一册智取生辰綱解題。此篇便從金批本水滸的第二十二回選來。它的回目是：「橫海郡柴進留賓。景陽岡武松打虎。」這景陽岡便占了後邊的大半回。

詮釋

1【武松】已略見第一册古代英雄的石像詮釋(13)「武二郎武松」條。他是清河縣人，因酒醉打人，疑其已死，逃禍投奔滄州柴進，在柴進莊上住了一年多。遇見宋江，得了他的資助，又知被打的那人不曾死，便回清河去。（見水滸第二十一、二十二回）路過景陽岡，正是由滄州回去的事。他後來幹了不

少驚人的舉動：殺嫂祭兄，刺配孟州；在十字坡打服張青，助施恩奪取快活林，因醉打蔣門神，又被張都監陷入孟州監，重配恩州；他又大鬧飛雲浦，殺死公差，重復掩入城中，血濺鴛鴦樓，把張都監一家都殺了；乘夜出走，重逢張青，因官司緝捕甚急，無法存身，只得聽孫二娘的主意，改扮頭陀，投奔二龍山。因他從此頭陀打扮，故稱行者武松。（見二十三回至三十回）　2【陽穀縣】本爲春秋齊邑。隋因置陽穀縣，屬濟北郡，故城在今縣東北三十里。宋初移治上巡鎮，又徙孟店，即今治，屬東平府。元屬東平路。明、清皆屬山東兗州府。民國初屬山東東臨道。今直隸山東省。　3【縣治】即縣城，謂官衙所在也。　4【哨棒】便是隨身防護的棍子。　5【篩】本是簸米之器，有漏注之意，故引申爲斟酒。　6【好生】有「十分」或「着實」之意，猶言「很」也。　7【老酒】謂陳年味醇之酒。　8【沒地】猶言「不曾」或「不會得」。　9【貼錢】謂有餘錢貼回，猶今之所謂「找頭」。　10【景陽岡】陽穀縣境的山岡。　11【大蟲】北人謂虎爲「大蟲」。「弔睛白額」狀虎之凶猛可怖也。　12【官司】謂該管的官廳，即指陽穀縣。　13【杖限獵戶】「獵戶」以獵爲生之人戶。從前縣中著籍有「莊戶」、「漁戶」、「獵戶」等分別。「杖限」謂勒限擒捕，逾限不獲則當堂杖責也。　14【清河縣】晉置，故城在今山東清平縣南。後魏因之。北齊改貝邱。隋改清平，仍屬清河郡。唐屬博州。五代周時屬大名府。宋、金因之。元屬德州。明、清俱屬山東東昌府。民國初屬山東東臨道。今直隸山東省。在宋時已不稱清河縣，此仍稱之，沿襲舊名耳。　15【遭】周也；徧也。「一二十遭」即一二十徧。　16【里正】古之鄉職，北齊、隋皆置之。唐制：百戶爲一里，里置正一人。宋、金、元皆

襲其名，至明始專稱里長。17【政和】宋徽宗第四年號，當西元一一一一——一一一七年。18【翦】拂掃也。19【輪】舉起也。一作「掄」。20【奈何得】猶云被磨折得無可奈何也。21【兀自】猶言「正在」或「正是」。後文「你兀自不知哩」便是「你正是不知哩」。22【棒槥】便是打折了的半槥哨棒也。23【罷了】此作「休也」講。24【五股叉】有五個銳頭聚在一條桿子上的鐵叉也。漁人打魚也用它。25【猱㹠】「猱」同「猱」，見龍龕手鑑。「㹠」本作「犛」，讀如四，體多長毛之獸也，見爾雅釋獸注。26【折】損失也。27【窩弓藥箭】「窩弓」即伏弩。「藥箭」則箭鏃敷以毒藥者也。28【大剌剌地】緩舒貌，猶言好整以暇也。29【踏弩】預伏在草莽中之弩箭，備虎自來觸機者。30【火刀火石】即火鐮及燧石。在火柴未盛行前，家家用之。31【上戶】即大戶，當地擁有田莊之人家也。32【兜轎】亦稱兜子，無頂之山轎也。33【鄰郡】當時清河縣（清平縣）屬大名府，陽穀縣屬東平府，故云「鄰郡」。34【滄州】唐置，改曰景城郡，尋復曰滄州。宋曰滄州景城郡。金復爲滄州，治清池，在今河北滄縣東南四十里。元因之。明初省清池入州，移州治長蘆故城，即今治。明清時州屬直隸河間府。民國初改縣，屬直隸津海道。今直屬河北省津浦鐵路綫之。35【身分拳腳】便是當時打虎的身段手勢。36【把杯】便是敬酒。37【打併】打掃並鋪設也。38【虎牀】擡死虎之具。

敷演

這是較長的敍述文，凡分六大段。第一大段，敍武松自滄州柴進那邊回淸河去，路經陽穀縣景陽

岡前一個酒家，使性狂飲。第二大段，敍武松喫了十八碗酒，揚長出門，店家好意告訴他前面岡上有虎傷人，官司懸掛榜文警戒過客，不能單身過岡，並留他權住一宵，他卻仗着酒力，執意不信。第三大段，敍武松乘酒上岡，先見樹上寫着的警告，猶疑店家故弄狡獪，及到山神廟前，果見官司的印信榜文，方知眞正有虎，欲待回去，恐被店家恥笑，只索踏步上前。第四大段，敍武松走入亂林中，正欲就大靑石上暫歇，樹背後便跳出猛虎，直撲過來；武松頓時驚醒先前所喫的酒，拚命與虎相鬬，到底把虎打死；但他使盡力氣了，怕再有猛虎來襲，便只得一步步捱下岡子來。第五大段，敍武松走不多遠，果見枯草中又鑽出兩隻虎來，及彼此相見，卻是兩個被限捉虎的獵戶；武松便把打虎之事告訴他們，他們驚喜之餘，也就招集一夥人隨着武松上岡，查勘虛實。第六大段，敍衆人看見死虎，即報知本縣里正及該管上戶，一面擡着死虎，並用兜轎擡了武松，逕下岡子，到上戶家款待留宿；明日天明，上戶便去縣裏報知，迎送武松和死虎到縣裏去。這文大體是敍述一樁事實的經過，但其中第一段的使性狂飲和第四段的扶醉打虎卻側重情景的描寫，單提自也可算記述文。若準前講傳記文字多兼用記敍之法的理由來看，這便是個適例。

問方法或情形的疑問副詞，有時直用作述語；卽含有「作甚麼式樣」或「做甚麼」之意。其詞爲

怎樣（怎麼樣，怎麼，怎麼的，怎麼着，怎地）　如何　何如……例如：

儻或又跳出一隻大蟲來時，卻怎地鬪得他過？

如何敢獨自一個昏黑將夜，又沒器械，走過岡子來？

他已走了，你怎麼樣？（直用作述語）

凡疑問副詞若不是用在疑問或感歎語氣的句中，而是用直述語氣的句中，便也與疑問代名詞、疑問形容詞一樣地屬於「表不定」的一種用法。因爲疑問代名詞的「誰」「那個」「甚麼」「那里」等，可以用爲「不定稱」疑問形容詞的「甚麼——」「何——」「誰——」「那——」「幾——」「若干——」等，也可用爲「不定指」；而這類疑問副詞也有這種用法：於是有一種表無條件的副詞。其附於疑問代名詞的，就算形容詞。這等副詞爲

無論（不論，任）　不拘（不問，不管）……例如：

無論那個，我總談得來。（附於疑問代名詞，可當形容詞看）

不論甚麼書，都要仔細考校它的來歷。（附於疑問形容詞的副詞）

不管怎麼樣笨的人，喫飯總該懂得的。（附於疑問副詞的副詞）

這種詞的後面都可加以「是」字，但這「是」字不必分析以爲同動詞。原來「是」字有時本可作「統指的形容詞」用，如「是處」卽「隨處」，「是人」卽「凡人」等，在近代語體詩文中是常有的。表反推或感歎的疑問副詞爲

難道（難道……不成）　那（那有，那里，豈有，豈）　莫不是（無乃，怕不）……例如

難道你眞不知道麼？

我那里知道！

這樣文弱的書生，那能殺人！莫不是錯疑了他？

那事你怕不知曉，難道要抵賴不成！

上例所舉的「莫不是」可當連詞看，「怕不」卻可看作堅確決定的語氣。

習問

一. 本篇中武松打虎的一段，分幾層寫？試分析一下。

二. 任撰幾句，試把問方法或情形的疑問副詞運用進去。

三. 那幾樣詞可以用爲表無條件的副詞？

四. 試作幾句，把表反推或感歎的疑問副詞用上。

大鐵椎傳

魏禧

大鐵椎[1]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2]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3]青華鎭[4]人，工技擊，七省[6]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

學故嘗與過宋將軍。

時座上有健啖[7]客，貌甚寢；[8]右脅[9]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複如鎖上練。[10]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11]問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時，不冠不襪，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12]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13]上矣。

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彊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饗馬[14]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讎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15]我決鬬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16]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17]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

將至鬬處，送將軍登空堡[18]上，曰「但觀之，愼弗聲，[19]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觱篥[20]數聲。頃之，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餘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吾兄？」言未畢，客呼曰「椎！」[21]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22]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餘人。宋將軍屏息[23]觀之，股栗欲墮。[24]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煙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魏禧論曰：子房得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25]大鐵椎其人歟？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

中興遺傳，[26]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27]不見功名[28]於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爲人用歟？抑用之自有時歟？子燦遇大鐵椎爲壬寅歲，[29]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30]甚工楷書[31]也。

解題

魏禧字叔子，一字冰叔，號裕齋，又號勺庭，明季江西寧都諸生。明亡，棄舉業入山，結廬翠微峯，與兄際瑞弟禮皆以文章稱，時人號「寧都三魏」。又與南昌彭士望、林時益、同邑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及兄際瑞，弟禮等九人講學於所居易堂，以古文實學爲歸，世稱「易堂九子」。清康熙中（西元一六六二——一七二二）舉禧博學弘儒，以疾辭。尋卒。著有文集、詩集及左傳經世諸書行於世。此大鐵椎傳即載文集中。亦見收於張潮所輯虞初新志卷一。

詮釋

[1]【大鐵椎】本是一種兵器，據下文「柄鐵摺疊」之說，是即所謂「流星鎚」也。「椎」「鎚」通。被傳者既「不知何許人」，「問其鄉及姓字皆不答」，遂不得不取其所使之兵器以名之。故曰「大鐵椎」。蓋公名作專名用矣。[2]【省】探望也；存問也。[3]【懷慶】本爲漢河內郡，後魏於其地置懷州，至元改爲懷慶路。明改懷慶府，屬河南。清因之，領河內、濟源、修武、武陟、孟、溫、原武、陽武等八縣，治河內。民國廢府，

改河內爲沁陽縣。[4]【青華鎭】卽淸化鎭，在沁陽縣東北四十里。明武宗正德中（一五〇六——一五二一）築城，置稅課局大使。淸置糧捕水利通判。民國初，嘗有縣佐駐之。當平漢鐵路未通之前，其地爲由中入陝之孔道。今道淸鐵路以此爲終點，淸孟鐵路以此爲起點。山西商貨之南下者皆出於此。居民十萬，商旅輻輳，實爲河南北部重要的都市。[5]【工技擊】「工」專精其事之謂。「技擊」本指以勇力擊斬敵人之武術，今專用爲拳法之稱。[6]【七省】指當時大河南北山東、直隸、山西、陝西、河南、湖廣、江南七省。直隸今爲河北省；陝西兼包今甘肅省；湖廣今爲湖北、湖南二省；江南本卽明之南直隸，包有今江蘇、安徽二省。[7]【健啖】能進多量飲食也。[8]【寢】陋也；不揚也。[9]【脅】腋下胸側曰「脅」。[10]【柄鐵……如鎖上練】言椎柄爲摺疊之鐵練，可以伸展者，故下言「引之長丈許」也。[11]【楚聲】湖廣口音也。[12]【白金】卽銀。[13]【炕】北方氣寒，臥床多以磚甃，中空如竈，備冬令燒火取暖者，故謂之「炕」。貧苦者並磚甃而無之，僅培土成形而已，稱爲「土炕」。[14]【響馬】卽攔劫行旅之響馬賊，從前北地多山林之處時有出沒。當行劫之先，必放響箭（所謂「鳴鏑」）一枝，嚇令行旅停止待搜，然後馳馬而前，恣意掠奪，故曰「響馬」。[15]【期】約也。[16]【能且衆】言饒有技能而且人數衆多也。[17]【故自負】言向來自命不凡也。[18]【空堡】卽廢壘。[19]【弗聲】戒其靜觀弗得出聲也。[20]【觱篥】讀如必力，本爲西域龜茲之樂器，一作觱栗。漢後傳入中國，唐九部夷樂卽用之。宋以後皆因唐制，蘆管三孔，金口下侈，管端有簧吹之，全體長七寸。淸瓦爾喀部樂有此器。此處所用蓋指胡哨，猶今之警笛。[21]【曰

椎】猶通行小說中常見的「照刀」或「照傢伙」也。22【環而進】包圍而逼擊也。23【屏息】悚息不敢出氣也。24【股栗欲墮】極狀恐怖，言兩股戰栗，幾欲墮下也。25【子房……博浪沙中】「子房」漢留侯張良之字。良之先世爲韓相，及秦滅六國，良乃散家財結客，謀所以報秦皇者。始皇二十九年（前二一八）東巡至陽武（今河南屬縣），良爲韓報仇，得力士爲鐵椎，狙擊秦皇帝博浪沙（在陽武東南）中。誤中副車。秦皇帝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良遂亡命於外。史記卷五十五有留侯世家，漢書卷四十有張良傳。26【陳同甫中興遺傳】「陳同甫」名亮，宋永康（今浙江屬縣）人。自幼穎異，才氣超邁，喜談兵，志存經濟。孝宗隆興初（一一六三）上中興五論，不報。退益力學著書，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隋大儒，字仲淹，龍門人。教授河、汾間，受業千數，薛收、房玄齡、李靖、魏徵等皆北面事之。著有元經、中說等。卒年三十七，門人私謚曰「文中子」。今世傳中說亦即署爲文中子也）。淳熙中（孝宗第三年號，當一一七四——一一八九）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帝將官之，亮即渡江而歸。光宗策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光宗大悅，御筆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未之官，卒。端平初（理宗第三年號，當一二三四）追謚「文毅」。著有三國紀年、歐陽文粹、龍川文集、龍川詞等。「中興遺傳」即收集中所傳多南渡之初力謀抗金以圖興復者。宋史卷四百三十六有陳亮傳。27【泯泯然】湮沒貌。28【功名】功績與聲名也。29【壬寅歲】爲清康熙元年，當西元一六六二年。30【市物帖子】購買應用物件之賬單也。31【楷書】即「正書」。後漢王次仲始以隸字作楷法，亦稱「楷隸」。漢末隸字

石刻，間雜正書；魏鍾繇賀克捷表備盡法度，爲正書之祖。俗作「眞書。」

數演

此亦描狀勇力之傳記，其中着意寫大鐵椎獨鬬百餘馬賊，應聲殺敵的一節，實可與前篇景陽岡武松的打虎相參看；彼爲搏虎，此則戰人，而身分舉腳且較打虎爲尤捷也。全文分四段，後附論贊。第一段，敍陳子燦與懷慶宋將軍及宋弟子高信之的關係；因而提出大鐵椎之暫主於宋將軍家，與子燦相遇。第二段，敍子燦所見大鐵椎的體貌與行徑，驚問信之，信之具以往日情形告子燦，謂客之行蹤雖宋將軍亦不敢詰。第三段，敍大鐵椎忽辭宋將軍，宋留之，遂告以先前結讎諸譽馬事，居此將貽禍，且已約期決鬬，不能不行；宋力請偕行，欲一觀其究竟。第四段，敍大鐵椎堅囑宋將軍登廢壘旁觀，戒毋出聲，己則馳下與羣賊鬬，從容揮椎，賊衆大崩，大鐵椎遂揚長馳去，後不復至。其中惟宋將軍始終其事，可以看作附傳的地位，至於陳子燦雖爲傳述大鐵椎之人，但究與高信之相當，同爲傳中之賓而已。後附論贊，爲一般傳記所恆有，其例不一：或著傳主生平之軼事，以補正傳；或記關於傳主之異聞，以資博考；或考當世之時勢，以見傳主之關係；或評事業之影響，以彰傳主之功罪；或因傳主之爲人，連類而書其朋儕或相似之人；或因事變之故而特抒作者之感慨。本篇所附之論卽合於末一項，蓋魏氏不勝家國之痛，故以大鐵椎之不能竟其所施爲滋可惜也。

論贊的形式亦不一致：開端或作「論曰」，或作「贊曰」，或直書「某某曰」，或稱「史官曰」、

「史氏曰」大抵官撰史書之傳每用「史官」「史氏」等稱，實承史記「太史公曰」而來私家記載則每用「某某曰」以見一人之言；惟或「論」或「贊」，官私通用，乃承漢書後列史而來者。至於文體，或用散語，或用韻語，亦不盡同；但開端著「贊曰」者後世每多用韻語耳。凡此，我們自當注意一辨之。

介詞的用法，就所介的事物的意義，可以分成四大類：凡介紹一種表時間或地位的實體詞給述說詞的，叫做「時地介詞」；凡介紹人或事、物等實體詞給述說詞，以表明其原因或動機的，叫做「原因介詞」；凡介紹一種實體詞給述說詞，以表明其所需、所依等等方法和相與、相較等等關係的，叫做「方法介詞」；凡介紹一種實體詞給述說詞，以作某種事物的領有者、統攝者或孕育者的，叫做「領攝介詞」。這表時地、原因、方法三類的介詞都置在所介的詞之前，所以常叫「前置介詞」；惟表領攝的介詞必置在所介的詞之後，可以稱做「後置介詞」。這樣後置的用法，本是國語中特有的，（英語中的介詞沒有後置的一格，所以也有逕譯做前置詞的）所以領攝介詞也稱特別介詞。但特別介詞並不限於領攝的一類，其用以提前賓語的介詞和引起副詞的介詞用法都很特別，也可列入特別介詞中。今先表列介詞的分類，容後依次細述。（有△號者祇是用法的不同，不當看作獨立的性質。）

- 前置介詞
  - 時地介詞
  - 原因介詞
  - 方法介詞

介詞{領攝介詞——後置介詞
　　△提前賓語的介詞……特別介詞
　　△引起副詞的介詞：：：

習問

一．傳記後面所附的論贊，其作用如何？它的形式與文體是否有定樣可循？

二．介詞的分類如何？何謂特別介詞？

三．大鐵椎傳中獨翳羣賊的一段，試翻爲白話。

諸葛亮舌戰羣儒　三國演義

魯肅[1]、孔明[2]辭了玄德，[3]劉琦，[4]登舟望柴桑郡[5]來。二人在舟中共議：魯肅謂孔明曰，「先生見孫將軍，[6]切不可實言曹操。[7]兵多將廣。」孔明曰，「不須子敬叮嚀。亮自有對答之語。」及船到岸，肅請孔明於館驛[8]中暫歇，先自往見孫權。權正聚文武於堂上議事，聞魯肅回，急召入。問曰，「子敬往江夏[9]體探[10]虛實若何？」肅曰，「已知其略，尚容徐稟。」權將曹操檄文示肅曰，「操昨遣使齎文至此，孤[11]先發遣來使，現今會衆商議未定。」肅接檄文觀看，其略曰：

孤近承先帝，[12]奉詞伐罪。[13]旌麾[14]南指，劉琮[15]束手；荊襄[16]之民望風歸順。今統雄兵百萬，上

將千員，欲與將軍獵於江夏，共伐劉備。同分土地，永結盟好。幸勿觀望，速賜回音！

魯肅看畢，曰：「主公[17]尊意若何？」權曰：「未有定論。」張昭[18]曰：「曹操擁百萬之衆，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主公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19]也；今操既得荊州，[20]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勢不可敵。以愚之計，不如納降爲萬安之策。」衆謀士皆曰：「子布之言正合天意。」孫權沈吟不語。張昭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則東吳民安，江南六郡[21]可保矣。」孫權低頭不語。

須臾，權起更衣。魯肅隨於權後，權知肅意，乃執肅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肅曰：「恰纔衆人所言，深誤將軍。衆人皆可降曹操，惟將軍不可降曹操。」權曰：「何以言之？」肅曰：「如肅等降操，當以肅還鄉黨，[22]累官故不失州郡[23]矣。將軍降操，欲安所歸乎？位不過封侯，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匹，從不過數人，豈得南面稱孤哉！衆人之意，各爲自己，不可聽也。將軍宜早定大計。」權歎曰：「諸人議論，大失孤望。子敬開說大計，正與吾見相同，此天以子敬賜我也。但操新得袁紹[24]之衆，近又得荊州之兵，恐勢大難以抵敵。」肅曰：「肅至江夏，引諸葛瑾[25]之弟諸葛亮在此，主公可問之，便知虛實。」權曰：「臥龍先生在此乎！」肅曰：「現在館驛中安歇。」權曰：「今日天晚，且未相見，來日聚文武於帳下，先教見我江東英俊，然後升堂議事。」肅領命而去。

次日，至館驛中見孔明，又囑曰：「今見我主，切不可言曹操兵多！」孔明笑曰：「亮自見機而變，決不有誤。」肅乃引孔明至幕下。孔明見張昭、顧雍[26]等一班文武二十餘人，峨冠[27]博帶，[28]整衣而坐。孔明

逐一相見，各問姓名，施禮已畢，坐於客位。張昭等見孔明丰神飄洒[29]，器宇軒昂[30]，料道此人必來游說[31]。張昭先以言挑[32]之曰：「昭乃江東微末之士[33]，久聞先生高臥隆中[34]，自比管、樂[35]，此語果有之乎？」孔明曰：「此亮平生小可[36]之比也。」昭曰：「近聞劉豫州[37]三顧先生於草廬之中，幸得先生，以爲如魚得水，思欲席捲荊襄。今一旦以屬曹操，未審是何主見？」孔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箇謀士，若不先難倒他，如何說得孫權，遂答曰：「吾觀取漢上[38]之地易如反掌，我主劉豫州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基業[39]，故力辭之。劉琮孺子[40]，聽信佞言[41]，暗自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42]。今我主屯兵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閒[43]可知也。」昭曰：「若此，是先生言行相違也。先生自比管、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44]；樂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45]。此二人者，眞濟世之才[46]也。先生在草廬之中，但笑傲風月[47]，抱膝兀坐[48]。今既從事劉豫州，當爲生靈[49]興利除害，剿滅亂賊。且劉豫州未得先生之前，尚且縱橫寰宇[50]，割據城池[51]；今得先生，人皆仰望，雖三尺童蒙[52]，亦謂彪虎[53]生翼，將見漢室復興，曹氏即滅矣；朝廷舊臣，山林隱士，無不拭目而待，以爲拂高天之雲翳，仰日月之光輝，拯民於水火之中，措天下於衽席之上[54]，在此時也。何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棄甲拋戈，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表[55]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而據疆土，乃棄新野[56]，走樊城[57]，敗當陽[58]，奔夏口[59]，無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後，反不如其初也。管仲、樂毅果如是乎？愚直之言，幸勿見怪！」

孔明聽罷，啞然而笑曰：「鵬飛萬里，其志豈羣鳥能識哉！[60]譬如人染沈疴，[61]當先用糜粥以飲之，

和藥以服之，待其腑臟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誠爲難矣。吾主劉豫州向日軍敗於汝南，[62]寄跡[63]劉表，兵不滿千，將止關、張、趙雲[64]而已，此正如病勢危羸[65]已極之時也。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豫州不過暫借以容身，豈眞將坐守於此耶！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軍不經練，糧不計日，[66]然而博望燒屯，[67]白河用水，[68]使夏侯惇、曹仁[69]輩心驚膽裂。竊謂管仲、樂毅之用兵，未必過此。至於劉琮降操，豫州實出不知，且又不忍乘亂奪同宗之基業，此眞大仁大義也。當陽之敗，豫州見有數十萬赴義之民扶老攜幼相隨，不忍棄之，日行十里，不思進取江陵，[70]甘與同敗，此亦大仁大義也。寡不敵衆，勝負乃其常事。昔高皇數敗於項羽，而垓下一戰成功，此非韓信之良謀乎？[71]夫信久事高皇，未嘗累勝。蓋國家大計，社稷安危，是有主謀，非比誇辯之徒虛譽欺人，坐議立談，人不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爲天下笑耳。」

這一篇言語說得張昭並無一言以答。

座上忽一人抗聲問曰：「今曹公兵屯百萬，將列千員，龍驤虎視，[72]平吞江夏，公以爲何如？」孔明視之，乃虞翻[73]也。孔明曰：「曹操收袁紹蟻聚之兵，劫劉表烏合之衆，雖數百萬，不足懼也。」虞翻冷笑曰：「軍敗於當陽，計窮於夏口，區區求救於人，而猶言不懼，此眞大言欺人也！」孔明曰：「劉豫州以數千仁義之師，安能敵百萬殘暴之衆，退守夏口，所以待時也。今江東兵精糧足，且有長江之險，猶欲使其屈膝求和，不顧天下恥笑。由此論之，劉豫州眞不懼操賊者矣！」虞翻不能對。

座間又一人問曰，「孔明欲效儀秦之舌[74]游說東吳耶？」孔明視之，乃步騭[75]也。孔明曰，「步子山以蘇秦、張儀爲辯士，不知蘇秦、張儀亦豪傑也，蘇秦佩六國相印，張儀兩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國之謀，非比畏強淩弱，懼刀避劍之人也。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僞之詞，便畏懼請降，敢笑蘇秦、張儀乎！」步騭默然無語。

忽一人問曰，「孔明以曹操何如人也？」孔明視之，乃薛綜[76]也。孔明答曰，「曹操乃漢賊也，又何必問！」綜曰，「公言差矣。漢傳世至今天數，[77]將終。今曹公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歸心，劉豫州不識天時，強欲與爭，正如以卵擊石，安得不敗乎！」孔明厲聲曰，「薛敬文安得出此無父無君之言乎！夫人生天地間，以忠孝爲立身之本。公既爲漢臣，則見有不臣之人，當誓共戮之，臣之節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漢祿，不思報效，反懷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憤。公既以天數歸之，眞無父無君之人也。不足與語，請勿復言！」薛綜滿面羞慚，不能對答。

座上又一人應聲問曰，「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相國曹參[78]之後。劉豫州雖云中山靖王[79]苗裔，[80]卻無可稽考，眼見只是織蓆販履之夫耳，何足與曹操抗衡哉？」孔明視之，乃陸績[81]也。孔明笑曰，「公非袁術[82]座間懷橘[83]之陸郎乎，請安坐，聽吾一言！曹操既爲曹相國之後，則世爲漢臣矣。今乃專權肆橫，欺淩君父，是不惟無君，亦且蔑祖；[84]不惟漢室之亂臣，亦曹氏之賊子也。劉豫州堂堂帝胄，[85]當今皇帝按譜賜爵，何云無可稽考！且高祖起身亭長，[86]而終有天下，織蓆販履又何足爲辱乎！公

小兒之見，不足與高士共語。」陸績語塞。

座上一人忽曰，「孔明所言，皆強詞奪理，均非正論，不必再言。且請問孔明治何經典？」孔明視之，乃嚴峻[87]也。孔明曰，「尋章摘句，[88]世之腐儒也，何能與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89]釣渭子牙，[90]張良、陳平之流，[91]鄧禹、耿弇之輩，[92]皆有匡扶宇宙[93]之才，未審其生平治何經典。豈亦效書生區區於筆硯之間，數黑論黃，[94]舞文弄墨[95]而已乎！」嚴峻低頭喪氣而不能對。

忽又一人大聲曰，「公好爲大言，未必眞有實學，恐適爲儒者所笑耳！」孔明視其人，乃汝南程德樞[96]也。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別。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務彫蟲，[97]專工翰墨，[98]青春作賦，皓首窮經，[99]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且如揚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而死。[100]此所謂小人之儒也，雖日賦萬言，亦何取哉！」程德樞不能對。

衆人見孔明對答如流，盡皆失色。時坐上張溫、[101]駱統[102]二人又欲問難，[103]忽一人自外而入，厲聲言曰，「孔明乃當世奇才，君等以脣舌相難，非敬客之禮也。曹操大兵臨境，不思退敵之策，乃徒鬬口耶！」衆視其人，乃零陵人，姓黃名蓋，字公覆，[104]現爲東吳糧官。當時黃蓋謂孔明曰，「愚聞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言。何不將金石之論[105]爲我主言之，乃與衆人辯論也！」孔明曰，「諸君不知世務，互相問難，不容不答耳。」於是黃蓋與魯肅引見孔明。入至中門，正遇諸葛瑾。孔明施禮，瑾曰，「賢弟既到江東，如何不來見我？」孔明曰，「弟既事劉豫州，理宜先公後私。公事未畢，不敢及私，望兄見諒！」瑾曰，「賢弟見過

吳侯，卻來敍話。」說罷自去。魯肅曰，「適間所囑，不可有誤。」孔明點頭應諾。引至堂上，孫權降階而迎，優禮相待。施禮畢，賜孔明坐，衆文武分兩行而立。魯肅立於孔明之側，只看他講話。

孔明致玄德之意畢，偸眼看孫權：碧眼紫髯，堂堂一表。[106]孔明暗思，此人相貌非常，只可激，不可說，等他問時，用言激之便了。獻茶已畢，孫權曰，「多聞魯子敬談足下之才，今幸得相見，敢求教益！」孔明曰，「不才無學，有辱明問。」權曰，「足下近在新野，佐劉豫州與曹操決戰，必深知彼軍虛實。」孔明曰，「劉豫州兵微將寡，更兼新野城小無糧，安能與曹操相持！」權曰，「曹兵共有多少？」孔明曰，「馬步水軍約有一百餘萬。」權曰，「莫非詐乎？」孔明曰，「非詐也。曹操就兗州已有青州軍二十萬，[107]平了袁紹，又得五六十萬，中原新招之兵三四十萬，今又得荊州之軍二三十萬。以此計之，不下一百五十萬。亮以百萬言之，恐驚江東之士也。」魯肅在旁，聞言失色，以目視孔明。孔明只做不見。權曰，「曹操部下戰將還有多少？」孔明曰，「足智多謀之士，能征慣戰之將，何止一二千人。」權曰，「今曹操平了荊楚，[108]復有遠圖[109]乎？」孔明曰，「卽今沿江下寨，准備戰船，不欲圖江東，待取何地！」權曰，「若彼有吞併之意，戰與不戰，請足下爲我一決。」孔明曰，「亮有一言，但恐將軍不肯聽從。」權曰，「願聞高論。」孔明曰，「向者宇內大亂，故將軍起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110]除大難，略已平矣；近又新破荊州，威震海內。縱有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111]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其不能，何不從衆謀士之論，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權未及答，

孔明又曰，「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疑貳[113]之見，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誠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降操？」孔明曰，「昔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114]況劉豫州帝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事之不濟，[115]此乃天也，又安能屈處人下乎！」孫權聽了此言，不覺勃然變色。拂衣而起，退入後堂。衆皆哂笑而散。

魯肅責孔明曰，「先生何故出此言！幸吾主寬洪大度，不卽面責，先生之言，貌視吾主甚矣！」孔明仰面笑曰，「何如此不能容物耶！我自有破曹之計，汝不問我，我故不言。」肅曰，「果有良策，肅當請主公求教。」孔明曰，「吾視曹操百萬之衆如羣蟻耳，但我一舉手則皆爲齏粉[116]矣。」肅聞言，便入後堂見孫權。權怒氣未息，顧謂肅曰，「孔明欺吾太甚！」肅曰，「臣亦以此責孔明，孔明反笑主公不能容物。破曹之策，孔明不肯輕言，主公何不求之！」權回嗔作喜[117]曰，「原來孔明有良謀，故以言詞激我。我一時淺見，幾誤大事。」便同魯肅重復出堂，再請孔明敍話。

權見孔明，謝曰，「適來冒瀆威嚴，幸勿見罪！」孔明亦謝曰，「亮言語冒犯，望乞恕罪！」權邀孔明入後堂，置酒相待。數巡[118]之後，權曰，「曹操平生所惡者，呂布、[119]劉表、袁紹、袁術、豫州與孤耳。今數雄已滅，獨豫州與孤尙存。孤不能以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與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孔明曰，「豫州雖新敗，然關雲長猶率精兵萬人，劉琦領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憊，近追豫州，輕騎[120]一日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121]者也。且北方

之人不習水戰，荊州士民附操者，迫於勢耳，非本心也。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力同心，破曹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則荊、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122]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唯將軍裁之！」權大悅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123]吾意已決，更無他疑。卽日商議起兵，共滅曹操。」遂令魯肅將此意傳諭文武官員，就送孔明於館驛安歇。

解題

三國演義已詳第一册孫策太史慈神亭之戰解題。此卽錄自今本第四十三回。其回目爲「諸葛亮舌戰羣儒。魯子敬力排衆議。」敍的是劉先主當陽兵敗，派諸葛亮到東吳游說孫權，共拒曹操，正是赤壁大戰的前夜。

註釋

[1]【魯肅】字子敬，東城（秦所置縣，東晉後廢，故城在今安徽定遠縣東南）人。家富於財，好施與，得鄉邑歡心。周瑜爲居巢（秦所置縣，東晉後廢，故城在今安徽巢縣東北五里）長，故過候，且求資糧。肅有米兩囷，囷三千斛，乃指一囷與之。瑜遂薦於孫權。曹操東下，肅獨建議結劉備以拒之，權甚推重，拜贈武校尉。後轉橫江將軍，建安中（漢獻帝年號，當西元一九六——二二〇）卒。肅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瑜後，肅實爲東吳之冠。傳在三國志卷五十四。[2]【孔明】諸葛亮之字。亮，瑯邪陽都（漢所置縣，舊廢，

故城在今山東沂水縣南）人，少孤，避難荊州，躬耕隴畝。嘗抱膝爲梁父吟，自比管仲、樂毅。蜀漢先主在劉表所，徐庶薦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先主詣亮，三往乃見。（世因加亮以臥龍先生之號，而三顧茅廬與隆中決策之傳說，遂膾炙千古。）後從先主敗曹操於赤壁，（詳後）收取荊州、江南各郡。及先主定益州，策亮爲丞相。先主崩，受遺詔輔後主。建興初（二二三）封武鄉侯，領益州牧。亮志在攻魏以復中原，乃東和孫權，南平孟獲，而後出師北伐；六出祁山，與魏相攻戰者累年。後以疾卒於軍，年五十有四，謚「忠武」。有諸葛武侯集。傳在三國志卷三十五。

3【玄德】蜀漢先主之字。先主姓劉氏，名備，涿縣（今河北屬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靈帝末，討黃巾賊有功，豪傑歸之。避禍荊州時，見諸葛亮於隆中（詳下），情好日密，自以爲如魚得水。建安十九年（二一四）西定成都（今四川省會），自領益州牧。二十四年（二一九）取漢中，自立爲漢中王。明年，曹丕廢獻帝，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先主乃發喪制服，即皇帝位於武擔（山名，在成都城內西北隅）之南，都成都。關羽沒，先主恥之，自將伐吳。進軍猇亭（在今湖北宜都縣北三十里大江北岸），諸軍敗績，引還白帝城（在今四川奉節縣東，已見第一册三峽詮釋（9）「白帝」條）。遂崩。謚「昭烈」，在位三年（二二一——二二三）。年號章武。三國志卷三十二有先主傳。

4【劉琦】劉表（詳下）長子。表初以琦貌類己，甚愛之。後惑於後妻蔡氏之言，遂惡之。琦嘗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答。後引亮登高樓，去梯而問焉。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求出爲江夏太守。表卒，

次子琮以地降曹操。操赤壁敗後，劉先主表琦爲荊州刺史，尋卒。[5]【柴桑郡】「柴桑」本爲漢所置縣，屬豫章郡。吳時改隸武昌郡，至隋而廢，故城在今江西九江縣西南二十里。其地初未改郡，演義蓋以地處要衝而孫權又嘗駐此，遂誤以爲郡耳。（當時孫權實駐柴桑。）[6]【孫將軍】卽孫權。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今浙江富陽縣）人。父堅，長沙太守。兄策，收地江東，遂建業於吳。策卒，以事授權。權西破黃祖，曹操表爲討虜將軍，故稱「孫將軍」，亦稱「孫討虜」。既而助劉先主敗曹操於赤壁，遂擴江表，卒成鼎峙之業。關羽沒，操又表權爲南昌侯，領荊州牧。曹丕稱帝，權陽遣使稱藩，魏卽策權爲吳王。（始終未有「吳侯」之號，可見後文諸葛瑾「見過吳侯，卻來敍話」之語亦演義所臆造。）後魏徵任子入侍，權不受，乃改年黃武（二二二）臨江拒守。越七年（二二九）稱帝，改元黃龍，都建業。（曾徙武昌，旋復還都。）在位二十四年（二二九——二五二）而薨，謚曰「大皇帝」，故史稱吳大帝。紀元四：凡黃龍三年，嘉禾六年，赤烏十三年，太元二年。三國志卷四十七有吳主權傳。[7]【曹操】已詳第一册蔬園雜詠詮釋（5）「曹瞞」條及關羽刮骨療毒詮釋（11）「操賊」條。[8]【館驛】驛亭所具之館舍，猶客店或迎賓館。此處當爲迎賓館。[9]【江夏】此爲後漢所置郡，在今湖北黃岡縣西北。[10]【體探】體察探詢也。[11]【孤】禮記曲禮下「自稱曰孤」疏：「孤者，特立無德能者也。」呂覽士容「南面稱寡」注：「孤，寡，謙稱也。」又君守「君名孤寡而不可障塞」注：「孤，寡，人君之謙稱也。」是「孤」乃王侯謙稱。當時羣雄割據，跨州連郡者每以王侯自居，故多自稱「孤」也。[12]【先帝】本指先朝之帝，當時

曹操方挾獻帝自重，威令四方，稱之以「先帝」，實爲不辭。三國志及通鑑所引，俱無此語，蓋亦演義臆造者也。13【奉詞伐罪】言奉天子之命以伐有罪也。14【旄麾】「旄」，旗之注旄牛尾於干者。「麾」，旌旗之屬，用以指麾者。此處連用，與「旌麾」同，蓋狀軍容之盛，亦所以代表軍隊也。15【劉琮】劉表次子，琦之異母弟。表卒，琮嗣立。曹操南下，琮遂降。故下云「束手」也。16【荆襄】指荆州襄陽一帶。時劉表爲荆州刺史，治襄陽，故云然。可參看第一册關羽刮骨療毒詮釋（8）「荆州」條。17【主公】州郡吏對府主之稱，應稱「使君」或「府君」。此稱「主公」者，與稱「孤」相對，亦僭越之習有以致之也。18【張昭】已詳第一册孫策太史慈神亭之戰詮釋（13）。19【長江】已見第一册運河與揚子江詮釋（1）「揚子江」條。20【荆州】已見第一册關羽刮骨療毒詮釋（8）。21【江南六郡】指當時孫氏據有之丹陽郡、會稽郡、吳郡、豫章郡、廬陵郡、新都郡。略當今江蘇、安徽南部及浙江、江西等處。其中新都郡爲建安十三年（二〇八）吳分丹陽郡所置，廬陵郡爲興平元年（一九四）吳分豫章郡所置，以漢地言之，實止四郡耳。22【還鄉黨】勒歸鄉里，付之鄉評里選也。23【累官故不失州郡】承上文言，謂累仕州郡，不失爲功曹、從事之官也。24【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漢縣，至隋省，故城在今河南商水縣西北）人。祖父安，父成，（實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累世貴顯。紹壯健好交結，靈帝時（一六八——一八八）爲佐軍校尉。帝崩，紹與何進謀召董卓軍共誅宦官，卓未至而事泄，進被殺。紹乃勒兵捕宦官盡殺之。卓至，議廢立，紹不從，出奔冀州，起兵討卓。卓擁獻帝入長安，死於王允之手。後紹據河

北，與曹操相持於官渡（在今河南中牟縣東北）大敗。疾作，死。子譚、尚治兵相攻，卒爲操幷。後漢書卷一百四及三國志卷六俱有袁紹傳。[25]【諸葛瑾】字子瑜，亮之兄。爲孫權長史，轉中司馬。建安中，權遣瑾使蜀通好，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諱，權意往往而釋。後先主伐吳，或言瑾別遣親人與蜀相聞，權曰：「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瑾後累官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卒。傳在三國志卷五十二。[26]【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今江蘇吳縣）人。孫權領會稽太守，雍爲丞，行太守事，吏民歸服。後爲丞相十九年，封醴陵侯。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其能所任。卒謚「肅」。傳在三國志卷五十二。[27]【峨冠】高冠也。[28]【博帶】闊帶也。冠帶齊整，是士大夫之款式。[29]【丰神飄洒】謂神情閒適。[30]【器宇軒昂】謂態度英挺。[31]【游說】謂逞其口辯以聳動聽聞也。「說」讀如稅。[32]【挑】逗也，撩撥之謂。[33]【微末之士】自謙之辭，謂輕微不足道之人耳。[34]【隆中】山名，在今湖北襄陽縣西二十里。山畔爲草廬；山半爲抱膝石，隆起如墩，可坐十數人；下爲躬耕石；縣南十里有臥龍山二十里有伏龍山：俱以諸葛武侯得名。[35]【管樂】「管」是春秋時齊相管仲，字夷吾，潁上人。史記卷六十二有管仲晏嬰列傳。「樂」是戰國時燕將樂毅，其先曰樂羊，爲魏文侯將。史記卷八十有樂毅傳。管樂事業，詳見後文。[36]【小可】猶言區區，謙詞中帶傲慢語氣。[37]【劉豫州】卽劉先主，以嘗爲豫州牧，故稱。[38]【漢上】指荆、襄一帶，謂在漢水之上也。[39]【同宗之基業】謂劉表之荆、襄地盤。[40]【孺子】謂童騃不解事，猶今語所謂「小孩子」。[41]【佞言】諂佞之言，此言聽信佞言，指蒯越、韓嵩、傅巽說琮迎降曹

操事。42【猖獗】盜賊勢盛曰「猖獗」，亦作「猖蹶」。43【等閒】猶言「一般」或「尋常」。44【管仲……一匡天下】管仲既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乃通貨積財，富國強兵，下令順民心，與俗同好惡，故令行如流水之原。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桓公遂得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尊王攘夷之名霸宇內。45【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樂毅賢而好兵，聞燕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屈身下士，乃自魏使燕，昭王以爲亞卿。時齊湣王強南敗荊，楚西摧三晉，遂以勢盛而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圖之，莫如結趙及楚、魏。」昭王乃使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毅還報，昭王悉起兵，使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毅。毅遂並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獨追至臨菑。齊湣王亡走，保於莒。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貨祭器輸之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封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昭王收齊卤獲以歸，而使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46【濟世之才】謂才幹足以挽救頹運也。所謂「扭轉乾坤手」者近是。47【笑傲風月】言其祇知吟風弄月，笑傲於世外也。48【抱膝兀坐】亦言其遺落世事，但抱膝閒坐耳。49【生靈】與「生民」同。50【寰宇】猶言域內。51【城池】「城」是城垣，「池」是護城河。52【三尺童蒙】謂幼

童之未達成年者。53【彪虎】「彪」虎文也。「彪虎」猶言文虎，俗所謂斑爛猛虎也。54【措天下於衽席之上】謂安頓國家猶置諸衽褥之上也。55【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漢山陽郡治，晉改高平國南朝宋廢，故城在今山東金鄉縣西北四十里）人，魯共王餘之後。姿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號爲「八顧」。初平中（獻帝第一年號，當一九〇——一九三）爲荊州刺史，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求助於表。表許之，而未往援。操既敗紹，自將征表。未至，表疽發背死。後漢書卷一百四下及三國志卷六俱有劉表傳。56【新野】漢縣。晉改郡。北周郡廢，改棘陽縣。隋復爲新野。唐省。宋、金爲新野鎮，其地在今河南新野縣南。元復置縣，徙今治。明、清屬河南南陽府。民國初屬河南汝陽道。今直屬河南省政府。57【樊城】已見第一册關羽刮骨療毒詮釋（4）。58【當陽】漢縣，治東城，在今湖北當陽縣東，後移治玉陽山南半里。明初移治方城，以水患復還舊治。清初屬湖北安陸府，後屬荊門州。民國初屬湖北襄陽道，後又劃屬荊宜道。今直屬湖北省政府。59【夏口】在今湖北武昌縣西黃鵠山，吳孫權築城於此。至晉爲沙羨縣治，南朝宋爲郢州及江夏郡治。是夏口郡本在江南，非即今江北漢口之夏口縣也。60【鵬飛……豈羣鳥能識哉】語意出莊子逍遙遊篇。61【沈疴】垂危之重病也。62【汝南】漢郡，當河南舊汝寧、陳州二府及安徽舊潁州府之地。治平輿，在今河南汝南縣東南六十里。晉移治懸瓠城，即今汝南縣治。劉宋於其地僑置司州。後魏改爲豫州。北周改豫州爲舒州。隋郡廢，仍改豫州，尋改蔡州，又改蔡州，後復爲汝南郡。唐復爲豫州，尋仍曰汝南郡，又復爲豫州。宋曰蔡州汝南郡。至金而郡廢。

63【寄跡】猶言投靠。64【關張趙雲】「關」是關羽，已見第一册關羽刮骨療毒詮釋（1）「關公」條。「張」是張飛，字翼德（一作益德），涿郡人，少與關羽俱事劉先主。先主當陽之敗，飛以二十騎立長坂坡（在今湖北常陽縣東北）拒追者，敵不敢近。先主定荆州，以爲宜都太守。定益州，進車騎將軍，封西鄉侯。章武中，先主伐吳，飛率兵會臨發，爲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所殺。諡「桓」。「趙雲」字子龍，常山眞定（今河北正定縣）人。初事公孫瓚，後從先主爲主騎。先主敗於當陽長坂，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幼主，保護甘夫人，皆得免難。遷牙門將軍。先主攻劉璋，雲與張飛等泝江西上，平定郡縣。成都既定，以雲爲翊軍將軍。建興初，封永昌亭侯。累遷鎮軍將軍。卒諡「順平」。關、張、趙三人各有傳，同在三國志卷三十六。65【危羸】「羸」盧爲切（ㄌㄟˊ），瘦弱也。「危羸」是病危極瘦矣。66【糧不計日】謂軍糧匱乏，不復能計算其究足供應幾日也。67【博望燒屯】「博望」即今河南南陽縣東北六十里之博望坡，有故城，清代嘗置驛丞及遞運所於此，故亦稱博望驛。「燒屯」，指諸葛亮施計燒卻曹軍夏侯惇部兵馬糧草事。見演義第三十九回。68【白河用水】「白河」即古淯水，源出河南嵩縣西南攻離山，東南流至南召縣，折南流，經南陽、新野至湖北襄陽縣會唐河，名唐白河，注於漢。「用水」，指諸葛亮遏白河之水以淹曹仁兵馬事。見演義第四十回。69【夏侯惇曹仁】「夏侯惇」字元讓，譙人，與曹操同里（或云曹操之父嵩卽出夏侯氏）。少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從曹操征伐爲裨將，累功拜前將軍。曹丕時爲大將軍。卒諡「忠」。傳列三國志卷九。「曹仁」已見第一册關羽刮骨療毒詮釋（6）。

70【江陵】已見第一册三峽詮釋（10），並詳關羽刮骨療毒詮釋（8）「荆州」條。71【高皇數敗……良謀乎】「高皇」即漢高祖劉邦。「項羽」即楚霸王項籍。「垓下」在今安徽靈壁縣東南。韓信與蕭何、張良二人齊稱，號爲與漢三傑。72【龍驤虎視】所以狀軍容之盛與氣燄之高。73【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今浙江屬縣）人。少好學有高氣。爲孫策功曹，出爲富春長。曹操辟不就，孫權以爲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悅，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今安徽屬縣）。後又以酒失徙交州（漢置。當今廣東、廣西及安南境。後漢交州刺史治龍編，在今安南河內省；建安間徙治廣信，即今廣西蒼梧縣治；後又徙治番禺，即今廣東省會。三國吳又徙治龍編。晉宋齊因之。唐亦曰交州，改曰安南都護府，又改鎮南都護府。）在交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十餘年卒。翻精於易，有易注。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傳列三國志卷五十七。74【儀秦之舌】謂張儀、蘇秦之舌辯也。張儀，戰國魏人。與蘇秦同師鬼谷子，以游說顯名。相秦惠王，以連衡之策說六國，使背從約而事秦，號曰武信君。惠王卒，不悅於武王，六國皆畔衡復合從。儀乃之梁相魏，一歲卒。傳在史記卷七十。蘇秦字季子，東周洛陽人。師鬼谷子，習縱橫家言。出遊數載，裘敝金盡，憔悴而歸。後發憤揣摩，其術遂成。先說秦惠王不用，乃往說燕、趙、韓、魏、齊、楚，合從抗秦，自爲從約長，並相六國。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於是投從約於秦，秦兵不敢窺函谷關者十五年。後從約爲張儀所敗，秦客於齊，齊大夫使人刺殺之。傳在史記卷六十九。75【步騭】字子山，淮陰臨淮（故治在今安徽盱眙縣西北八十里）人。避世江東，種瓜自給。孫權爲討虜將軍，召爲主記。累遷右將軍左護軍，封臨

湘侯。及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後爲丞相，鎮西陵（卽漢夷陵縣，吳改西陵，故城在今湖北宜昌縣東）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傳列三國志卷五十二。

76【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故城在今安徽宿縣北二十里）人。機敏善詞令。孫權召爲五官郎中，除合浦、交阯太守。赤烏中（二三八——二五〇）官至太子少傅卒。所著詩賦雜論凡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注張衡二京賦。傳列三國志卷五十三。

77【天數】猶言曆數。古帝王以受天命自重，故在位稱膺曆。

78【曹參】字敬伯，沛人。秦時爲獄掾，與蕭何同起，佐高祖定天下，封平陽侯。蕭何死，參代爲相國。卒謚「懿」。史記卷五十四有曹相國世家，漢書卷三十九有曹參傳。

79【中山靖王】名勝，漢景帝第九子，立爲中山王。爲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謚「靖」。史記卷五十九五宗世家及漢書卷五十三景十三王傳中俱有中山王事略。

80【苗裔】謂後人也。猶言子孫。

81【陸績】字公紀，吳人。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拜辭墮地。術問之曰，「歸以遺母。」術大奇之。既長，博學多識，星曆算數無不該覽。孫權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雖有軍事，不廢著述。年三十二卒。傳列三國志卷五十七。

82【袁術】字公路，紹弟。舉孝廉，累遷河南尹，虎賁中郎將。董卓議廢立，以爲後將軍，畏禍奔南陽。獻帝時據壽春（今安徽壽縣治），領揚州事。僭帝號，自稱「仲家」。僭位二年，糧盡衆散，乃北走青州。爲劉先主所擊，復還壽春而死。後漢書卷一百五及三國志卷六俱有袁術傳。

83【懷橘】見（81）「陸績」條。

84【蔑祖】欺其祖宗也。「蔑」有辱沒誼。

86【帝胄】帝室之子孫。

86【亭長】秦、漢之制：每十里一亭，亭有長，掌捕勦盜賊。

87【嚴峻】當作「嚴畯」。畯字曼才，彭城人。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張昭薦之，孫權以爲騎都尉，從事中郎。魯肅卒，權以畯代肅爲橫江將軍。畯以書生不閑軍事，固辭。後爲尚書令，卒官。傳列三國志卷五十三。88【尋章摘句】謂拘拘於章句之間，尋求其得失也。89【耕莘伊尹】伊尹一名摯，耕於有莘（古莘國，今爲莘塚集，在山東曹縣北）之野。商湯以幣三聘之，遂幡然而起，相湯伐桀，救民，以天下爲己任。湯尊之爲「阿衡」。孟子稱之爲「聖之任者」。90【釣渭子牙】子牙名尚，東海人，本四岳之裔，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殷末避紂，釣於渭（源出甘肅渭源縣西鳥鼠山，東南流，經隴西、武山、伏羌、天水、清水諸縣入陝西境，東經寶雞、鄜縣至長安縣南，納黑水、滻河及豐、滻、潏、灞諸水，至高陵會涇水，又東，經臨潼、渭南、華縣、華陰，至朝邑，納洛水，又東流，至潼關入黃河）。周文王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彲，非熊非羆，所獲者霸王之輔」。果遇尚於渭水之陽。時尚年已七十餘，與語大悅，曰：「吾太公望子久矣。」號曰「太公望」，立爲師。武王尊爲「師尚父」，遂佐周滅紂，以有天下，封於齊，成王時得專征伐，爲大國。91【張良陳平之流】「張良」已見前大鐵椎傳詮釋（25）。「陳平」陽武（秦縣，故城在河南今縣東南二十八里）人。少家貧，好讀書。陳涉起，平事項羽爲信武君。羽歸漢，歷都尉、亞將，以至護軍校尉，盡護諸將。屢出奇策，縱反間，以功封曲逆侯。惠帝時爲左丞相。呂后死，平與周勃合謀誅諸呂，劉氏復安。文帝時專爲丞相。卒謚「獻」。史記卷五十六有陳丞相世家，漢書卷四十有陳平傳。92【鄧禹耿弇之輩】「鄧禹」字仲華，新野人。幼遊學長安，與光武帝相親善。及帝收河北，禹杖策往見。帝大悅，與定計

議：任使諸將，多訪於禹。以前將軍持節西入關，大破王匡、劉均諸軍，名震關西。帝卽位，拜大司徒，時禹年二十四。進討赤眉，還拜右將軍。天下平定，論功最高，封高密侯。明帝時拜太傅，卒謚「元」。圖像雲臺，居諸將之首。傳列後漢書卷四十六。「耿弇」字伯昭，茂陵（故縣，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人。北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勸帝定大計。從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諸賊，拜建威大將軍，封好時侯。破張步，拔全齊，凡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卒謚「愍」。傳列後漢書卷四十九。

93【匡扶宇宙】與前見之「濟世」同誼。

91【數黑論黃】與前見之「尋章摘句」同誼。

95【舞文弄墨】謂點竄曲解以自文也。

96【程德樞】名秉，汝南南頓（故城在今河南項城縣北五十里）人。逮事鄭玄（漢末大儒，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所著書凡百餘萬言，今存者有毛詩箋、周禮儀禮禮記注，其易注及春秋之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駁五經異義則皆後人所輯之佚書，已殘缺不完矣）博通五經。仕吳至太子太傅。有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三國志卷五十三有程秉傳。

97【惟務雕蟲】謂一味在小技巧上努力也。揚子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蓋謂雕蟲爲小技，故後人言作文之事每引此語爲謙詞。

93【專工翰墨】「翰墨」卽文章，此謂文章之外無它事也。

99【青春作賦皓首窮經】謂青年時嘔心於詩賦，至白頭時猶窮研典籍也。此處所言，蓋譏其不知世務專在故紙堆中討生活耳。

100【揚雄……投閣而死】雄字子雲，漢蜀郡成都人。少好學，不爲章句訓詁，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好深湛之思。成帝時召對承明庭，奏甘泉、河東、長楊等賦，多仿司馬相如。又作太

玄、法雄、方言、訓纂、州箴、廣騷等。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及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其不知情，有詔勿問。天鳳五年（王莽年號，當西元一八年）卒，年七十一。宋朱熹通鑑綱目遂書之爲「莽大夫揚雄卒」，蓋所以絕之也。漢書有揚雄傳，列在八十七上下卷。

101【張溫】字惠恕，吳人。歷官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後以罪廢。三國志卷五十七有張溫傳。

102【駱統】當作「駱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今浙江義烏縣）人。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有惠政，孫權召爲功曹。出爲建忠郎將，隨陸遜破蜀，遷偏將軍。後爲濡須督，封新陽亭侯。三國志有傳，與張溫同卷。

103【問難】駁詰也。

104【零陵……公覆】「零陵」在當時應稱「泉陵」，與黃蓋事俱已詳第一册孫策太史慈神亭之戰詮釋（2）「朱治……等」條。

105【金石之論】「金石」一本以喻堅貞，「金石之論」即所謂有價值有意義之言論也。

106【堂堂一表】謂姿容壯盛，頗有威儀也。

107【曹操……二十萬】指初平三年（一九二）操據兗州收降青州黃巾事。後漢時兗州當今山東舊東昌府境及兗州、濟南、青州三府之西北境，與河北舊大名府境及正定、河間二府之東南境。青州當今山東舊登州、萊州、青州三府，膠州一州，及濟南、泰安、武定三府之東境，與遼寧遼河以東地。

108【荊楚】泛指荊州之域，

109【遠圖】猶言野心。

110【芟】讀如衫，刈草也。俗亦借作「刪」。

111【吳越】泛指江東，

112【抗衡】比量高下也。「中國」指中原，意即謂曹操。

113【疑貳】懷疑莫定，左右兩

可也。114【田橫……守義不辱】田橫，秦、漢之際齊王田榮之弟。漢韓信既虜齊王廣，橫自立爲王。高帝立，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居海島中。帝使人召之，橫因與二客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帝拜其二客爲都尉，以王禮葬橫。既葬，二客皆自剄。餘五百人在海中者，聞橫死，皆自殺。事見史記卷九十四及漢書卷三十三田儋傳。是卽所謂「守義不辱」也。115【不濟】猶言不克，無成也。116【蘧粉】「蘧」是臞瀆之菜，「蘧粉」是搗爛之蘧，有如糜粥也。此處卽所以狀龐爛。117【囘嗔作喜】卽轉怒爲喜。「嗔」讀蚩因切（ㄔㄣ）或題妍切（ㄒㄧㄢˊ），義並同，怒也。118【巡】徧也；週也。119【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漢置縣，爲五原郡治，卽今綏遠五原縣，後漢僑置於今山西忻縣治）人。初事丁原，繼事董卓。後與王允共殺卓，授奮威將軍，封溫侯。爲卓餘黨所敗，往依袁術，又投袁紹，後據濮陽及下邳（濮陽故治在河北今縣南，下邳故治在今江蘇邳縣東）爲曹操所敗，縊殺之。後漢書卷一百五及三國志卷七俱有呂布傳。120【輕騎】輕裝迅疾之騎兵也。121【強弩……魯縞】語出戰國策，喻強兵之末勢不能當脆敵也。「縞」，素也。魯俗善作縞，尤細薄。見漢書注。是「魯縞」爲最薄之素帛矣。122【鼎足之形成】謂曹操北還，先主據荊，孫權安吳，各峙一方以成鼎立之勢也。123【茅塞】喻心有所蔽，髣髴若茅草之塞胸也。

數演

這是三國演義中寫諸葛亮才情的最精采的一部分。蓋偌大一個長篇的對話，參加辯難者既不

止一人，而討論的中心卻祇有降曹與否之一事，欲避複沓，已不甚易，況各顯精能，須一一折服之乎！乃遙里從容寫來，全無張筋露骨之態，而各人的身分、口吻，奕奕如生，讀之者竟像從旁親聆一樣地眞切，這是何等的描狀！

全篇凡分十四節。第一節，敍孔明隨魯肅到東吳，先在館驛中安歇，魯肅見孫權覆命，適曹操威脅的文書遞到，正聚文武商議；長史張昭力陳利害，勸權迎降，衆謀士和之，權未能決。第二節，敍魯肅隨孫權外出，力闢迎降之非，並言孔明同來，可諮商大計；權意頗合，卽囑肅翌日先引孔明見其文武英俊，然後升堂議事。第三節，敍魯肅引孔明入見張昭、顧雍等文武二十餘人，張昭先以言挑孔明，欲一下把他壓倒，使他不敢游說孫權，遂啓羣儒舌辯之機。第四節，敍孔明駁倒張昭。第五節，敍虞翻之抗言與孔明之駁辭。第六節，敍步騭與孔明之辯論，卒致默然無言。第七節，敍孔明之痛斥薛綜。第八節，敍陸績之橫被奚落。第九節，敍嚴峻之受窘。第十節，聚程秉之語塞。第十一節，聚張溫、駱統正欲問難，而黃蓋自外直入，打斷辯論，便引孔明入見孫權。第十二節，敍孔明之激怒孫權。第十三節，敍魯肅之奔走與孫權之重復延見孔明。第十四節，敍孫權之聽計與決心拒曹，遂令魯肅傳諭文武，並送孔明回館驛安歇。這樣頭訖分明，始終其事，當然是敍述文。

時地介詞有時兼包人和事物而言，可再分做五種。卽（一）介所在，（二）介所從，（三）介所經，（四）介所向，（五）介所到。今先述前三種：

介所在的時地介詞是表一定範圍內之定着關係的，其詞爲

在（於）　當　臨（介形容詞及動詞）……例如：

魯肅、孔明二人在舟中共議。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常見的植物，有的生在山上，有的長在水邊，有的出在田裏。

日本當國聯初次決議令它撤兵退入南滿鐵路地帶時，他反出兵攻襲錦州。（介出時間）

一塊橫匾當門掛着。

他臨走還說了一大套的話。

爲要表示地位或時間的一定範圍，故所介的名詞之下常帶一個表方位的詞，如「上」「下」「前」「後」「裏」「邊」「內」「外」等，以與介詞「在」相應，上舉的第三例便是。凡名詞帶着方位詞的，如「山上」「樓下」「午前」「黃昏後」「公園裏」「池塘邊」「戶內」「城外」等，便應作「複合名詞」看。這些複合名詞，多半是以下名輔上名的；下名（方位詞）雖與介詞相應，但不必與上名分離。這也是國語中的一個特點。我們所當注意者一。又凡表靜定或固着的內動詞如「坐」「臥」「立」「息」等，若要用介詞「在」介出地位，或前或後，都可附加；例如「他在床上臥着」也可作「他臥在床上。」若是表流動或連續的內動詞如「飛」「走」「跑」「跳舞」等，便不能這樣，秖可附加在前；例如「她們在廣場上

跳舞」除非詩歌或新的譯文，習慣上都不作「她們跳舞在廣場上」的。（但也有祇能附加在述語後的，俟後講「介所到」時再說。）我們所當注意者二。又「在」字所介的詞有時祇指明動詞所關的範圍，也不一定屬於時與地；例如「這本書，在他很有用處，在你未必有用。」（介人）「你這話，在理論上固然說得通，在事實上卻辦不到。」（介事物，常可省去介詞）「他就壞在好喫懶做。」（介出副詞語）就這第三例句的意思，往往要用「於」字；例如「人才出於寒畯。」「江海成於點滴。」（以上近「從」字意）「十年之功敗於一旦。」「他很富於責任心，辦事絲毫不苟。」（這「富於」卻已黏合成詞，作同動詞用，不可分析。）至如「關於」「對於」等，也已黏合成詞，逕可用作介詞，納入此項；例如「關於喫的，總須十分謹愼。」「對於日常讀物，尤宜留心選擇。」凡此，都是表動詞所關係的一定範圍。我們所當注意者三。

介所從的時地介詞是表動作的起點或距離的，其詞爲

從（打從，打）　起　自從（自，由）……例如：

忽一日有人從江東駕小舟而來，直至寨前。

密斯陳從斷牆後面跳出來了。

自此以後，又長久沒有看見孔乙己。（專介時）

距　離……例如：

核側出浮屠七級，距灘半黍。

此刻離夏天不遠了，爲甚麼還脫不了棉衣服。

離城三里便是車站。

介所經的時地介詞是表動作的歷程或憑依的，其詞爲

過　經（經過）……例如：

京滬鐵路從南京經過鎮江、常州、蘇州，直達上海。

靠（依，傍）　挨着　繞　順（接）　迤　沿（緣）　照（按）……例如：

挨戶調查，按口給糧。

後院牆下，忽開一隙，得泉一脈，開溝僅尺許，灌入牆內，繞街緣屋而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

賈政因見兩邊俱是超手遊廊，便順着遊廊步入。

三個人沿着牆根，半俯了身子急步地走。

介所經的介詞既是表有連續性的歷程，這動作自然不是靜着的動詞。若是靜着的動詞如「靠山建屋」「傍柳繫舟」那就不是介所經而要屬於介所在了。這便是介詞要隨着動詞而活用的例子，我們也得注意它。

習問

一. 試將舌戰羣儒縮成提要式的簡短文字。

二. 時地介詞分幾種？其用以介所在的一種，有沒有應當特別注意的地方？

三. 介所從的介詞和介所經的介詞，其中有沒有「專介時」或「專介地」的特種詞？

赤壁之戰 通鑑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1]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2]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3]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4]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5]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6]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並慰勞其軍中用事者。[7]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8]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9]」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10]比[11]至南郡，[12]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13]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14]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15]太守吳巨[16]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17]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18]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19]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20]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21]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22]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23]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24]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

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懾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25]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26]乃

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埶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27]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28]乘犢車，[29]從吏卒，交游士林，[30]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開廓大計，正與孤同。」

時周瑜受使至番陽，[31]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32]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33]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34]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35]尚在關西，[36]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槀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37]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38]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埶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39]前奏案，[40]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41]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42]夫以

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48]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44]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45]邂逅不如意，[46]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幷力逆[47]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

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48]於水次[49]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50]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51]儻能屈威，[52]誠副[53]其所望。」備乃乘單舸[54]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55]

進與操遇於赤壁。[56]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57]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於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58]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59]中江舉帆，[60]餘船以次[61]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62]頃之，[63]煙炎張天，[64]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輕銳，[65]繼其後，鼓[66]大震，北軍大壞。[67]操引軍從華容道，[68]步走，遇泥濘，[69]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

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70]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71]曹仁、橫野將軍[72]徐晃[73]守江陵，折衝將軍[74]樂進[75]守襄陽，引軍北還。

解題

通鑑爲資治通鑑之省稱，乃宋司馬光奉詔所撰。英宗治平二年（西元一〇六五）詔光編集歷代君臣事迹，許自辟官屬，借以館閣書籍，在外聽以書局自隨。至神宗元豐七年（一〇八四）書成奏上，凡越十九年而後畢。光進表稱「精力盡於此書。」其書除采用正史外，所采雜史多至三百二十二種，而殘稿之在洛陽者尚盈兩屋。助其事者爲劉攽（以史記、前後漢書屬之）劉恕（以三國、南北朝事屬之）范祖禹（以唐、五代事屬之）又皆當代通儒。故其書網羅弘富，體大思深，實爲我國史學界最精博之編年史。（上起戰國，下終五代，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爲書凡二百九十四卷。）光復略舉事目，年經月緯以備檢閱，別爲目錄三十卷；參考異同，伸其意旨，別爲考異三十卷。此書初名通志，英宗賜名資治通鑑，神宗賜序。此「赤壁之戰」即選自通鑑卷六十五（漢紀五十七，孝獻皇帝庚）。

司馬光字君實，夏縣（今山西屬縣）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即了其大旨。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沒水中，光持石破甕，兒得活。仁宗寶元初（一〇三八）舉進士，歷同知諫院。仁宗時，請定國嗣，英宗時，與議

濮王典禮，均力持正論。神宗時爲御史中丞，以議王安石新法不合，去。居洛十五年，絕口不論時事。哲宗初，起爲門下侍郎，拜尚書左僕射，悉罷新法。在相位八月，卒。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以居涑水鄉，故世稱涑水先生。所著通鑑、通鑑目錄、通鑑考異外，有稽古錄、書儀、獨樂園集等。傳在宋史卷三百三十六。

通鑑既網羅弘富，其名物訓詁亦浩博奧衍，非淺學所能通。光門人劉安世有音義十卷，世已無傳。南渡後注者紛紛，而乖謬彌甚。至胡三省乃能合羣書，訂譌補漏，以成今本音注。三省字身之，天台（今浙江屬縣）人，理宗寶祐時（一二五三——一二五八）進士。賈相（似道）館之，釋通鑑三十年。兵難，稿三失。乙酉歲（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西元一二八五年）留袁氏家塾，日手鈔定注。己丑（至元二十六年，西元一二八九年）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見元袁桷先友淵源錄，即載清容集中。

通鑑書成之時，劉恕又撰通鑑外紀，述包羲至周事，以與通鑑銜接。自通鑑之後，則續者雖不乏其人（宋、元、明人之續通鑑者頗多，有李燾、劉時舉、陳桱、王宗沐、薛應旂等。清初徐乾學之續編頗有名，但後爲畢作所掩。）然皆遠不逮。清畢沅（字纕蘅，一字秋帆，自號靈巖山人，鎮洋（今江蘇太倉縣）人。乾隆時進士，官至湖廣總督。好著書，鉛槧不去手，經、史、小學、金石、地理之學無所不通。所著續通鑑外，有傳經表、經典辨正、墨子、山海經、晉書地理志等校注、關中勝蹟圖記、西安府志、關中中州山左金石記、靈巖山人詩文集等。實爲乾、嘉時代竭力提倡樸學之一人。）復紹其例，撰續資治通鑑，自宋迄元，成書二百二十卷，實較勝於諸家，而終不及光書之精博詳審也。

[1]【國】猶言我國，指當時東吳境地。[2]【資】憑藉之具也。[3]【二子不協】指劉琦、劉琮爭位事。故下言諸將各有彼此，謂或附於此，或仗在彼也。[4]【梟雄】猶言怪傑，謂其抱有野心，志不在小也。[5]【惡其能】怕他的才幹也。[6]【別圖】另作打算也。[7]【用事者】謂當權或可以進計之人。[8]【克諧】「克」，能也。「諧」，合也。[9]【爲操所先】爲曹操搶得先着也。[10]【晨夜兼道】晝夜並程而進也。[11]【比】及也。[12]【南郡】荆州屬郡，治江陵，已詳第一册關羽刮骨療毒詮釋（2）「荆州」條。[13]【長坂】已見前諸葛亮舌戰羣儒詮釋（61）「關張趙雲」條。[14]【埶】「勢」之本字。[15]【蒼梧】漢郡，即今廣西蒼梧縣治。[16]【吳巨】三國志作「吳臣」，「有舊」謂舊有交誼也。[17]【孫討虜】時孫權爲討虜將軍，故稱。猶劉先主之稱劉豫州也。[18]【江表】泛指江南一帶。[19]【鄂縣之樊口】「鄂縣」漢置，吳初改武昌，曾建都於此，尋徙建業，後遂爲縣。明、清俱屬武昌府。民國初，改壽昌，尋改鄂城，屬湖北江漢道。今直屬湖北省政府。「樊口」在鄂城西北五里，樊港（一名樊溪，亦名袁溪，又名樊川，或稱長港，源出湖北咸寧縣東北流爲高橋河，入鄂城界，北逕金牛鎮爲金牛港，匯爲梁子湖，又北爲樊港，經樊山下而北，至樊口入江）入江之處也。又名衙門港，亦曰金子磯。近城扼要，爲縣境各鄉鎮之總匯，夙以產鯿魚著稱。[20]【猶豫】猶云「遲疑」。舊解謂猶獸多疑，聞聲豫登樹，忽上忽下不定；或犬隨人行，每冒人前，又復回迎：故以況人之動搖無定見。[21]【勃然】色變貌，怒容也。[22]【兵法……驕上將軍】兵法：「百

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蹶」，挫跌也。故云「兵法忌之」也。23【偪】同「逼」。24【協規】即合謀，共商規畫也。25【奄】盡也；全也。26【蒙衝鬬艦】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鑿棹孔，前後左右有弩窗矛穴，敵不得近。見通典。27【宇下】簷下也。28【下曹從事】沈浮下位之佐吏也。29【犢車】駕小牛之車，爲當時佐吏所乘。30【士林】士大夫之流，亦稱「士類」。31【番陽】秦置縣，即今江西鄱陽縣治。「番」讀如鄱。32【烈】功績也；威靈也。33【除殘去穢】掃除殘暴與屏去貪穢也。34【籌】本爲計算之具，後遂借爲謀畫解。35【馬超韓遂】超字孟起，扶風茂陵人。父騰，官前將軍，衞尉，爲曹操所害。超時爲偏將軍，領騰部曲，進軍至潼關，與操戰，敗奔漢中。聞劉先主圍劉璋，遂請降，將兵到成都，璋即稽首。累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封斄鄉侯。卒謚「威」。三國志卷三十六有馬超傳。遂字文約，金城（漢郡，當甘肅省舊鞏州、西寧二府地。治允吾，在今甘肅皋蘭縣西北，黃河北岸）人。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奉計詣京師，說何進誅諸閹。進不從，乃求歸。會涼州舉章、遂爲主，章薨病卒；遂爲衆所劫，不得已阻兵爲亂。積三十二年，爲曹操所滅。遂初與馬騰相結，後更爲讎隙，朝廷和解之，徵騰入，以超代領部曲。卒以前仇故，爲操所間，終至於亡。36【關西】潼關以西，指今陝西、甘肅地。時馬超、韓遂正據關西，與曹操爲敵，故下云「爲操後患」。37【禽】通作「擒」，獲也。38【二袁】即袁紹、袁術。39【斫】劈也；斬也。40【前奏案】帳前供應奏事之案也。俗稱「案桌」。41【偃】僵也。讀如僊。42【狐疑】狐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謂疑者曰「狐疑」。43【元表】當時與張昭合議者尚有棗祗。祗字文表，廬植人，見待於孫策，參預謀

謨。早卒。附見三國志卷五十三張紘傳。此云「元表」，當指秦松，則「元」字實爲「文」字之誤。44【程公】即程普，已見第一册孫策太史慈神亭之戰詮釋（2）「朱治……等」條。以普爲孫堅舊將，年又最長，故以「公」呼之。45【能辦之者誠決】猶言「能辦了則逕了之」也。46【邂逅不如意】「邂逅」，不期而遇也。有「萬一」或「或然」之意。此處所言，即「萬一不如意」耳。47【逆】迎也；候也。48【邏吏】偵候之吏卒也。49【水次】水濱可以泊船之處也。50【白】上告也。51【委署】放棄使命也。「委」，棄也。「署」，身膺之職任也。下云魯肅「受命不得妄委署」，意與此同。52【屈威】猶言「屈駕」，謂自抑其威嚴而來相見也。53【副】合也。54【單舸】即扁舟。55【愧喜】喜瑜之部勒精嚴而自愧失言也。57【赤壁】在湖北嘉魚縣東北江濱，其地名石頭關，當長江南岸，石山隆起，形如長堵，陡入江濱。今其上尚鐫有「赤壁」二字。57【次】紮營駐軍爲「次」。「引次江北」謂引軍退紮江之北岸烏林也。58【走舸】即戰船。通典兵典：「走舸，舷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旗幟列於上。亦戰船也。」59【著前】當先也。60【中江舉帆】居江之中流揚帆直進也。61【以次】順着行列，魚貫以行也。62【營落】即屯兵之壘，俗稱「營盤」。63【頃之】猶言「不多一刻」。64【煙炎張天】謂煙火上騰，滿布天空也。一作「煙燄漲天」。65【輕銳】輕裝之銳卒也。66【鼕鼓】「鼕」與「擂」通，「鼕鼓」擊鼓使疾進也。67【大壞】潰敗有如土崩也。68【從華容道】謂由華容縣一路退走也。華容，漢置縣，屬南郡，即春秋時許國容城地。南齊時廢。故治在今湖北省

利縣西北。非今湖南之華容縣也。[69]【泥濘】低窪汙泓，泥漿淤積道上也。[70]【蹈藉】卽踐踏。「藉」，薦也；襯也。「蹈藉」謂被襯於人馬腳下也。[71]【征南將軍】魏、晉以後，將軍大將軍之名號有征東、鎮東、征南、鎮南等稱，謂之「四征」「四鎮」，總稱「征鎮」。俱第二品，惟四鎮位次四征。使監軍事以守衛四方之大員也。此卽四征之一。其次尙有四安將軍，四平將軍，俱第三品。[72]【橫野將軍】爲當時加號將軍之一，屬第五品。[73]【徐晃】字公明，河東楊縣（故治在今山西洪洞縣東南十五里）人。少爲郡吏，從楊奉討賊有功。後歸曹操，累官右將軍（當時屬第三品），封陽平侯。卒謚「壯」。傳在三國志卷十七。[74]【折衝將軍】亦加號將軍之一，屬第五品。[76]【樂進】字文謙，陽平衞國（故城在今山東觀城縣西）人。容貌短小，有膽略。從曹操征伐，所至皆先登，以功封廣昌亭侯，累遷右將軍。卒謚「威」。三國志有傳，與徐晃同卷。

敷演

是篇分六段，凡戰前醞釀的時勢和戰時奮鬪的情形俱爲詳明的敍述。第一段共四節，一敍劉表死後，魯肅自請於孫權，往襄陽弔喪，打探虛實；二敍肅到夏口，便聞曹操出兵直向襄陽，因晝夜趕程以赴之，及到南郡，劉琮已降，劉備南走，肅徑前迎備，遇於當陽之長坂；三敍肅宣權旨，與備致殷勤之意，勸備自結於東吳；四敍肅與諸葛亮定交，備卽進住樊口。第二段共三節：一敍曹操將自江陵東下，諸葛亮以事急請於劉備，卽偕魯肅東詣孫權於柴桑；二敍亮見權，共論形勢，以曹兵必破之理說之；三敍權有

納意，與其羣下共謀進止。第三段共二節：一敍曹操下書威脅孫權，張昭等勸權迎操；二敍魯肅力阻迎操，權意乃回。第四段共五節：一敍魯肅勸孫權自番陽召還周瑜；二敍周瑜極言拒操之得計；三敍權聽納瑜言，拔刀斫案，決意拒操；四敍瑜夜見孫權，再論操軍虛實，以堅權志；五敍權傾心從瑜，並部署出兵，與劉備幷力拒操。第五段共二節：一敍劉備日在樊口候望權軍；二敍周瑜船到，備扁舟往見，共論破操，並極寫周瑜之矜重。第六段共六節：一敍瑜等進軍，與曹操遇於赤壁；二敍瑜將黃蓋獻計，詐降曹操，預備火攻；三敍黃蓋實施預定計畫，順風縱火，燒盡北船，並延及岸上營落；四敍瑜等率輕銳繼攻，操軍大潰；五敍操敗走華容道，十分狼狽，備、瑜水陸俱進，追到南郡；六敍操軍飢疲相乘，死者大半，乃部署守兵，而身自引軍北歸。統觀全局，寫戰時情況的僅占一小部分，大體還是述說這次戰爭的前後因由，故應放棄局部的記述而歸入敍述文。

介所向的時地介詞是表動作的趨向（專介地）或對象的，其詞爲

向（往，望，朝，衝，沖）　上（下）……例如：

魯肅、孔明辭了玄德、劉琦，登舟望柴桑郡來。

趙君去往英國留學。（後附的用法）

朝東走去，往北轉彎便到了。

他今天上城裏去探親，明天就得下鄉來。

對　對於　於（于）……例如：

這事於他有益，可以接受。（介人）

我們對於一事物，可有種種不同的態度。（介事物）

所向的反對方面便是「所背」，如「背着人說長道短」等，也可看作這類的介詞。

介所到的時地介詞是表動作的終點、目的或結果的。但可分爲兩方面：

（甲）動作所到之境　常附在述語之後。其詞爲

到（至，於，在）……例如：

武松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陽穀縣地面。

趙君預備到英國去留學。（未到的「到」是表目的，與「往」通用；但常要附在述語之前。）

他好喫懶做，竟把自己糟到如此田地。（表結果，必後附。）

李君每天晚上總要寫到兩點鐘光景才歇，也可算得努力到十分了。（表動作或情形所到的程度，也必後附。引起副詞的「得」字便是由此引伸的。）

「到」「得」「的」三字在舊小說中常因雙聲相轉而通用，（它們的聲母都是「ㄉ」）所以叫做「雙聲」。因雙聲而相轉通用的字很多，不止這幾個）都是表結果或程度的介詞，以「到」字爲本義；有時「得」字用爲述說詞，也就是關係內動詞「到」字的意義。例如紅樓夢「嚇的這個鬧兒，還只管

胡說！」鏡花緣「一頭青絲黑髮，油搽的雪亮。」「把唐敖嚇的拉着多九公朝前飛跑。」儒林外史「那時才得七歲。」這用爲述說詞的，也可兼認爲同動詞。又前講「介所到」時，已知凡用「在」字介出表流動連續性的動詞「飛」「走」「跑」等動作的地位範圍，須附加在它們的前面而不可在後面。今若附加在後，便與「到」字同義，例如「小雀兒飛在牆上。」這竟是介出動作所到着的地點了。（若對於「來」「去」兩內動詞，則「在」字及其所介，無論附前附後，都是到着意。）像這樣附加在述語後的「在」字及其所介，有時也決不可移到述語的前面去；即如上例，若改作「小雀兒在牆上飛」意義便大不同：蓋「飛」字即由定着性又變爲流續性了。有時「在」字在句中雖非表到着之意，而是表那述語動詞的作用之終點或效果的，也祇可後附，不可移前。例如儒林外史的「周進接酒在手」「一個門斗已將他拖在樓上」等都是。

（乙）動作所到之人　必附在述語之後。其詞爲

給（與，於）……例如：

宋先生送一本書給我。

我已把書交與他了。

這專介授與事物的動作所到之人，也算是動作的一種目的，必附於動詞之後。若附於動詞之前，意義便會變更的。因爲這種「給」字，它的本身原可用作動詞，不過句子裏已有主要的動詞，它便退而增

任介詞的職務。所以它還與外動詞一樣，可以帶賓語再帶補足語的。例如「宋先生送一本書給我看。」「我已把書交給他收了。」

參證

此文當與前篇諸葛亮吞戰羣儒互相對看。就事跡的先後看，「赤壁之戰」自在「吞戰羣儒」之後。就通鑑與三國演義的異同看，諸葛亮以「何不北面事曹」激孫權，是二者之所同；通鑑記先激動孫權，權乃與其羣下謀之，演義則記先說倒羣儒，然後激動孫權，是二者之所異。這異同之間，便可推見眞際。蓋演義故意要擡高諸葛亮的才能，所以先寫他說倒東吳羣儒，以見詞鋒的利害；通鑑卻須切按事實，不能隨意湊寫，所以記他奉命使吳，雖胞兄諸葛瑾亦祇有公會而無私見，當然先謁孫權，因記載有了異同，與先後字句之間便也兩樣：通鑑記亮說權在前，故祇云「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演義記說權在後，便須添字加句，改作「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其不能，何不從衆謀士之論，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了。此式的史籍與小說不同處在此，我們所以要比照對勘者也在此。

習問

一．試將吞戰羣儒和赤壁之戰中敍及魯肅勸孫權拒曹和諸葛亮以言辭激動孫權的地方作一異同校勘記。

二.介所向的時地介詞是表甚麼的?其中有專介地的麼?

三.介所到的時地介詞是表甚麼的?可分幾方面說?

四.介所在的「在」字有時可用以介所到,在使用時有何不同的法則可循?

赤壁懷古〔念奴嬌〕 蘇軾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1]風流人物。[2]故壘[3]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4]亂石穿空,驚濤[5]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6]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7]談笑間檣櫓[8]灰飛煙滅。故國神遊,[9]多情應笑我,[10]早生華髮。[11]人生如夢,一尊[12]還酹[13]江月。

解題

蘇軾事略已詳第一册寄小讀者二十三詮釋(15)「蘇子瞻」條。此詞便由東坡詞中錄出。念奴嬌牌名亦已見第一册過洞庭解題,大江東去之異稱卽因此詞而起。「懷古」謂追懷古昔,蓋於登臨之際致其憑弔也。

詮

[1]【千古】卽往古，喻時代之久遠。[2]【人物】猶言劇中之腳色。[3]【故壘】舊城也。指當時黃州城。（爲湖北黃岡縣舊治，今已於民國十八年移治團風鎭。）其時作者正謫官黃州團練副使也。[4]【人道……赤壁】赤壁見上赤壁之戰詮釋（56）。黃州西邊之「赤壁」實名赤鼻磯。蘇軾遊此，誤以爲周郎破曹之赤壁，有前後赤壁賦及此詞。此云「人道是」猶言「相傳」，蓋亦或然之辭。[5]【驚濤】便是急湍，言其勢洶涌，有類禽鳥之驚飛。故下云拍岸時飛沫高濺，竟似「捲起千堆雪」也。[6]【小喬】漢末皖（今安徽潛山縣城）人。孫策攻皖，拔之，得喬公二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周瑜納小喬。策嘗戲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壻亦足爲歡。」「喬」一作「橋」。[7]【羽扇綸巾】「羽扇」用鳥羽所製，崔豹古今注謂起自殷高宗（武丁）。周禮「巾車重翟」，說者謂僅在儀衞，至三國時，諸葛亮捉白羽扇指揮三軍，始爲今羽扇所昉。「綸巾」，青絲綬所爲之巾也，亦諸葛亮所創。三才圖會：「諸葛巾一名綸巾，諸葛武侯嘗服綸巾，執羽扇，指揮軍事。」故「羽扇綸巾」卽指諸葛亮。「綸」古頑切，音關（ㄍㄨㄢ），俗作「綸」。[8]【檣櫓】「檣」所以施帆之立竿，「櫓」則所以划水使船前進者。二物足以括舟之德，故卽以代舟楫用。[9]【故國神遊】卽神遊故國，謂設想當時情況而遊心其間也。[10]【多情應笑我】便是應笑我多情也。[11]【華髮】卽白髮，古人行文每以「華首」「華顚」代白頭。[12]【尊】酒器也。[13]【酹】讀如類，以酒祭地也，引申有酬答意。

此詞用韻與第一册過洞庭同，也是用的入聲「質」「物」韻。其叶韻處，讀者應依照前讀之詞一爲比按之，不復贅述。至其憑弔之跡，已詳前二篇，即懷念周瑜破曹操於赤壁之偉績而致其感慨者。蓋公瑾當年，雄姿英發，能於談笑之頃，使強敵灰飛煙滅；乃事後追按，止有江山如畫，僅得穿空之亂石與拍岸之驚濤相點綴；俯仰今古，遂不免浪淘盡千古人物之感耳。最後以人生如夢而只索把尊酒來酬答江月，眞是無限慨歎，只得自笑多情了。

前講的五種時地介詞，它所介的，有時連著別的詞而成一副詞語，綜看起來，可表示三樣的關係：

（一）表一定範圍的充實性　「在」所介的時地名詞與方位詞之間，加一「以」字，便使意義充滿於範圍的全部而不僅是指着一點了。例如：

在上海市區以內居留的外國人實在不少。（或省「在」字）

他把這件工作做完，總得在兩個月以後。

（二）表自所從而所經的連續性　「從」字等所介的時地名詞，再用「以」「而」連着方位詞（包時間說），等，使可表從起點而經過的連續性。例如：

自淮而北，即古之所謂中原。

從今以後，須切實做去方有希望。

五嶺以南爲百粵。（省「從」字）

述語若是流續的動詞祇須表明起點，便有連續性，如「大江東去便是大海」是。

（三）表自所從至所到的起訖關係 「從」字等與「到」字等聯用，便可表示起訖的關係。例如：

從上海到杭州的公路今已造成通車了。

自鴉片戰爭至現在，已將百年矣。

這時地介詞的充實性和連續性，我們須得注意，然後可以竟其用。

習問

一、將詞語試翻成白話文。

二、這詞用韻的所在試指出來。

三、時地介詞的充實性和連續性是怎樣表示出來的？

金陵懷古〔滿江紅〕 薩都剌

六代[1]豪華春去也，更無消息。空悵望山川形勢已非疇昔。[2]王謝堂前雙燕子，烏衣巷口曾相識。[3]聽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思往事，愁如織。懷故國，空陳迹。[4]但荒煙衰草亂鴉斜日。玉樹歌殘秋風冷，[5]胭脂井壞寒螿泣。[6]到而今只有蔣山[7]青，秦淮[8]碧。

解題

薩都剌字天錫，號直齋，本蒙古答失蠻氏，祖父以勳留鎮雲代，（今山西大同、代縣一帶）遂爲雁門（本漢廣武縣，至隋改雁門，元世祖中統四年〔西元一二六三〕省入代州，即今山西代縣治）人。元泰定帝時（一三二四——一三二七）登進士，官至河北廉訪司經歷。尋致仕。都剌文詞雄健，詩亦流麗清婉。最長於情，尤喜遊佳山水。嘗登安慶（今安徽懷寧縣）司空山太白臺，歎曰：「此老眞山水精！」遂結廬其下。年八十餘卒。有雁門集。此金陵懷古詞亦見收於清嘉慶時舒夢蘭所選白香詞譜中。

「滿江紅」爲詞牌名，有仄韻、平韻兩體。其異稱有「上江虹」、「紅窗影」、「紅窗迥」等目。仄韻詞宋人填者最多，體亦不一，詞譜以柳永「暮雨初收，長川靜，征帆夜落」一詞爲正體，其餘爲變格；平韻詞祇有姜夔「仙姥來時，正一望，千頃翠瀾」一詞，填者皆依之。薩詞即依仄韻之正體。

詮釋

1 【六代】即六朝，指三國之吳、東晉及南朝之宋、齊、梁、陳六代。此六代皆建都金陵，（即今南京。三國時稱建業。晉避愍帝諱，改建康，宋、齊、梁、陳因之。至五代楊吳時始建爲金陵府，南唐承吳，改江寧府，謂之西都。宋爲建康府。元爲集慶路。明爲應天府，定爲南京。清爲江寧府。民國廢府，留江寧縣，嘗爲金陵道治；今爲首都所在地，設南京市，市區外仍置江寧縣。）實爲我國歷史上南部開發之根據地。故向有「帝王

州、」「金粉之地」等美稱。此言「六代豪華，」蓋卽謂六朝之繁華耳。[2]【疇昔】便是從前。因六代豪華一似春去那般沒有消息，山川形勢也變了從前的樣子，所以在這悵望之中便不免有懷古之情了。[3]【王謝……相識】「王謝」指東晉時渡江南來之士族王、謝二氏。烏衣巷在今江寧縣舊治東南，爲當時王、謝諸家聚居地，世說新語：「王導曰，『庾元規若來，吾角巾還烏衣。』」宋書謝弘微傳：「混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可證。是極歎故家衰微，秖有舊時結巢堂前之燕曾相識耳。乃宋人劉斧所作撫遺中輯有不著撰人之王榭傳（「謝」改作「榭」）直認「王榭」爲一姓王名榭之人，略謂，榭金陵人，航海遇風抵一州，其王以女妻之，女曰，「此烏衣國也。」榭思歸，王命取飛雲車送之。至家，見梁上雙燕呢喃，乃悟所止爲燕子國也。末且引唐劉禹錫金陵五詠之烏衣巷詩（詩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以自證其不虛。（仍將「謝」改「榭」）但唐、宋人傳奇之辭，附會難憑，秖可供談助，實不足據爲典要也。[4]【陳迹】舊時遺迹也。[5]【玉樹歌殘秋風冷】陳後主每引賓客對張貴妃等遊宴，以宮人袁大捨等爲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綺豔相高，極於輕薄。采其尤麗者爲曲調，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男女相和，其音甚哀。見南史及隋書。其後玉樹後庭花分爲兩曲，（玉樹別爲一曲，後庭花別爲一曲）薩詞此句及唐杜牧泊秦淮詩：「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卽各舉其一，而俱指此事。[6]【胭脂井壞寒螿泣】胭脂井有二，俱在今江寧：一在城東鍾山半山

間頭陀寺中，與江潮盈縮相應，亦名應潮井。一在臺城法華寺內，卽景陽井，舊傳井欄石有脈理，以帛拭之，作胭脂痕，故名胭脂井。隋兵破建康，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同縛投井中以避卒爲隋兵鉤出之。故其井又稱辱井。薩詞所稱乃景陽井，蓋「寒蟬泣」所以狀荒涼，亦卽所以憑弔後主也。「寒蟬」卽寒蟬，爲蟬之一種，體長寸許，胸背有黑綠斑紋，翅透明，脈作淡櫧色，秋季鳴於日暮，其聲幽咽，故詩人多取以狀泣。「蟬」讀如「將」。7【蔣山】卽今南京城東北之鍾山，一名紫金山，又名聖遊山，或稱北山，山勢蟠鬱，爲南京屏蔽，上有天保城，要塞也。所謂「鍾山龍蟠」者卽謂此。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賊至鍾山下，爲賊所傷而死。吳大帝時，頻見靈異，大帝爲立廟堂於此，改名蔣山（兼避祖諱）。8【秦淮】已見前揚州清明詮釋（34）「秦淮夏」條。

敷演

這金陵懷古詞是憑弔江左六朝的，其中使典託感，具詳本篇詮釋。開首說「六代豪華春去也，更無消息，」自是全篇主骨，蓋六朝的聲華早已像春天那樣地悠然逝去，再也無從問它的消息，所以這烏衣巷、胭脂井等等便都成了值得懷念的事物了。末言「到而今只有蔣山青，秦淮碧，」直與首句相應，其感慨正與蘇詞「江山如畫」相同。

詞中「更無消息」的「息」是韻；前半闋「已非疇昔」的「昔」，「曾相識」的「識」，「春潮急」的「急」，和後半闋「愁如織」的「織」，「空陳迹」的「迹」，「亂鴉斜日」的「日」，「寒蟬泣」的「泣」，

「秦淮碧」的「碧」相叶。是用的入聲「質」「物」類的「質」韻。

時地介詞之後當接講原因介詞。原因介詞再分二種：（一）介所因；（二）介所爲。介所因的，表事實、行爲的原因，其詞爲

因爲　因　爲（以）……例如。

肯做事的人，不因爲事情難辦而縮手。

他爲甚麼縮手？（合所介成副詞）

他一定是因病不能幹辦。（「因」字多介事實的原因）

因此，這事就擱下來了。（合所介成連詞）

他爲國犧牲，實是悲壯的舉動。（「爲」字多介行爲的原因）

介所爲的原因介詞大抵用以介人，是表行爲的動機的。再分兩方面：

（甲）爲誰而動，其詞爲

替（代爲）　給（與）　幫……例如：

我替你坐一會兒，幫你照看就是了。

這件事，你給我辦了罷！

你與他出力辦，這事準成。

在北方口語裏用這「給」字，常把所介的義省去。如儒林外史「衆幕賓也替（ ）猜疑不定。」（省去所介詞「他」）又如通常說「我這稿件請你給（ ）看一看」（省去介詞而賓語提前）等都是。卽在文言中，「賜」「予」等字也有這樣用法的，就是上面名詞「賜與」下來的一種動作。原來「給」與它們同義；「給」和「與」都是由動詞引申而成介詞的。

（乙）被誰所動（述語定是動詞的被動式）其詞爲

被（爲……所，於）　由（隨）　任（讓，給）　叫（教）……例如：

明月爲烏雲所蔽。

這事由他幹罷。

好好的一個人給他教壞了。（這「給」字與上項的分別，只看述語動詞是否被動式。究竟這用法也從「給與」的本意引申而來，就是主語把自身「給與」了。）

你這樣哭，莫非叫人家打了你了。

參證

天錫此詞之外，尙有用東坡赤壁懷古韻的石頭城（念奴嬌）一闋，很可與此詞相發明，且可證填詞也能像作詩那樣步韻的。用特迻錄於後，以備參看：

石頭城上，望天低吳、楚，眼中無物。指點六朝形勝地，惟有青山如壁。蔽日旌旗，連雲檣艤；

白骨紛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傑。寂寞避暑離宮，東風輦路，芳草年年發。落日無人松逕冷，鬼火高低明滅。歌舞尊前，繁華鏡裏，暗換青青髮。傷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

這詞韻腳全與蘇詞相同，惟逗處並不盡符，蓋填詞重在倚聲，固不必規規於一瞚一步之不失也。清宮舊藏宋朱銳赤壁圖卷後有金趙秉文手題追和坡仙赤壁詞韻一闋，今一併錄後，用資比較，且與前篇赤壁懷古原詞相互證：

清光一片，問蒼蒼桂影，其中何物。一葉扁舟波萬頃，四顧黏天無壁。叩枻長歌，姮娥欲下，萬里揮冰雪。京塵千丈，可能容此人傑。　回首赤壁磯邊，騎鯨人去，幾度山花發。澹澹長空今古夢，秖有歸鴻明滅。我欲乘雲，從公歸去，散此麒麟髮。三山安在，玉簫吹斷明月。

朱銳，河北人，宣和畫院待詔。紹興間，授迪功郎，賜金帶。山水人物師王維，好寫螺網、雪獵、盤車等圖，形容布置，曲盡其妙。此赤壁圖卷原藏櫺李項氏天籟閣。前有南臺孫恭篆題引首「赤壁遺言」，後附趙秉文正大五年（金哀宗年號，五年當宋理宗紹定元年，西元一二二八年）重九前一日所書之詞（即此追和坡仙詞）。秉文字周臣，號閒閒老人，滏陽（北周所置縣，至明而省，即今河北磁縣治）人，大定進士。興定初，累拜禮部尚書。哀宗即位，改翰林學士。工書畫詩文。仕五朝（指金世宗、章宗、衞王、宣宗、哀宗）官六卿，勛君以道，自奉如寒士。性好學，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著有易叢說、中庸說、資暇錄、孟子解、滏水文集等。

習問

一. 試將薩天錫金陵懷古詞中述及的典故一一指出它的年代及本事來。

二. 原因介詞分幾種？其中「介所爲」的又分幾方面？

三. 介所因的原因介詞是表甚麼的？介所爲的又表甚麼？

非攻墨子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1]竊其桃李。衆聞，則非[2]之；上爲政者得，[3]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4]人犬豕雞豚[5]者，其不義[6]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7]其不仁茲[8]甚，罪益厚。

至入人欄廐[9]取人馬牛者，其不仁[10]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

至殺不辜[11]人也，拖[12]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

當此，[13]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14]則弗知[15]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16]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17]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

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18]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19]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20]以此人[21]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

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辭乎？

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22]辯義與不義之亂[23]也。

解題

漢書藝文志稱「墨子七十一篇」，注曰「名翟，宋大夫。」隋書經籍志亦云「宋大夫墨翟撰。」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爲門人之言，非所自著。又諸書多稱墨子名翟，而清初周亮工因樹屋書影則謂「墨子姓翟，以墨爲道；今以姓爲名，以墨爲姓，是老子當姓老耶？」其說甚是。近人江瑔讀子巵言力辯墨爲學派之名而非姓，說蓋本此。墨子之道以兼愛、尚同、崇儉、信鬼、非命爲主，當戰國時與儒家並稱。（故漢志列爲九流之一，號爲「墨家。」）孟子稱其「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國策載其百舍重繭以

救宋圍之事，是墨子實一操行堅卓，以自苦爲極，而專以利濟爲懷者也。但孟子力闢其說，且斥之爲「無父」，故後世無人肯居其名，著錄遂罕。自唐以來，除韓愈（詳後第四册）讀墨子仍以孔、墨並稱外，幾無一人能眞知墨子者。傳誦既少，注釋亦稀，缺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至清畢沅始爲之注，所謂「靈巖山館本」（浙江書局所刻二十二子即收有此帙）即今日最通行之本也。嗣後學人，益加讎校，墨子之書蓋稍稍可讀矣。於是孫詒讓（字仲容，號籀廎，浙江瑞安人，爲清季有名學者，著有周禮疏、墨子閒詁、古籀拾遺、名原、古籀餘論、契文舉例、九旂古通義、周書斠補、尚書駢枝、大戴禮記斠補、六曆甄微、廣韻姓氏刊誤、經迻、札迻、述林、周禮政要、永嘉郡記諸書）乃集諸家之大成，著墨子閒詁，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缺略者補之，墨學遂由是大顯。至今日，治此者益衆，岐說亦因以日出焉。

今本墨子凡六十三篇，十五卷。其節用下、節葬上、節葬中、明鬼上、明鬼下、非樂中、非樂下、非儒上八篇，宋時編館閣書目已佚去。非攻凡上、中、下三篇，共列爲第五卷；茲所選錄，乃非攻之上篇也。至於墨子生平行誼及墨學流變之大略，可詳參孫詒讓所著墨子傳略、墨子年表及墨學傳授攷。俱在閒詁附錄墨子後語上。

詮釋

1【園圃】「園」所以樹果，種菜曰「圃」。見畢注引說文。2【非】猶譏也。爲譽之反，即所謂非難。篇自

題「非攻」，卽非難攻戰耳。3【上爲政者得】猶言破獲。「上」謂上聞，卽告發；「爲政者」謂有司卽官廳；「得」謂得其情，卽知道或拘得也。4【攘】盜也。5【犬豕雞豚】泛指牲畜，故豕豚複舉，初不必執着何物也。6【不義】「義」一宜也，謂合事理之宜。「不義」便是不合事理。下文「不仁」之「仁」爲所以爲人之理，引伸作愛人無私解。「不仁」便是失卻爲人之理，正與不義相應。7【以虧人愈多】「以」，因也。「虧」，損也；耗也。此處依下文看，其後應有「苟虧人愈多」五字。8【茲】說文草部「茲，草木多益。」又水部「滋，益也。」「茲」與「滋」古通用。與从二「玄」並立之「玆」不同。9【欄廐】所以處牛馬，故有「牛欄」「馬廐」之稱。「廐」本作「廄」，讀如究。10【仁】孫詒讓云，依上下文，此句疑不當有「仁」字。11【不辜】無罪也。12【拖】卽「拕」之異文，曳也；褫也；奪也。徒可切（去ㄨㄛˋ）俗作「拖」。據王念孫校，謂「也卽拕字之誤而衍者。」是「不辜人」下當省「也」字。13【此】舊脫去，畢本據後文增。14【大爲攻國】據後文云「大爲不義攻國」，則此處「攻國」之上似脫「不義」二字。15【知】畢云一本作「之」，義似較勝。16【死罪】荀子正論篇「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是「死罪」指其罪應抵死也。17【重】當讀如蟲解見第一冊三峽詮釋（2）。此處所言「十重」「百重」，便是說有十個不是，百個不是也。18【情】王云，「情」「誠」通用。「誠」，確也。19【奚說】孫云，「何辭以解說也。」畢云奚說猶言何樂，失之。20【則】依下文，此下當有「必」字。21【人】依下文，此下當有「爲」字。22【也】孫云，「也」字疑衍。23【亂】混淆也。

此文分十節：第一節，說入人園圃竊桃李的不是；第二節，說攘人犬豕雞豚的不是，甚於竊人桃李；第三節，說取人馬牛的不是，更甚於攘人雞豕；第四節，說殺不辜人的不是，尤甚於取人馬牛；第五節，說凡此層層不是，大家都知其然而加以非薄，獨於攻人之國則反忘其不是而加以贊譽，當然不能算做分曉是非之論；第六節，說妄殺一人當抵償一個死罪，則以此類推，殺十人、百人當抵償十個死罪、百個死罪；第七節，說大家都知道殺人抵罪是懲罰不是的合理辦法，獨於攻人之國則反放鬆它的殺人之罪責而加以贊譽，當然不可爲訓；第八節，說人若少見黑知黑，多見黑反以爲白，少嘗苦知苦，多嘗苦反以爲甘，則此人必不能算是懂得黑白與甘苦的；第九節，說世間的小不是，大家都會攻擊非薄它，大不是攻國則反加贊譽以爲合理，實亦不辯黑白甘苦之類；第十節，說眞正明白的人必當辯別是非而不分黑白混淆。這樣逐層設譬，把出兵攻人之國因而引起戰爭的不是，直說得無可躲閃，眞是一篇獨伸主張的絕好議論文。

方法介詞可再分五種：(一)介所用；表動作所需的材料或工具；(二)介所依；表動作所依賴的或所準照的；(三)介所除；便是表所依的反面；(四)介所共；表動作所共同的或所連帶的；(五)介所比；表與主語相比的人或事物。今依次述說如下：

(一)介所用——

把（拿）將　用（以）……例如

孔乙己將兩個指頭的長指甲敲着櫃臺。

他剛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櫃上寫字。

你端的不把人當人！

（二）介所依——

依（憑仗，靠，據　照（按，準，就）　乘（趁）……例如：

憑自己的能力做事。

據他說，他是照前例做的。

趁風使舵。

（三）介所除——

除（除……外，之外，以外）　除非……例如：

今日事，除團結禦侮外都非根本辦法。

除非投降敵人，斷沒有把自己的武器奉送給人家的。

（四）介所共——

和（合）同　與　跟（給）帶　領……例如：

張三同李四一齊走進屋子。

我跟你一塊散步去。

一個稽查帶着兩個隨車憲兵沿途盤查。

凡介所共的介詞，除「帶」字外，都可兼作介所向的介詞，但以介出人的對象爲限，與「對」「對於」和「向」同類。

(五)介所比的，述語必爲形容詞，或它詞而爲形容詞性。再分兩項：

(甲)平比（類似的關係）——

和（介）同（如同，就如，像）與（跟）……例如：

救兵如同救火。

酒毒與烟害差不多。

(乙)差比（程度的優劣）——

比（較，較比）……例如：

燭光比電燈光弱得多。

益友比嚴師更爲重要。

以前所講的三類十二種前置介詞，大多數是由動詞引申而成的，因此，有時也爲副詞所副，但很

少。有時也可爲助動詞所助；但如帶着後附的助動詞的「到了」「爲着」「除了」等，大都可看作複音介詞，就不必分析了。這是我們所當附帶辯認的。

至於前三類以外的領攝介詞秖有一個「的」（卽近來習用的「底」）字，它與前三類比看，有三個特別不同之點：

一、前三類介詞的位置都在所介詞的之前，「的」獨在後。

二、前三類所介的都是實體詞的副位，「的」所介的是領位。

三、前三類都是副詞附加語的關係詞，「的」獨是形容附加語的關係詞。

因此，國語中介詞可以依此分作兩大系，後置的特別介詞「的」便獨爲一系。餘如用來提前賓語的介詞「把」（「將」「拿」）「對於」「連」等，和用來引起副詞（或副詞語句）的介詞「得」（「到」「的」）等，都是用法的特別處，並非在四類之外可以獨立一系者，可不再縷舉。

參證

墨子之道首在兼愛，一切主張均以此爲基點；其所以非難攻戰者，卽由此基點出發。故墨子的根本精神實在「兼愛」三篇。今錄兼愛上於後，以便實證：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訓乃，作於是解）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

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

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

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弟子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猶有盜賊乎？故（此字疑衍）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之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之家若其家，誰亂？視人之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

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

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習問

一．試將自己讀了非攻後的感想，抒寫出來。

二．方法介詞分幾種？一一說明它所以分種的理由。

三．領攝介詞與前三類介詞（時地、原因、方法）特別不同之點有幾？這類介詞究有幾個？

四．介詞的特別用法有幾？能否獨成一系？

西門豹治鄴史記

魏文侯時，[1]西門豹[2]爲鄴令。[3]豹往到鄴，會長老，[4]問之民所疾苦。[5]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6]以故貧。」

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7]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8]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娉[9]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穀衣，[10]閒居齋戒，[11]爲治齋宮[12]河上，張緹絳帷，[13]女居其中。爲具牛酒、[14]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15]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

「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16]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

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17]

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18]豪長者、[19]里父老皆會。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20]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

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21]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

有頃，[22]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23]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佐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24]投三弟子。

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25]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26]嚮[27]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

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28]」

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29]河伯留客之久，若[30]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西門豹卽發民鑿十二渠，[31]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32]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33]不可與慮始。[34]今父老子弟[35]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36]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37]

十二渠經絕馳道。[38]到漢之立，而長吏[39]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40]不可；欲合渠水，且[41]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42]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43]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44]

解題

史記，漢司馬遷撰。上起黃帝，下迄漢武，爲十二「紀」以序帝王，十「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敍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所謂「紀傳體」，此書實爲首創，故列「正史」之首。遷歿之後，亡景帝紀、武帝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等十篇。元帝、成帝之際，褚少孫追補之，並益以武帝後事。凡一百三十卷。劉宋裴駰爲集解，唐司馬貞爲索隱，張守節爲正義，三家之注本各爲部帙，至北宋始合爲一編。明代國子監刊板，頗有刪除點竄，已非全文。清代殿本仍之。今宋本復出，上海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卽有影印宋本史記在。此西門豹治鄴卽褚少孫所補，附在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傳之後。

司馬遷字子長，夏陽（秦縣，後魏省。故城在今陝西韓城縣南）人。父談，建元、元封之間（西元前一四〇——一〇五）爲太史令。遷生於龍門（山名，在夏陽縣北，當今山西河津縣與陝西韓城縣之間，）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學齊、魯之邦，過梁、楚以歸。仕爲郎中，奉使巴、蜀，還爲太史令。李陵降匈奴，武帝怒甚，遷極言陵忠，遂下腐刑。乃紬金匱石室之書，作史記百三十篇。名流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交之四世孫。初爲諫大夫，元帝時爲中壘校尉。校書天祿閣，著有洪範五行傳、列女傳、列仙傳、新序、說苑等。事蹟附見漢書卷三十六楚元王交傳。）揚雄（已見前諸葛亮舌戰羣儒詮釋(100)「揚雄投閣而死」條。）皆稱爲「良史之材」。傳在漢書卷六十二。裴駰字龍駒，河東聞喜（今山西屬縣）人。官至中郎外兵曹參軍。事蹟附見宋書卷十四。裴松之傳。司馬貞，河內（今河南沁陽縣治）人。開元中（七一三——七四一）官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撰史記索隱，並補三皇本紀。張守節始末未詳，據史記所題則其官爲諸王侍讀率府長史。

詮釋

【魏文侯時】魏文侯名斯，（史記作都）世爲晉大夫。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四〇三），與趙籍、韓虔同列爲諸侯，所謂「三家分晉」也。斯受經於子夏，尊禮段干木，由是得譽於諸侯。既立國，使樂羊攻拔中山，任西門豹守鄴，一時內外俱定。在位三十八年卒，謚「文」。事詳史記卷四十四魏世家。三

家分晉，遂開戰國，此所謂「魏文侯時」即指戰國初葉也。【2】【西門豹】事蹟略見本篇。西門氏出鄭大夫，居西門，因氏焉。見通志氏族略。【3】【鄴令】守鄴之長官。「鄴」本春秋齊邑，戰國時屬魏，秦置縣，至三國，魏置鄴都，爲五都之一。晉避愍帝諱，改臨漳，尋陷於胡。石虎、慕容儁及東魏、北齊皆都此。故城在今河南臨漳縣西四十里。北周徙其居人，南四十五里，改舊鄴城爲靈芝縣。隋復爲鄴縣。至宋省。「令」爲官名，長也。春秋時楚有令尹，猶言百官之總，故總其事者曰令。（如黃門令、率更令之類）秦置縣，以其長爲令，後世因稱知縣事者爲縣令或大令。【4】【長老】齒高者之通稱，即下文所言之「父老」。【5】【問之民所疾苦】「之」代長老，「疾苦」猶言痛苦或患惡。此語蓋謂問長老以民間之痛苦也。【6】【河伯娶婦】「河伯」黃河之神。見莊子及屈原九歌。當時既有「娶婦」錫福之傳說，後世遂以河伯爲姓馮名夷之人，附會日甚。如抱朴子：「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清洽傳「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竟言之鑿鑿，一若實有其事者矣。【7】【三老廷掾】「三老」鄉官，掌教化者。「廷掾」佐貳之官，令之副手，所謂「丞掾」也。「掾」讀如硯，去聲。【8】【祝巫】「祝」是代人告神祈福之人。古有祝史，爲司祝之官。「巫」是以舞降神，代人祈禱之人。故祝巫並稱，或亦稱「巫祝」，看下文自明。【9】【娉】與「聘」同。【10】【新縕綺穀衣】「縕」，枲也。「綺」文縕也。「穀」紗之有紋縐者，即今之縐紗。【11】【齋戒】「齋」謂齊一心志，本作「齊」。「戒」謂肅然警惕。古人於祭祀之前，必先齋戒，沐浴更衣，不飲酒，不茹葷。故引申有「修省」誼。俗專以茹素爲「喫齋」，實未

足以概齋戒也。[12]【齋宮】所以致齋之宮室也。[13]【緹絳帷】黃色紅色之綢帳也。[14]【牛酒】古時饋問、宴犒、祭祀大抵用「牛酒」，其次用羊酒，所謂「牲牢」也。[15]【共粉飾之】大家都來助妝此待嫁之女也。[16]【逃亡】逃走亡匿也。[17]【諾】應承之辭，猶北語之「是」，吳語之「噢」。[18]【官屬】即廷掾吏胥之屬。[19]【豪長者】有權勢之人，猶今干預地方公事之紳士。[20]【所】此處用與「許」同，詳見第一册核工記詮釋（3）。[21]【大巫嫗】其巫爲老女子，故以「大巫嫗」稱之。[22]【有頃】與「頃之」略同，惟時間較長耳。[23]【趣】讀如促，催也。[24]【凡】共計也。[25]【白】稟告也。[26]【簪筆磬折】古人插筆於首，有事則書於笏，謂之「簪筆」。「磬折」則謂身向前俯，僂折有如磬背也。故「簪筆磬折」爲矜慎恭敬貌。[27]【嚮】與「向」同，對也。[28]【須臾】猶云「少頃」。「待之須臾」即所謂略待片刻也。[29]【狀】猶言「髣髴」或「光景」，疑是之辭。[30]【若】爾也；汝也。已見前。[31]【渠】引水平流之河道也。下言「引河水」則指漳水，非今黃河也。[32]【溉】灌注也。「田皆溉」謂民田都蒙灌溉之利而大熟，即下文所言之「水利」。[33]【樂成】即俗所謂「享現成」。[34]【慮始】謂計劃開創，亦作「圖始」「不可與慮始」蓋言民衆習故安常，憚於改革，與謀創新則格格難入也。[35]【父老子弟】指當前之民衆，謂地方上之老者、少者。[36]【父老子孫】指後世之民衆，謂當前父老子弟之子孫；僅舉「父老」者，概括之辭也。[37]【以給足富】言民蒙水利，家給人足，遂致一方富庶也。[38]【經絕馳道】言渠水縱列，橫阻馳道也。「馳道」猶今之國道，當時之驛路也。秦始皇二十七年（西元前二二〇）始治馳道

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見漢書賈山傳。39【長吏】當事之官長。40【相比近】言十二渠之橋相促近，遂使馳道不得暢行也。故下言「不可」。不可猶云「不便」。41【且】將也。42【合三渠爲一橋】此承上「合渠水」而言，謂併合渠水，減少橋梁也。「合三渠爲一橋」即併十二渠爲四渠，由十二橋減爲四橋也。43【賢君】即賢令君，尊西門豹之辭。44【聽置之】聽從民人父老之言而棄置併渠減橋之議也。

敷演

此爲敍述文，敍西門豹治鄴的政績首在破除迷信，因而興發水利以溉民田。凡分十二節：第一節，敍豹到鄴下車之始，即問民疾苦；長老告以爲河伯娶婦之故，遂致貧乏。第二節，敍豹追問根由，而長老具告三老、廷掾等斂錢侵漁，飾女沈河狀。第三節，續敍長老之言，謂有女之家多懼禍逃亡，而習俗難返，竟有不爲河伯娶婦必致水患勃發的傳說。第四節，敍豹故意亦欲送女，令長老俟河伯娶婦時前來告語。第五節，敍屆時豹往會於河上，並敍當時三老、官屬及巫祝、觀衆等在場之盛。第六節，敍豹視女好醜，故意說她不好，煩巫入報河伯，容再物色，即令吏卒抱大巫投於河中。第七節，敍豹續投老巫的弟子三人入河以促取回音。第八節，敍豹續投三老入河催詢，而豹仍恭立河岸作候信狀；長老、吏、旁觀者便都困此着慌。第九節，敍豹欲再使廷掾和豪長者入河催促，於是他們都叩頭流血求免。第十節，敍豹雖寬釋廷掾，而鄴中吏民卻從此不敢再提河伯娶婦之事了。第十一節，敍豹發民鑿渠，用河水溉田，鄴民遂

因水利而得收家給人足之效。第十二節，敍豹所鑿之渠至漢初猶存，雖長吏欲圖馳道的便利，創議併三渠爲一橋，而鄴中父老以追念西門豹的遺惠，力阻改併。其中第五節至第十節全寫的河伯娶婦時西門豹故意玩弄巫嫗狀，當屬記述一流，但就治鄴的始末看，這不過是治績之一，爲施政的過程，所以仍屬敍述文。

連詞的用法，要看語句間的關係而定很是複雜。就它所連的情形說，約分十類：（一）平列連詞，（二）選擇連詞，（三）承接連詞，（四）轉折連詞，（五）時間連詞，（六）因果連詞，（七）假設連詞，（八）範圍連詞，（九）讓步連詞，（十）比較連詞。茲請依次述之。

平列連詞是用以連續等立複句（兩個以上的單句，彼此接近或互相聯絡，卻都是平等而並立的。這種等立句可不分主從、正副，彼此都叫分句。）中的平列句的，又分二種：

（一）等價的　常單用在後一句（或詞或語）的起首。應再分兩組：

（甲）只連實體詞的——

和（合，同，與，並）　以及（及，暨）……例如：

工作和娛樂是並行不悖的。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乙）連實體詞外一切詞和語句的——

並且（而且）　也（亦）　又……例如：

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

他能寫字，也能畫花。

這里專連實體詞的平列連詞，有兩件事要注意：（一）與介所共的方法介詞用法不同。因爲連詞的兩端在句法上是同一位置的複成分，所以可任意對調，語意仍不變；介詞所介的，在句法上是副位，萬不可與主位對調，若對調，語意便全變了。（二）「同」「和」「合」等字用以介紹名詞、代名詞給動詞等的，便是介詞；用以連結對等的詞（或兩組已經用「和」連着的對等詞）的，便是連詞。

（二）進層的　常用一對，或在句中用一個副詞和它互相關應。也可分做兩組：

（甲）由對比正推而進，有「自無可逃」之意。——

固然（尚且）……更……。　既然（既）……又（並且，也）……。

不但……而且（也，就是……也）……。　例如：

刀兵固然可怕，瘟疫更可怕。

他既是明白人，並且是個讀書的，這一點總該懂得。

陳先生不但寫字寫得好，就是畫花也畫得好。

此事不但難辦，而且難說。

「就是」這種用法，在文言裏也可作「卽」。有時改爲「連」字（「連」不一定用以提前賓位）也可通例如「連一根針弔在地下都聽得見響。」「不但字寫得好，連畫也畫得好。」

（乙）由較量反激而進，有「更不必說」之意，——

尙且（猶且，還，已經）……何況（況且，況且……更）……　例如：

步步留心尙且有失，何況隨便說說呢！

埋頭用功已經來不及，何況坐着閒話！

他的徒弟已經刁頑得可以，況且他自己更刁頑，實在難以對付。

這里的「何況」常用於疑歎的語氣，「況且」祇用於直述的語氣；「何況」常省略述語，如「他還肯去，何況你！」「況且」常把述語一起說出，如「他是不能走遠路的，尙還肯去，況且你是向來能走遠路的，如何不去！」

這兩組之外，還有一組只用在進層的下句，多連實體詞的，如「甚至」（「甚至於」「甚者」「甚而」）「乃至」等，可以附此。

習問

一．試仿前讀小雨點的形式，把「河伯娶婦」一事化作語體文。

二．連詞凡分幾類？

三. 平列連詞分幾種？

四. 就已讀各文中任輯幾個包有進層的平列連詞的句子。

理信與迷信　蔡元培

人之行爲，循一定之標準，而不至彼此互相衝突，前後判若兩人者，恃乎其有所信。顧信亦有別：曰理信，曰迷信；「差以毫釐，失之千里，」[1]不可不察也。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2]有是「因」[3]而後有是「果」[4]，盡人所能信也。昧理[5]之人，於事理之較爲複雜者，輒[6]不能了然[7]於其「因」「果」之相關，則妄歸其「因」於不可知之神，而一切倚賴之。其屬於幸福者，曰是神之喜而佑我也；其屬於非幸福者，曰是神之怒而禍我也。於是求所以喜神而免其怒者，祈禱也，祭告也，懺悔[8]也，立種種事神儀式；而於其所求之「果」，渺不相涉[9]也。然而人顧[10]信之，是迷信也。

「礎潤而雨，」[11]徵諸[12]溼也；「履霜堅冰至，」[13]驗諸寒也；「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14]符[15]諸情也：見是「因」而知其有是「果」，亦盡人所能信也。昧理之人，既歸其一切之「因」於神，而神之情不可得而實測也，於是不勝其僥幸之心，而欲得一神人間之媒介，以爲窺測之機關，遂有巫覡、[16]卜人、[17]星士[18]之屬承其乏[19]，而自欺以欺人：或託爲天使，或誇爲先知，或卜以龜蓍，或占諸星象，

或說以夢兆，[20]或觀其氣色，[21]或推其誕生年月日時，或相先人之墳墓，要皆爲種種預言之準備；而於其所求之「果」之「眞因」又渺不相涉也。然而人願信之，是亦迷信也。

理信則不然：其所見爲「因」「果」相關者，常積無數之實驗，而歸納[22]以得之，故恆足以破往昔之迷信。例如日食、月食，昔人所謂天之譴告也；今則知爲月影、地影之偶蔽，而可以預定其再見之時。疫癘，昔人所視爲神譴[23]者也；今則知爲微生物之傳染，而可以預防。人類之所以首出萬物[24]者，昔人以爲天神創造之時，賦畀[25]獨厚也；今則知人類爲生物進化中之一級，以其觀察自然之能力，同類互助之感情，均視他種生物爲進步，故程度特高也。是皆理信之證也。

人能祛[26]迷信而持理信，則可以省無謂[27]之營求[28]，反希冀，[29]以專力[30]於有益社會之事業，而日有進步矣。

解題

此爲剖陳理信與迷信不同之文，亦選自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詮釋

[1]【差以毫釐失之千里】言毫釐之失結果將相差千里也。語出漢書東方朔傳，原作「失之毫釐，差以千里。」[2]【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古諺語，謂有此因，自有此果也。（因果解見下）呂氏春秋離俗覽有

「種麥得麥」語涅槃經有「種瓜得瓜種李得李」語：俱與此諺相應。[3]【因】是緣之所起。[4]【果】是事之究竟。「因果」本是佛家語，所作爲因，所受爲果。如種瓜子，因也；收穫得大瓜，果也。所謂種善因得善果，種惡因得惡果，乃自然之理，即事之原因與究竟耳。[5]【昧理】不明事理也。[6]【輒】每也；往往也。[7]【了然】即了解。[8]【懺悔】本不失光明態度，但在迷信的懺悔卻含有求諒或乞憐意。[9]【渺不相涉】謂渺茫無憑，毫不相關也。[10]【顧】回顧也，引申作「反」解。[11]【礎潤而雨】「礎」是柱下之石，天將雨，溼氣漫空，着礎自潤，故云然。淮南子說林：「山雲蒸而柱礎潤。」宋蘇洵辨姦論：「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此處所引，即本蘇論。[12]【諸】即「之於」之合呼。[13]【履霜堅冰至】語出易坤卦之爻辭。謂踐履見霜，積漸必至見堅冰也。[14]【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見孟子離婁篇下。[15]【符】合也；驗也。[16]【巫覡】同爲以舞降神，求福驅祟之人。女曰「巫」，男曰「覡」。（系歷切〔丁一〕音檄。）下言「託爲天使」、「誇爲先知」俱承此。[17]【卜人】占卜吉凶休咎之人。古卜：或用火灼龜甲，視其裂紋；或揲以蓍草，求其卦爻之象。今則江湖術士，其道孔多，有用盃珓擲兆取說者；有拆字增損數筆，隨意湊說者；不一而足。下言「卜以龜蓍」、「說以夢兆」俱承此。[18]【星士】亦江湖術士之流，其道更雜，大別爲「星命」、「星相」二類：星命多屬推算，如下言「推其誕生年月日時」即承此；星相多察形象，如下言「觀其氣色」、「相其先人之墳墓」俱承此。但假託天象以自神其說則術士之所同，故下言「占以星象」實共承之。[19]【承其乏】「承乏」本指官吏之補缺，所謂「攝官承乏」也。

此處有適應需求之意。[20]【夢兆】謂朕兆之感於夢寐者。古有占夢之官（周禮春官之屬有占夢），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正夢，二噩夢，三思夢，四寤夢，五喜夢，六懼夢。今亦有專爲人詳夢以判吉凶者；甚至有向神祈夢託兆以定進止者。[21]【氣色】指人面部之容色。相士每視人容色之明晦判吉凶，故其市招輒大書「善觀氣色」也。[22]【歸納】論理學名詞，亦作「內籀」，由特殊事實以推見普遍原理之方法也。例如既知若干金屬有傳熱性，因而推定一切金屬皆有傳熱性，是卽歸納法。[23]【譴責】罰也。[24]【首出萬物】謂在萬物之中超然特出也。[25]【賦畀】猶言「賜與」。「畀」讀如比。[26]【祛除】也。[27]【無謂】無意義也。[28]【營求】猶言鑽謀。[29]【希冀】卽上文所言「徼幸之心」也。[30]【專力】專誠致力也，卽所謂「全副精神以赴之」。

數演

這當然是釋解文，凡分五節。第一節，說人的行爲不致前後衝突者，必恃有所信；但信有「理信」與「迷信」的不同。第二節，說不甚明理的人於較爲複雜的事理，往往不能了然於其「因果」的相關，便妄歸其「因」於不可知之神而一切倚賴它；於是立種種事神的儀式如祈禱、祭告、懺悔等，以求媚神而遂邀福免禍之願：這樣的信，便是迷信。第三節，說明理的人既歸其一切之「因」於神，而神之情又是不可得而實測的，乃妄欲得一神人之間的媒介，以爲窺測徼幸的機關；於是巫覡、星卜等非正式的職業遂錯出於社會而爲一般昧理而所信賴：這樣的信，當然也是迷信。第四節，說理信卻不然，它

常積無數的實驗，歸納以得因果相關的眞際，所以每能把往昔的迷信打破；並舉數例以爲理信之證。第五節，說人能破除迷信而執持理信，則可以省卻無謂的希求，以專力於有益社會的事業；然後社會的事業乃能日有進步而弗替。如此剖說分明，且加以例證，遂把迷信與理信的分界和利害陳說得義無餘蘊了。

選擇連詞是用以連結等立複句中的選擇句的，又分兩種：

（一）兩商的（二者任擇其一，所以並舉待商。）　以用一對爲常則，但有時也單用一個在次句的還可分兩組：

（甲）用在直述的語氣——

或者……或者……。　例如：

或者你來，或者我去，到明天再說。

或黔其廬，或赭其垣。

（乙）用在疑問的語氣——

還是……還是……？　到底……還是……　例如：

還是去呢，還是不去？

到底請他來呢，還是我自己去？

我去呢，還是他來

(二)相消的（二者必居其一，因爲兩不相容。）　也還要分成兩組：

(甲)並舉事實，必用一對——

不是……就是……。　不……就……（非……卽……）。　例如：

不是你來，就是我去。

非此卽彼。

(乙)反推因果，常用一個——

不然（不然……就）　否則　例如：

他一定出門旅行去了，不然爲甚麼不來參與此會？

讀古書須要辨別眞僞，否則定會上古人的當的。

習問

一．何謂迷信？何謂理信？

二．選擇連詞分幾種？每一種的裏邊又可再分幾組？

三．試在前讀諸文中找出幾個用相消的選擇連詞所構成的語句來。

四．任舉一「迷信之害」的實例。

讀書與求學　伏園

四十歲以上的人，每把求學叫做讀書；這讀書，也就是四十歲以下的人所稱的求學。（雖然四十歲只是一句含混話，並不極端附和錢玄同[1]先生一過四十歲卽須槍斃之說，但是到底隱隱約約有一條鴻溝，[2]橫在三五十歲中間的某一年或幾年，也是不必諱言[3]的事實。）

理由是：四十歲以上的人，一說到求學，卽刻會引起他那囊螢映雪，[4]窗下十年的讀書生活，所以他以爲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5]讀書以外無求學，要求學惟有讀書。而四十歲以下的人，在他們年幼的時候，新教育已經發現了曙光，[6]知道求學不必限於讀書，於是輕輕易易的，把年長者認爲讀書這件事，用求學兩個字來代替了。

拿小學校來講，校內功課共有七八種，國文只佔七八種中之一種；國文之中，造句也，綴字也，默寫也，問答也，而讀書又只佔四五種中之一種。中學大學也如此，有試驗室，有運動場，有植物園，有音樂會，有各種交際，必種種分子湊合而成爲所謂求學，讀書更是其中的小部分了。

有的前輩先生說：學生只准讀書，不准做別的事。試設身處地一想，青年學子要不要怒髮衝冠直罵他爲昏庸老朽！[8]因爲青年一聽見他這句話，立刻就要想到，「然則我們踢一腳球，走一趟校園，拿一支試驗管也犯罪了。這還成什麼世界！」其實呢，前輩先生口中的所謂讀書，有一大部分也無非

是求學，不過在他們壯年的時代，讀書以外的求學確是少有罷了

這兩個字的關係並不很小。因爲專心讀書，第一，得不到活的知識。凡書上所有，雖假也以爲眞，反之則雖眞也以爲假，這是讀死書的先生們的普通毛病。第二，身體一定不能健康。所謂求學，是遊戲與工作間隔着做的。在遊戲的時候，雖然似把所學漸漸的忘去，其實則是漸漸的刻深，凡是學習以後繼以遊戲的，則其所學必能格外純熟。因所學純熟而得到精神上的慰安，因精神上的慰安又影響於身體上的健康。所以專心讀書的人決不會有健康的身體的。第三，專心讀書的人一定不能在團體中生活。

這第三層最重要。學生到學校裏去，不是去讀書的，是去求學的，換句話說，就是去學做人的。人是社會的動物，學做人便是學習社會的生活，就是團體的生活。團體生活的要素，如秩序，如提案，如監察等等，都是非常切要的學問。團體生活要保持平安，第一須遵守秩序。章程法律雖然都是紙片，但潛伏着有莫大的勢力，這勢力本是團體中的各分子所給與的，卻依然管束着團體中的各分子。所以各分子如果有擾亂團體安寧的事實，團體一定會有制止的實權，使秩序永遠保持。但是各分子中如有眞正不滿意於團體進行的方向而想設法改良的，也不是沒有方法，這方法就是提案，提案希望大多數的通過，所以有宣傳，有各種運動，使大多數人對於現狀感着不滿，而對於新提案表示同情，於是而有不費一兵一卒而得着的人羣的進步。這就是提案的功效。提案既經通過而尙有不奉行的，乃至被發

見有違反議決案的行動的，於是有團體中的任何分子負着監察的責任。這種事例，講起來非常簡單但孔孟之書[9]裏是不載的，前幾年的教科書裏也未必載，一直要到最近的三民教科書裏也許會有。但有有什麼相干呢，這全在於實地的練習。如果在學校生活時深知球場規則的，出來決不會在各種會場裏搗亂，也不至於因一時的私利而起干戈的衝突。[10]十幾年來，中華民國的擾攘[11]不出二途，卽文人爭國會，武人搶地盤是。從前在北京時，朋友間閒扯淡，[12]有人研究這現象的原因在什麼地方。我毫不遲疑的答復他，說這是因爲國會議員與督軍們都沒有踢過球的緣故。這句話是頑皮的意思卻是莊重的。那時候的國會議員與督軍們，都是舊教育制度下出身的，確一輩子只把讀書當做求學，沒有受過一毫好好的游戲教育，運動教育，和團體生活的教育。

於今十餘年了。情形還是沒有十分大變。這次中央全體會議如果開得成，[13]那自然是一天大喜；萬一開不成，如果有人來問我，我還是毫不客氣的答復他，這是因爲中央委員都沒有踢過球的緣故。叫人讀書的人現在還是徧地皆是呵！

書是前人經驗的帳簿，查閱起來當然可以得到許多東西的，但是前人有的愛上帳，有的愛把帳目記在肚角裏，死的時候替他殉了葬。[14]卽使前人經驗全在書裏面，他的一點也只是淺陋的，我們要依着他走過的途徑，在實驗室裏，在運動場裏，在博物園[15]裏，在實際社會裏，一步一步的向前進行。研求呀，向着學問的大海！書籍只是海邊上的一隻破船，對於你的造船也許是有參考的用處的，

但你卻莫規行矩步[16]的照着它仿造，因爲這只是前人失敗的陳迹，你再也沒有模仿的必要了。

再過五十年，我相信，即使是白髮老翁，也只有勸人好學，萬不會再有人勸人讀書了罷。

解題

此文采自貢獻雜誌。作者姓孫，原名福源，現代浙江紹興人，是一個長於文藝批評的名編輯。他在「五四運動」之後主編北京晨報及京報副鐫，竭力贊揚白話文學，一時風動四方。後來他到廈門，到廣州，到武漢，一直過他的編輯生活；這貢獻也是他十七年（一九二八）在上海主編的。現在他在河北定縣辦平民教育。文藝家孫福熙便是他的弟弟。

註釋

【錢玄同】現代中國文字學家，浙江吳興縣人。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等校教授，著有文字學音篇等。其他散篇之刊載於報章雜誌的很多，但還沒有結集成書。他很熱心於革新運動，嘗參加制定「注音字母」並主張廢去漢字改用羅馬拼音；對於古代傳說的矯飾和僞書的誣妄，辭闢尤力，故近更自署「疑古玄同」而不復著姓。當他立說發表時，頗遭一班頑固人的無聊反對，故他有「一過四十即須槍斃」的憤語。

[2]【鴻溝】在今河南滎陽縣，爲秦、漢之際楚、漢分界處。史記項羽本記：「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後人遂以一切深刻的

界限爲「鴻溝」，私名早轉做公名了。[3]【諱言】猶云「隱瞞」。[4]【囊螢映雪】是兩個典故，都是晉朝的事。車胤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孫康家貧無油，嘗於冬月映雪讀書。見晉書車胤傳及孫氏世錄。蓋一以見盛暑之苦讀，一以見寒冬之苦讀，後世遂以「囊螢映雪」況一切勤讀之人也。[5]【書中自有黃金屋二句】出宋眞宗勸學篇文云，「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6]【曙光】便是曉色，黎明時之微光也。一般用作「先兆」或「萌芽」解。[8]【怒髮衝冠】所以狀憤怒。極言盛怒之時頭髮蓬蓬上指把所戴之冠亦衝去也。[8]【昏庸老朽】「昏」是糊塗，「庸」是無能，「老朽」便是昏庸的結晶。[9]【孔孟之書】泛指所謂正經正傳的書本。[10]【干戈的衝突】便是動武或用武。[11]【擾攘】動亂不寧貌。[12]【閒扯淡】北方口語，謂隨便閒談，與上海口語的「瞎三話四」相當。[13]【這次中央會議如果開得成】作者草此文時，適在寧漢糾紛之後，正有人提議召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以圖解決一切，故如此說。[14]【殉了葬】卽殉葬，把生前喜歡的東西一齊入葬也。[15]【博物園】卽博物院，已詳第二冊雕刻詮釋(29)。[16]【規行矩步】是說人的行止修飭，雖步履之間亦不敢稍爲忽略也。此處有跟從前人亦步亦趨之意。

敷演

這與前面的理信與迷信同樣是釋解文，它把讀書與求學的含混處分析清楚，使我們知道求學

雖包有讀書一部在內，而讀書卻不能代表求學的全體，確是一篇意義很莊重的文字；但這樣莊重的文字卻富於詼諧之趣，並不見呆板與沈悶。這是作者的技巧，值得我們玩味的。全篇凡分十一節：第一節，說四十歲以上的人每把求學叫讀書，四十歲以下的人卻把這所謂讀書叫求學。第二節，申說這樣異稱的理由只在時代觀念的不同：因爲四十以上人所受的教育只有室下勤讀的工夫，所以要求學惟有讀書；四十以下人所受的教育卻知道求學不必限於讀書，所以把求學二字代替了前人所謂的讀書了。第三節，說現代學校功課的繁多，學生生活的豐富，這求學實是種種分子湊合而成的，讀書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第四節，說前輩先生把自己的主觀來管後生，說學生只准讀書，不准做別的事，實是一種錯誤。第五節，申說一味讀書的流弊：第一，得不到書本以外的活智識；第二，因爲缺乏運動，身體一定不能健康；第三，因爲缺乏交際，一定不能過團體的生活。第六節，申說團體生活的重要實遠過於高唱讀書，舉凡社會、政治等等都蒙它的影響；中國十餘年來擾攘不寧，未始不由於團體教育的缺乏。第七節，就眼前的大事引作例證，更把前節的話坐實。第八節，致歎於現在還是偏地高叫讀書的人。第九節，說書本只是死帳簿，抱着它是沒有甚麼大用處的。要是眞正的求學，必得在實驗室、運動場、博物園和實際的社會裏一步步前進才行。第十節，說書本只能供參考和利用，萬無照着仿造的必要。第十一節，說將來只會看到或聽到有人勸人勉力求學，決不會再有人勸人專讀書的。這樣釋解，於是這求學與讀書的分際便躍然於紙上了。

承接連詞是用以連結等立複句中的承接句的，可分三種：

（一）順序的（依時間或事勢的順序，蟬聯而下）　應再分兩組：

（甲）重在表事勢的相接——

就（便，即，則）　從此（就此）　於是（於是乎，已而，既而）　例如：

他結束停當，就此出門。

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笑聲中，坐着用這手慢慢走去了。

衆人都道，「有趣，有趣！搜神奪巧至於此極！」於是大家出來。

馬伶歸，頗更奏鳴鳳。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

（乙）重在表事效的相因——

才（纔，方）　這才　然後（而後）　只得（只好）　那麼（然則）　例如

這一篇長文是搜集了好多的材料才把它作成的。

蠶兒聽到末了，他這才相信世間眞有不是白做的工作。

學然後知不足。

躲之不及，只得一旁站了。

天之生材，必有所用，然則何故而廢耶？

(二)類及的（依思想的接近或反對，旁及其它）——

至於（至如）　說到　此外（此外如）　例如：

一般人對於兒女的喫飯、穿衣，尙可勉強數衍，至於入校求學卻往往顧不到了。

這裏書籍尙多，說到圖書和標本就很感缺乏了。

那邊有花，有鳥，有池，有臺，此外如湖石、名畫也配置得件件妥貼。

文言的「至若」「乃若」「若夫」「及夫」「洎乎」「迨夫」「以言」「以云」「今夫」「夫」等，也屬這項，從前叫它們做「頂接虛字」所謂「頂接」便因這項連詞都有更端續起的意味耳。

(三)推證的（大都承上句而加以解釋或證明，有時就上句的事實而作理論上的推論或判斷）多半是用一個連詞語作過脈，也須別爲兩組：

(甲)重在解釋或證明——

仔細講來（析言之）　換句話說（換言之）　簡單一句話（簡言之）　總而言之（總之）　例如（如，像，比方，比如，譬如）　怎麼講呢？（何也？何者？何則？）　例如：

在學校裏求學，不單是讀書；仔細講來，有試驗室，有運動場，有植物園，有音樂會，有各種交際，必種種分子湊合而成爲所謂求學。

學生到學校裏去，不是去讀書的，是去求學的；換句話說，就是去學做人的。

今日盜賊橫行，良民失所，總之，社會不安而已。

上海的街道，每取用別處的地名，例，如南京路、福州路等。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

(乙)重在推論或判斷——

可見(可知，乃知)　例如：

他昨日說定今日來的，如今不來，可見他是失約了。

聽了王小玉唱的大鼓書，乃知古人所謂「餘音繞梁三日不絕」之說竟非虛語。

習問

一．求學與讀書是一事還是兩事？

二．爲甚麼四十以上的人把求學一事叫做讀書？四十以下的人卻把求學二字代替了讀書？

三．承接連詞共有幾種？

四．類及的承接連詞與推證的承接連詞有甚麼分別？

籃球比賽　葉紹鈞

這一天上午，紹虞[1]走來閒談，不知從什麼談到了午後的籃球比賽。他說，「今天這十個人是這

裏最好的兩組，在福州[2]地方，他們是常勝軍。」我的心動了一動，但是隨後就淡忘了。午後已經四點多了，蠣粉牆[3]上映着淡淡的斜方的日影，略有風聲水聲發於江上，無意中聽得樓下有細碎的鞋底擦着沙地的聲音了，中間偶爾夾着輕鬆而短促的一聲「蓬」。這個把我的淡忘的印象喚回來了，心想：「這是最好的兩組，是常勝軍，何不看一看呢？」便站起來，走向窗前，倚着闌干，——是每天傍晚靠着牠，悵望那上潮或下潮的江面，以及若隱若現的遠山，或是刻刻幻滅[4]的雲霞的闌干。

這球場是經行慣的；沿着場的方框疎疎密密站着些旁觀者，這也是以前在別處見慣了而不足爲奇的。可是這兩組這十個人的活動，卻把我的心神攝住了。他們的身體這樣地輕，腿這樣地健，纔奔向這一角，剎那間[5]已趕到那一角了，正同於絕頂機敏的獵犬。他們的四肢百骸又這樣地柔軟，後彎着身軀會得接球，會得送球；橫折着腰肢會得受球，會得發球；要取這球時，躍起來，衝前去，便奪得了；要讓這球時，閃過點，蹲下點，——甚至故意跌倒在地上——便避開了。他們兩方面各有熟習的陣勢：球在某人手中，第二個人早已跑到適當的地位等着，似乎料得定他手中的球將怎樣拋出來而且一定拋得怎樣遠。同時預備接第二個人的球的第三個人也就跑到另一個適當的地位，預備接到了球，便投入那高高挂着的籃。在敵對的一面，那就一個人貼近正拿着球的，極敏捷極警覺地想法奪取那手中的球。又一人監守着預備接球的第二個人，似乎他能確斷所站的是個更爲適當的地位，那球過來時一定落在自己的手中，又一定送到同伴的手中，——他的眼光早已射到站在遠處的可把球付與

的同伴了。而他的幾個同伴正就散開在幾個適當的地位等着。這些僅是一瞬間[6]的形勢而已，而且敍述得太粗疏了，實際決不止這麼一點。只等球一脫手，局面便全變了主客之勢[7]，掎角之形[8]，身體活動的姿態，沒有一樣不是新的。那球騰擲不歇，場上便刻刻呈現新的局面。

他們都沈寂不作聲響；臉上現一種特異的神采，這不能叫做希望的容光，又不合稱爲爭競的氣概，勉強述說，似乎「力的徵象」或者「活動的徵象」比較適切一點。偶然間一個人感覺有招呼同伴的必要，那就極輕悄地一聲「某」——眞是輕悄到十二分，僅足使同伴感覺而已，——這某字是姓是名字，當然無從知道了。可是這麼一聲「某」已能收到與幾多言語同樣的效力，所要宣表的提示、囑付、勉勵等等的意思，都一絲不漏地傳達於這所謂「某」的同伴；雖然他並不回答一聲「知道了」，甚且點一點頭，擡一擡眼的表示都沒有，然而旁觀者自能默悟，知道他確已完全承領了。

擦擦的腳步聲是場上的音樂，節奏有徐有疾，卻總帶着輕快的情調。皮球着地或者與人的肢體擊撞時發出空洞的音響，彷彿點着板眼。[9]

我對着這一場力的活劇，活動的表現，一點思想都不起，僅有一種感覺，略如以下的情形。我感覺這十個人如涌而來，如涌而往，竟同潮水那麼偉大。皮球的一回拋出，身體的一回運動，完全與各個人相爲呼應，正如潮水的一波一浪，與全潮水的呼吸融合着一樣。他們這樣的無心，什麼勝利、榮譽、貪婪、[10]欺詐的心都沒有，簡直可以說他們沒有各自的我；他們的心已融和爲一個了！他們又這樣地雄

健，什麼困疲，傷殘，痛楚的顧慮都沒有，簡直可以說他們沒有各自的身體；他們的身體也已融和爲一個了！他們就是力！他們就是活動！

解題

這是作者在福州協和大學教書時的一則隨筆，所記卽協和球場的籃球比賽，自劍鞘的回過頭來中節選的。

詮釋

【紹虞】姓郭名希汾，現代文學家，江蘇吳縣人。歷任福州協和大學及北平燕京大學教授兼研究員，今任燕大中國文學系主任。著有中國體育史及詩集雪朝等。【福州】福建省會閩侯縣治。舊爲福州府，領閩侯、長樂、福清、連江、羅源、古田、屏南、閩清、永福十縣，閩侯官附郭。民國成立，廢府存縣，兼併閩侯官爲閩侯。【蠣粉牆】用蠣房（牡蠣之殼）煅灰成粉以圬治之牆也。古代粉牆多用蠣房之灰，後石灰盛行，遂取而代之。今惟粵、閩、浙沿海一帶猶沿用蠣粉耳。【幻滅】謂變幻易滅，引申有空虛意。【剎那間】猶言「頃刻」。「剎那」本是梵語，謂極短促之時也。【一瞬間】與剎那間相仿，言眼睛一眯那麼一個短時間也。【主客之勢】謂先後攻守的局勢。【掎角之形】謂牽制敵人的配備。【板眼】歌唱時按拍的節奏。【貪婪】「貪」是愛財，「婪」是愛食，亦作「惏」，羅含切（ㄌㄢˊ）。

教演

這便是描寫學校中團體生活的一部分——球戲——的，可以承着上面的一篇連看取證。文凡五段，都是記述「籃球比賽」的各方面的。第一段，記紹虞說起籃球比賽的好手，因而憶到往常無意中聽見的球聲，頗想看一看。第二段，記球場的觀衆和兩組比賽籃球者的活動。第三段，記比賽籃球者的技術的純熟。第四段，記球場上祇有有節奏的腳聲、球聲和輕妙空洞的擊聲，此外卻滿場寂然，沒有一毫喧囂。第五段，記作者的感想，祇有贊美他們團體生活的有力和活動。

轉折連詞是用以連結等立複句中的轉折句的，可分三種：

（一）重轉的（反對前句，表示全部相反的觀念與事效）——

然而　但是（但）　可是（卻是卻）　惟獨（惟惟有，獨是獨）　倒是　倒（偏偏，偏）……

例如：

我的心動了一動，但是隨後就淡忘了。

非劉豫州莫與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

衆人皆可降曹操，惟將軍不可降曹操。

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了一起人，與自己形像一樣，卻是一架玻璃鏡。

從此出門去，便是後院；從後院出了後院，倒比先前近了。

(二)輕折的（制限前句，表示一部分的相反）——

只是　不過……例如：

文章做得不差，只是意義稍爲陳舊一點。

這人並無出奇之處，不過老實罷了。

(三)意外的（打消前句，表示「出乎意外」與「無可奈何」的心理）——

不料　不想（想不到）　那曉得（豈知，誰知，那料，那想，豈料）　反而（倒反，反）　偏巧（偏生）　爭奈（奈）……例如：

我一向實心待人，不料他反面無情。

好好一個人，想不到一病就死了。

你竭力幫他說話，誰知他卻抱怨你呢。

飲食太好，反而消化不良。

屋漏偏遭連夜雨。

我反覆開譬，爭奈他不可理喻！

習問

一籃球比賽中那一段是專寫比賽者的技巧的？那幾段是從旁襯託的？

二.轉折連詞的用法如何?它到底可分幾種?

三.轉折連詞中的重轉與輕折究有怎樣的分別?

四.試用「惟獨」和「偏巧」二詞各作例句三個。

棹歌　朱湘

水心

仰身呀[1]槳[2]落水中，對長空；[3]俯首呀雙槳如翼，烏憑風。

頭上是天，水在兩邊，更無障礙當前。

白雲駛[4]空，魚游水中，快樂呀與此正同。

岸側

仰身呀槳落水中，對長空；俯首呀雙槳如翼，烏憑風。

樹有濃陰，[5]葭葦青青，野花長滿水濱。

鳥啼葉中，鷗[6]投葦叢，[7]蜻蜓[3]呀頭綠身紅。

風朝

仰身呀槳落水中，對長空；俯首呀雙槳如翼，烏憑風。

白浪撲來，水霧拂腮，[9]天邊佈滿雲霾。[10]
船晃[11]的凶，快往前衝，小心呀翻進波中。

雨天

仰身呀槳落水中，對長空；俯首呀雙槳如翼，鳥憑風。
雨絲像簾，水渦[12]像錢，一片白色的煙。
雨勢偶鬆，暫展朦朧，[13]瞧見呀青的遠峯。

春波

仰身呀槳落水中，對長空；俯首呀雙槳如翼，鳥憑風。
鳥兒高歌，燕兒掠波，魚兒來往如梭。[14]
白的雲峯，青的天空，黃金呀日色融融。

夏荷

仰身呀槳落水中，對長空；俯首呀雙槳如翼，鳥憑風。
荷花的香，繚繞船旁，輕風飄起衣裳。
菱藻[15]重重，長在水中，雙槳呀欲舉無從。[16]

秋月

仰身呀槳落水中，對長空；俯首呀雙槳如翼，鳥憑風。
月在上飄，船在下搖，何人遠處吹簫，
蘆荻叢中，吹過秋風，水蚓[17]呀應着寒蛩。[18]

冬雪

仰身呀槳落水中，對長空；俯首呀雙槳如翼，鳥憑風。
雪花輕飛，飛滿山陬，[19]飛向樹枝上垂。
到了水中，牠卻消溶，綠波呀載過漁翁。

解題

棹歌之「棹」與「櫂」同，直岳切（ㄓㄨㄛˋ），舟旁撥水之具，所以使舟前進者也；短者曰楫，長者曰櫂。「櫂歌行」本是古樂府瑟調曲名，據樂府解題說，「櫂歌行，晉樂奏魏明帝辭，備言平吳之勳。或謂左延年作。若晉陸機、梁簡文帝所賦，但言乘舟鼓櫂而已。」是「櫂歌」乃船夫放舟打槳時所歌，一經文人點染，做其聲以製辭，遂成歌行耳。此棹歌蓋卽由櫂歌行演變而來。

作者朱湘字子沅，現代中國詩人，曾留學美國。安徽太湖縣人。曾任安徽大學教授。著有詩集草莽集，譯有路曼尼亞民歌一斑、英國近代短篇小說集等書。此棹歌在北海紀遊中，載小說月報十七卷九號。

1【呀】助詞，卽俗語所謂「話搭頭」，與楚辭中習用之「兮」「些」相當，不作九品詞中的歎詞用。下同。2【槳】卽楫櫂之屬的俗名。3【長空】謂天。4【駛】奔馳也。5【霞葦】卽下秋月中的蘆荻，已詳第一册寄小讀者二十三詮釋(21)「蒹葭」條。6【鷗】水禽，嘴鉤曲而強，羽毛白色，翼灰白色，長過其尾，前三趾間有蹼，常集海上，捕食魚介，喜隨海舶飛翔。7【叢】聚也，灌木亦稱「叢」，一般以木之所聚爲林，艸之所聚爲叢。字亦作「藂」或「菆」。8【蜻蜓】全體分頭胸腹三部，頭部甚大，複眼尤巨，口器強壯，便於咀嚼。翅薄如紗，止時爲水平形。腹部細長，尾有岐。善捕蝶、蛾、蚊、蠅等害蟲，故與農家有益。胸部甚肥，飛翔能遠，不甚停息。黃昏之際，常高飛以捕蠅類。產卵時以尾點水，使附着水草之莖，故有「蜻蜓點水」之稱。其幼蟲謂之水蠆（恥寨切（ㄔㄞˋ））。9【腮】是「顋」之俗字，思哀切（ㄙㄞ），面頰也。10【霾】讀如埋，謂大風揚塵土從上降落也。此作雲翳解。11【晃】明也。光之閃爍不定者謂之「晃蕩」，引申有動搖誑此卽引申誑。「晃的凶」便是說「搖蕩得利害」。12【水渦】旋流也。槳過處水面旋成圓波，有如從前行使的銅錢，故云「像錢」。13【朦朧】本指月將入時之微光，此作「豁亮」解。14【梭】讀如蘇，織具，所以行緯者。兩端尖，中有軸，卽以繞緯，備往來牽織。故一般人都以此狀往來之頻數。15【菱藻】指菱、芡、萍、藻之屬。16【欲舉無從】言水中滿長着菱藻莖沒處舉槳也。17【水蚓】卽蚯蚓，爲蠕形動物，亦名曲蟺，體圓而細長，有環節甚多，紫黑色，近前端處有一紅色肉帶，平廣無節，名

曰環帶。腹面列生小刺，後向，以防體之退後而助其前進。雌雄同體，常吞食泥土，穿地爲穴，故能使地中空氣流通，植物易於成長。[17]【寒蛩】便是蟋蟀。蟋蟀振翅而鳴，聲如悲吟，令人有荒寒之感，故云。此處以寒蛩與水蚓相應，同擬遠處吹篴之聲，蓋沿襲舊說。舊時察物不細，每因疑似之事物以訛傳訛。夏日傍晚，有蟲聲如笛，出卑溼處土中者，實爲螻蛄之鳴，而一般人多以爲蚓聲，遂謂之「蚓笛」，且用以入詩。「水蚓」云云，便是誤引蚓笛也。[19]【山隈】山曲也。

數演

這是歌詠賽船時的快樂的，（應當與前兩篇參看，因爲這也是學校生活中團體運動的一種。）若在賽船時大家齊聲高唱這歌兒當然也可以，而且是多麼有趣的事。凡八首：水心是詠鼓櫂在中流波心裏的；岸側是詠船的掠岸飛駛；風朝是詠鼓櫂在發風的朝上；雨天是詠船在雨中行進；春波是詠春日賽船的情景；夏荷是詠船在荷叢中划駛；秋月是詠秋天月夜的賽船；冬雪是詠冬日雪中鼓櫂的趣味。前四首固然也有專指地方的，也有專指時候的，但並不限於節季；後四首卻分配四季，明明指出春、夏、秋、冬了。至於它的用韻：每首首行四句，除第三句外全是叶韻的；第二行三句也全叶韻，不過另換一韻與首行的不同；第三行三句又全叶韻，且與首行之韻相叶。所以十分諧和。

前講四類連詞，都是連結等立句的，所以它的兩端的關係是對等的；今後續講的六類，卻是連結主從複句（兩個以上的單句，意義不是平等而並立的，必提一句爲主，其它爲從，這便是主從複句）

的，其兩端的關係便非對立而是主從了。所謂「時間」「原因」「假設」「範圍」「讓步」「比較」都就從句方面的職能而言；因爲這幾類連詞，都是用來連結從句到主句，以顯主句的地位的。茲仍挨序述說它：

時間連詞是用以連結主從複句以表顯主句的時間性的，可分三種：

（一）表同時的（即「介所在的介詞」的引申用法，但並不以那些詞爲限）——

當（正當，值）　恰好　等到（只等，一到，直到，及乎，洎夫，逮至）……例如：

我在中學畢業的那年，正當辛亥革命。

你來訪問時，恰好他出門去了。

這是主句在前，從句在後的一格。普通習慣常是主句在後，從句卻在前的；這在後的主句裏常帶一種副詞或連詞如「就」「便」「自然」（表趨勢的副詞，也即承接連詞）「才」（承接連詞）等，以與從句裏的這些連詞相應。例如「直到日落西山，他才興盡而歸。」還有逕自利用表時的副詞作連詞，或利用副詞語作連詞語的。例如「他甚麼時候動身，我甚麼時候來送他。」

（二）表前時的（主句所表，發現在前）——

以前　之前（用在從句後）　當……以前　例如：

在十年之前；他已經是個著名的學者了。

當辛亥革命以前；他還是一個小學生。

這樣的句子，主句所帶相應的副詞，常是表過去的「已經」「早已」和表不變的「還是」等。

（二）表後時的（主句所表，發現在後；這用法一部分是「介所從的介詞」引申的。其主句所帶相應的連詞或副詞，與「同時」例同）——

以後　之後（用在從句後）　不多幾時（未幾）　自從（自，溯自）

津浦鐵路通車以後，上海到北平的交通就便利得多。

自從汽機發明，一切機械的進步便一日千里。

此外表永久時的，就是「同時」或「後時」的持續和反復；但沒有特用的連詞，都利用關於時間的副詞、副位名詞（相應的一對）或副詞語（上引的「不多幾時」便是）。這是應當特別注意的。

習問

一．平列連詞、選擇連詞、承接連詞、轉折連詞四類的用法與時間連詞、因果連詞、假設連詞、範圍連詞、讓步連詞、比較連詞六類的用法有甚麼不同的地方？

二．時間連詞分幾種？那幾種是介詞的引申用法？

三．表永久時的，有沒有特用的連詞？

四．試任擇棹歌中的一首，演爲記述文。

九牛壩觀角觝戲記　彭士望

樹鷹叟[1]負幽憂之疾[2]於九牛壩[3]茅齋[4]之下。戊午閏月除日，[5]有爲角觝之戲[6]者，踵門[7]告曰，「其亦有以娛[8]公」！叟笑而頷之。[9]

因設場於溪樹之下。密雲未雨，風木泠然，[10]陰而不燥。於是鄰幼生[11]周氏之族，之賓之友，戚山者牧樵，[12]耕者犂犢，[13]行擔簦者，[14]水浮楫者，[15]咸停釋[16]而聚觀焉。

初者累重案，[17]一婦仰臥其上，豎雙足承[18]八歲兒，反覆臥起。或鵠立[19]合掌拜跪，又或兩肩接足。兒之足亦仰豎，伸縮自如。間又[20]一足承兒，兒拳[21]曲如蓮出水狀。其下則二男子，一婦，一女童，與一老婦鳴金鼓，俚歌雜佛曲[22]和之。良久乃下。

又一婦登場，如前臥，豎承一案，旋轉周四角，更反側背面承之，兒復立案上，拜起如前儀。兒下，則又承一木槌。槌長尺有半，徑半之，[23]兩足貫[24]轉，或豎拋之而復承之。

婦既罷，一男子登焉；足仍豎，承一梯可五級。兒上至絕頂，復倒豎穿級而下。

叟憫其勞，令暫息，飲之酒。[25]其人更移場他處，擇草淺平坡地，去瓦石。乃接木爲橋，距地約八尺許。一男子履[26]其上，傅[27]粉墨，揮扇雜歌笑，闊步坦坦，[28]時或躍躍，[29]後更舞大刀，盱翔中節。[30]此戲，吾鄉暨江左[31]時有之，更有高丈餘者，但步不能舞。[32]

最後設軟索高丈許，長倍之，女童履焉。手持一竹竿，兩頭載石如持衡。[33]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仰臥，或一足立，或偃行，[34]或負竿行如擔，或時墜挂復躍起。下鼓歌和之，說白[35]俱有名目。爲時最久，可十許刻。[36]

女下，婦索帕[37]蒙雙目爲瞽者番[38]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若墜，復搖晃似戰慄。久之，乃已。仍持竿，石加重，蓋其衡也。

方登場時，觀者見其險，咸爲股栗，毛髮豎，目眩暈，惴惴[39]惟恐其傾墜。叟視場上人，皆暇整[40]從容而靜。八歲兒亦齊慄，[41]如先輩主敬，[42]如入定僧。[43]此皆一誠之所至，而專用之於習。慘澹攻苦，[44]屢蹉跌而不遷，[45]審其機以應其勢，以得其致力之所在。習之又久，至精熟不失毫芒，[46]乃始出而行世，舉天下之至險阻者皆爲簡易。夫[47]曲藝[48]則亦有然者矣，以是知至巧出於至平，蓋以志凝其氣，[49]氣動其天，[50]非鹵莽滅裂[51]之所能效。此其意莊生[52]知之，私其身不以用於天下；儀、秦[53]亦知之，且習之以入國戲，[54]私富貴以自賊。[55]其身與名。莊所稱僚之弄丸，[56]庖丁之解牛，[57]傴拘之承蜩，[58]紀渻子之養雞，[59]推之伯昏瞀人臨千仞之蹊，足逡巡垂二分在外，[60]呂梁丈人出沒於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之間，[61]何莫非是，其神全[62]也。叟又以視觀者，久亦忘其爲險，無異康莊大道。[63]中，與之俱化。甚矣習之能移人也！

其人爲叟言：祖自河南[64]來零陵傳業者三世，徙百餘人。家有薄田，頗苦賦役，[65]攜其婦，與婦之娣

姒，[66]兄之子，提抱之嬰孩，餬其口[67]於四方，贏[68]則以供賦。所至江、浙兩粵、滇黔口外絕徼之地，[69]皆步擔[70]器具不外貸。[71]諳草木之性，採撫續食，[72]亦以哺[73]其兒。叟視其人衣敝縕，[74]飄泊羈窮，[75]陶然[76]有自樂之色。羣居甚和適。男女五六歲即授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給。以道路爲家，以戲爲田，傳授爲世業，其肌體爲寒暑風雨冰雪之所頑，[77]智意爲跋涉艱遠人情[78]之所儆憧磨厲，[79]男婦老稚皆頑鈍儇敏機利，[80]捷於猿猱，[81]而其性曠然如麋鹿。[82]

叟因之重有感矣！先王之教，久矣夫不明不作。[83]其人自處於優笑巫覡[84]之間，爲夏仲御[85]所深疾，[86]然益知天地之大，物各遂其生成，稗稻並實，無偏頗[87]也。彼固自以爲戲，所遊歷幾千萬里，高明鉅麗之家，[88]以迄三家一閭之村市，[89]亦無不以戲視之。叟獨以爲有所用。身老矣，不能事洒澼絖，[90]亦安所[91]得以試其不龜手之藥，[92]託空言以記之。固哉，[93]王介甫[94]謂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95]患不能致雞鳴狗盜耳；呂惠卿輩[96]之諂謾，[97]曾雞鳴狗盜之不若。雞鳴狗盜之出其門，益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孟嘗[98]未足以知之；信陵、[99]燕昭[100]知之，所以收漿博屠者之用，[101]千金市死馬之骨而遂以報齊怨。[102]宋亦有張元、吳昊，雖韓、范不能用，以資西夏。[103]寧無復[104]以叟爲戲言也，悲夫！[105]

解題

彭士望字躬庵，一字樹廬，本姓危，明季南昌人。少究心經世之學，喜結客立義聲。師事黃道周（明末大

儒，弘光、隆武時俱抗節立朝。率師北出婺源，與清兵遇，軍敗，不屈死。謚「忠節」。世稱石齋先生。）道周下詔獄，士望傾身營救。尋參揚州幕，未久辭歸。明亡，徙寧都，與魏禧兄弟隱居翠微峯，爲「易堂九子」之一。其學尤以躬行爲本，著有恥躬堂詩文集。卒年七十四。此文錄自集中；亦見收於張潮所輯虞初新志卷之二。

詮釋

1【樹廬叟】作者自稱，「叟」，長老之謂。　2【幽憂之疾】謂深固之病也。　3【九牛壩】當在今江西寧都縣境，寧都水上游之隄堰也。證諸後文「吾鄉暨江左時有之」之說，是其地不在南昌，不在江左，當在其徙居之寧都矣。　4【茅齋】猶云草堂，蓋其隱居之所也。　5【戊午閏月除日】「戊午」爲清康熙十七年（西元一六七八）。「閏月除日」謂是年閏二月之杪，歲終曰「歲除」，月終曰「月除」。　6【角觝之戲】謂兩兩相當角力，技藝射御，故名「角觝」。見文選西京賦注。亦作「角抵」，漢書武帝紀「元封三年作角抵戲」便是。即今江湖賣解之流。　7【踵門】登門也。　8【娛】樂也。　9【頷之】「頷」，首略俯也，猶云點首。「頷之」，點首應承之也。　10【泠然】清和貌。　11【鄰幼生】鄰家子也。　12【山者牧樵】謂放牧采樵於山林者。　13【耕者犁犢】謂負犁牽犢以耕於田野者。　14【行擔簦者】謂擔簦而行路者。「擔」是肩擔。「簦」是笠之有柄者，猶今之傘。「擔簦」便是手執簦柄擔於肩上也。　15【水浮楫者】謂操舟水行者。　16【停釋】「停」是停其所事，「釋」是放其操作之具。　17【累重

案】疊架兩張（或幾張）桌子也。18【承】接託也；擎也。19【鵠立】「鵠」似雁而大，全體色白，頸長，嘴根有瘤，色黃赤。故又謂之黃鵠。飛翔甚高，鳴聲洪亮。俗名天鵝。「鵠立」謂直立如黃鵠之引頷而望也。20【間又】猶云「或又」。21【拳】通「蜷」。22【俚歌雜佛曲】「俚歌」村俗之歌。「佛曲」宣揚佛號以敷說故事者，即今之寶卷。23【徑半之】「徑」謂木槌之圓徑；「半之」爲「尺有半」之半，七寸五分也。24【員】通「圓」。25【飲之酒】謂飲之以酒，而慰勞之也。26【履】踐履也，謂踏步其上，名詞轉爲動詞矣。27【傅】塗也；附也。28【坦坦】寬平貌。29【躍躍】動盪貌。30【回翔中節】謂其周旋飛舞俱合節度也。31【江左】本泛指江以南地。但一般以江南（江蘇、安徽）爲江左，江西爲江右。此即指江南。32【但步不能舞】僅能步履而不能回翔也。33【持衡】「衡」所以稱物輕重之器，故天秤及秤桿俱稱「衡」。「持衡」取平也。34【倒行】仰倒其身以行進也。35【說白】亦稱「白口」，別於歌曲之說辭也。下云「俱有名目」，言說白各有所本，並非隨便杜撰也。36【刻】古代記時，一晝夜分十二時，每一時俱分初正，初正各分四刻。是一刻恰等一時八分之一，與今時辰鐘所記之一刻（十五分）相當。「可十許刻」，超過兩小時半矣。37【索帕】「索」縛也。「帕」即手帕。38【番】更代也。「番躍而登」謂接替前人而躍登獻技也。39【惴惴】恐懼不安貌。40【暇豸】鎮靜也。左傳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晉欒鍼引前對楚子重之問晉勇臣曰，「好以衆整。」又曰，「好以暇。」故後謂從容鎮靜爲「好整以暇。」41【齋慄】齊一心志以臨事也。參看前西門豹治鄴詮釋（11）「齋戒」條。42【主

敬】謂靜坐存省爲理學家修養之唯一工夫。43【入定僧】默坐參禪，至片念不起，謂之「入定」。「入定僧」是正在入定之僧。44【慘澹攻苦】刻意鑽研也。45【不失毫芒】差不了毫毛或穀芒那麼細微也。46【不遷】不更也；不改也。47【夫】提起助詞，孝經疏所謂「發言之端」也。48【曲藝】技藝之小者。下云「則亦有然」，謂雖小技亦有合於此理也。49【志凝其氣】謂齊一心志以收斂其浮動之氣也。50【氣動其天】謂凝靜其氣以應合自然也。51【鹵莽滅裂】莊子則陽篇：「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司馬彪注：「鹵莽猶麤粗也，謂淺耕稀種也。滅裂，斷其草也。」後遂以「鹵莽滅裂」況人作事之粗率。52【莊生】卽莊子，名周，戰國時楚國蒙（本春秋宋邑，在故汲水之南，卽今河南商丘縣東北蒙縣故城是）人，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於學無所不闚。楚威王聞其賢，遣使厚幣迎之。周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又使聘於周，周謂使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也，寧其死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使者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周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以快吾志焉！」（此卽「私其身不以用於天下」之故。）於是著書十餘萬言，號莊子。漢書藝文志列莊子於道家，與老子並稱爲道家之祖。唐玄宗天寶初（七四二）詔號莊子爲南華眞經。史記卷六十三有老子、莊子、申不害、韓非列傳。53【儀秦】已見前諸葛亮舌戰羣儒詮釋（74）「儀秦之舌」條。54【以人國戲】以人家國爲其試弄之具也。55【賊】害也。56【僚之弄丸】莊子卷六徐

无鬼篇：「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司馬彪注：「宜僚，楚勇士也，善弄丸。白公將作亂，殺子西、子期。石乞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往告，不許。承之以劍，不動，弄丸如故。曰，吾亦不泄子。白公遂殺子西、子期。歎息兩家而已，宜僚不預其患。」[57]【庖丁之解牛】庖丁解牛，始時所見无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故遊刃有餘，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見莊子卷一養生主篇。[58]【傴拘之承蜩】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見莊子卷五達生篇。成元英注云，「痀僂（即傴拘）老人曲腰之貌；承蜩，以竿取蟬；掇，拾也。」郭慶藩注云，「承讀爲拯，謂引取之也，說文作拼。」「蜩」讀如迢，蟬之總名。「承蜩」即黏捕鳴蟬也。[59]【紀渻子之養雞】紀渻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可鬬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无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亦見莊子達生篇。[60]【伯昏瞀人……二分在外】伯昏无人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見莊子卷五田子方篇。成元英注云，「仍背淵卻行，足垂二分在外空。」按莊子列禦寇篇及列子黃帝篇俱作伯昏瞀人，此處所引，即就熟習者書之。惟「千仞之蹊」與「百仞之淵」不侔，又少一「背」字，意遂略變耳。[61]【呂梁丈人……四十里之間】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千仞，流沫四十里，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見莊子卷五達生篇。所引「三十仞」與此「三千仞」異。[62]【神全】總承上面列引莊子各故事而言，謂宜僚等

之絕技無非心神凝足耳，所謂壹志不紛也。63【康莊大道】爾雅：「五達爲康，六達爲莊。」64【河南】今河南省。65【賦役】「賦」是田賦，「役」是徭役，爲國稅之總稱。古制：除地租以外，歲用民力若干日，以興工作，謂之「力役」（亦稱「差徭」）。後世改用雇役，乃別收丁稅以當之。至清康熙時，納丁稅於田租，謂之「地丁」，而賦役遂成田租之專稱。66【娣姒】卽妯娌。兄之妻爲姒婦，弟之妻爲娣婦，兄弟之妻相謂皆以「姒」。67【餬其口】謂謀食也。68【羸】餘也；多也。69【江浙……口外絕徼之地】「江」是江南，「浙」是浙江，「兩粵」是廣東、廣西，「滇」是雲南，「黔」是貴州，「口外絕徼之地」是長城以外一帶邊塞，指今蒙古南部熱、察、綏三省等處。70【步擔】徒步肩擔而行也。71【不外貸】不假外求也。72【捃摭績食】謂順草木之性采之以接糧。73【哺】餵也。74【敝縕】「敝」，破舊也。「縕」爲枲麻之屬。「敝縕」粗惡之衣，謂衣中所着俱爲敗絮或碎麻也。75【飄泊羈窮】謂流浪羈旅，時陷於窮困也。76【陶然】和樂貌。77【頑】猶言鍛鍊。78【跋涉艱遠人情】「跋涉」是奔走水陸，「艱遠」是長途艱險，「人情」是遭際到的世態。79【儆憧磨厲】「儆憧」承「跋涉艱遠」言，謂爲險阻之路所警惕而戒愼也。「磨厲」承「人情」言，謂因應付世態而得到一種自然的訓練也。80【頑鈍儇敏機利】「頑鈍」謂不顧機彈，「儇敏」謂輕佻而靈敏，「機利」謂見機而乘利。81【捷於猿猱】謂鬻技者一行人的機敏比猴子還要快捷也。82【性曠然如麋鹿】謂心地曠達，對於世情榮辱有如麋鹿那樣的無動於中也。83【不作】便是不行。84【優笑巫覡】「優」是優伶，扮戲之人。「笑」是鬻技博

人笑樂的泛稱。「巫覡」已見前理信與迷信詮釋（16）。85【夏仲御】名統，晉初會稽永興（本漢餘暨縣，孫權改永興，隋省入會稽，故城在今浙江蕭山縣西）人。幼孤貧，以孝聞。雅善談論。家族勸之仕，不聽。母病篤，詣洛市藥。值上巳節，車乘如雲，統在船曝藥，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俯而不答。充令妓女盛服，繞船三匝，統危坐如故。充曰，「此吳兒，木人石心也。」後不知所終。事蹟在晉書隱逸傳，列卷九十四。86【深疾】痛惡之也。夏統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能隱形匿影。甲夜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諸弟兄紿統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喜慶，欲因其祭祀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徊儛，靈談鬼笑，統驚愕而走，責諸兄弟曰，「奈何諸君迎此妖物！」遂被髮而臥。見晉書本傳。此言「爲夏仲御所深疾」，蓋謂此事。87【稗稻並實無偏頗】言稗子與稻子同得結實，自然界決不因其有用無用而有所偏倚輕重也。88【高明鉅麗之家】顯貴富麗者所居。89【三家一閈之村市】「三家村」謂人烟寥落之鄉村。「一閈市」謂鄉間之趕集，過時即罷去也。90【洴澼絖】莊子卷一逍遙遊篇：「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成元英注洴澼絖云，「洴浮澼漂絖絮也。」李頤注云，「漂絮水上」，盧文弨注云，「洴澼擊絮之聲。」是「洴澼絖」

實爲預製不龜手藥之事。91【安所】猶言「何處」。92【不龜手之藥】已見上詮釋（90）。「龜」讀如皸，舉倫反（ㄐㄩㄣ），手足坼裂也。93【固哉】歎詞，歎其固執而鄙陋也。94【王介甫】名安石，宋臨川（今江西屬縣）人，號半山小字獾郎。少好讀書，工爲文，擢進士第，歷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果於自用，能以辨博濟其說。上萬言書，以變法爲言，俄直集賢院，知制誥。神宗時爲相，帝深倚之，謀改革政治。興青苗、水利、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法，物議沸騰。時名臣皆被斥，而新法卒無效，罷爲鎮南軍（領洪、虔、江、吉、袁、信、撫七州，地當今江西大部。治洪州，今江西南昌縣治）節度使。元豐中（一〇七八——一〇八五）復拜左僕射，封荊國公。哲宗立，加司空。卒謚「文」。著有周官新義、臨川集、唐百家詩選等傳在宋史卷三百二十七。95【雞鳴……不至】見王安石讀孟嘗君傳。安石以爲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養士未眞，故譏之如此。孟嘗君事詳後。96【呂惠卿輩】指安石之黨附呂惠卿、章惇、曾布等人。惠卿尤傾險，故此處特揭其名。惠卿字吉甫，晉江（今福建屬縣）人，舉進士。初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因薦於朝，爲太子中允。事無大小，必與謀，凡所建請，章奏皆出其手。逢合朋姦，驟致執政。安石去位，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至發其私書於上。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惠卿所誤也。惠卿旋能相出判江寧府。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不敢引入朝，由是轉徙以迄於死。事詳宋史卷四百七十一姦臣傳。97【諂謾】「諂」是媚合，「謾」是欺詐。98【孟嘗】名文，姓田氏，戰國時齊威王少子靖郭君嬰之子也。嬰使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請以文爲嗣。遂相齊，號孟嘗君。招致天下賢

十，食客常數千人，上客皆躡珠履。名聞諸侯，與魏信陵君（無忌、）趙平原君（勝、）楚春申君（黃歇）並稱「戰國四公子。」嘗入秦，秦昭王欲殺之，賴其客有能爲狗盜雞鳴者，僅得免歸。後歸老於薛（靖郭君之封地）湣王欲去之，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秦、趙，燕伐齊，破之。緡王走死，齊襄王立，孟嘗君中立於諸侯，無所屬。王畏之，與連和。及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史記卷七十五有孟嘗君傳。

99【信陵】名無忌，戰國時魏昭王子，安釐王異母弟，封信陵君。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諸侯以其賢，不敢加兵焉。秦圍趙，趙求救於魏。魏王畏秦，使晉鄙將兵救趙，而留軍於鄴以觀望。無忌用夷門監侯嬴言，盜兵符，使屠者朱亥椎殺晉鄙而奪其軍，破秦以存趙。由是，留趙十年。秦伐魏，無忌又用博徒毛公及賣漿者薛公言，歸救魏，率五國之兵逐秦軍至函谷關，威振天下。秦使人毀之於魏王，王卒使人代無忌將。乃謝病不朝，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竟病酒而卒。信陵君傳在史記卷七十七。

100【燕昭】名平，爲戰國時燕王噲之子。時燕爲齊破，王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爲郭隗築黃金臺，師事之。於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國以富強。在位三十三年卒。事詳史記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

101【收漿博屠者之用】承信陵君言。卽指薛公、毛公、朱亥事。

102【千金市死馬……報齊怨】承燕昭王言。昭王卽位於破殘之後，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誠得賢士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請求之，得千里馬，已死，買其首（國策作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怒。涓人曰，

『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期年而千里馬之至者三。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事之。見燕世家。「報齊怨」已詳前諸葛亮舌戰羣儒詮釋(45)。「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條。103【宋亦有……資西夏】宋華州（今陝西華縣）人張元與吳昊、姚嗣宗皆負氣倜儻，有縱橫才。欲共謁韓、范，（當時名臣韓琦、范仲淹經略陝西防夏）人二人久在兵間，朝廷倚以爲重，天下稱「韓范」。邊人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恥自屈，乃爲詩哭於衢，果破召。未用，元與昊乃走西夏，（唐末拓跋氏所建之國。唐賜姓李，世爲夏州節度使，入宋賜姓趙，叛服不常。至仁宗時，元昊稱帝，國號大夏，史稱西夏。都興慶，今寧夏省治。據有今寧夏省及甘肅西北部與陝西北部。傳九主，爲蒙古所滅，凡一百九十五年。）夏人以爲謀主，連兵十餘年。西方疲弊，實此二人爲之，故云「以資西夏」。104【寧無復】「寧」助動詞，願詞也。「無復」猶言「不再」。105【夫】語末助詞，表感歎。與前注（17）提起助詞不同。

數演

是記凡分十一節。第一節，敍作者在九牛壩觀角觚戲之起因。第二節，敍設場之地與觀衆之盛。第三節，記戲之初幕，寫一婦人臥重案上，豎雙足承一八歲兒，作種種臥起拜跪狀。第四節，記又一婦人續演，亦如前臥，但先承一案，旋轉舞弄；既而兒復立案上，拜起如前；兒下，又承一尺半之木槌，或圓轉之，或

豎拋之，復承如初。第五節，記一男子續演，足仍豎，承一五級之梯，令兒上至絕巔，復倒豎穿級而下。第六節，敍作者勞之以酒，令暫息更演；遂易場敷設獨木橋，離地八尺許，一男子履其上，歌舞中節。第七節，敍易木橋爲輭索，高丈許，長且倍之，一女童持竿載石爲衡，行走其上，作種種姿態，在索下者復歌白以和之。第八節，記一婦人代女童續演，遂索帕蒙雙目爲瞽者，躍登索上，東西探步作摸索狀，但仍持衡而加重。第九節，敍觀者之擔驚與戲者之從容，因而推論戲者所以致此之由。第十節，記戲者自敍里貫世業及其足跡之所經與所以養成耐勞機敏之所自。第十一節，直抒作者之所感，以爲天地之大，物各遂其生，物各有其用，不當以其戲而鄙視之；因而致慨於棄材資敵之可悲。綜觀全篇，記敍之處固占大部，而因感發論，申其所見者亦復不少。古人傳記之文每多如此，所謂「夾敍夾議」也。

因果連詞是用以連結主從複句中的原因句的。凡表因果關係的複句，無論語氣重在因或重在果，一律認表果的爲主句，表因的爲從句；無論語氣重在行爲或重在目的，一律認表行爲的爲主句，表目的的爲從句：這從句統叫原因句。（因爲行爲的目的就是動機，就是動的原因。）這用以表示因果關係的連詞，可分兩種：

（一）表因的（連詞用在從句）多半就是「介所因的介詞」，可別爲兩組：

（甲）重在表理由（卽原因）的——

因爲（因爲）　由於　原來　例如：

因爲天氣好，就出去走走。

那堤上柳樹影子都已照在地下，原來日光已經放了。

（乙）重在表動機（即目的）的——

爲……起見（爲……故，爲……之故）　爲的是　以便　例如：

爲顧全大局起見便當相諒釋爭。

請把購定之圖書送來，以便參考。

主句若在從句之後，如前甲項的第一例和乙項的第一例，常可用「就」「便」等字與這連詞相呼應。

（二）表果的（連詞用在主句）——

所以　因此（因，因而，爲此）　故（故此，以故，是以，因以）　例如：

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

有爲角觝之戲者，踵門告曰，「其亦有以娛公！」叟笑而頷之，因設場於溪樹之下。

俺家酒卻比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來我店中喫了三碗的，便醉了，過不得前面的山岡去，因此喚做「三碗不過岡。」

此外順序的承接連詞也多半可以用來表功效與結果。又外動詞「使」也可以引申作連詞用，就把它所帶的賓語和補足語連起來，變爲一個表效果的分句。例如「運動的益處在於鍛鍊身體，使血脈

流暢，使筋肉結實。」

表因的連詞用在從句，表果的連詞用在主句，是正常的用法。但也有主句從句都有連詞相應的，如「因爲酒烈，所以不能多喝。」也有主句從句都省略連詞的，如「快走罷，天快晚了。」也有插一個連詞語的，如「該做的事沒有做完，便像有幾千斤重擔子壓在肩頭，再苦是沒有的了。爲甚麼呢？因爲受那良心責備不過，要逃躲也沒處逃躲呀。」「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不過無論怎樣，總不出表因與表果，所以不必另立一組了。然其中所舉的連詞語，卻有些講究，不得不在此順便一說。蓋這種詢問式的連詞語，大都要包含一個疑問代名詞或疑問副詞「爲甚麼呢？」「爲何呢？」「何以呢？」「何以故？」「何也？」（以上多用來追溯理由）「何以見得呢？」「怎麼講呢？」「何則？」「何者？」（以上多用來考究語意，故可通用作解證的承接連詞）等，這連詞語中的疑問代名詞，每與從句爲同位，而從句也每再用表因連詞「因爲」「以」等來與這連詞語相應（如上例便是）。

假設連詞是用以連結主從複句中的假設句的。假設句即假定的原因句：或是本來確定的因果律，或是虛擬的條件，或是推想的豫言，乃至浪漫的假想，都可用假設的語氣表出來，成一個從句。其詞爲

若是（若若使）　假如（假若，假使，比如，譬使）　倘若（倘）　設或（設，設使）　要是（要）

如果（果果使苟誠）　例如：

太史慈若不是走的快，已被刺死了。

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

如果三角形的兩角相等，那麼它的對邊也相等。

主句中可用表趨勢的副詞（或卽承接連詞）或表必然的助動詞與這連詞相應。（如上三例）又此等句中，有時用「時」（或「的時候」）字煞尾；有時就把「時」字當假設的表示，或條件的制限。例如「三角形的三角相等時，它的三邊也相等。」

習問

一．把九牛壩觀角舵戲記中專寫技藝的部分演爲純粹的記述文。

二．因果連詞分幾種？除表因、表果之外，尙有其它用法否？

三．假設連詞的用法如何？

記過合浦

蘇軾

余自海康[1]適合浦，[2]連日大雨，橋梁大壞，水無津涯。[3]自與廉村淨行院[4]下，乘小舟至官寨。[5]聞自此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蜑[6]並海卽白石。[7]是日，六月晦，無月，碇[8]宿大海中。天水相接，星

河[9]滿天。起坐四顧，太息[10]「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11]復厄於此乎？」稚子過[12]在旁鼾睡，呼不應。所撰書、易、論語[13]皆以自隨，[14]而世未有別本。[15]撫之而嘆曰「天未欲使從是也，[16]吾輩必濟。」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記，時元符三年[17]也。

解題

此則錄自東坡志林。作者事略已詳第一册寄小讀者二十三詮釋(15)。

詮釋

[1]【海康】卽今廣東海康縣治。在宋爲雷州海康郡，明、清皆爲廣東雷州府治。民國初，屬高雷道，今直隸於省政府。[2]【合浦】卽今廣東合浦縣治。合浦本漢置之縣，故城在今治東北七十五里，至宋始徙今治。明、清皆爲廣東廉州府治。民國初，屬欽廉道，今直隸於省政府。「適」，往也。是時作者貶官瓊州別駕，有海南之行，故自海康往合浦。[3]【津涯】猶言邊岸。[4]【興廉村淨行院】「興廉村」當在海康境，「淨行院」則其地之佛寺也。[5]【官寨】在今廣東廉江縣西一百三十里，西接合浦縣界。其地產鹽，明洪武中（西元一三六八——一三九八）建爲官寨場。清時併入白石場。[6]【蜑】爲蜑人，一稱蜑戶，亦作蛋戶。本作「但」，南蠻之一種，淮南子「使但吹竽」是也。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猺人；舟居，謂之蜑人；島上，謂之黎人。見後山叢談。今閩、廣沿海尚有蜑戶，其人以舟楫爲家，以漁撈爲業，亦名龍戶。

自唐以來，計戶輸稅。明洪武時編戶立里長，設河泊司於廣東以治之。舊律不容陸居。清雍正時（一七二三——一七三五）始準與齊民同列甲戶，然仍視爲賤族。民國初，申令開放，一切權利與國民平等。此處所云「乘蜑」，謂乘蜑戶之船以行也。7【並海卽白石】謂沿海以就白石也。白石山名，在合浦縣東北六十里。其地亦產鹽，明洪武中建爲白石場。清時以白沙、官寨、丹兜三場併入，置鹽課大使於此。今仍爲廣東重要產鹽區。8【碇】鎭舟石也。今亦謂鐵錨爲「碇」，拋錨亦謂之「下碇」。俗作「椗」。「碇宿海中」謂拋錨止宿於海中也。9【星河】卽銀河與星斗。10【太息】大聲而歎也。11【徐聞】原爲南齊所置齊康縣，隋改爲隋康，唐又以海康之舊名徐聞改稱之，故城在今廣東徐聞縣南。至明徙今治，屬雷州府，清因之。民國初屬高雷道，今直隸省政府。12【稚子過】「稚子」，少子也。過字叔黨，任右承務郎。性至孝，父軾帥定武，謫英州、惠州、遷儋耳，徙廉、永，獨過侍。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一身百爲，不知其難。軾卒於常州，過奉軾於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善書畫，時稱小坡。歷通判中山府，卒有斜川集事蹟附見宋史蘇軾傳。13【書易論語】指軾自撰之東坡易傳、東坡書傳及論語說。14【自隨】隨身攜帶也。15【別本】副本也。16【天未欲使從是也】按此句組織欠完，故甚費解：如「從」字作「縱」字解，引申爲放失或佚脫誼，則「是」字當卽上文「撫之而歎」的「之」，是代所撰書、易論語的；如「從」字直解爲「自」誼，則「從是」的「是」，當指眼前所呈的壯闊的波濤，意謂「從是而逝」也。然則同一「是」字，它所代的事物已涉兩岐了。

更進一步看：若由前之說，「使」下少一賓位實體詞，究爲使作者放失此書呢？還是使這波濤放失此書呢？若由後之說，則「從是」之下少一表示動作的述說詞，究竟從是怎樣呢？像這樣似是而非的句子，在已往的古文裏時常碰得到，我們爲保持自己「爲學求是」的眞實態度起見，應當隨時留意細辨，萬不可因爲作者名高而隨意滑過它。[17]【元符三年】「元符」宋哲宗第三年號。「三年」歲次庚辰，當西元一一〇〇年。

敷演

此則略分五層：第一層，敍作者將自海康往合浦，因大雨橋壞，遂自興廉村淨行院乘小舟到官寨。第二層，敍作者聞知官寨以西皆漲水，有人便勸他乘蜑船出海，就白石以行。第三層，敍作者是夕宿大海中，因天水相接，四顧太息。第四層，敍作者眷戀隨侍的稚子及所撰的書稿，因而發生希冀獲濟之心。第五層，作者自署作記之歲月。這樣，當然是敍述文。

範圍連詞是用以連結主從複句中的範圍句的。範圍句者，從句對於主句加上一範圍，就是制限主句的一種條件和方法。這類表示範圍的連詞，又可分爲三種：

（一）表積極條件的（條件在範圍內）略分爲兩組：

（甲）重在提條件——

只要　但須（只消，只索）　以……爲限　例如：

只要天晴，我一定到。

以學生爲限；旁人便不能參加了。

（乙）重在表方法——

一經（經）……例如：

這事一經四面接洽，便迎刃而解了。

經他這麼一辦，以後要好得多。

（二）表消極條件的（條件在範圍外）便是介所除的介詞的引申用法。其詞爲

除開　除非（非除是除非是）　除……外　例如：

除非他自己覺悟，別人是無法督促的。

這裏五十多人，除學生外，也有來賓，也有學生的家屬。

消極條件的範圍句，常省去主句。而將主句反面的意思作成一個假設句的；例如「若是督促得來，除非他自己覺悟。」也有留着主句，沒有假設句，只來一個承接句的；例如「別人是無法督促的；除非他自己覺悟，這事才得進行。」也有把表事實的主句和表期望（反事實的）的假設句全都省去，而用「除非」一直起，對話的人也自然彼此相喻的；例如「除非他自己覺悟，這事才得進行。」凡這樣的變省，大都用在對話時的口語中。——在對話的習慣上，多爲無意的省變；但在古文言裏，卻因求簡之故，

多爲有意的省變。

(三)表無條件的（從句常是選擇的複述語，或附有表不定的疑問代名詞、形容詞、副詞）就是無條件的副詞（或形容詞）的引申——

無論（不論）　不拘　不問　不管　任憑（憑）……例如：

無論他來不來，我總在此候着。

任憑你怎樣叫喊，他只是不理。

這「任憑」（「憑」）可通於下面的讓步連詞，因爲說話上的讓步，就是表示條件無效。

讓步連詞一名「容認連詞」，也叫「推宕連詞」，是用以連結主從複句中的讓步句的。凡從句立於主句的反對地位，而說話的人也容許或承認從句的事實或理由，好像表示說話時的讓步的；這類的從句便稱讓步句。連結這類主從關係的連詞，應分兩組，其主句中常用轉折連詞或表不變的副詞與它們相應：

(甲)重在表事實上的容認——

雖然（雖，雖則）　固然（固是）　儘管　憑（任憑）　例如：

深山固然寂寞，可是遠隔塵囂免了不少煩惱。

城市儘管煩囂，然而我們住在那邊，倒也長了不少見識。

（乙）重在表心理上的推宕——

縱令（縱然，縱）　就使（就，就是，就令，便，便是，即使，藉使，脫令）　那怕（不怕）　例如：

便有大蟲，我也不怕。

縱令人有百口，亦不能名其一處也。

這樣胡幹，那怕有萬貫家財也會耗亡淨盡的。

口語中的「雖然」是複音詞，祇當文言中的一個「雖」字。文言中的「雖然」不用在從句裏，乃是用在從句和主句的中間，作一種轉接的連詞語，相當於口語的「雖是如此，但……」「儘管這樣，可是……」這是我們所當注意辨別的。

習問

一．過合浦中地名，與今地是否盡合？試一較其異同。

二．範圍連詞分幾種？其中有與讓步連詞相通的麼？

三．讓步連詞分幾組？其用法如何？

四．「雖然」的用法，文言與口語不同，試分別舉例說明之。

好的故事　魯迅

燈火漸漸地縮小了，在豫告石油[1]的已經不多；石油又不是老牌，[2]早熏得燈罩很昏暗。[3]鞭爆[4]的繁響在四近，菸草的烟霧在身邊：是昏沈的夜。

我閉了眼睛，向後一仰，靠在椅背上；捏着「初學記」[4]的手擱在膝髁[5]上。

我在朦朧[6]中看見一個好的故事。

這故事很美麗、幽雅、有趣。許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錯綜[7]起來像一天雲錦，[8]而且萬顆奔星似的飛動着，同時又展開去，以至於無窮。

我彷彿記得曾坐小船經過山陰道，[9]兩岸邊的烏桕、新禾、野花、雞、狗、叢樹和枯樹、茅屋、塔、伽藍、[10]農夫和村婦、村女、曬着的衣裳和尙、蓑笠、天雲、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隨着每一打槳，各各夾帶了閃爍的日光，幷水裏的萍藻游魚，一同蕩漾。諸影諸物，無不解散，而且搖動，擴大，互相融和，剛一融和，卻又退縮，復近於原形。邊緣都參差如夏雲頭，鑲着日光，發出水銀色燄。凡是我所經過的河，都是如此。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也如此。水中的青天的底子，一切事物統在上面交錯，織成一篇，永是生動，永是展開，我看不見這一篇的結束。

河邊枯柳樹下的幾株瘦削的一丈紅，[11]該是村女種的罷。大紅花和斑紅花，都在水裏面浮動，忽而碎散，拉長了，縷縷的胭脂水，然而沒有暈。[12]茅屋、狗、塔、村女、雲……也都浮動着。大紅花一朵朵全被

拉長了，這時是潑剌奔迸[13]的紅錦帶。帶織入狗中，狗織入白雲中，白雲織入村女中……。在一瞬間，他們又將退縮了。但斑紅花影也已碎散，伸長，就要織進塔、村女、狗、茅屋、雲裏去。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清楚起來了，美麗，幽雅，有趣，而且分明。青天上面，有無數美的人和美的事，我一一看見，一一知道。

我就要凝視他們……。

我正要凝視他們時，驟然一驚，睜開眼，雲錦也已皺蹙，淩亂，彷彿有誰擲一塊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將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我無意識地趕忙捏住幾乎墜地的「初學記」眼前還賸着幾點紅霓色[14]的碎影。

我眞愛這一篇好的故事，趁碎影還在，我要追回他，完成他，留下他。我拋了書，欠身伸手去取筆，——何嘗有一絲碎影，只見昏暗的燈光，我不在小船裏了。

但我總記得見過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沈的夜……。

解題

這篇選自野草。作者事略已見第一册第一篇。

詮釋

[1]【石油】便是日常使用的煤油。[2]【老牌】我國盛行使用煤油時，以「美孚」牌的品質爲最良，烟少而亮輕，其餘各項牌記的貨便遜色得多。因此，一般人呼美孚油爲「老牌」，其它的爲「新牌」。

[3]【鞭爆】編紮成串的小爆竹也。燃放時，其聲絡繹，很像古代儀仗中的靜鞭。所以俗稱做「霸王鞭」。

[4]【初學記】是唐人徐堅所撰的類書。其書纂集經史文章之要，以類相從，凡分二十三部，一百十三子目，合成三十卷。它的體例：前爲敍事，次爲事對，末爲詩文。其中頗保存着不少隋以前的古書，大爲輯佚者或校勘者所取資。[5]【膝髁】膝蓋骨也。[6]【朦朧】與前棹歌詮釋(13)作「豁亮」解的不同，當作睡夢迷糊解。亦作「曚曨」。[7]【錯綜】縱橫交織也。[8]【雲錦】錦繡那般的雲彩也。[9]【山陰道】指由今浙江蕭山東行沿河入紹興之道路也。世說新語有「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語，卽謂此。[10]【伽藍】僧寺也。[11]【一丈紅】卽蜀葵，多年生草。莖高六七尺，葉略帶心臟形，五裂至七裂。夏日開花頗大，有紅紫白等色，亦有重瓣者。[12]【縷縷的……沒有暈】言水面搖碎着紅花的影子，好像一縷縷胭脂般的紅色，可是沒有女子臉上眞的胭脂那般暈彩也。[13]【潑剌奔迸】跳躍閃動貌。[14]【紅霓色】彩虹那般的紅色也。

數演

這是描狀夢境的美文，凡分十二節。第一節，先述一個燈火漸漸縮小的昏夜。第二節，敍他閉了眼睛，揑着初學記打盹。第三節，述朦朧入夢。第四節，敍夢境的錯綜和展開。第五節，追敍從前路過山陰道，

兩岸的景物與河中的倒影幻出種種的奇狀。第六節，接敍夢中所見的情狀正復與前在山陰道上所見的相彷彿。第七節，敍河邊的景物與所見的一切，交織變化，不可名狀。第八節，敍這交織變化的人物漸見清楚。第九節，敍他正要凝視這些漸漸清楚的景物。第十節，敍他正待凝視，驟然驚覺，一切俱逝，眼前僅賸着幾點紅霓色的碎影。第十一節，敍他援筆追記這夢中的美境。第十二節，敍他總記得這個美的故事。此篇風格，與第一册的秋夜很相似，同是描狀心境活動的敍述文。

比較連詞是用以連結主從複句中的比較句的。比較句的從句，或以深刻的比喻，襯出主句意義的眞切；或以程度的相差，發揮主句關係的重要。凡用於這種從句的連詞，便是比較連詞，可分三種：

(一)平比的（從句常在後）　大部分就是介所比的介詞或同動詞的引申用法——

像（好像，像……似的）　似（似乎，好似）　好比（比如）　猶如（如同，如……一樣）和……一般　無異於　不下於（不減於，不讓於）　等於　相當於　例如：

許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錯綜起來像一天雲錦，而且萬顆奔星似的飛動着，同時又展開去以至於無窮。

自毀人格無異於自掘墳墓。

基臺非常高，人從市外跑來，第一望見的就見這石像，猶如跑進巴黎第一望見那鐵塔。

(二)差比的　可分爲二組：

(甲)表過於所比的——

賽過（賽似，勝過，過於）

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打殺強如餓殺。

(乙)表不及所比的——

不如　不及　沒有　差似（次於）　例如：

我在學堂裏坐着，心裏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

隨便說說，總沒有事前預備着的好。

凡比較句較爲優勝的一面，常是主句，因它是語意所注重的。（若語意輕重相等，便作爲等立句看待。）但這從句或列在前，或列在後，要看所用的連詞如何而後定。大凡用「過於」的連詞，從句常在後，如甲項所舉是；用「不及」的連詞，從句要在前，而連詞便屬於主句了，如乙項所舉是。

(三)審決的（就差比的兩端再從主觀的意見上加一番審察、決斷）這種連詞，主從各有一個，互相呼應——

與其……寧可（還是）……　與其……不如（何如）……例如：

與其忍辱偷生，寧可強項就死。

與其苦心裝點，何如直陳眞況！

習問

一．比較連詞怎樣用法？它再分幾種？

二．審決的比較連詞與差比的比較連詞，它們的分別何在？

三．各將生平值得回想的好夢追記出來。

四．就從前已講的各種連詞，試列一張系統表。

蒼蠅

周作人

蒼蠅不是一件很可愛的東西，但我們在做小孩子的時候都有點喜歡他。我同兄弟當在夏天乘大人們午睡，在院子裏乘著香瓜皮瓤[1]的地方捉蒼蠅，——蒼蠅共有三種，[2]飯蒼蠅[3]太小，麻蒼蠅[4]有蛆太髒，只有金蒼蠅[5]可用。金蒼蠅卽青蠅，小兒謎中所謂「頭戴紅纓帽，身穿紫羅袍」者是也。我們把他捉來，摘一片月季花的葉，用月季的刺釘在背上，便見綠葉在桌上蠕蠕而動，東安市場[6]有賣紙製各色小蟲者，標題云「蒼蠅玩物」，卽是同一的用意。我們又把他的背豎穿在細竹絲上，取燈心草一小段放在腳的中間，他便上下顛倒的舞弄，名曰「戲棍」；又或用白紙條繫在腰上，縱使飛去，但見空中一片片的白紙亂飛，很是好看。倘若捉到一個年富力強的蒼蠅，用快剪將頭切下，他的身

子便仍舊飛去。希臘路吉亞諾思(Lukianos)[7]的蒼蠅頌[8]中說，「蒼蠅在被切去了頭之後，也能生活好些時光，」大約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經是這樣的玩耍的了。

我們現在受了科學的洗禮，[9]知道蒼蠅能夠傳染病菌，因此對於他們很有一種惡感。三年前臥病在醫院時曾作有一首詩，[10]後半云，

大小一切的蒼蠅們，
美和生命的破壞者，
中國人的好朋友的蒼蠅們呵，
我詛咒你的全滅，
用了人力以外的
最黑最黑的魔術的力。

但是實際上最可惡的還是他的別一種癖氣，便是喜歡在人家的顏面手腳上亂爬亂舔，古人雖美其名曰「吸美」，在被吸者卻是極不愉快的事。希臘有一篇傳說，說明這個緣起，頗有趣味。據說蒼蠅本來是一個處女，名叫默亞(Mya)，很是美麗，不過太喜歡說話。她也愛那月神的情人恩迭米盎(Endymion)，[11]當他睡著的時候，她總還是和他講話或唱歌，使他不能安息，因此月神發怒，把她變成蒼蠅。以後她還是記念著恩迭米盎，不肯叫人家安睡，尤其是喜歡攪擾年青[12]的人。

蒼蠅的固執與大膽，引起好些人的譴歎。訶美洛思（Homeros）[13]在史詩中嘗比勇士於蒼蠅，他說，雖然你趕他去，他總不肯離開你，一定要叮你一口方纔罷休。又有詩人云，那小蒼蠅極勇敢地跳在人的肢體上，渴欲飲血，戰士卻躲避敵人的刀鋒，眞可羞了。我們僥倖不大遇見渴血的勇士，但勇敢地攻上來抵我們的頭的卻常常遇到。法勃耳（Fabre）[14]的昆蟲記[15]裏說有一種蠅，乘土蜂負蟲入穴之時，下卵於蟲內，後來蠅卵先出，把死蟲和蜂卵一併喫下去，他說這種蠅的行爲好像是一個紅巾黑衣的暴客在林中襲擊旅人，但是他的慓悍敏捷的確也可佩服，倘使希臘人知道，或者可以拿去形容阿迭修思（Odysseus）一流的狡獪英雄罷。

中國古來對於蒼蠅也似乎沒有什麼反感。詩經裏說「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16]又云，「非雞則鳴，蒼蠅之聲。」[17]據陸農師[18]說，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所以是這樣說法。傳說裏的蒼蠅，卽使不是特殊良善，總之決不比別的昆蟲更爲卑惡。在日本的俳諧中則蠅成爲普通的詩料，雖然略帶湫穢的氣色，但很能表出溫暖熱鬧的境界。小林一茶[19]更爲奇特，他同聖芳濟[20]一樣，以一切生物爲弟兄朋友，蒼蠅當然也是其一，檢閱他的俳句選集，詠蠅的詩有二十首之多，今舉兩首以見一斑。一云，

笠上的蒼蠅，比我更早地飛進去了。

這詩有題曰歸菴。又一首云，

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腳呢。

我讀這一句，常常想起自己的詩覺得慚愧，不過我的心情總不能達到那一步，所以也是無法。埤雅[21]云，「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亦好交其後足」這個描寫正可作前句的註解。又紹興小兒謎語歌云，「像烏豇豆格烏，像烏豇豆格粗，堂前當中央，坐得拉胡鬚」也是指這個現象。（格猶云「的」，坐得卽「坐着」之意。）

據路吉亞諾思說，古代有一個女詩人，慧而美，名叫默亞，又有一個名妓也以此爲名，所以滑稽詩人有句云，「默亞咬他直達他的心房」，中國人雖然永久與蒼蠅同桌喫飯，卻沒有人拿蒼蠅作爲名字，以我所知，只有一二被用爲諢名[22]而已。

解題

作者已屢見。此文選自所著澤瀉集。

詮釋

[1]【皮甕】削下的瓜皮和棄下的瓜甕也。[2]【蒼蠅共有三種】這是就常見的而言。若據商務印書館印行的動物學大辭典所載，凡有二十七種之多。[3]【飯蒼蠅】便是夏日飛行室內的一種較小之蠅，體長約二分。[4]【麻蒼蠅】便是身有披麻文的較大之蠅。[5]【金蒼蠅】頭紅，體金碧色，故有「青蠅」

之稱。6【東安市場】在北平舊皇城東安門外，爲有名的商場。7【路吉亞諾思】生於西元一二五年，死於二〇〇年本是敍利亞（Syria）人，因學於雅典（Athens），遂留居那邊，授徒自給。作有神祇問答、人鬼問答等以嘲弄哲學者和古代神話。又有信史，爲他所著唯一的小說，可是書名「信史」而無一非誑。詳見作者所著歐洲文學史。8【蒼蠅頌】本名 Muias enkomion 英譯名爲 The Fly an appreciation 見奧斯福翻譯叢書本卷三。9【洗禮】宗教名詞，是一種表示信從的儀式，猶佛教的受戒。這里作陶冶解。10【作有一首詩】這詩也題作蒼蠅，收入作者所著詩集過去的生命中。11【恩迭米盎】也譯作安特美恩，下面所述的故事，詳見鄭振鐸戀愛的故事中安特美恩的美夢。12【年青】生理學上劃人生的十二歲末至二十四歲末爲「青年期」，因稱這期間的年齡爲「青年」。一般泛稱年歲不大的人爲「青年人」，於是年輕人便寫作「年青人」了。13【訶美洛思】卽梁啓超所譯的荷馬，嚴復所譯的鄂謨，古希臘的大詩人；現在以「荷馬」的譯名爲最通行。有名的史詩奧特賽（Odyssey）和伊利亞特（Iliad）相傳都出荷馬之手。下文的「阿迭修思」便是「奧特賽」的或寫。14【法勃耳】生於一八二三年，死於一九一四年。他是一個學無師承，自習成功的人，以昆蟲的特別研究得名。他曾在鄉間學校教理科，所編的講義極饒趣味，遂爲同事者所忌嫉，或說他詆毀宗教，或說他文字鄙陋，因此不能得志，竟以窮困終其身。15【昆蟲記】林蘭曾譯其中的一部分叫做昆蟲故事。至於他關於蒼蠅各文，英譯集爲一册，名 The Life of Fly 又收入 People's Library 中。16【營營

青蠅……無信讒言】見小雅甫田之什第九篇。「營營」，蠅聲也；一作「往來」解。「樊」，樊籬也。「豈弟」通「愷悌」，樂易也。17【非雞則鳴蒼蠅之聲】見齊風第一篇。18【陸農師】名佃，卽宋詩人陸游之祖父。他居貧苦學，映月讀書。嘗受經於王安石，而不以新法爲是。擢熙寧甲科，補國子監直講。安石因他不肯附己，便專付之經術而不復咨以政事。徽宗時他爲尚書右丞，每欲參用元祐人才，讒者遂詆他在黨籍，罷知亳州，卒。他長於禮家名數之說，著有埤雅、禮象、春秋後傳、鶡冠子注、陶山集等書。傳在宋史卷三百四十三。19【小林一茶】一茶姓小林，名彌太郎，日本信州柏原驛人，本是農家子。因厄於後母，流浪在外十五年，竟成一個芭蕉宗的葛飾派俳人，改稱「俳諧寺一茶」。五十歲才結婚，六十五歲死。（一七六三——一八二七）他的俳句是彼邦空前絕後的，遺有俳句集俺的春天。20【聖芳濟】是明季意大利教士St. Francis的譯名，他生於一四一六年，死於一五〇七年。21【埤雅】二十卷，凡分釋魚、釋獸、釋鳥、釋蟲、釋馬、釋木、釋草、釋天八大篇，大抵略形狀而詳名義。初名物性門類，後改今名，言爲爾雅之輔也。作者卽係前述之陸農師。22【諢名】便是綽號。

敷演

這是一篇釋解體的美文，其中包含不少關於蒼蠅的故事。全文分六節：第一節，說蒼蠅的種類，並說它雖不是很可愛的東西，而小孩子都喜歡親近它，玩弄它。第二節，說受過科學薰陶的人知蒼蠅能夠傳染病菌，都厭惡它；作者且在病院中作詩咒詛它，不惜「用了人力以外的最黑最黑的魔力」，希

望把它們「全滅」。第三節，說蒼蠅最可惡的一層，還是它專喜在人家的顏面手腳上亂爬亂舔那樣的攪擾；並引希臘的故事來證明這一點。第四節，說蒼蠅的固執與大膽很引起人家的讚歎，舉訶美洛思和法勃耳的話爲例。第五節，說蒼蠅在中國古來的傳說裏並沒有甚麼反感，在日本的俳諧中更是普通的詩料；引詩經、埤雅和日本小林一茶的俳句爲證。第六節，引希臘的傳說，女詩人可與名妓同名默亞，而中國人久與蒼蠅相習，卻沒有人用蒼蠅來取名。

連詞的分類，前已講畢，今當續講助詞的分類。助詞是國語所特有的；它的作用，祇用在句子的末尾，表示全句的語氣。因爲中國文字向來祇有簡單的句讀標點，沒有表示疑問或驚歎等等的符號，不得不假借（或制造）幾個字來表示這些語氣。但因古今語和方言表語氣的聲勢各有不同，故祇得依音借字，助詞也就很複雜了。現在僅就心理的方面，歸納一切句子的語氣爲五類：

（一）決定句
（二）商榷句　（五）祈使句
（三）疑問句
（四）驚歎句

這些語氣，各用相當的助詞來幫助，或竟由助詞表示出來，當分決定句、祈使句、商榷句、疑問句、驚歎句四項，以次說明它。今先說前兩項。

用於決定句（附祈使句）的助詞，可分三種：

（一）表語氣的完結（可不問句子裏所述說的事情完結了沒有，乃至實現了沒有）——

了（相當於文言的「矣」「已」）例如：

眞後悔沒有戴那茶壺套來；要是戴在頭上，不至這樣的冷了。（助判定事理的完結語氣）

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經是這樣的玩耍的了。（助過去完成時的完結語氣）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清楚起來了；美麗，有趣，而且分明。（助現在完成時的完結語氣）

王公，王公，爾能死而復生以驗吾言乎？吾將踐平生言矣。（助未來完成時的完結語氣）

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助預期或不定的完結語氣）

要是全世界的人都是日日作工，日日求學，那就是新生活的世界了。（用在假設複句的主句中，卽是助虛擬結果的完結語氣）

若是我先走了，你便找不到我。（用在假設複句的從句中，卽是助虛擬原因的完結語氣）

肉便切來添與客官喫，酒卻不添了。（助請求或勸阻的完結語氣）

助詞「了」字因方言的關係，除西南官話的一部分外，大都不讀「ㄌㄧㄠ」音，（助動詞的「了」也這樣）所以或有寫作「嘞」（「勒」）「啦」「咯」（「囉」）「嘍」等，以合方言的原音或表口氣的微變的。——「嘞」「啦」便略帶感歎的口氣，「咯」「嘍」則感歎的口氣更強。又表動作完成的助動詞「了」

有時與這助全句語氣的助詞「了」不能分別；因爲助動詞「了」如恰巧用在句尾的時候，這「了」便兼攝助詞「了」的職務，也就帶有表示全句完結語氣的作用。

(二)表語意的制限（也屬決定的語氣，但對於全句的意義兼表一種制限或讓步的口吻）——

罷了（相當於文言的「而已」——急言之便是「耳」）

就是了　就是（與「罷了」用法相同，但也可以當表事效的副詞看）　例如：

說不幸，計惟有死；要不可徒死耳。

有味總比淡漠遠勝罷了。

不問喫得了喫不了，你擺着就是了。

你拿去就是；何必問！

(三)表語態的警確（於語意無所增，於語氣也無所助，不過添加確定的語態，使說話者的態度，對於他所指示或決斷的話，確定而不移，精警而不混）——

的（有時似用爲指示代名詞，如文言的「之」；有時似用爲聯接代名詞，如文言的「者」；有時又可相當於文言的「焉」「也」「矣」「耳」「云」等）　例如：

鄉下人也有拿錢來買的。

連一根針掉在地下也聽見的。

左雲縣雲岡堡有石窟寺，爲拓跋氏遺構，蓋千四百七十年於茲矣。

松外東來一衲，負卷帙踉蹌行，若爲佛事夜歸者。

是歲，克西克騰、蘇尼特皆入京詣理藩院交馬云。

彫刻之所取材，率在歷史之事實，現今之風俗，卽有推本神話宗教者，亦猶是人生觀之代表云爾。

儀態萬方，合於力學之公例；神情活現，合於心理學之公例也。

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沛然興之矣。

此畫果眞邪，幻也？幻者而同於眞邪？眞者而託於幻邪？斯二者蓋皆有之。

吾見公忠誠，故相問耳。

宮室本以庇風雨也，而建築之術尤於美學上有獨立之價值焉。

用於商搉句（附祈使句）的助詞，是表語氣的商度的。或就事理推量，或由自心擬定，或對人有所希望命令，都藉此表出商量揣度的語氣。其詞爲

罷（吧）　啜（波）　（相當於文言的「夫」或「也夫」「也乎」「也與」）　例如：

倘使希臘人知道，或者可以拿去形容阿迭修思一流的狡獪英雄罷。（助揣度事理的語氣，句中常用表估量的副詞）

再過五十年，我相信，即使白髮老翁也只有勸人好學，萬不會再有人勸人讀書了罷。（助自己裁量的語氣）

我此刻還有工作，要去找尋食物，不能陪你同去，帶了這封介紹書去吧。（助向人商請的語氣）

習問

一. 試把蒼蠅中關於蒼蠅的傳說列成一表。

二. 助詞是用來幹甚麼的？應當怎樣分類？

三. 用於決定語氣的助詞可分幾種？每一種中可以再分項款麼？

四. 用於商推語氣的助詞又可分幾項？

雨前

羅黑芷

時節是陰曆六月中旬的一日。微細到分辨不清的油一般的小汗粒從肥壯的章君的鼻頭和頰上繽繽滲出，隨後竟蔓延到頸際了。他睡在一間胡亂[1]叫做書齋的房中一張藤躺椅上，照那樣子看去，可以稱爲是午後二時光景的夏天的打盹。[2]一隻赤露的胳膊旁逸到藤椅的外側，輭輭地向下垂着，那一隻卻彎曲在椅扶手上；兩條腿和腳挺直伸出，又開來擱在椅前的地方；那全身頗像一個三歲

孩子用禿筆塗成的畸形的「大」字。他朦朧合着眼皮；那歪在椅頂枕上的髮毛鬖鬖[3]的腦袋有時因爲一兩匹小蠅在他眼縫或嘴角的溼津津的處所吮咂[4]得厲害，便「唔？」的在夢中發出了向來不曾有仇但爲什麼定要來煩擾的不得已的抗議，於是只得擺動一下，隨卽那鼻孔裏似乎又有了小的鼾聲了。

窗外的天空不像是可以教人看了會愉快的天空：說是夏天，總應該是清清朗朗有潤涼的西南風吹送着一小片白雲過來的，可以起人悠然遐思的天空；可是那在四邊地平線上層層曼曼堆上了還要堆上去似的隱藏在樹林背後的雲，不絕地慢慢向天頂推合，雖不曾響着雷聲，人的心裏總以爲「快響雷了吧？」的這樣沈悶暑溼的天氣，所以竟使大小的蠅時刻攢聚在這個有些汗臭的肉體的身旁，而且一隻很大的蚊蟲釘在他的屁股旁邊反應的作用[5]使他那條大腿上的肉不時顫動。

什麼像鞋匠正用錘子在木砧上敲打鞋底似的連續而又中斷的響聲，正從那邊的廂房裏送到這半眠着的人的耳膜上，那震動特別尖銳。糢糢糊糊的意識使他在心裏猜疑：這簡直變成鞋匠店了麼？不錯，他的妻子恰正在那房裏做着鞋匠。十多隻尚未完工的大形小形的布鞋底，像乾魚一般橫七豎八散亂在桌上凳上和竹榻上。她卻彷彿是一個永不會變動的世界裏的人，和十年前一模一樣的，手裏捶打着她自己的和她兒女的鞋底，同時又和她的老得像一座陳朽的留聲機[6]似的母親唧唧噥噥不間歇地作長談，而且有快樂的笑聲時常從她們中間漏了出來。這使藤椅上半睡着的人奇異

地感到：他彷彿被人裝納在一個大的滿盛着棉花的麻布袋內，同時又彷彿浮在幽遠的古昔所吹來的空曠的寂寞裏，又傷感，又新鮮，教人很願意就這樣睡着不動地給搬運了去。我們要爲他祝禱平安，爲這個半睡着的人。

全個身軀動彈了一下，大約是一隻蒼蠅爬上他的鼻尖了，或者是那釘在屁股旁邊的大蚊蟲把那長針般的嘴從肉裏抽了出來，於是他醒了。他從椅上擡起身來，坐着，抓起那柄落在椅旁地上的破葵扇，[7]向頭面腦部不成儀式地亂撲了幾下：「熱呵！」便站了起來，慢慢踱離開去，似乎預備了要去尋找那什麼地方會挂搭着的冷溼的毛巾來拭乾臉上頸上和腦前的汗水和油脂。一顆蠶豆大的紅色肉疱[8]在他右股上墳腫起來了，有點麻麻作癢，他用手爪去搔爬。

窗內的空氣是溼漉漉的帶有浴堂的氣味，窗外的天色是那樣懨懨地灰白得駭人。在窗角的上方有一個半大的蜘蛛正忙着結網。天邊什麼地方已經轟轟地響着低的雷聲了。

他看着那擱置洗面盆架的上方牆上的挂鐘，噔噔的鳴了五下；其實長針正到了十二點，而短針卻又停在三點過一分的地方。內面的機械早生了銹蝕的挂鐘的報時，原來只能求其如此。做着主人翁的頗能首肯[9]這一種時間的錯亂，他走出到階前了。

一個人也不見。那廂房內敲打鞋底的響聲也不知在什麼時候早沈寂了。天空還是那樣的天空，有厚的薄的雲塊推動着。在這種境地，一個人每每能殼瞧着眼前的大小參差的種種物象而尋不出

一點意見來。

院中，此刻也如昨日一樣，如前日一樣，兩端各矗立着一株被毛蟲喫得快殘廢了但仍奮紛披地綴着些網膜一般的枯葉的月桂；中間是一個長方形殘缺的花壇，蓬蓬雜雜從裏面在出些黃瓜的藤蔓，一株幼小的柘樹的枝葉，和許多開着小點白花的野草之類的植物；在花壇外面，那做着基礎的磚縫裏剝落了灰泥而被青苔佔領了的陰溼處，挺生着一株二尺來高的鳳仙花，因爲無風的緣故，那些葉兒一動也不動。單從這院中的情形看來，進步是沒有的，退化也似乎只退到物質那方面的窮。這樣的文句或許有點受着時代的叱責的嫌疑吧？然而在這個地方，西方的氣味無論如何是沒有的了。

他走近一步，現在站在那階沿的邊；覺到頭頂上的雲塊中間彷彿透下一線明亮的光在階下不遠的一窪黑色的污水裏忽然倒映着那株鳳仙花的鮮明的姿影。那黑色的水底，此時看出，彷彿是無盡窮的窵渺，[10]無盡窮的空闊。一種黝黑而蔚藍的光穿透了那鳳仙花的每片明亮的綠色的葉背，射在每朵掩蓋在葉下的淡紅色的花瓣上，剎那間變成了蓮青色。那花的全體亭亭地倒植在這個璀璨明淨的世界裏，倘若落下一瓣一葉，必定是會作破碎的琉璃的響聲的。誰能彀移到這個世界裏去呢？他想：倘若他能彀立刻像一隻蜻蜓，展開翼翅，貼近那水面飛旋，他或許可以看見更遼闊更明淨的另一個宇宙，而且倘若他能彀像一個浮塵子，[11]一直向那有光的裏面撞了進去，他便可以清涼無汗的在那裏面的空中翱翔起來，忘記了這個煩雜昏昏的現世了。

然而那一窪淺水，深不到二寸，無論那樣肥壯的人撞不進去，即使是那細小的浮塵子，也只能飄停在水面；縱令翱翔，只在寬廣不過尺餘的空間罷了。他大概這樣想着吧？眞的，這樣一看着泥漿便會想出莫名其妙的事情來的頭腦，一定是有了什麼神經上的障礙呵！

沈悶的熱的空氣沾着在皮膚上，在肥壯的人，是比什麼都更不爽快的事。從這簷際仰望去，一大塊灰色的雲橫過來了。試想這屋外人的視線所能及的樹林，山野，屋舍，稻田，必定都扁扁的貼伏在地面上，靜聽着雲端裏的低的雷聲。忽然幾顆很大的雨點颯颯[12]地打在他的額上了。那突然感到涼意而仰望着的臉無端地浮出了些微笑。

解題

羅黑芷名象陶，字黑子，別署晉思，原籍江西南昌，生長於四川。卒業於日本慶應大學文科，歸國娶於湘，遂久住湖南任教員。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十一月十八日以抑鬱死。遺著有醉裏，春日等小說集。牽牛花小品集。此篇選自春日。

詮釋

[1]【胡亂】隨便之意，猶滬諺所謂「馬馬虎虎」。[2]【打盹】便是打磕睡。[3]【毵毵】毛髮歷亂貌。[4]【吮咂】「吮」，竪隕切（ㄕㄨㄣˇ），以口吸之如小兒之食乳也。「咂」讀如匝，舐也。[5]【反應的作用】指神

經系感受外壓而起的反動也。[6]【留聲機】北方叫它做「話匣子」，便是利用鼓膜器以放射蓄音片上所藏的聲音之機械也。[7]【葵扇】以蒲葵葉所製之扇也，俗稱「芭蕉扇」。蒲葵爲常綠喬木，葉作掌狀分裂，酷類檳榔。惟蒲葵裂片頗尖，其基部不分；檳榔則否：故蒲葵葉可製扇而檳榔葉不能製扇。[8]【肉疱】便是蚊蚋刺吮後皮膚上墳起之腫塊。[9]【首肯】點首肯許也。[10]【篤潑】與「杏潑」通，言悠遠而潑茫也。[11]【浮塵子】體長二分許，形如小蟬，頭部闊大，前後翅皆半透明，嘴作管狀，常插入稻之莖葉中以吸收汁液。稻被吸後即枯萎，故農家視爲害蟲。其性喜近光亮，每撲燈自斃，故農家每用誘蟲燈以捕除之。種類不一，以綠色或濃褐的爲多。第一册秋夜中的「老在白紙上的小青蟲」便是浮塵子綠色的一種。[12]【颯颯】風聲貌。此處作「驟忽」解。「颯」讀如岌。

數演

這是記述體的小說，描寫夏天陣雨之前的悶熱的。凡分十一段：第一段，寫篇中主人公章君的午睡，有一兩頭小蠅在他的眼縫、嘴角吮咂攪擾，但仍迷迷糊糊地朦朧着。第二段，寫沈悶暑溼的天氣；窗外天空只是層層疊疊地堆上了濃雲，所以蠅蚊大肆活動；章君的大腿雖因反應作用而不時顫動，似乎反抗蚊蠅的侵擾，可是朦朧還是朦朧。第三段，寫章君妻子的捶鞋底聲從旁邊廂房裏送到他的耳裏，似乎有點半醒了。第四段，寫章君醒了，拾起破葵扇亂撲，並下意識地站起來，隨手抓癢。第五段，寫窗內溼漉漉的氣味和窗外天色的灰白駭人，天邊已響雷了。第六段，寫牆上挂鐘的老朽，章君在鐘鳴五

下的當兒，走出到階前。第七段，寫廂房的捶鞋聲早已沈寂，而天空還是那樣的天空，確有荒漠之感。第八段，寫庭院中的花木一切如舊，也找不出甚麼意味。第九段，寫章君走近一步，站在階沿的邊頭，覺得一綫明亮的光，照在階下不遠的一窪黑色的汚水裏，倒映着鳳仙花的姿影，他便起了微妙的幻想。第十段，寫章君終覺一窪淺水的無聊，幻想更進了一層。第十一段，寫章君正在出神地感着不快，忽然幾顆很大的雨點打在他的額上，使他突然覺到涼意而微笑。這樣一個境界，眞把沈悶暑溼的夏天描狀盡情了。

用於疑問句的助詞，可分兩種：

（一）表然否的疑問（只要求答者對於所問的話決定是非然否，——或自問而不決定——有時然否已決，故作反詰）——

麼？嗎？（大體相當於文言的「乎」「歟」「耶」）

可（卻）　可曾（表完成時）　阿（東南的方言）（這些詞的疑問用法常位於句首或句中，是古語的遺跡，在國語中用得很少；與文言中的「抑」實爲一聲之轉）例如：

這簡直變成鞋匠店了麼？

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

你可知道？

他可曾讀過書

阿曉得俚阿曾讀過書？

孔明欲效儀、秦之舌游說東吳耶？

豈天之生才不必爲人用歟？抑用之自有時歟？（以上表有疑而詢問的語氣）

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豫州不過暫借安身，豈眞將坐守於此耶？

從前你不是同我們混在一起的麼？

生活上無形中增進許多幸福，這還不是進步的嗎？

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以上是表無疑而反詰的語氣）

「麼」「嗎」本與「無」「不」「否」「非」「未」「沒」（「末」「莫」）等否定詞同一聲系（古音）；所以這些否定詞用起來也與「麼」「嗎」等助詞同一語氣。例如「裝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他看戲不？」「作歌謝故人，泉下人知否？」「前上一書收到未？」「他昨天走了沒有？」

（二）助決擇或尋求的疑問（不但決定然否，還須要求答者選擇其一，或尋出答案，有時也不求答復，但故作反詰）——

呢　例如：

究竟畫中的花像眞的呢，還是眞的花像畫中的花呢？（助選擇的疑問語氣，常用選擇連

詞「還是」）

我穿什麼鞋去呢？（助尋求的疑問語氣）

你們，墊在我下面的，算得什麼呢？（助無疑〔不用尋求〕而反詰的語氣）

用於驚歎句的助詞是助驚歎的情態的：或驚訝，或詠歎，或表其它種種心情，都可自如。其詞在文言中不外

也　耶　歟

在口語中就是

啊（阿呵）　例如：

子敬開說大計，正與吾見相同，此天以子敬賜我也！

不思退敵之策，乃徒鬬口耶！

子房得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歟？

我想中國別的危險還容易救，就是這上中流社會一種無聊懶散的流行病眞眞是亡國鐵券，教我越想越心寒啊！

眞的，這樣一看着泥漿便會想出莫名其妙的事情來的頭腦，一定是有了什麼神經上的障礙呵！

這「啊」字是純粹的元音（韻母）語氣舒張便讀「丫」，稍稍斂抑便讀「已」。（「也」「耶」「歟」的古音也都可以如此讀法）但因緊接上面的詞的緣故，說時的音調便不無隨時微有變動；往往上面的詞收甚麼音，它就跟着發甚麼音。因此，它便添上了許多的聲母，假借了許多的字樣，如「呀」「吓」「哪」「嗄」「喲」「哇」「噁」「哪」「喏」「哦」「嘔」等。爲此，我們應當注意：凡是助驚歎語氣的助詞，在口語中秖有一個「啊」，其餘各字都是跟着上詞的收音而轉聲；推之文言中的「也」「耶」「歟」，其理也是一樣的。

習問

一. 表疑問的助詞分幾種？每種又可分幾項？

二. 表驚歎的助詞在文言裏常用那幾個字？在口語裏常用那幾個字？有統一的正則可循麼？

三. 試作一文，記述自己覺得應該回念的一個愉快的夏晚。

四. 試把下面句子中所含的詞性一一分析出來；並說明它們在性質上或用法上的種類。

我想中國別的危險還容易救，就是這上中流社會一種無聊懶散的流行病眞眞是亡國鐵券，教我越想越心寒啊！

賣汽水的人　周作人

我的間壁有一個賣汽水的人。在般若堂[1]院子[2]裏左邊的一角，有兩間房屋，一間作爲我的廚

房，裏邊的一間便是那賣汽水的人住着。

一到夏天，來游西山[3]的人很多，汽水的生意很好。從汽水廠用一塊錢一打去販來，很貴的賣給客人；倘若有點認識，或是善於還價的人，一瓶兩角錢也就夠了，否則要賣三四角不等。禮拜日游客多的時候，可以賣到十五六元，一天裏差不多有十元的利益。這個賣汽水的掌櫃本來是一個開着煤鋪的泥水匠，有一天到寺裏來作工，忽然想到在這裏來賣汽水，生意一定不錯，於是開張起來。自己因爲店務及工作很忙碌，所以用了一個夥計替他看守，他不過偶然過來巡閱一回罷了。

夥計本是沒有工錢的，火食和必要的零用由掌櫃供給。

我到此地來了以後，夥計也換了好幾個了，近來在這里的是一個姓秦的二十歲上下的少年，體格很好，微黑的圓臉，略略覺得有點狡獪，但也有天眞爛漫的地方。

賣汽水的地方是在塔下，普通稱作塔院。寺的後邊的廣場當中，築起一座幾十丈高的方臺，上面又豎着五枝石塔，所謂塔院便是這高臺的上邊。從我的住房到塔院底下，也須走過五六十級的臺階，但是分作四五段，所以還可以上去；至於塔院的臺階總有二百多級，而且很峻急，[4]看了也要目眩，心想這一定是不行罷，沒有一回想到要上去過。

塔院下面有許多大樹，很是涼快，時常同了豐一到那里看石碑，隨便散步。

有一天，正在碑亭外走着，秦也從底下上來了。一隻長圓形的柳條籃套在左腕上，右手拿着一串

連着枝葉的櫻桃似的果實。見了豐一，他突然伸出那隻手，大聲說道，「這個送你。」豐一跳着走去，也大聲問道，

「這是什麽？」

「郁李。」

「那里拏來的？」

「你不用管。你拏去好了。」他說着，在狡獪的臉上現出親和的微笑，將果實交給豐一了。他嘴裏動着，好像正喫着這果實。我們揀了一顆紅的喫了，有李子的氣味，卻是很酸。豐一還想問他什麽話，秦已經跳到臺階底下，說着「一，二，三，」便兩三級當作一步，走了上去，不久就進了塔院第一個的石的穹門，隨卽不見了。

這已經是半月以前的事情了。豐一因爲學校將要開學，也回到家裏去了。

昨天的上午，掌櫃的姪子飄然的來了。他突然對秦說，要收店了，叫他明天上早回去。這事情太鵲突，大家都覺得奇怪，後來仔細一打聽，纔知道因爲掌櫃知道了秦的作弊，派他的姪子來查辦的。三四角錢賣掉的汽水，都登了兩角的帳，餘下的都沒收了，存放在一個和尙那里，這件事情不知道有誰用了電話告訴了掌櫃了。姪子來了之後，不知道又在那裏打聽了許多話，說秦買怎樣的好東西喫，半月裏吸了幾盒的香煙，於是證據確鑿，終於決定把他趕走了。

秦自然不願意出去，非常的頹唐，說了許多辯解，但是沒有效。到了今天早上平常起的很早的秦還是睡着，姪子把他叫醒，他說是頭痛，不肯起來。然而這也是無益的了，不到三十分鐘的工夫，秦悄然的出了般若堂去了。

我正在有那大的黑銅的彌勒菩薩[6]坐着的門外散步，秦從我的前面走過，肩上搭着被囊，一邊的手裏提了盛着一點點的日用品的那一隻柳條籃，從對面來的一個寺裏的佃戶[7]見了他問道，

「那里去呢？」

「回北京去」！他用了高興的聲音回答，故意的想隱藏過他的憂鬱的心情。

我覺得非常的寂寥。那時在塔院下所見的浮着親和的微笑的狡獪似的面貌，不覺又清清楚楚的再現在我的心眼的前面了。我立住了，暫時望着他彳亍[8]的走下那長的石階去的寂寞的後影。

解題

此選自作者的過去的生命，先曾登過小說月報。

詮釋

[1]【般若堂】北平西山一個寺院裏的一落屋宇。[2]【院子】即庭院，俗稱天井。[3]【西山】在北平西三十里，一名小清涼山，爲太行山脈的支阜。那里衆山連接，最著的有潭柘山、翠微山、盧師山、覺山、香山

等，較近城市的玉泉山也是它的支峯之一。佛寺甚衆，以香山之碧雲寺爲最弘麗，香山寺也很著名。燕京八景有「西山霽雪」一目，便指此。碧雲寺有五石塔，下言塔院豎着五枝石塔，是卽碧雲寺矣。般若堂當爲寺中的一院。[4]【峻急】陡削貌。[5]【鶻突】便是突兀，言事起倉卒，好像鶻鳥那樣地忽起忽落也。[6]【彌勒菩薩】便是佛寺山門前袒坐龕中的彌勒佛。淨名疏：「彌勒過去爲王，慈育國人，自爾至今，常名慈氏。」佛教徒謂釋迦滅後五十六億七千萬歲，當下降人世而成佛。釋迦在世時，常侍旁聽法。諸經皆言彌勒爲將來繼釋迦而起之佛。[7]【佃戶】承種它家田畝按年還租之人。[8]【彳亍】讀如赤矗，小步也。左步爲「彳」，右步爲「亍」，合則爲「行」。與「躑躅」、「蹰躇」並同。

敷演

這是記敍體的小說，是述說一個賣汽水人的故事的。全篇凡分十二節：第一節，敍作者在碧雲寺般若堂過夏，鄰居有個賣汽水的夥計。第二節，敍賣汽水的掌櫃本是一個開着煤鋪的泥水匠，因爲有一天到碧雲寺作工，看見夏天遊西山的人多，汽水生意一定好，便動了營業之念，在寺裏販賣汽水，用一個夥計替他看守。第三節，敍夥計所受待遇的菲薄。第四節，敍作者所見他的夥計已換了好幾個，最近的這個是二十歲上下的少年，他姓秦，略略有點狡獪，但還天眞爛漫。第五節，敍賣汽水的地方在寺中塔院裏，這院子當中本築着一座高臺，上豎五枝石塔。第六節，敍塔院裏有許多大樹，作者時常帶了豐一到那邊看碑散步。第七節，敍秦姓的小夥計有一天遇着他們，與豐一兜搭，把一顆郁李送與豐一

喫。第八節，敍半月以後，豐一因暑後開學，回到家裏去。第九節，敍掌櫃的姪子忽然來宣布收店，並派了小夥計許多不是，把他趕走。第十節，敍小夥計的頹唐，到了翌日早上，便悄然出了般若堂。第十一節，敍小夥計走出時作者恰又看見，見他與寺中的佃戶對答，故意裝作高興，隱過他心中的憂鬱。第十二節，敍作者突然憶起半月以前小夥計與豐一兜搭的神情，便覺得非常的寂寥。

九品詞中前八品詞的分類細目和用法，截至上一篇的敷演爲止，已經講述完畢了，現在應當接講歎詞。歎詞止是一種「獨立的」表情的聲音，它既獨立於詞句之外，便與助詞那樣地還要直接幫助詞句的語氣的不同，於句法的組織上當然沒有關係。因此，它的本身並無什麼意義可言，止可就它表達情感的聲音上面約略歸納出五種作用來。今且把這幾種口語裏習用的歎詞分頭羅列，並把文言（古語）裏相當的（聲音和作用兼當）歎詞酌量附列於後，以資比照：（【今】示口語，【古】示文言）

（一）表驚訝或贊歎——

【今】啊（阿，吓，噯，啞，呀）　哦（啊，呵）

【古】於（烏，惡，俞，猗，抑，于）

【今】啊呀　哦呀（呵呀）　哦喲（喔唷，阿侑）

【古】猗與

【今】喝（嘿，嚇）呵（嘎）哈（嗐）

【古】吁（呼，嚇，嗄，夥頤〔頤作尾音，與「嘻」通用，〕噓，噦）

【今】啊哈　哦呵（啊噯）

【古】於乎（於戲，烏乎，嗚呼，烏呼，烏虖，嗚嘑，歔欷）

【今】唉（噫）吆（喲，唷）

【古】噫　嘻

（二）表傷感或痛惜——

【今】噯（哎，唉）噯呀（哎吓）哎喲

【古】噫（意，懿）繄已

【今】咳（唉）咳呀

【古】嘻（譆）譆唉熙

【今】噯咳

【古】噫嘻

（三）表歡笑或譏嘲——

【今】哈哈　呵呵

【古】呵呵（表苦笑的「荷荷」也屬此）

(四)表憤怒或鄙斥——

【今】呸（「啐」「亨」姑附此）

【古】咄　否（但表「不然」非必憤斥）

【今】啐（「呸」「唔」姑附此）

【古】嗟（謦欬）嗟嗟　嗞　嗟嗞（嗞嗟，嗟茲，嗟子）　嗟乎　嗟嗞乎（嗟茲乎，嗟子乎）　吁嗟（于嗟，于嗟乎，猗嗟）　訾（呰）　咨猝（猝嗟）　嘖嘖（鄙斥的反面，即歎美，以聲的關係，也可附此）

【今】唾

【古】叱（叱嗟）　咄

(五)表呼問或應諾（古語中應答之詞，與現在全不相同，止能大體略比）——

【今】喂

【今】咨（書堯典「咨女羲暨和」的「咨」與呼問的「喂」相當）

【今】噢　嗯

【古】唯　然（較急促的應聲）

【今】阿　噯

【古】俞　諾（較紆緩的應聲）

【今】嘘（也作「唷」，是舊官話中下對上的應聲，極恭敬，今已廢）

【古】都（書皋陶謨「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與「嘘」恰當。）

歎詞的本身既止是一種表情的聲音，而各地方言不同。實也無從劃一地規定它們的字面；前面所舉的，僅爲習見的用詞，且有互見複出處；故歎詞的確實表情，總需看它鄰接的上下文所含之意，才可說定。以此，除「咨」「都」兩詞引書示例外，其餘概不舉例，由讀者自己來體會它。

習問

一．歎詞與助詞同屬情態詞，其分別何在？

二．歎詞的作用，大約可分幾種？

三．一個賣汽水的人，其中何部分可算純記述的？何部分可算純敍述的？

苦熱　王維

赤日滿天地，火雲成山嶽。草木盡焦卷，川澤皆竭涸。輕紈覺衣重，[1]密樹苦陰薄。[2]莞簟[3]不可近，絺綌[4]再三濯。思出宇宙[5]外，曠然在寥廓。[6]長風萬里來，江

海蕩[7]煩濁。卻顧身爲患，[8]始知心未覺。[9]忽入甘露門，[10]宛然清涼樂。

解題

王維字摩詰，唐太原祁（今山西屬縣）人。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開元初（西元七一三）擢進士，歷監察御史，累遷尚書右丞。世因稱「王右丞」。工草、隸，善詩、畫，名盛開元、天寶間（七一三——七五五）時謂爲「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其畫山水用破墨法，爲畫家南宗之祖。有別墅在輞川，（在今陝西藍田縣西南二十里，地當輞谷川口，兩山夾峙，川水從此北流入灞。其路隨山麓鑿石爲之，甚險狹；過此則豁然開朗，四顧山巒掩映，若無路然。轉南，其景愈奇。計地二十里，至鹿苑寺，卽當年王維別業。）嘗與裴迪同遊其中，賦詩爲樂。有王右丞集，畫學秘訣等書。唐書卷一百九十下「文苑」及新唐書卷二百二「文藝」俱有王維傳。此苦熱詩卽由王右丞集選出。

詮釋

[1]【輕紈覺衣重】謂雖穿極輕薄之羅紈衣服尙嫌其重也。[2]【密樹苦陰薄】謂雖在極濃密之樹陰底下尙惱其太薄也。[3]【莞簟】草織之席，用以鋪牀者。[4]【絺綌】「絺」敕伊切（ㄔ），細葛布也。「綌」欺戟切（ㄒㄧˋ），粗葛布也。[5]【宇宙】上下四方爲「宇」，古從今來爲「宙」。此處作現實的環境解。[6]【寥廓】理想的清虛之境也。[7]【蕩】滌除也。[8]【卻顧身爲患】謂自覺苦熱之由實爲此身作

崇耳。[9]【始知心未覺】謂既知此身作祟，始悟此心實未能超脫現實也。[10]【甘露門】語出佛經，卽法門。智度論：「一切衆生，甘露門開，如何不出！」傳燈錄：「慧可事達摩，夜雪，侍立不動，日願開甘露門，以濟度羣生。」此言「忽入甘露門」，蓋自謂入覺，能超脫現實矣。

敷演

此五言古詩，凡八韻，分四層：首二韻寫自然界的炎熱景象，是一層；次二韻寫自己以此炎熱爲苦，是一層；次二韻寫思得清虛之境以蕩滌煩暑，是一層；末二韻寫忽然覺悟，超脫現實，自然清涼，是一層。前二層是說陷入現實的煩悶，所以因熱而感苦；後二層是說超脫現實的悠然，所以思清而返涼。這樣談禪說玄的哲理詩，固然表示作者的偏嗜（他名維字摩詰，便可見得），況他的談禪詩正多着，而唐書本傳和李肇國史補又都說他好釋氏呢），但他的態度是藝術的，而這「心定自然涼」的境界有時也確能體會得到，實可與前讀藝術與現實一文互相參閱體味之。

全詩用入聲韻，「火雲成山嶽」的「嶽」是韻，其下「川澤皆竭涸」的「涸」，「密樹苦陰薄」的「薄」，「絺綌再三濯」的「濯」，「曠然在寥廓」的「廓」，「江海蕩煩濁」的「濁」，「始知心未覺」的「覺」和「宛然清涼樂」的「樂」便與它相叶。「嶽」「濯」「濁」「覺」「樂」在今韻入聲三「覺」「涸」「薄」「廓」在今韻入聲十「藥」「覺」韻與「藥」韻在古時是相通的，所以此詩「覺」「藥」通押。

習問

一.試將苦熱詩翻成短文。

二.試將九品詞的分類和用法製成合適的系統表。

三.試將前讀各詩詞的用韻比較一下，作一簡單報告。